
武侠世界
第31年
46
$10.00

吉衛藥準字(86)4301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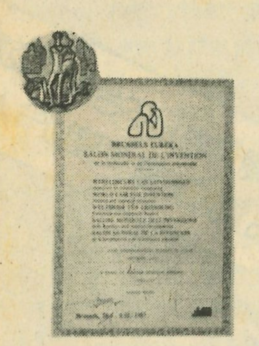
強力生髮靈

EFFICIENT HAIR PANACEA

中國衛生部唯一認可並推薦之生髮製品

1985年通過著名專家鑒定，
並獲省科技進步二等獎。
1986年獲省衛生廳批準文號：
吉衛藥準字（86）430136
1987年榮獲36屆尤里卡
世界發明銀牌獎
發明者：宋安全先生
榮獲 一級騎士勳章





1988年
榮獲16屆日內瓦
國際發明金牌獎
1989年
榮獲17屆日內瓦
國際發明金牌獎



研製廠家：中國吉林省集安製藥廠

經 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上海市第四人民醫院、吉林省長春市人民醫院應用"強力生髮靈"系統治療 398病例（患病史最長的達十餘年，最短的僅十幾天），証實對斑禿、全禿，脂溢性脫髮及其它原因脫髮的有效率達89.99%



SOLE AGENT：M & A NATURAL HEALTHCARE PRODUCTS CO. LTD.
總 代 理：宜利天然保健品有限公司
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28號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0－6015715 圖文傳真：（852）0－6918344

楊振華教授
對人類的偉大貢獻



振華 851

超級營養液 超級營養丸

提高人體免疫功能 防禦身體各類疾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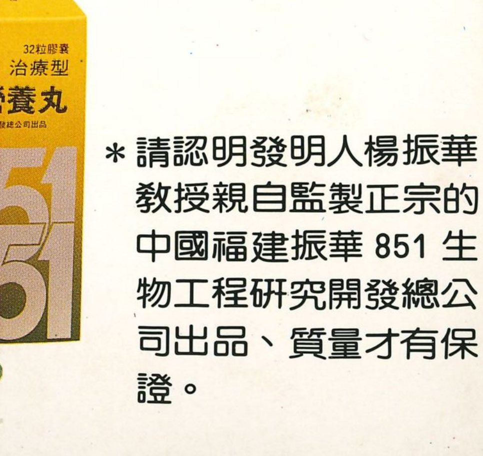
851超級營養液和丸皆有：
保健（R）型：適合任何人服用；
治療（Y）型：適合特別病患者服用。



美國加尼福利亞大學藥物化學教授薩蒂認為，利用生物技術和遺傳工程生產的"天然"蛋白質類藥物，可能根本改變藥物療法而進入醫學第三次革命時期。851正是這類"天然"蛋白質，它對正常的健康人是一種極好的營養品，而對病人則起"診斷"和治療作用。它能使人的生命在最佳的狀態下運行，從而達到抗病、抗衰老的作用，使許多頑固的疾患皆"不治而癒"。

服用851後的神奇作用事例多不勝舉，普遍反映服用後食慾增加、睡眠香甜、精力倍增、感冒病患減少。兒童服後智商明顯增加、體質增强、改善厭食及多動症狀。其神奇作用受到國內外極高的讚譽：《人民日報》讚譽："具有防衰老神奇作用"。美國人讚譽："是一個好心腸的發明"。瑞士先力公司總裁畢列駒先生讚譽："開世界醫藥先河"。一些從851獲得再生的人們正為851的發明塑一座"生命之神"的雕像。





＊請認明發明人楊振華教授親自監製正宗的中國福建振華 851 生物工程研究開發總公司出品、質量才有保證。

總經銷：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TEL：5-783721（4 LINES）

振華851生物工程研究開發總公司出品

編者話

蕭顯先生新著「龍虎風雲會」在今期和大家見面，故事敍述晚清八國聯軍入京城，主帥瓦德西垂涎少林佛門至寶的「千佛珠」歷來外國人對中國古寶甚是喜愛，尤其是利用城下之盟，要脅西太后，議和先以佛寶作爲條件，慈禧不惜犧牲人力物力，不擇手段，利用江湖人制江湖人，展開大屠殺，大搜捕，務求將佛寶得到手，拱手獻給洋人……至於能否達到目的，其中以義和團爲江湖主力，將江湖敗類擊殺，力保佛寶，其中可歌可泣之事，不勝枚擧，引人入勝，包你閱後拍案拍案叫絕！

*　　　*　　　*

你願意展示你的寫作才華嗎？本刋園地公開，歡迎有興趣寫作的朋友投稿，除徵求古今武俠小說之外，亦徵求現代偵探故事及黑社會秘聞等，文字以不超過十萬字爲佳，適合者即給予刋登，並付上薄酬！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刋登吳中龍先生所著「流氓警官探案」之「連環殺」。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520.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89.00
	一年港幣	$577.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46.00
	一年港幣	$69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300半年26期NT.$12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1年
第46期

（總號159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每冊港幣十元・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十七世紀歐洲王朝御用藥品
八十年代降脂減肥防老新星

天之驕子一
月見草
油丸

TRADE MARK
注册商標

EVENING PRIMROSE OIL
（γ－月見草－E）

自然界中唯一
含有γ－亞麻酸的天然製品
γ－亞麻酸降胆固醇的能力
比亞油酸大163倍

應用範圍：
降脂、降胆固醇，除暗瘡、美容顏，收腹減肥、延緩衰老。
特應性濕疹，月經周期前綜合症，酒精中毒等。



SOLEAGENT：M & A CO.,
總代理：宜利藥品公司

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0-6015715
圖文傳真：（852）0-6918344

龍虎風雲會

新穎武林傳奇故事／蕭顯·文　可飛·圖



隱賢莊主　夤夜逃生

少主雙目緊閉，鼻孔微張，一縷淡淡的血水從嘴角汩汩湧出，八哥伸手一探，驚呼道：「呀！不好……」

正在撐船的虎峽雙雄童江、童順聞言，扔下船篙撲入艙內：「少主！少主！」

小船失去了控制，被洶湧的急流沖向一塊犬牙交錯的礁石，眼看就要碰得粉碎。

這時，七哥一躍而起，撲出船艙，持篙抵住了撲面而來的礁石。船篙猛地彎成了一張弓，「叭啦」一聲，斷了，船頭飛一般對準礁石直撞過去……說時遲，那時快，只見七哥雙手扳船舷，兩腳飛蹬而出，好一個「烈馬雙趵蹄」，正好蹬在石頭上。船頭猛地一擺，幾乎是傍着礁石一飛而過。

「好險！」七哥躍回船上，揩去臉上的水珠和冷汗，對艙內喊：「江弟，順弟，快來撐船啊。」

童家兄弟只好放下少主，走出艙來：「七哥，少主他……」

七哥將船篙交給童江：「我去看看。」邊說邊走入艙內，只見少主臉若淡金，雙眉緊鎖，伸手一探鼻孔，已經幾乎沒有氣息。七哥一手托起少主，凝視片刻，忽然擧起另一隻手，對準少主頭頂的「百會大穴」一掌拍去。

八哥大吃一驚：「七哥你……」七哥揮掌推開撲過來的八哥，那掌又朝少主的丹田上用力一捺，只聽得「哇」地一聲，少主張口噴出一團汚血，「嗯」地吐出一口氣來了。

「少主……」七哥將少主抱在懷裏。

「賊、賊子……」少主臉色變得紙一樣白，額角冒出點點虛汗。

「我們去的是鬼愁峽，賊子被甩掉了。」七哥安慰他道：「少主放心。」

少主合上眼皮，沉重而艱難地喘息着。七哥心裏明白，少主傷勢很重，生命垂危，剛才是被自己重手法震醒，但已沒多少生還的希望，他只是想聽聽少主的臨終遺言。

「少主，有甚麼吩咐嗎？」

少主微微張開雙目，費勁地說：「花……花蛇谷……冷……冷血神神醫……」頭一歪，他又昏迷了過去。

「冷血神醫？」七哥倒抽了一口涼氣，他愣了好一陣，這才輕輕放下少主，走出船艙。

兩岸絕壁千尋，把一江激流挾擠得你推我擁地慌不擇路，小船就在這急流險灘中如箭穿行。

「啊，冷血神醫……」少主居然在生死存亡的關頭想起了那個神秘可怕的人。

原來，這冷血神醫姓謝，名天甫，乃湖北板橋人氏。從小隨父學醫，深有造詣，而且習得一身武功。大凡武林英雄或窮苦百姓，謝天甫均藥到病除，妙手回春；然而，只要官府有人請他看病，他總要施展點穴法，叫那些狗賊子拖上三年五載，慢慢地被折騰而死。

謝天甫救活了許多人，也治死了不少人，因此漸漸地得了個「冷血神醫」的外號，遭到官府的通緝。後來，謝天甫加入了義和團，京郊一戰，義和團敗在八國聯軍的槍彈下，義和團八大首領在謝天甫等團中兄弟的拚死掩護下，逃出重圍，隱進深山，準備東山再起。

七哥本來也是綠林中的一條好漢，因受師父之命前往隱賢莊保護退隱清官徐清宮，誰料剛到馬蹄江，又接師父派飛騎傳來的指令，要他等在渡口接應和護衛隱賢莊少主徐慧明。

果然，沒等多久，只見江畔上黃塵滾滾，虎峽雙雄童江、童順以及七哥的兩位師弟——八哥、九哥掩護着少主往渡口飛奔而來，他們的後面，一彪人馬正緊緊追趕着。

七哥將少主等剛接上船，追兵人馬已到。爲首的一條黑臉大漢從馬背上騰空而起，飛身凌空而至，童江一聲怒喝，手中鋼刀挾股勁風迎將上去，兩把鋼刀一碰，火星四濺，童江倒退幾步，差點掉下船去，童順挺刀向前，「朔風狂嘯」直劈那人胸門，那漢子抽刀一格，又是「噹」地一聲震響，童順也險些被震落水中。

金刀童江、銀刀童順，也算得是江湖上有名的好漢，却被那漢子一下子鎖住了，七哥不由得暗暗吃驚。

這時，又見幾條青衣漢子躍上了船頭，七哥等只好聯手而上擋住艙口，掩護少主溜到樓船後邊的小船逃走，少主剛跳下小船，那黑臉大漢一聲大吼，竟一縱身而起，飛過樓船的艙頂，落到了小船上。

少主大驚，未及挺劍，當胸早已着了一掌，撲地朝後仰倒，七哥右手一揚，一枝袖箭打了出去，正中那黑臉大漢擧刀的右手，童江、童順趁機欺身上前，兩刀一抖，「長江疊浪」向大漢逼去。

七哥也仗劍直刺大漢喉門，黑臉大漢連退數步，一脚踏空，「嘩啦」一聲掉下河去，童江正想跳下水去結束那傢伙的性命，却見無數船隻如飛而來，水上的追兵也到了。

「快，去鬼愁峽！」七哥一聲低喝，揮篙往樓船船幫上一點，小舟飛快的向下游駛去。追船如梭，亂箭如蝗，三人在箭雨中冒死揮篙，方將船駛入令船家也膽顫心驚的鬼愁峽。

如今，追兵是甩掉了，少主却奄奄一息。師父有令，無論如何也要保護少主回到隱賢莊，看來，只有求冷血神醫一條路可走了。可是冷血神醫向來仇恨官家，他會不會將少主反而往死裏治呢？徐清宮儘管早已退隱江湖，可他畢竟曾經是清廷的重臣，對此，義和團不可能不知道。至於少主徐慧明爲甚麼會被人追趕，他又怎樣得知謝天甫隱居在花蛇谷，七哥問過

童江他們，他們也是蒙在鼓裏，只知道這是師父的命令。

越過無數急流險灘，小船總算闖過鬼愁峽，駛入了靠山湖。

靠山湖三面環山，湖中蘆葦叢生，港岔縱橫。到花蛇谷必定要穿過靠山湖，可是應該走那道小路最近，大家都搞不清。

童江兄弟划着槳，小船無目的地向前行駛，穿過幾處葦叢，但見湖岸柳蔭下，一漁翁正在垂釣，那漁翁約莫五十開外，瘦長條子，雙眼深陷，鼻尖如鈎，正低垂着眼皮，一副昏昏欲睡的樣子。

童江直起腰來，大聲吆喝道：「喂，老丈！穿靠山湖到花蛇谷的水道怎麼走？」

漁翁連眼皮蓋也未抬一下，好似沒有聽見。

「呔！你是聾子還是啞巴？」童江惱了，喊聲像打雷。

漁翁仍然無動於衷。

童江火起，伸手從背上抽出刀來，正要躍上岸去，却被七哥一個金龍探爪抓住了手腕：「江弟休得魯莽。」

七哥說着，將船攏了過去，深深打了一揖，道：「請老前輩指點迷津。」

漁翁冷冷地睨了七哥一眼，緩緩站起身，將釣竿突地一挑，往前一指，再劃半個圈，然後冷笑一聲，轉身離去。

童江莫名其妙，七哥却明白了漁翁之意，他是叫他們穿過前邊葦叢，再往前駛一段，然後繞湖半周，便是花蛇谷了。於是指揮童順撥開船頭，小船一頭鑽進了蘆葦蕩中。

行不多遠，忽聽「波啦」一聲，蘆葦分開，葦蕩裏有一條船破浪而來，船頭上立着五個青衣大漢，各執一把鬼頭刀，也不答話，聯手繞成一個圈，殺過船來。童江、童順和七哥三兄弟只好亮出兵器迎戰。

忽見葦叢中白光一閃，童江「啊」地一聲跌倒在船板上，童順撲向哥哥，撕開他血染的衣服，只見左胸有一個三角形的傷口，黑血正從那兒噴湧而出。「毒鐵蔾！」童順失聲驚叫，話音未落，童江已是氣絕而亡。

四周殺聲頓起，十幾條船將他們的船團團圍住。

七哥眼見情勢萬分緊急，大吼一聲，將一青衣漢刺下水去。童順眼珠血紅，放下哥哥，鋼刀一閃，「玄鳥劃沙」，將另一青衣漢斜肩砍成兩半。

八哥的劍尖也刺進了一青衣漢的胸脯，他剛拔出劍來，臉門上中了一箭，一頭撞下江去。九哥舞劍遮擋着飛來的亂箭，問道：「七哥，怎麼辦？」

七哥咬牙切齒道：「我們上當了，那漁翁一定是賊子派來引我們上釣的！順弟，打槳，闖出去。」

湖岸，一座小山丘上，立着那高高瘦瘦的漁翁，他一手執着釣竿，一手拈着鬍鬚嘿嘿冷笑。他，就是少主和七哥正要冒死尋求的冷血神醫謝天甫。

* * *

却說謝天甫立在岸邊坐山觀虎鬥，他看了一陣，冷笑幾聲，便轉身離去。

回到花蛇谷，天色將晚，冷血神醫草草用過晚飯，便虛掩上門，在茅房的鐵椅上打坐。漸漸地，人已入定，氣沉丹田，六根清靜，不思不想，這是他長年堅持修練的「鐵座功」。

「啪，啪，啪！」有人拍門。

謝天甫凝然不動，繼續練功。

「啪！」拍門聲音略重，虛掩着的門被推開，七哥揹着少主闖了進來，剛邁了兩步，便猝然跌倒在地。

謝天甫稍稍睜開眼睛，憑着一雙練到了火候的「夜貓眼」，已經看清來人渾身血污，衣衫透濕，兩人均已昏迷過去。

救死扶傷，本是醫生的天職。可是這冷血神醫果然血冷心硬，竟又重新合上眼皮，端坐練功。

不知過了多久，壓在底下的七哥動了幾下，慢慢爬了起來，將少主上半身扶起，靠在自己手臂上，呼呼地喘着粗氣。

謝天甫仔細一看，認出那人正是白天在靠山湖上問路的漢子，而七哥也看見了黑黑糊糊端中坐在鐵椅上的這個人，不由得跳起來：「你……是人是鬼？」

謝天甫不語也不動，七哥雙掌一推，「觀音拜蓮」朝謝天甫襲來，謝天甫雙肘一封，一着「拒人千里」，竟將七哥推出老遠，狠狠地跌出門外。謝天甫點亮案上蠟燭，昏黃的燭光照出了壁上一副對聯：「冷血解四方，神醫行天下。」

七哥從地上爬起，一眼望見這副對聯，急忙跪拜於地，磕頭道：「在下龍山烏七拜見謝老英雄！」

「甚麼烏七八糟的，我不認識你。」謝天甫往後一靠，冷若冰霜地望着屋頂。

七哥定睛一看，不覺暗吃一驚：呀！此人不正是白天引他們誤入圈套的漁翁嗎？

七哥驚疑不定地望着這位使江湖豪俠又敬又怕的怪客，眞是百種滋味湧上心頭。下午，他們左衝右突也無法衝出去，好在天色很快就暗下來，童順和九哥身受重傷，依然拚死抵擋着，掩護七哥退入艙內，撬開艙底板，揹着少主潛入水中，躲進了蘆葦叢。那裏，童順和九哥破船破撐，誘開敵人，雙雙被賊子殺死。

七哥馱着少主避開了賊子，却無法游出靠山湖，幸而遇上一船夫拯救，並悄悄將他們送到了花蛇谷，但當他問起冷血神醫的住處時，那船夫諱莫如深，掉頭便走，七哥只好揹着少主東摸西碰，總算發現了一座村莊，

因而推開了村頭這間茅屋的柴扉，沒想到正巧是冷血神醫的隱居之處。

七哥硬着頭皮道：「不敢相瞞謝老英雄，這位是隱賢莊少主徐慧明，只因遭到强人攻擊，身受重傷，烏七受師父龍山怪客之命，冒死護送他來求老神仙救治。」七哥知道師父與謝天甫素有交往，只好說是受師父之托。

謝天甫似有所動，坐正了身子，定定地盯視着烏七，良久，他忽然從齒縫裏擠出了一句話：「誰引你來花蛇谷？」

「少主徐慧明親口所囑。」

「徐慧明又聽誰所囑？」

「不知道。」

「你不是受師父之命嗎？」

「我師父……」

「你師父當然不會叫你來找我，他與官家誓不兩立，怎肯讓徒弟爲徐清宮之子出生入死？」

一句話噎住了烏七，他頓了半晌，訥訥地說：「往隱賢莊護衞徐清宮和在馬蹄江救助徐慧明，確係師父之命。」

「還有那幾個莽漢呢？」

「他們是我的二位師弟和虎峽雙雄，爲了救護少主，已經刀下喪生！」烏七特別加重最後一句，不滿地瞪了對方一眼。

「哦……」冷血神醫一怔，但他不露聲色，語氣冷靜，彷佛這些人的慘死與己無關：「難道他們也是奉師命不成？」

「正是。」

「當眞？」

「有半句誑言，五雷轟頂。」

謝天甫心裏微微一震，龍山怪客張瘦鶴派徒弟救助官家之人，已經不可思議，虎峽雙雄的師父正是綠林響馬王世平，怎麼也肯讓徒弟替徐家賣命呢？白天見他們一身富家打扮，只道是有錢人家惡少，因此明知蘆葦蕩中隱隱有賊船埋伏，却故意引他們去送死，沒料到竟斷送了兩位老朋友的高徒的性命，看來，這徐家父子身上一定有甚麼文章。

這樣一想，謝天甫倒要救醒徐慧明弄個究竟了。他走下鐵椅，將徐慧明輕輕托起，往竹床上一送，徐慧明的身子飄飛起來，輕輕落在竹床上，毫無半點聲響，烏七不由得暗暗佩服冷血神醫的身手。

謝天甫伸手觸摸徐慧明的脈搏，臉色一變，問烏七：「多久了？」

烏七道：「差不多一個對時了。」

謝天甫用兩根指頭在徐慧明脅下一點，神色又是一驚：「甚麼人打的？」

「一個穿青衣的黑臉大漢。」

謝天甫捏住徐慧明前胸衣襟一撕，定睛一看，失聲叫道：「鐵砂掌！」只見徐慧明左胸上印着一個掌印，呈紫黑色，砂斑點點，浮起寸許。

謝天甫久久說不出話來。原來，徐慧明中的竟是太和殿八大侍衞高手之一——魏長青的鐵砂掌！徐慧明是官場中人，雖然其父已退隱歸山，他們畢竟是世受皇恩的世家，爲甚麼會遭此迫害？再說，太和殿八大侍衞豈會輕易出手？不是事關宮廷或皇上的重大案情，江湖上別想見到他們的踪跡，難道……

謝天甫在徐慧明傷口上按一按，再翻開病人眼皮察看一番，問烏七：「給他服過甚麼藥？」

烏七回道：「小人給他服過鎭傷續命丸。」

「沒有救了。」謝天甫皺着眉想，「鐵砂掌宜散不宜鎭，再說時辰也熬得太久。」但他沒有聲張，用左掌朝徐慧明頂門一按，右手從袖袍中抖出一丸，朝徐慧明口中一納，再往病人腹部推摩幾下，藥丸便入了腹中。

片刻，徐慧明的臉上漸漸有了氣色，氣息也粗重起來，再過一會，病人的手脚動了一動，眼睛也微微睜開了。

「少主，少主！」烏七一陣高興，指着謝天甫說：「是謝老英雄救了少主一命。」

謝天甫定定地盯着徐慧明，齒縫裡又擠出那句冷森森的話來：「誰引你來花蛇谷？」

「駝……駝背師父……」徐慧明艱難地喘着氣，斷斷續續地道：「托托我……」他止住了話。

「駝子！」謝天甫勃然變色，罵道：「那個老不死！」

徐慧明的目光落到烏七臉上，示意他出去一下，烏七知趣地退出屋外。

謝天甫「砰」地門上門，依然怒氣未息，說：「駝子叫你來幹甚麼？」

徐慧明哆哆嗦嗦地抬起手，費了好大的勁，才從懷中掏出一塊布包着的小小物件交給謝天甫。

謝天甫接過物件，就着燭光打開一看，不禁全身抖了一下。他迅速將那物件重新包好藏進懷中，語氣緩和多了：「說吧，要我幹甚麼？」

「請……請老英雄……即……即刻趕……隱賢莊見……見我爹爹……」

謝天甫冷冷一笑：「好大的口氣！我謝某人是甚麼人？豈能替官家賣命！笑話！」

徐慧明心裏一急，一口氣轉不過來，頭一仰，頓時氣絕身亡。他大張着嘴，兩眼直瞪瞪地對着謝天甫，似還有異常重要的話要說，然而，他心中的秘密是永遠也吐不出來了。

謝天甫正想叫烏七進來，卻聽門外傳來烏七的一聲慘叫。謝天甫身形一驟，一個「燕子穿林」從窗口穿了出去。

淡淡的月光下，七哥俯身倒地，背心上插着一把飛刀。謝天甫來不及細看，只聽「颼！颼！颼！」三道寒光流星般朝自己飛來。他俯身躲過飛刀

，雙足一點，一招「白鶴冲天」竄上樹上，低頭一望，但見林中有許多黑影朝茅屋撲去。

謝天甫大罵駝子幹的好事，都是他泄漏了自己住址，以至引來了虎豹豺狠，他本來就恨駝子投靠徐清宮，沒想到那老東西如今又出賣了自己。要不是看在懷中那信物的主人的臉上，眞恨不得將那個駝峯踏平！他無暇多想，從一棵樹上躍到另一棵樹，向密林深處飛竄而去。

謝天甫運用夜行術，抄近路直奔隱賢莊。

儘管他對於此行是一百個不情願，無奈少主捎來了老朋友的信物，他怎麼能不給老朋友的面子呢？管它去幹甚麼吧，先趕到隱賢莊看看再說。

既然龍山怪客和綠林響馬王世平都出動了人馬，太和殿還派了侍衛的高徒，說明此事一定非同小可，得趕快到隱賢莊找到駝子，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謝天甫在林中急急趕路，漸漸到了隱賢莊地界，忽見前頭火光冲天，殺聲震耳，正想停下來細細觀察，林子裏兩條白色身影一閃而過，緊接着後面幾條黑色身影如飛一般追殺上來。謝天甫剛剛隱進暗處，周圍便響起一片刀劍碰擊之聲……

* * *

謝天甫運用神功放大了瞳孔，月光下，眼前的一切明晰起來，只見兩名白衣漢子正護着一位背着老人的綠衣少女，七、八位青衣漢子將他們圍在核心。白衣漢子毫無懼色，兩把連環鎖子刀使得十分漂亮，霎時已砍翻幾個青衣賊子，殺開了一個缺口。「慧卿，快走！」

突地，半空中落下一人擋住了去路。謝天甫看得眞切：此人四十出頭，中等個子，形同槁木，來去如風。他，正是太和殿上的八大高手之一——四爺「閃電手」侯士杰，謝天甫暗地裏驚詫不已。

二位白衣漢不知厲害，雙刀齊出直撲侯士杰。侯士杰右手一挑，出手又快又狠又準，只聽得一聲慘叫，一白衣漢喉門被刺了個對穿。

另一白衣漢一聲怒叫，搶刀躍起，侯士杰反手一劍，頓時，白衣漢頭顱被削開，血濺數尺。

「追！」侯士杰一聲大喝，率領青衣賊子穿入了林中。

謝天甫躍上樹杈，飛枝竄樹，隨後跟去。

林中一片稍稍開闊的去處，那位叫慧卿的綠衣少女揮動一把長劍正和青衣漢子們拚死搏鬥，老頭斜靠在一塊石頭下動彈不得，看來已是身受重傷。

「且住！」侯士杰飛奔而至，喝住了衆青衣漢，收劍入鞘，對那老頭略一拱手，道：「徐老前輩，晚生多多得罪了。」

謝天甫早就猜到這老頭一定是清廷重臣徐清宮了，但在尚未弄清事情眞相之前，他決不輕易出手。

「徐老，你已無法逃出去了，放明白點，還是依了我們總管吧！」侯士杰的鴨公嗓子特別刺耳。

徐清宮掙扎着坐了起來，冷眼瞥了侯士杰一下，轉對姑娘說：「慧卿，那骷髏說甚麼？

徐慧卿蹲下去攙住爹爹，默默流下了眼淚。

徐清宮顫嗦嗦地撫着女兒頭髮：「孩子，不要哭，給那畜牲點厲害看看。」

徐慧猛一側臉，張口吐出幾枚吹針，分上下左右直射向侯士杰的要穴。侯士杰閃電般地一躍，避開飛針，倏地落在徐慧卿面前。

「姑娘，看你長得如花似玉，沒想到心也這麼狠，這綉花針打到哥哥身上，你就不心疼嗎？」

徐慧卿滿臉緋紅，長劍出手惡狠狠地直刺過去。侯士杰身子微微一斜，那劍梢不知怎的就被夾在了侯士杰的兩根指縫裏，抽也抽不回。

「姑娘，嘿嘿嘿！」侯士杰一臉淫笑：「別鬥狠哩，還是勸你爹爹回心轉意，將東西交出，然後跟我們一塊回朝廷享福去吧，你呢，就嫁給我做個妻子也罷，我保你榮華富貴無慮無憂。」

「你……你這無恥之徒……」徐清宮氣得臉孔煞白。

徐慧卿飛起一腳直踢向侯士杰下三盤。侯士杰側身讓過，撥出劍來：「好哇，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罰酒，可就怪不得我出手無情！」說着，長劍一晃，三團劍花逼向徐慧卿。

就在這時，半空中飛來黑呼呼一團東西，「當！」侯士杰的劍背被狠踢了一下，手臂一震，長劍竟脫手飛出，人也跟蹌了一下。那團東西在地上滾了幾滾，忽地站起，原來是個人，那人五十開外，瘦小乾巴巴，兩手僵曲，駝背高聳，全身幾乎縮成一團。

「死駝子！」謝天甫暗中罵着，兩眼圓睜，且看駝子如何動作。

駝子廖天含見侯士杰劍已脫手，便將身一旋，進步一連幾腿，踢得「閃電手」侯士杰手忙脚亂，最後駝子一着「橫跺子腿」，將他踢出數丈之外。

「慧卿，快背主公去柯蔭道。」駝子廖天含低喝一聲。徐慧卿背起爹爹，搶道而行。青衣漢子們撲上前來，廖天含就地一滾，兩腿齊發，好一招「陰風旋足」，只聽得唏哩嘩啦一陣響，追上來的青衣漢頓時被掃倒了一片。

廖天含一躍而起，剛要轉身，一黑衣大漢飛身縱來，搶到他身旁，右手一揮「獨掌開碑」，「咚」！一掌正中駝峯，廖天含「啊呀」一聲怪叫，彈出老遠，跌趴在地，頭插在草地上，屁股和駝背拱起老高。

「找死！」黑衣人大漢搶前幾步，朝駝子胯下踢出一脚。

「駝子休矣！」謝天甫想打暗器已經來不及了，正着急間，忽見那黑衣大漢大叫一聲騰空翻飛而起，跌出十步之外，雙手捂着胯襠嗷嗷直叫。謝天甫看清了，這家伙原來就是「鐵砂掌」三爺——一掌置少主徐慧明於死命的魏長青。

「好個死駝子，居然使出了下三流的『流氓打』。」謝天甫又好氣又好笑：「不過駝子這一招『窩中發炮』，確也是化腐朽爲神奇，可謂妙極。」正想着，忽見迎面飛來一鏢。他五指一伸疾手抓住，只見鏢柄上繫着張紙條，睜眼就近紙條細看，那上頭寫道：「請到杉木坳接應徐清宮父女——廖駝子。」

謝天甫冷笑：「死駝子鬼，竟敢差遣我？哼！」話雖這麼說，謝天甫還是身形一閃，躍了出去。駝子在黑夜裡居然早就發現了隱在樹葉叢中的自己，謝天甫不能不服。

謝天甫幾縱幾躍，片刻之間便到了杉木坳。

黑夜中，山道上蹣跚着走來一個背着人的苗條的身影。不用說，那是徐慧卿了。

「爹，歇一會吧！」徐慧卿將父親放下來，安慰他道：「師父已將賊子引開，我們在這裡略等一會，師父說有人會來接應的。」

謝天甫又是一陣暗罵，駝子鬼，憑甚麼我冷血神醫要來接應一個當官的？你想得倒美。」他悠悠然坐在樹椏上，翹起了二郎腿。

駝子廖天含本是武林中的第一流高手，風流英俊，文武雙全，二十歲那年參加擂台比武，曾力挫各門高徒，威震長江南北。後來突然隱去踪跡，二十年間杳然無聞。

光緒十二年，忽聽廖天含出山投靠了清廷戶部尚書徐清宮，既爲徐府保鏢，又教徐清宮三位子女習文練武，只是不知他爲何變成了駝子，而且雙手被廢而半殘。

徐清宮退隱之後，廖天含也隨着到了隱賢莊，廖天含年輕時與謝天甫是至交，只是後來廖天含不辭而別，謝天甫不久也就被捕入獄，因此二十多年來未通信息。

自從廖天含入徐府當了武師，謝天甫便對他嗤之以鼻，常罵他死駝子鬼。廖天含到隱賢莊不久，不知怎的竟探到了謝天甫的地址，神不知鬼不覺地出現在謝的草屋裡，想求冷血神醫給他治殘疾的兩手，每次都被罵出家門，但駝子毫不見怪，依然不時悄悄來找他。

兩人儘管「話不投機」，但畢竟也算「老友重聚」，冷血神醫再無情，也無法拒絕這位「死皮賴臉」的昔日朋友。

「哈哈哈！」一陣狂笑嚇了謝天甫一跳，樹下突然火把齊明，謝天甫低頭一望，但見一羣青衣漢子又包圍了徐清宮父女，爲首一位矮粗漢子，背闊三亭，紅臉紅鬚，正是太和殿的大高手中的五爺「赤煞」蕭衛庭。

謝天甫更加感到了事情的嚴重性。他估計，也許是徐清宮隱藏了有關清廷的甚麼珍寶，而這珍寶又直接關係到慈禧或光緒的龍位問題，否則，不會出動這麼多侍衛高手。然而龍山怪客和王世平爲甚麼不惜犧牲高徒而相助徐清宮呢？而且，江南怪叫化蘇三星居然也轉來了信物；難道蘇三星不知道義和團正處在秘密重建階段，而絕對不許可輕舉妄動的嗎？

謝天甫伸手探進懷中，又觸到少主徐慧明臨終前傳給他的蘇三星的信物。是的，沒有誰能夠調遣他冷血神醫，除了義和團八大首領，就只有這個蘇三星了。蘇三星向來願爲朋友兩肋插刀而又幾乎從不求人，如今既是有蘇三星相求的信物，冷血神醫看來是不能再袖手旁觀了，他探手從小錦囊中取出了一根劇毒銀針，這是冷血神醫的暗器，銀針細如游絲，三寸來長，專打要害穴位，只要一針中穴，就可封入脈門，輕則動彈不得，重則立時斃命，這銀針因爲太細，打將出去肉眼很難看見，所以防不勝防，令人着實畏懼。

這時，只聽大樹下，火光中，蕭衛庭哈哈獰笑：「姑娘，過來過來，讓你蕭爺親熱……」原來這蕭衛庭是個青樓魔王，色中餓鬼，見徐慧卿長得如此嬌媚美貌，早已色眼迷離，他仗着藝高技絕，竟公然當衆調戲徐慧卿。「喂，別害臊呵！過來嘛，讓爺爺開開葷。」說罷，將鬼頭刀插入刀鞘，張開兩臂，一步一步朝姑娘逼近。

徐慧卿忍不住滿腔怒火，等那家伙來到面前，突然小嘴一張發出一束吹針。

蕭衛庭此刻色迷心竅，毫無防範，臉門上連中幾針，疼得他哇哇叫，鏘地一聲拔出了鬼頭刀。

徐慧卿急忙揮出一劍，卻被對方用刀格開。

蕭衛庭右手蕩開姑娘寶劍，左手突地一爪抓破姑娘右肩衣服，跟着欺身而進，一招「兀鷹抓雞」，汚爪直探姑娘「乳突穴」，與此同時，幾名青衣漢發聲吶喊，已衝過去按倒了斜靠在樹幹上的徐清宮……

謝天甫揚起左手正欲發銀針，忽覺肩頭一麻，不知不覺中竟被人扣住了「肩井穴」……

* * *

冷血神醫謝天甫本是點穴行家，這下突然被人扣住要穴，不覺大驚失色，他迅速冷靜下來，雙手暗合，身子倏的往後一靠，肩峯下沉，「金龍卸甲」，兩手一錯，「倒捲珠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朝來人襲去……但他倏地又縮回了手——身後，樹椏上，立着一位頭罩黑扎巾的蒙面漢，扎巾上

開着兩個小黑洞，一雙眼睛在小黑洞裡閃閃發光。

來者不是別人，正是義和團聯絡員神拳太保陸青。原來義和團按八卦分設「乾」字拳、「坎」字拳、「震」字拳、「坤」字拳等名目。各拳會自有會規，各會又統一在「乾」字拳會的統領下，設聯絡員聯系，自稱受玉帝差遣，「扶清滅洋」。京城兵敗之後，洋人逼慈禧下令剪除義和團，通緝義和團八大拳會首領，義和拳首領便隱散到各地的拳會組織中，不斷擴大隊伍，把「扶清滅洋」的口號改爲「反清滅洋」。

「陸兄，你怎麼也來了？」謝天甫話音剛落，只聽地下發出一聲尖叫，蕭衛庭已將姑娘按倒在地……

「畜牲！」陸青伸手探進囊中正想摸暗器，忽聽「颼」地一響，蕭衛庭「啊呀」一聲大叫，肩胛上早中了一鏢，他疼得鬆開了手，被徐慧卿趁機一個「兔子蹬腿」踢得仰倒在地，連滾帶爬竄出去了。接着，又是「啊啊」兩聲，捆綁徐清宮的兩名青衣漢咽喉各中一鏢，血如湧泉，倒在樹脚下抽搐着。

「呀——嘿！」密林中竄出一個黃衣青年，二十七八年紀，頭纏武生巾，足踏薄底鞋，長得濃眉俊眼，氣宇軒昂。青年手揮雙劍，來勢爲急風驟雨，直殺得青衣賊子人仰馬翻，血肉飛濺。

「好小子！」陸青暗暗喝彩。

「少林達摩劍。」謝天甫也讚了一聲好！只是劍法雖然純淨，畢竟未到火候，這小子是誰的徒弟呢？

「慧卿，你背爹爹先走！」黃衣青年蔣化龍殺得青衣漢們不敢靠前。徐慧卿割斷爹爹身上繩索，背起已經奄奄一息的老人，踉踉蹌蹌往外走。

「哪裏去！」一聲斷喝，蕭衛庭不知從哪裡又鑽了出來，攔住去路，他臉上是血，肩上是血，鬼頭刀在手中滴滴溜溜地轉着圈，鼓突的眼球像燒紅的炭，顯然，這傢伙已經是怒火中燒了。

徐慧卿放下爹爹，拔劍在手。

蔣化龍不敢輕敵，一個縱步躍到姑娘身邊，挺身迎戰。青衣漢們想擁上前斷殺，卻被蕭衛庭喝住了：「都退下，讓五爺一個人來！」

謝天甫見蔣化龍和徐慧卿雙劍合璧，迎戰蕭衛庭，配合得維妙維肖，心中暗暗稱奇，不過他知道這兩人的劍都沒有練到火候，因此決敵不過蕭衛庭的「五虎斷門刀」。果然幾十個回合過後，兩人已是漸漸處於下風。蕭衛庭大吼連聲，鋼刀虎虎生風，雖然臉上肩上都受了傷，蔣化龍依然經不起他的神刀，刀劍一碰便連連倒退，徐慧卿呢，早已虎口出血，手臂酸痲，只有閃避騰挪，根本不敢接刀，可憐一個妙齡少女，哪裡禁得起這等陣勢！

這一來，連鐵石心腸的謝天甫也看不過眼了，他回臉想問陸青是否出手，卻聽得陸青右手裡「咯溜溜」一陣怪響，一顆圓東西已脫手飛了出去。

蕭衛庭聞得陰風襲面，急揮刀迎面一擋，「噹！」將這顆圓東西擋了出去，圓東西在空中呼呼亂轉，竟接連擊倒數名青衣漢。「八卦冷鐵丸！」蕭衛庭驚叫聲未落，第二顆已當胸打到。他急向後仰，冷鐵丸擦胸而過，擊中一名青衣漢的頭顱，當即腦漿迸裂而亡。突然，蕭衛庭全身一抖，「噗通」往下一跪，原來謝天甫的「毒汁神針」已射中他的內膝穴。徐慧卿見狀，也趁機一甩頭，「噗！」一口吹針不偏不倚，正中蕭衛庭左眼。蕭衛庭痛得「哇哇」怪叫，一個「懶驢打滾」滾出數丈，連滾帶爬鑽進了密林中。

這裡，蔣化龍抖開雙劍將青衣賊子們一頓亂砍，殺得他們死的死、傷的傷，不一會便被除了個乾乾淨淨。

林中忽然變得一片黑暗，一片死寂，蔣化龍拾起一支火把重新點燃，照出草地上躺着的橫七豎八的屍體，蔣化龍和徐慧卿身上也是血跡斑斑。

「師妹，快走吧！」蔣化龍背起徐清宮：「師父叫我們到關帝廟去。」說着，扔給姑娘一件衣服。

徐慧卿一邊換上乾淨衣裳，一邊東張西望：「剛才不知是誰暗器相助，該面謝人家才是。」

「自然是師父請來的朋友，走吧，救爹爹要緊。」

火把熄滅了。他們很快便消失在黑暗中。

「陸兄，好暗器，這拋手之功又比年前大有長進了。」謝天甫轉身對陸青笑笑。

「慚愧。」陸青也笑笑：「我只是怕傷了那天生的一對，所以不敢雙彈齊發，倒便宜了那紅臉賊，管用的倒是你這小小銀針。」陸青想了想，又道：「你這『毒汁神針』一針便能對人穴位，怎的讓賊子跑了？」

謝天甫冷笑道：「一針封穴倒便宜了他，我要讓那條淫棍死得夠苦的。」

陸青道：「你這冷血神醫又想出了甚麼置人死命的妙法啊？」

謝天甫鼻孔哼了一下，說：「到時便知。」

兩人雙雙從樹上躍下地來。

「你怎麼到隱賢莊來了？」兩人又互相看定對方，幾乎同時發問。

「我是受華山劍客石天開之托。」陸青解釋道：「那老頭已派出兩名高徒先走一步了，說是自己也隨後就到，我不知他爲何突然要相助官家，而且還求助於我們，想來事關重大，故特地先來看看，沒想到在林中倒先看見了你。」

謝天甫道：「你道我是受誰之托？想來眞是件怪事，你看！」說着從胸懷裡掏出一物。

陸青接過一看，原來是塊小小的溫白玉，上面刻着三個顏體小字——蘇三星。

「咦！」陸青臉上露出驚疑之色，叫道：「江南怪叫化蘇三星與徐家有殺父淫母之仇，怎的也發帖相約來救隱賢莊主？」

「爲了救少主徐慧明，龍山怪客張瘦鶴已有三名高徒喪生，王世平的得意門徒虎峽雙雄也作了刀下之鬼。如今只剩得駝子師徒在苦力撐持，哪裡逃得過官兵的掌心？何況，八大侍衛高手魏長青、侯士杰和蕭衛庭均已到場，我們却不可輕易暴露目標。」謝天甫認眞分析道。

「言之有理。」陸青沉吟道：「可是蘇三星對我們恩重如山，既然是他的帖子，我們怎好推辭？」

「我總懷疑是駝子玩的鬼。蘇三星怎麼可能發他的……」

謝天甫的懷疑有根有據——

徐家祖上世代爲官，深受皇恩，輩輩紫袍玉帶，門庭顯赫。同治初年，徐清宮祖父徐風寒武功卓著，率兵剿殺太平軍立下大功，被皇上於金殿親賜雙眼花翎，御封領侍衛內大臣及四庫全書總裁雙要職。據說當時送至京城報功的「賊匪」耳朵就有幾十擔。

蘇三星爺爺是太平軍聯絡員，因叛徒出賣，被徐風寒拿住，全家大小十餘口幾被殺盡，父親因反抗而被碎屍，母親李氏因容貌嬌好，被徐風寒帶回府中强令爲妾。李氏至死不從，竟被徐風寒在惱怒之下賞給手下兵丁輪姦至死。

蘇三星當年只有七歲，出事時恰好被家丁領着外出玩耍，故此有幸逃脫劫難，後來，他被太平軍餘部收留，苦練武功，誓死報仇雪恨。當時，殘留的太平軍中有許多武林高手，蘇三星集羣雄衆藝於一身，功夫練得出類拔萃，成爲江南乞丐幫的總舵主，手下多是太平軍的後代，在幫會中享有極高的威望。

義和團起事時，只因提出的口號是「扶清滅洋」，乞丐幫不贊成「扶清」的口號，因而未與義和團組成聯盟。但義和團京郊大戰失敗之後，卻是受了乞丐幫的全力保護，才得以幸存下來，八大首領提出「反清滅洋」的口號，也是接受了蘇三星的主張。蘇三星與官府誓不兩立，與徐家更是不共戴天……

想到這裡，謝天甫對陸青說：「還是先不忙出面，暗中觀察一段再說吧。」

陸青道：「我已派人請示賀大哥，看賀大哥意下如何。」

「走，到關帝廟看個究竟。」謝天甫拉着陸青之手，兩人運起輕功，行走如飛，往關帝廟趕去。

這關帝廟座落在深山老林中，由於遠離鄉村市鎮，一個守廟的廟祝又死去多年，因此早已破落不堪，歪斜的樑柱上佈滿蛛網和灰塵。

謝天甫和陸青剛行到關帝廟前竹林前，只聽背後「刷刷」連聲，兩人隱進暗處，便見兩條人影疾如飛鳥，緣山道急奔而來，背上的鋼刀精光四射，刀柄上的緦子隱約可見。

兩條人影從眼前越過，謝天甫認出是「快刀雙杰」馬龍、馬虎兄弟，這冷血神醫曾給無數江湖好漢治過傷，所以認識很多武林高手。

「呵？他們怎麼也來了？」謝天甫正自狐疑，又是一陣脚步聲從後面傳來，兩人回頭細看，不覺又是一驚……

* * *

來人一高一矮，一瘦一胖，高者像一根竹篙，左邊一隻空袖筒飄飄忽忽，矮者像一截樹幹，兩臂成八字甩開，像兩根粗硬的樹杈。

「獨臂天僧曹如，鐵臂金剛余海。」陸青告訴謝天甫。

二人已確信了事情的嚴重性，不敢怠慢，各各緊一緊扎靠，尾隨曹如、余海之後，悄然接近了關帝廟，藏身於廟前陰暗之處。

又一條黑影幽靈般竄來，一伏一躍，已是數丈之外，那影子躍到側墻，騰身飛起，閃進了院墻內。

「此人是誰？好俊的身手。」陸青悄聲問。

謝天甫搖搖頭，他見那皂衣漢子飛入院墻時，腰間繫的一條白綢帶飄了一下，猜想那準是一個使軟功的人。

頭頂的樹枝輕輕一搖，一條紅色身影凌空而下，足尖輕點，一連三躍，早已搶身到廟門左側的影墻下。緊接着，又一條白色身影凌空而下，「飛燕掠水」，也已搶身到右側影墻前。

「咦？石天開派來的是紅白二女俠邢氏姐妹？」謝天甫驚詫不已：「陸兄，此事一定關係到官府和朝廷無疑，否則，這一雙武林千金不會輕易到場。」

陸青重重地點點頭，囑咐道：「你潛入殿內，設法搞清他們是爲何而來，我在外頭接應你。」

謝天甫說聲「好」，便一個竄步上了樹梢，然後向廟宇屋脊輕輕一躍，身子悄無聲息地落在了瓦背上，他鼠伏蛇行繞到後檐，輕輕揭開幾片頂瓦，縮身鑽落樓中，再游至樑角，「倒挂金鈎」垂下身去，貼着柱子隱藏在暗影中。

佛堂香案上點着一根蠟燭，燭光忽明忽暗，照出徐清宮父女和蔣化龍的身影。徐清宮的頭倚托在女兒臂彎裡，聲音斷斷續續：「……化龍……慧卿今後就托付與你……」

「爹爹……」蔣化龍悲切地喊一聲，單膝跪下了。

「慧卿……你……你們是訂過親……親的人，今……今後可以夫……夫妻相處……你……你不要任性，往後要……要聽蔣大哥的……的話……駝子師父……」頭一歪，徐清宮兩眼翻白，喉嚨呼嚕嚕響。

「爹！爹爹……」徐慧卿哭出聲來。

蔣化龍抓住徐清宮的兩臂使勁搖着：「爹！爹爹，你醒醒，快醒醒……」

徐清宮的眼珠又轉動了，只是張着嘴再也說不出話來。

「爹，你有甚麼吩咐，千萬千萬要說……說出來呀……」

蔣化龍急得把徐清宮抱在懷裡亂搖。

「化龍，你……」徐慧卿生氣地按住蔣化龍兩肩：「你怎麼能這樣折騰我爹？」

蔣化龍立時靜定下來，摸出一丸塞進徐清宮口內，不一會，徐清宮動了一動，舉起了右臂，那手中，捏着一支蛇形金鏢。

謝天甫運用「壁虎功」順着樑柱又溜下來一截，只見燭影下，徐清宮握住蛇形金鏢在積滿灰塵的案几上寫着甚麼……離得太遠，根本看不眞切，猶豫間，聽得「叮噹」一聲輕響，蛇形金鏢掉落在青磚上，蔣化龍想去拾那金鏢，又想去看那未寫完的話，無奈抱着徐清宮很不方便。此時，慧卿已將金鏢拾起放入口袋裡，低頭去看案几上的字。蔣化龍也急不及待地放下漸漸冰涼的徐清宮，湊過去看……

「乒！」佛堂一角突然一聲脆響，嚇了兩人一跳，他們回過頭來，卻是甚麼也沒有發現。

徐慧卿伸手想去抹掉那行字，膀子上被蔣化龍扯了一下。她手一縮，又聽「乒」地一響，一支金鏢釘在了案几上……蔣化龍「鏘」地拔出雙劍，抬脚又要去掃案几上的字跡，一條人影的「刷」地從神龕裡落下，手中一支判官筆已點中蔣化龍的「中瀆穴」。蔣化龍腿一痲，轟然倒地。

來人用判官筆格開徐慧卿從側面刺來的長劍，忙低頭去看那字，猛覺背後兩股冷氣襲到，急轉身雙筆一分，「叮！叮！」兩口鋼刀相觸，沉實有力，險些叫他雙筆脫手。他一矮身子，「金龍潛海」退開一旁。

此時徐慧卿才發現爹爹已死，不覺肝膽俱裂，撲倒在徐清宮身上暈了過去。

快刀馬龍馬虎得手，弟兄倆便急着去看遺命，燭光太暗，遺命又寫在塵土中，朦朦朧朧看不清楚。馬龍、馬虎彎下腰正在細看，「咚！咚！」背上各中一掌，兩人痛得「哇」地一叫，剛回轉身，屁股上又各中一掌，身子憑空飛將出去。

獨臂天僧曹如偷襲成功，令謝天甫暗暗佩服。這傢伙能在瞬息之間靠獨掌一招擊中二人，手勢之快，功力之强實爲罕見，難怪「快刀雙杰」也吃了大虧。

但曹如未及上前搶看遺命，後堂又跳出來六合門鐵臂金剛余海。「哈，曹大哥，讓我先看吧！」

曹如怒道：「甚麼話！誰先得手誰先看！」

余海也怒道：「我們同道而來，要麼一塊看。」說着就要趨身上前。

忽聽那使判官筆的朗聲高叫：「且慢動手，否則帶着塵埃飛起，誰也看不成！」

大家一聽有理，只得一齊住了手，此時，蔣化龍被使判官筆的解了「穴封」，徐慧卿被蔣化龍搖醒，馬龍、馬虎也從地上爬了起來。

「依你看該怎麼辦？」余海問那使判官筆的。

「我看，按江湖上老規矩平分了吧。大家一齊看個明白，有財寶大家拿，有遺產衆人分，怎麼樣？」

「秦淮山！」隨着一聲尖脆的斷喝，邢氏雙女俠各提一把青光閃閃的寶劍闖了進來：「你出的好主意！」謝天甫這才知道原來使判官筆的是打穴專家李三保的徒弟秦淮山。

秦淮山一見邢氏姐妹，聲音兀自軟了：「二位姐姐意下如何？」

紅衣女俠邢海燕冷笑一聲，道：「待我姐妹觀過遺命，若是覺得你們也可看看，便讓諸位瞧瞧，若是不行，便對不起。」

「呔！」快刀雙杰首先火了：「難道我們還眞怕了你二位女流之輩不成？」

曹如、余海也齊聲叫道：「叫這兩個臭娘們知道男子漢的味道！」

說罷，衆人聯手，刀劍並上。

邢氏姐妹背靠着背，兩劍一揮，舞出團團劍花罩定周圍，竟令羣俠們無懈可擊。

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謝天甫趁機游着柱子溜下來，倏地翻身落地，就近案几上一看，塵中原來寫着六個字：「到紫竹林找黃……」

謝天甫牢牢記住此六字，便伸腿想去掃掉，「刷——」寒風襲處，斧光一閃，急抽脚，只聽「砰叭！」一聲，案几已被砍成兩截，謝天甫退開身，睜眼一看，呀！來者正是太和殿八大侍衛高手之一——七爺「鬼斧手」童立偉。

强敵在前，謝天甫不敢多待，旋即一招「白鶴衝天」向天窗縱去，闖開朽木窗格，悄然匍過瓦面，落進後院。卻見院內已佈滿青衣賊子，謝天甫展拳伸腿連擊十餘人，幸好陸青躍入後院助戰，二人殺開一條血路，衝將出去，一直奔到竹林深處方才停下步來。

「不好！」陸青神色緊張地摘下蒙面布，「大和殿八大侍衛除了總管舒彤雪，全都到了，我聽見蕭衛庭對魏長青報告，說他發現了『八卦冷鐵丸』，魏長青聽了把大腿一拍，說：『趕緊稟報舒總管！』看來情況比我們原先估計的要嚴重得多，都怪我出手太快暴露了我們的目標。」

謝天甫想了想，說：「此事已是萬

分火急，徐清宮的遺囑一定與我們義和團有關，否則蘇三星不會叫我們來隱賢莊找他，而且來了這麼多路門派，都想知道徐清宮遺囑，說明這遺囑還關係到武林各派的切身利益，必須立刻向賀大哥稟報，商量對策。」

兩人正說着，一陣雜亂的脚步聲向這邊傳來，剛來得及隱進暗處，就見徐慧卿和蔣化龍狂奔而至，後面，「鐵砂掌」魏長青率領青衣漢急急追來。

「陸兄，你趕緊到黃石寨找賀大哥，由我來保護姑娘到紫竹林。」謝天甫兩手一拱，人已飛身上樹。

「多加小心！紫竹林見。」陸青略回一禮，轉身竄進了綠蔭叢中。

這裡，蔣化龍和徐慧卿已被青衣賊子團團圍住，魏長青手執九節鞭，渾身黑衣，臉如鍋底，鐵塔似的坯子好不駭人。

「賊女子！」魏長青一聲大吼，地皮發抖，山鳴谷應：「你師父給了我一脚，我要還你這一掌！」說罷，伸出了烏黑的左掌，邊運氣邊朝徐慧卿步步逼來。

蔣化龍和徐慧卿都知道這「鐵砂掌」的厲害，不由得臉孔煞白，勉强鎭住自己，仗劍以待……

＊　＊　＊

魏長青欺身而進，對準徐慧卿背心舉起了黑掌——這一掌下去有千鈞之力，姑娘一定背裂心碎，慘死在毒掌之下……卻想不到魏長青「啊」地一聲，揚起的鐵掌沒有落下，人卻像水浸的泥坯一般軟塌了下去。蔣化龍揮起一劍正要結果魏長青性命，青衣賊子一擁而上，死死將主子護住。

「二位不可戀戰，快快離開此地！」樹上忽有人高聲叫道。徐慧卿抬頭一看，只見人影一閃，已是越過十幾棵樹梢，往前頭去了。

不難猜測，那越樹而走的正是謝天甫，關鍵時刻，冷血神醫賞給魏長青一針，封了那惡神全身血脈，救了姑娘一命。

徐慧卿和蔣化龍撒開腿向前飛跑。

哇哇一聲怪叫，一個暴眼長鬚，滿臉橫肉的侍衛帶着一羣青衣漢，如狠似虎，猛撲過來。正是八大內侍之一，「大力金鋼」胡保聖。蔣化龍把徐慧卿推入密林中，自己吸引開追兵，拔腿便跑，胡保聖領着人緊追不捨，漸漸遠去。

徐慧卿不敢走正路，只揀那茅草棘蓬裡鑽，好在此處仍是熟悉的地界，憑着感覺，走到午時，總算走出了林子，踏上了通向紫竹林的大路，追敵被甩開了，徐慧卿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這才感到肚子早已饑餓難忍。

這也難怪，還是昨天中午吃了一點飯，她記得和爹爹飯後正要吃一杯蓮子羹，忽有家丁來報，說是發現有一隊馬隊向隱賢莊急馳而來，在這之前，爹爹已有好幾天愁眉不展，憂心如焚了。

後來把駝子師父叫進內室密談，師父出來後也是臉色陰沉，一言不發，直到過了半天，師父才把他們四兄妹叫到房裡，說：「據可靠消息，朝廷要派兵來剿殺隱賢莊，我們不能坐以待斃。老大老二率莊民建壘工事，準備保衛村莊，老三慧明即到廬山找江南怪叫化蘇三星求救。慧卿姑娘負責保護主公。」

大家一聽都緊張起來，三哥慧明說：「蘇三星與我們有仇，怎好去找他？」師父說：「主公有一密信在此，你帶此信去找他，不愁他不相幫，注意，主公囑咐過了，此信至關重要，除了蘇三星，你我都無權拆閱，所以千萬不能落在他人之手。找到蘇三星後，他如答應幫忙，便會給你一個信物，回來時，你可携此信物到靠山湖邊的花蛇谷找冷血神醫謝天甫，求他速到隱賢莊見主公一面……」

原估計京城到此，哪怕是快馬加鞭也要十天半個月，沒料到三哥出去不過五天，禍事就已降臨隱賢莊。清兵們迅速包圍村子，口口聲聲要他們把爹爹交出去，幸好師父和大哥、二哥武功高强，平時訓練莊丁，也使得他們英勇善戰。因而力拒官兵，一直堅持到晚上。

後來，第二批官兵在魏長青、侯士杰率領下趕到，他們飛墻走壁，越障而入，立即攻破了莊子防綫，徐慧卿只好護着身受重傷的爹爹，在兩名哥哥的掩護下突圍而逃，林子裡一場惡戰，大哥、二哥生死不明，爹爹也在奔逃中因流血過多命喪黃泉，好端端一個大家庭，一夜之間只剩下自己孤零零一個弱女子，而且爹爹遺命在身，只好强打精神，全力以赴。

徐慧卿想起林子裡和關帝廟裡的混戰，不由得又打了個寒噤，看來朝廷一定是要通過爹爹得到一件甚麼東西，但關帝廟裡，爲甚麼又會突然冒出那麼多綠林强盜要爭看爹爹遺命呢？難道他們也是搶那件東西的嗎？那麼，他們又是從哪裡得到的消息？爹爹在遺命中說：「到紫竹林找黃……」「黃」甚麼呢？難道那物件是藏在紫竹林一個姓黃的人家裡嗎？徐慧卿猜想，那也許是一件價值連城的寶貝，否則，朝廷不會出動那麼多人馬，綠林强徒不會蜂擁而至，父親也不會爲它而喪生……

又走一程，徐慧卿腹饑難耐，轉過一個山彎，忽見十字路旁，一棵參天古樹下有着一間小小客店，店門兩旁貼着一副對聯：「三千賓客紛紛至，百萬財源滾滾來。」門前斜挑着一帘，上寫四字：「生財客店。」店雖不大，生意倒也興隆。姑娘進得店時，大廳座位已坐滿七、八成。顧客們吃飯的吃飯，喝酒的喝酒，高聲言笑，好不吵嚷，店前兩路交叉處，立着一塊石

碑，上面刻着：「向右，七里鋪；向左紫竹林。」徐慧卿看見「紫竹林」三字，不由得一陣心跳，她努力保持平靜，在桌旁緩緩坐下，對店家道：「來一桌便飯，越快越好！」店家答應一聲，擺上茶杯筷子，進廚忙去了。

這壁廂，笑鬧之聲戛然而止，所有人的目光突然都注意到徐慧卿身上。

徐慧卿心頭一緊，情不自禁地按住了劍把。

右側方桌旁坐着的四條漢子同時站起來，對徐慧卿一拱手，說：「姑娘，這一趟買賣我們同你是做定了，你可不能再答應別人。」四人再向周圍一拱手：「衆位弟兄，承讓了。在下太白四雄義氣爲先，今後絕不敢相忘承讓之恩。」

「啪！」左角兩名漢子拍案而起：「白大哥，江湖上有規矩，見者有份，這宗買賣少了我快刀雙杰，斷斷做不成！」

徐慧卿暗暗叫苦——這不是在關帝廟搶着看爹爹遺囑的兩位强徒嗎？她後悔自己不該進店來。

這時，對面桌上一年輕漢子冷笑一聲，說：「誰先到就歸誰做，君不聞『先到爲君，後到爲臣』嗎？」徐慧卿認出他就是使判官筆的秦淮山。

秦淮山話音未落，外邊有人接嘴：「這是甚麼話？俗話說，後來居上，當仁不讓。」隨着話音，走進來兩個人。一個闊臉黃鬚，身軀肥胖，另一個身材矮小，相貌猥瑣。二人目透青光，兩額青筋鼓突，一望便知是武林一流高手。

「太白四雄」、「快刀雙杰」和秦淮山刷地亮出武器，六口鋼刀和一對判官筆一齊向着進來的兩人。

忽見流光閃閃，一陣叮噹亂響，六口刀和一對判官筆盡數脫手掉落地下。「太白四雄」、馬氏雙杰和秦淮山一齊捂住手腕，口裡「哎喲喲」亂叫。

「哈哈！」那胖子大笑，兩手手指不停地轉動着，各有一束金彈子在裡頭格格發響：「諸位，承讓。姑娘，得罪了，跟我們走吧！」

那矮小的猥瑣漢走過來扯拉着徐慧卿。徐慧卿劍未及出鞘，手腕已被扣住，頓覺手臂一痲，只有乖乖地被他牽住。

這時，「太白四雄」、「快刀雙杰」馬龍、馬虎以及鐵筆判官秦淮山均被擊中手腕要穴，一時動彈不得，只有破口大罵，眼光光看着這筆生意被胖羅漢尹四首和神彈子崔三魁搶去。

原來，這幫綠林響馬都是接到一個神秘人物的快信趕來的。此人叫古金志，乃太和殿八大侍衛之一——八爺「陰陽扇」古金華之弟。

在關帝廟時，謝天甫和陸青曾看見一個身手極俊的皂衣白腰巾漢子閃入廟內，那人正是「陰陽巾」古金志。這古金志輕功極好，來無影，去無蹤，殺人不見血，越貨不留跡，是綠林中人人畏懼的江洋大盜。八大侍衛要襲擊隱賢莊，徐清宮在關帝廟寫遺囑以及徐慧明前往廬山求救，統統未能瞞過他的耳目。因此，當徐慧卿和蔣化龍趁着關帝廟一場混戰而溜出殿去時，古金志便分別通知「太白四雄」以及胖羅漢等速往「生財客店」搶截徐慧卿，他自己並不出面，而是趁好漢們爭鬥時暗中下手。

此刻他藏在哪？誰也不知道，但是這幫强徒無論哪一路得了手，都少不了他這一份，他就像一個幽靈，若隱若現地出沒在通往紫竹林的路上。

尹四首和崔三魁挾持着徐姑娘往紫竹林走，他們在得意之餘，內心也充滿緊張，害怕剛要得手時古金志會突然出手，一人獨吞這筆買賣，說實話，他們也並未見過古金志本人，雖然他們曾多次不得不聽從古金志的調遣。

徐慧卿這次落在强盜之手，又失去了任何反抗能力，便料定只有死路一條了。這幫傢伙哪裡知道她的苦處？到紫竹林找誰，連她也不知道，就算爹爹留下的是一大筆金銀珠寶，她也無法找到的。强盜們不能滿足貪欲，不將她一劈兩半才怪哩！徐慧卿並不戀生，爹爹已死，三個哥哥生死不明，自己一個人活着又有多少意思？只是爹爹的遺命未能完成，臨死也不能見師父和師弟蔣化龍一面，心裡覺得十分傷感。駝子師父待她恩重如山，師弟蔣化龍儘管作爲未婚夫並不令人滿意，但人家畢竟在關鍵時刻與自己一同出生入死啊！不是他引開敵人，自己也許早做了胡保聖的槌下鬼了。

三人各懷心事，正在林蔭小道上走着，忽見前頭路旁的草地上躺着一個粉臉青年，那青年劍眉入鬢，天庭飽滿，隆準高俊，身材修長，好一個漂亮的青年公子！

三人各自一驚，徐慧卿覺得此人好生面熟，卻又想不起在哪裡見過，而尹四首和崔三魁則懷疑這人莫非便是「陰陽巾」古金志？

他們正驚疑間，卻見那人伸個懶腰，抓住了墊在腦下的一把烏鞘劍……

* * *

尹四首正想打拱拜會，崔三魁的金彈子卻發了出去，出手之快，準頭之好，道力之强，任他是誰也難以閃避。

那青年尚未睜眼，伸出一隻手聞風一抓，居然將一束金彈子盡扣手中。

「呀！」崔三魁左右開弓，兩束彈子同時打出，趁對方閃避之時，他欺身而進，一駢二指朝青年「天府穴」戳去。但他忽覺渾身一震，自己的「天府穴」反被點中，半邊身子一陣酸痲，搖搖擺擺地倒在了地下。

胖子尹四首見情況不妙，轉身打出了一束餵毒鐵蓮子，青年一拍劍柄，但見劍光一閃，「叮叮」有聲，餵毒鐵蓮子竟撞着劍鋒反彈回來，其中一顆擊中了尹四首的頸筋處，胖和尚立時仰身倒下，口眼歪斜，不能動彈。

此時，後面腳步雜沓，太白四雄、快刀雙杰和秦淮山等急奔而來。

「姑娘快走！」那青年塞給徐慧卿一包軟乎乎的東西：「抄右邊小路，不必回頭，我給你擋駕。」

徐慧卿不及多想，接過那包東西就跑，走了好大一程，背後的喊殺聲已經聽不見了，這才停下來喘氣，腹中餓腸轆轆，四肢酸軟無力，打開手中小包看看，哈，正是四張軟乎乎的大餅，摸摸似乎還有餘溫，徐慧卿不管三七二十一，拿起就啃，一口氣將四張餅吃完，又喝了幾掬山泉水，這才漸漸又有了力氣。

她不敢多待，撒開腳步往前趕，傍晚時分，總算趕到了紫竹林，但是展眼一看，紫竹林已是一片焦土。殘煙裊裊，餘火未盡，就近有一個小小村莊，也被燒成廢墟。

徐慧卿急得直想哭，卻見一人凌空而至，悄悄落在自己面前——此人正是剛才救她的美貌青年。

「你……」徐慧卿下意識地臉一紅，連忙低下了頭。

「徐姑娘，莫要害怕，我特來相助你完成爹爹遺命，請將先父的蛇形小金鏢交給我保管，然後隨我走。」

提到蛇形小金鏢，徐慧卿猛然提高了警惕，她退後幾步，拔出劍來：「你是誰？甚麼蛇形小金鏢！」

「姑娘莫多心，也莫問我姓甚名誰，我不但知道你有蛇形小金鏢，還知道鏢內有一片金鎖匙。這鎖匙能打開一個寶匣子，內裏藏着一件稀世珍寶，你說，我講得可對？」

徐慧卿驚詫地睜圓了眼睛，心想：「這人怎麼知道連我也不清楚的內情？他該不會是瞎猜吧？」

「別猶豫了，姑娘，你爹的遺言關係到國家安危，民族存亡，我們應該同心協力，誓死保衛遺寶，千萬不能讓它落在强盜之手！」

青年公子說得義正辭嚴，不由得姑娘不心裡一動。她脫口道：「我也不知寶匣藏在哪……」

「你將蛇形金鏢取出來，扭開看看，裡邊也許會有暗示。」

徐慧卿被他說得心動，好奇心驅使她伸手去摸那金鏢……

突然陰風掃面，一個黑團從頭頂飛過，半空中一人在飛落而下的同時，雙腿一劈，以「金龍絞尾」之勢直朝青年公子脖頸踩去。

徐慧卿一驚一喜：「師父……」

青年公子一個「獅子搖頭」避開雙腳，足一縱，人已退出丈外。

他朗聲道：「姑娘有師父保護，在下放心了，我的話請切記，後會有期！」說着，回頭對姑娘嫣然一笑，霎時消失在夜色漸濃的荒野中。

姑娘望着青年公子遠去的方向，心中悵然若失，神情也有點痴呆呆的。廖天含見狀，臉色一沉：「慧卿妹子，謹防上當。」

徐慧卿耳根子一熱，辯道：「人家救了我一命呢，你怎見得他就是壞人？」

廖天含道：「只因你爹一件甚麼寶物，引得朝廷出兵，俠盜齊來，龍蛇混雜，虎狠奔突，我們不能不分外小心，剛才你想給他甚麼？」

姑娘便把離開師父後的遭遇簡要地說了，其中自然說到了蛇形金鏢和爹爹遺命。

廖天含取過金鏢扭開一看，果然裡面有三片小小金鎖匙。他將金鏢遞回給徐慧卿保管，聳聳駝背，隨手解下小包袱遞給徒弟：「換上男裝，跟我走。」

徐慧卿女扮男裝，跟着師父上路了。下山路上，她才知道師父是帶她前往巫峽紫竹林黃金寺。原來按師父分析，她和蔣化龍等都把爹爹遺命猜錯了，裡面所指的是千里之外的巫山紫竹林。「黃」也不是個姓，而是個寺名的頭一個字。從師父口中，她還知道蔣化龍已被師父救出，現打發他先赴巫峽踏道去了。有師父在，徐慧卿懸起的心落到了實處。

師徒二人曉行夜宿，非止一日，看看行至黃梅鎮，師父見天色將晚，怕趕夜路危險，便引着「徐公子」早早地宿了店，服侍「公子」歇後，廖天含在二樓走廊拉一張靠椅，蜷縮在椅中閉目養神。

這時店門外走來四個人，雖然清一色是商客打扮，但一個個目露兇光，氣勢非凡。

廖天含心裡暗暗叫苦，你道那四人是誰？正是太和殿內侍賊子：大爺「鐵面佛」南魁星，二爺「追魂鈎」楊合成，七爺「鬼斧手」童立偉，八爺「陰陽扇」古金華。

「店家！」領頭的灰臉漢一吼，有如平地一聲雷，這一手「獅子吼功」根基不淺，只聽得店家連滾帶爬跌出門來：「是，是！老爺……小的這廂侍候……」

這時，店堂內又走出四人，廖天含一看，背上冷汗直冒，這四人竟是三爺「鐵砂掌」魏長青，四爺「閃電手」侯士傑，五爺「赤煞神」蕭衛庭和六爺「大力金剛」胡保聖……

這幫傢伙消息好靈通啊？廖天含表面上依然迷迷糊糊地躺在靠椅上，心裡卻在苦苦思索着脫身之計。

一會，院子裡靠門處擺開了兩桌酒席，八大內侍一左一右，正好封住了出店的大門。後門緊閉、也坐着一羣人在那閑聊，很顯然，出入之門均已封死，待他們酒足飯飽，就會動手來拿他師徒二人。廖天含左思右想，

忽然眼中露出驚喜之色，原來，店門前檐下有兩個伙計在餵馬，他們正是義和團冷血神醫謝天甫和神拳太保陸青喬裝改扮的。

駝子師父有了主意，正想入房告訴「徐公子」如此如此，忽然眼一睜，背脊已是一陣冰涼，他看見店門外不遠停着兩乘花轎，一羣頭戴金花的轎伕正在呵斥兩名乞丐。那兩名乞丐披頭散發，滿身泥污，粗聲粗氣地和轎伕邊吵邊往這邊而來。糟糕！那不是江湖上有名的江南雙惡盧狠、盧兇麼？盧狠、盧兇貪財如命，心狠手辣，武功過人，與廖天含、謝天甫都有一段私仇，如果這兩個惡棍也是因徐清宮的遺寶而來，他們與八大內侍聯手，裡應外合，他廖天含師徒就是插翅也難飛出此店。

盧狠、盧兇一路吵着進來，見了大門兩旁的酒席，二人樂得嘀嘀大笑，伸出骯髒的手便去抓碗中的肉。這眞是老虎頭上動土！大爺南魁星鐵臉一沉，對準盧狠就是一巴掌，盧狠並不開避，反將臉迎上去，只聽「啪！」地一聲脆響，南魁星的巴掌竟反彈出去，手背打到三爺魏長青臉上。

魏長青大怒，運起「鐵砂掌」對準盧狠的光頭就是一掌！「砰！」硬對硬，「鐵砂掌」與「銅頭」碰在一起，魏長青手掌一震，低頭一看，虎口竟已震裂，鮮血直流，這傢伙會被謝天甫神針封了血脈，幸得舒總管搭救，剛剛恢復元氣，又被這「銅頭」盧狠碰了一傢伙。

另一席上，盧兇搶過「赤煞神」蕭衛庭的酒杯就喝酒。蕭衛庭跳起來，一拳往盧兇臉門打去，盧兇叼着酒杯一擋，「當」酒杯碎了，盧兇「呸」地一張口，酒與碎磁片噴了「大力金剛」胡保聖一臉，胡保聖暴跳如雷，伸出兩指直叉盧兇嘴巴，「鐵嘴」盧兇一口咬斷了胡保聖一根食指，胡保聖痛得哇哇怪叫。一刹時，席間大亂，謝天甫和陸青將蒙面布一罩，趁機殺將過來，與此同時，院子裡草堆一掀，忽然鑽出七八條漢子，均手執利刀，一齊向八大侍衛撲過去，蒙面布被風掀起，有人認出了陸青，驚叫一聲「義和團！」頓時，店內一片混亂。

徐慧卿聞聲走出門來，正要問師父怎麼回事，卻見師父倒在地上豎起了兩腳，急道：「來踏到我腳底板上，我送你上花轎！」徐慧卿遵囑，跳起來，雙腳剛好踏中師父腳底。廖天含雙腳一運勁力，徐慧卿竟像燕子一般飛將起來，從三樓騰空躍過院子，一直落到了那兩乘花轎旁。

姑娘立足未穩，那一羣轎伕便一擁而上，將她抛進了花轎，緊隨着廖天含凌空而至，未等轎伕們動手，他也一頭鑽進了轎子裡，轎子被人抬起，飛一般朝前面的林子奔去。

院子裡，「鐵面佛」南魁星吼聲如雷：「上當啦！快追！」

佛珠瑰寶　轟動朝野

卻說廖天含師徒坐着花轎，被轎伕們抬着飛跑，剛轉進林子，後面追兵的吶喊聲便迫近了。八大侍衛擺脫謝天甫、陸青和盧狠、盧兇等的糾纏，紛紛騎上戰馬疾馳而來。

一聲梆子響，林子兩邊亂箭齊發，喊殺聲頓起。南魁星一馬當先，冒着箭雨衝將進來，其他侍衛不敢怠慢，也冒死衝鋒。

抬轎子的見追兵馬不停蹄，便發聲喊扔下轎子，鑽入林子四散奔逃。

八大侍衛團團圍定兩乘轎子，南魁星知道駝子武功厲害，喝住手下不要貿然靠前。自己也勒住了馬韁，高聲喝道：「廖天含，你的行踪哪裡瞞得住我們的耳目？出來投降吧。只要依了總管的話，免你師徒一死，否則，你們逃不出這片林子。」

沒有回音，四周突然一片寂靜，放箭的，喊打喊殺的，抬轎的，均已消聲匿跡。

南魁星覺得不對勁，令兵士逼近轎子，掀開轎簾一看，哪裡還有半點人影！

* * *

廖天含放聲大笑：「哈哈，難得神醫好主意，讓我老頭子今日也坐了一趟花轎！」

謝天甫冷笑道：「死駝子，得甚麼意？你自己要當官家鷹犬倒也罷了，還害得我們不得安生。」

廖天含用那雙半殘的手打了一拱：「叨擾叨擾，不是事關義和團的生死存亡，在下哪敢驚動大駕？」

陸青道：「此話怎講？」

廖天含詭秘地一笑，說：「這，以後再慢慢說吧。慧卿，還不快來拜謝恩公！」

徐慧卿有點摸不着頭腦。

廖天含指着謝天甫道：「這就是兩次用神針救你的冷血神醫謝天甫啊。」

徐慧卿一聽，忙倒身下拜：「救慧卿原來是老英雄，慧卿有眼不識泰山，乞望恩公恕罪。」

謝天甫板着塊冷冰冰的臉孔不理不睬，還是陸青看不過眼，將「徐公子」扶起，道：「免禮免禮。他呀，對誰都是一副臉孔，請莫見怪。」

這時盧狠、盧兇正和那一衆打扮成轎伕的義和團弟兄們在大吃大嚼。原來，這兩個傢伙在混戰中也沒有忘記將酒席上的佳餚倒進大口袋裡裝走。如今倒出來的有燒鵝、蒸鷄、熟火腿等等，還有兩瓶上等燒酒，他們就攤在草地上啃得滿嘴流油。

廖天含問謝天甫：「他們怎麼也來了？」

謝天甫道：「問我？我還問你呢！」

謝天甫和陸青確實不知道江南雙惡的來意。自從掩護徐慧卿和蔣化龍

逃走之後，謝天甫即搶先趕到紫竹林去接應他們，誰知一到那兒，便看見濃煙烈火衝天而起，一隊官兵正在燒殺搶掠，紫竹林邊上的黃家村是義和團的一個秘密聯絡點，看來官兵是因搜索村莊引起反抗放火殺人的，官兵的消息爲甚麼來得這麼快呢？後來陸青也趕來了，他帶來了賀承洪大哥的指令：此事與義和團關係重大，一定要協助廖天含師徒完成徐清宮的遺命，他們便緊緊暗隨着廖天含師徒倆。至于爲甚麼在黃梅鎮會突然遇上八大侍衛，而盧狠、盧兇又是從何而來，來此何幹，謝天甫、陸青像廖天含一樣，也是捉摸不透。

師徒倆連夜辭別了義和團兄弟和江南雙惡，另擇便道，繼續上路，只因甩開了八大侍衛，沿途又有義和團的暗中保護，二人日夜兼程，一路倒也順風，這日來到巴東渡口，但見長江浩蕩，碧水東流，師徒倆取道巫峽岸邊石路，急急趕往巫山。

秋風蕭瑟，紅葉飄零，徐慧卿想起慘死的爹爹和三個哥哥，不由得落下淚來。

黃梅鎮脫險後，師父和謝神醫告訴了她大哥、二哥和三哥均死於八大內侍之手的噩耗，她更恨透了那八個殺人如麻的朝廷爪牙。父親是朝廷的有功之臣，只因八國聯軍的人入侵，導致帝黨與后黨矛盾的激化。兩太后立端王載漪的兒子爲大阿哥，準備廢掉光緒，軍機大臣榮祿和洋務派沆瀣一氣，堅持「剿滅」義和團。父親則和載漪、江毅等主張「宣抗」，用義和團的力量來對付洋人。「御前會議」上，載漪等主張開戰，促使西太后決定給洋人下「宣戰書」。但是「宣戰後」四天，太后又下令停止圍攻洋人，並向洋人乞求「深諒」。

父親一氣之下，要求退隱歸田，獲准後，便回到了老家，修建了隱賢莊隱居下來，沒想到朝廷竟不放過他，派來八大侍衛賊子謀財害命，不僅殺死了父親和三個哥哥，還要奪取父親的遺寶，將她和師父斬盡殺絕！多麼狠毒的慈禧太后啊……

經巫峽到巫山，只有一條青石板路可以行走，廖天含擔心被人認出，只要官府發現了他們的行踪，前堵後追，那麼，要跑脫是很難的，所以他非常注意前後左右的動靜，幸喜並未發生意外。

這一天下午，看看已來到巫山地界，但見進山的石路旁有一座小小茶亭，亭內有一老人擺着茶水，三兩個人在歇脚，邊喝茶水邊聊天。

「師父，口渴得很，我們也喝杯茶去，歇歇再走。」「徐公子」拍拍身上的灰塵說。

「說的是，此去不遠就是紫竹林黃金寺了，歇歇也無妨。」

師徒二人走進茶亭，那幾個喝茶的立即放下茶杯，起身作揖：「廖老英雄辛苦。」

廖天含大吃一驚，認出其中一人乃鷹爪門高徒沙浩然，徐慧卿也心裡發緊——她認出了另幾個人是「快刀雙傑」馬龍、馬虎，鐵筆判官秦淮山等。

進山的石門口，石階上錯錯落落坐着獨臂天僧曹如、鐵臂金剛余海、「太白四雄」和胖羅漢尹四首、神彈子崔三魁，還有一位柳眉杏眼，腮若桃花，但卻有兩顆暴牙的年輕婦人……

沙浩然端起一碗茶：「廖老英雄和『徐公子』請各飲一杯，我們已等候多時了。」

廖天含知道情況不妙，忙穩住自己，接過茶一飲而盡，道：「老朽離開武林多年，沒想到江湖上又添了這麼多英雄好漢，老朽這廂有禮了。」說罷輪圈打了一拱。

沙浩然一串長笑：「不敢不敢，我等均係晚輩，聞得廖老年輕時擂台比武，曾威震南北，今日特來討教幾招。」

「哪裡哪裡。」廖天含謙讓道：「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勝舊人。老朽無能，只望衆位後起之秀留一條路走，自是感激不盡了。」

沙浩然道：「年輕小輩，豈能擋廖英雄的道？只是老英雄須得答應我們一個小小請求，免得列位在此空等一場。」說着，轉目望大家一圈，衆人只是冷笑。

廖天含打個楞怔，才說：「老朽與徒兒能爲衆英雄盡棉薄之力，自是三生有幸，只不曉諸位意下如何？」

沙浩然道：「明人不做暗事，實說了罷，徐家世代爲朝廷鷹犬，殺我志士仁人，欺我江湖好漢，如今徐清宮爲朝廷所殺，亦是死有餘辜，不管廖老與他交情如何，這筆不義之財，我等今天是取定了。來呀！斟酒！」

廖天含輕輕推開酒碗，道：「徐清宮爲官清廉，死時兩袖清風，老朽實在不明白他留下了甚麼不義之財。」

「跟這老頭囉唆個鳥！」石階上，獨臂天僧曹如和鐵臂金剛余海早已不耐煩了，粗聲粗氣地喊將起來：「把他兩個吊到樑上抽一頓鞭子，自然甚麼都明白了！」

急性子的「快刀雙傑」也說：「沙兄，別泡蘑菇了，動手吧！」

「快刀雙傑」呼地站起，右手在腰間刀鞘上一拍，「噹噹！」兩口寶刀脫鞘而出，跟着劃出半輪白光，兩人已是操刀在手，凝招欲發。

「好功夫！」衆人喝了一聲彩。

廖天含聳聳駝峯，笑道：「適才見二位英雄『一拍驚天』招，敢莫是衡山派掌門馬開山的門下？衡山派刀法自有五位之分：刀背爲天，刀口爲地，柄中爲君，護手爲親，柄後爲師。爾等出手五位不分，抬肘過高，伸手過長，其招管看不管用，切莫敗了你師父名聲。」

馬龍、馬虎倒吸一口冷氣，以前

師父在山門授此一招，正是這樣訓斥他們的。

沙浩然躍前幾步：「廖老英雄，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在下沙浩然領教了！」說着「烏龍探爪」，一爪朝廖天含鎖子骨抓來。廖天含「西施懶睡」朝側一臥，忽然跳起，手脚疾出，反爪向沙浩然鎖子骨一扣。沙浩然全身一麻，一個踉蹌險些跌倒。

廖天含以「鷹爪門」同門絕技一招便制服了沙浩然，而且用的是一雙半殘的手，衆人無不驚駭，紛紛閃避，廖天含呵呵一笑，領着徐慧卿登階而上。

「慢！」「太白四雄」一齊縱身向前，亮開四把鋼刀擋在石門口。

巴金娘也叫道：「不把話說明白不許走！」說罷，騰身躍到「太白四雄」背後，擺成了第二道防綫。

胖羅漢尹四首和金彈子崔三魁一左一右分立在石門上，擺成第三道防綫。

鐵筆判官秦淮山原來一直是冷眼旁觀，此時一躍而起，跳到徐慧卿和她師父之間，舞動鐵筆就要打穴。「快刀雙傑」也從兩側向師徒倆偷襲。

正在萬分危急之際，茶亭瓦頂上忽一人飛身而下，兩手隔開秦淮山的判官筆，同時騰開兩脚分踢馬龍、馬虎手腕，令羣雄大吃一驚……

＊　＊　＊

來人正是在紫竹林相助慧卿姑娘的青年美公子，姓江，名一天，與江洋大盜古金志一樣，也是個來無影去無踪的神秘人物。廖天含曾見他和八大侍衛在一起，因此斷定他也是一個侍衛賊子。沒想到在關鍵時刻他會來救助自己。

「你是誰？」沙浩然手執一對螳螂爪，厲聲喝道。

「出門之徒不敢言師，在家之子不敢言父。在下也不想知道衆位好漢姓甚名誰。」江一天仗劍迎風挺立，英姿勃發：「廖老英雄和徐公子是我朋友，你等仗着人多勢衆攔路搶劫，是何道理？」

「你要怎樣？」沙浩然顫一顫手中兵器，臉色十分陰沉。

江一天微微一笑：「只要衆位高抬貴手放這師徒過去，否則，在下將用這把寶劍爲他們開路。」

「他是內侍賊子！殺死他！」獨臂天僧曹如忽然冷森森地大叫。

一片兵刃出鞘之聲。

雙方正要交手，空中紅白兩條身影一閃，落下兩位富家千金，正是紅、白女俠邢海燕和邢海鷗。兩人身隨劍到、劍隨身出，左右持劍直取沙浩然。

沙浩然一驚，揮雙爪格開雙劍，退出圈外道：「二位小姐，這又是爲何？」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紅、白女俠冷笑道：「你們人多欺人少，未免太不講理。」

這裡「快刀雙傑」、曹如、余海等人本來就惱恨邢氏雙女俠在關帝廟裡壞他們的事，於是一齊搶上來，也不答話，便刀劍齊出。

江一天和二女俠三把劍敵住衆豪傑，一時間刀光閃閃，劍氣襲人，好一場龍爭虎鬥！

此時廖天含猛烈醒悟，急扯徐慧卿一下，一連幾滾，使連環腿踹開一條路，領着徐慧卿衝過石門，朝黃金寺飛奔而去。

黃金寺座落在巫山中麓的紫竹林中，四周青峯聳翠，山坳中紫竹連綿，金碧輝煌的琉璃瓦和水磨青磚在綠葉的映掩中，顯得富麗而莊嚴。

鐘聲悠揚，木魚清脆，香煙繚繞。

內佛深堂，寂未大師正手捻佛珠喃喃吶吶地唸經，幾個小沙彌分坐兩旁相陪。

一陣脚步聲響進來，一小沙彌來報：「門外有一駝子和一少年公子求見。」說着，畢恭畢敬地遞上名片。

寂未大師接過名片一看，細眯着的眼睛微微睜開了，他從蒲墩上站起，傳令道：「請他們到方丈看茶。」

寂未安排好小沙彌的功課之後，急急趕到方丈，一見廖天含師徒，連忙雙手合什：「阿彌陀佛，廖施主緣何到此？」

廖天含知道事情已是刻不容緩，便開門見山地將徐清宮受害，臨死前留下遺囑托女兒來紫竹林黃金寺接取遺寶等一一陳述，並引徐慧卿拜見寂未大師。

寂未大師一邊聽，一邊合什唸佛，連稱「罪過。」待徐慧卿小心翼翼將蛇形小金鏢交給大師過目時，寂未也禁不住滴下淚來。

寂未竭力平靜下來，緩緩地說：「徐施主確曾托存一物在寺廟之中，今見信物，自當交還，請廖施主稍待，徐少主隨我來。」說罷，帶着徐慧卿往後堂走去。

此時天色將晚，內佛深堂黑影幢幢，周圍羅列的各種菩薩，顯得更加森嚴可怖。廖天含聽見外殿有異樣響動，足一跺，人已暗暗竄到外殿，眯起眼四周一瞧，不覺全身一顫，黑暗中，八條人影分兩邊踰墻而來，分明是京都太和殿八大侍衛高手！外殿後院的大樹上沙沙一響，十幾條人影翻飛而下，是沙浩然、秦淮山、馬龍、馬虎以及「太白四雄」，還有曹如、余海、尹四首、崔三魁、巴金娘等。殿堂的柱角上掛着兩條黑影，四隻眼睛閃着瑩瑩綠光，正是江南雙惡盧狠、盧兇，殿門開處，陸青、謝天甫、蔣化龍、紅、白女俠等十餘人穿過側殿直奔過來。

廖天含頭皮一炸，縱身躍到外殿通往內殿的大門口，決心誓死阻擋任何人入內，好讓徐慧卿取了寶物逃走。

樑柱上的陰暗處，還有一只綠瑩瑩的獨眼在窺測着即將發生的一切，連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廖天含也沒有發現——他，正是「陰陽巾」古金志……

馬龍、馬虎捷足先登，搶上石階，撲至堂門，朝着守在門前的駝子兜頭就砍，廖天含縮頭矮身，「團魚戀沙」就地一旋，避開刀鋒。「快刀雙傑」見駝子伏地避刀，不再管他，逕直搶身入門，下盤盡空。廖天含往上挺身閃電般兩脚，把二人踢得平着身子飛將出去，把隨後趕來的尹四首、崔三魁嚇了一跳。廖天含趁機又賞了尹、崔各一腿，兩人竟被踹出丈外。

廖天含躬腰剛站起，幾道寒光迎面打來，他駝峯急轉，兩手一合，將巴金娘打來的六口飛刀盡扣手中，接着雙手垂臂盡力一旋，對着巴金娘高喝一聲「着！」巴金娘急退下台階閃避。誰知那六口刀不是打向巴金娘，而是朝上一發，分別打向緣柱上屋的魏長青等四個侍衛和掛在樑柱間的盧狠、盧兇。

盧狠、盧兇惡狠狠地喝一聲采：「好！」雙雙接刀在手，直撲被迫從柱上滑落下去的四內侍。

陸青、謝天甫趕到，廖天含正欲打個招呼，猛聽「嘩啦」一響，側殿門楣上的鐵窗已被縱身上樓的南魁星一掌擊開，他領着四爺、七爺和八爺已從窗口搶入內佛堂！

後堂禪房中，徐慧卿觀過了爹爹預先留在黃金寺中的遺命，這才如夢初醒。寂未大師顫巍巍取出一個桃花漆盤，漆盤上放着一方紅綾布包裹着的小鐵盒。

徐慧卿雙手將鐵盒捧起，不由得心頭一熱，淚水奪眶而出，正想將小鐵盒打開，猛聽「砰！」地一聲，禪房門被踢飛，幾條人影撲將進來。「刷！」一粒彈子擊中徐慧卿手碗，寶盒脫手而出，她右手拔劍，左手「猛鷄奪粟」去搶寶盒。

一隻乾瘦的手伸出，呼地一爪把紅綾布包着的鐵盒奪走了。徐慧卿揮劍刺去，被那人鐵扇一展格開，「陰陽扇」古金華將到手的鐵盒朝南魁星一拋：「大哥，接着了！」南魁星接過鐵盒，正要奪門而出，劈頭卻遇到了廖天含、陸青和謝天甫……

寂未大師正襟危坐，兩眼緊閉，合掌號佛，默禱蒼天。

鐵面佛南魁星喝一聲：「上！」四爺「電閃手」侯士傑揮劍直取廖天含，七爺童立偉揮斧向謝天甫砍去，八爺古金華搖着陰陽扇纏向陸青。

南魁星執着寶盒躍向天窗，同時右手一甩，一把飛刀不偏不倚，正插入寂未大師的左胸。寂未大師連動也未動一下，端坐在椅上圓寂歸天。

南魁星臉上露出一絲冷笑，用頭撞破天窗，縱身竄出了寺頂，誰知立足未穩，背上早中了一掌，他跌倒在瓦面上，骨碌碌往下滾落，手中鐵盒也脫手而出，南魁星顧不得自身安危，伸手去撲那盒子，誰知打他的人比他還快，「大鵬展翅」躍向鐵盒，雙手一抄，已將寶物抓住，兩人同時從屋頂掉落下去。

南魁星仗着輕功了得，落到地上只打了個滾便跳了起來。那人卻比他還厲害，落到地上連趔趄也未打一個，點足就跑，他雙手緊緊抱住紅綾包着的鐵盒，背脊上門戶大開。南魁星躍前一步，「雙掌開碑」狠狠擊下，「咚！」打個正着。

那人「啊！」地一叫，被打得飛彈起來，口中鮮血亂噴，手中鐵盒脫手飛向半空。月光中，南魁星看見那人約莫四十開外，睜着一只綠瑩瑩的獨眼。「哼，找死！」南魁星鼻子一哼，凌空躍起去接鐵盒。

「呼！」一個黑面飛將過來，是駝子！廖駝子飛出兩腿踢中南魁星臉門，南魁星向後仰倒了。廖天含一個「怨魂纏足」勾住南魁星雙脚，四腿相纏，滿地亂滾，紅綾布包着的鐵盒滾到地上。

童立偉、侯士傑、古金華搶到，顧不及大哥，一同去撲那鐵盒。謝天甫、陸青及馬氏雙傑跟着追來，幾隻脚一齊抬起去踩那幾隻搶盒的手，童立偉等只好趕緊縮回手去。

馬龍手快，總算抓住了鐵盒，卻被「閃電手」侯士傑一拳擊中手背，鐵盒突然往空中一彈，拋出老高。謝天甫伸手去接，「噹噹！」一連幾響，鐵盒被彈子擊得斜飛出去。尹四首和崔三魁滾身而出，同時將鐵盒搶在手中。崔三魁和尹四首轉身欲走，秦淮山鐵筆點到，兩人手一麻，鐵盒已落到秦淮山手中。

盧狠、盧兇趕來，「銅頭」、「鐵嘴」纏着秦淮山亂撞亂咬，嚇得秦淮山將手中鐵盒又一拋，沙浩然使出鷹爪門「十八擒拿」絕技，一把將鐵盒搶到了手。

數把鋼刀朝沙浩然手腕剁來，沙浩然一驚，只得將鐵盒又拋出手心，這次鐵盒正落在南魁星眼前。南魁星伸手接住，使勁抽出被駝子纏住的脚，大喊道：「八卦聯手，保住貨物！」

侍衛高手一聽，縱身躍到南魁星身旁，按震、艮、坎、乾、兌、坤、離、巽八個方位站好，橫刀立門。

南魁星將小盒揣進懷裏，朗聲高叫道：「八爺結下八卦一陣，哪路高手敢來搶紅綾寶盒，請！」

＊　＊　＊

卻說八大侍衛擺下八卦陣，將紅綾寶盒護在中間，衆英雄竟一時無人答話。

陸青將手中的「八卦冷鐵丸」拋一抛，冷笑道：「武林中誰不識這八卦陣？走乾位，戊土生乙木；走坎位，丙火克庚金……」幾句話出口，語驚四

座。

南魁星認出說話的正是義和團「坤」字拳大哥陸青，不由得心裡格登一震：義和團精通八卦太極之術，自己眞是班門弄斧了。他不敢躭擱，喝令衆兵丁一擁而上圍攻衆俠客，自己和七位內侍死死護住寶盒，且戰且退。

這時，忽聽一陣吶喊聲如山呼海嘯，漫湧而來，頃刻之間，黃金寺已被無數清兵團團圍住。

「哈哈，天助我也！」南魁星聲嘶力竭地狂叫：「兄弟們！這些都是朝廷欽犯，殺一個，賞銀八百；抓一個，賞銀一千！」

兵丁們一聽，精神爲之大振，爭先恐後地殺奔前来。壯士們殺退一批，又湧上來一批。

八大侍衛趁機護着珍寶撤出了黃金寺。

戰鬥進行到了下半夜，各路英雄直鬥得人人渾身是血，個個精疲力盡。清兵封住了寺前寺後，遍佈樓上樓下，看來這一回是非得將這些武林豪傑一網打盡不可了。

拂曉前，黃金寺西北角突然殺聲震天，又一彪大軍從清兵背後殺入，敵兵頓時大亂，英雄們勇氣倍增，抖擻神威從核心殺出。

天亮時分，剩下的部份清兵死的死了，逃的逃了。黃金寺用遍地鮮血，迎來了一個血紅的早晨。

領兵前來拯救英雄的，正是義和團副總頭領：「坎」字大哥賀承洪和綠林響馬老英雄王世平。

當下，陸青、謝天甫拜見大哥，「快刀雙傑」與「太白四雄」等拜見王世平。各路高手自報家門，紛紛上前叩謝大哥和王老英雄相救之恩，計有鷹爪門高徒沙浩然；衡山派掌門馬開山門徒馬龍、馬虎；梅山派高手獨臂天僧曹如；六合門鐵臂金剛余海；華山劍客石開天之徒紅、白二女俠邢海燕、邢海鷗；廬山打穴專家李保山徒弟秦淮山；巫山門巫四娘高徒巴金娘；荆山派掌門尹鐵山門下尹四首和崔三魁；峨眉鬼刀手白況的四個徒弟「太白四雄」白祖宗、白祖德、白祖勝、白祖雄。至此，武林中較負盛名的九派均已到齊。另外，還有無門無派的江南雙惡，居然也被江南怪叫化蘇三星調遣來相助廖天含師徒。唯有武當、少林及形意門、自然門四大門派尚未露面。這些人當中，有被廖天含請來幫忙的，有接到蘇三星信物來護寶的，還有的則是接了江洋大盜「陰陽巾」古金志的帖子來搶遺珍的……總之，來路不同，心懷各異，卻都是爲了同一件東西——徐清宮的遺寶而來。

那麼，徐清宮的遺寶到底是甚麼呢？

徐清宮之女徐慧卿和師父廖天含商量之後，決定公開父親的遺囑。

* * *

秋風嗚嗚，血腥陣陣，在內佛深堂的院子裡，徐慧卿被扶上一座石墩，她展開父親的遺寶，未及開聲，早已是淚水橫流，她努力屏息着內心的波動，用顫抖的、含着血淚的聲音讀起來：

徐家世代相傳千佛珠一串，共九十九顆，晶瑩無疵，圓潤生光，瑰麗無比，乃夜明之珠也！大珠有鴿卵粗細，往下一顆小於一顆，及末，則細如針頭。每珠可見佛像無數，愈細看，佛像愈多，故名千佛珠是也！

此珠相傳爲少林佛寶，乃稀世之珍，價值連城，乾隆年間火燒少林十八寺，祖公用强權於雲南小天池得之。

咸豐年間，洋人於京城以索取此寶爲議和條件之一，聖上曾發旨尋珠。因徐家將其密藏地下，守口如瓶，故得以免落洋人之手。

近日驚聞八國聯軍陷我京城，殺父兄、淫母女，侮我同胞，躪我山河。聯軍統帥瓦德西通過我議和代表李鴻章向老佛爺再次索取千佛珠，並提出以此珠和義和團八大首領頭顱爲議和條件。爲此，老佛爺在西安下旨搜尋此珠。

我大清臣民豈能屈膝在洋人足下？我意寧爲玉碎，不作瓦全，即使人亡珠毀，亦斷不能令國寶落入洋賊之手！

近聞悉太和殿八大高手已盡下江南搜珠，爲防萬一，我將此珠拜托於巫山紫竹林黃金寺寂未大師處暫存。若我遭不幸，徐家兒女自應持我信物——蛇形小金鏢到黃金寺找寂未大師開匣毀珠或轉移它處，決不能讓老佛爺取去獻與洋人。

千佛珠乃少林至珍，徐某不能尋得少林佛門，歸還此寶，以贖祖先焚寺奪寶之罪，終身遺恨。

爲示徐家兒女，特預立此囑。

徐清宮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八

沙浩然道：「千佛珠不僅爲佛門瑰寶，亦爲我民族之驕傲，豈能輕易毀之？依我之見，倒不如各路英雄齊心協力，統一歸賀大哥指揮，務必搶回珠寶，送回小天池金靈大師處，金靈大師乃當今少林佛門掌堂，武功蓋世，佛法無邊，理所當然爲千佛珠之主，珠寶既歸原主，亦了卻了徐清宮先生一宗遺願。衆位以爲如何？」

「沙大哥言之有理！」衆英雄齊聲響應。

賀承洪連忙謙讓：「廖老英雄足智多謀，武功超羣，又是徐家的保鏢兼拳師，奪千佛珠一事，理應廖老英雄挂帥。」

盧狠叫道：「老賀！你就別推了！駝子既吃的官家伙食，豈能與我等同日而語！」

大家哄地笑了起來。

王世平道：「義和團英勇抗擊洋人

半空躍下黑衣幪面人把徐慧卿救走。

，流血犧牲，前赴後繼，實在可敬佩。賀大哥既爲當今義和團頭領，德高望重，深得衆心，武林各派無不敬服，奪珠之事，非君領頭不可！」

賀承洪推辭了一番，爲的是千佛珠與義和團有直接利害關係，怕衆人生出別的念頭來。今見各門派英傑一致堅持自己出來主事，終於點頭應允。王世平因爲年紀太老，留下徒弟二人，領兵先回去了。

此時，蔣化龍把徐慧卿拉到一旁，說：「鑰匙在我們身上，不管是誰得到了紅綾寶匣，沒有鑰匙也別想拿出來。千佛珠是我們的，豈能落入他人之手！請師妹三思而行。」

徐慧卿正色道：「千佛珠是國家之寶，何能說『你』『我』『他』之語？」

蔣化龍還想說甚麼，見秦淮山突然出現在他們背後，便連忙將話岔開。

那邊，賀承洪正在調遣人馬，準備追趕內侍賊子。誰知此時「颼！」地一聲，閣樓上一支金鏢往賀承洪背心襲來，賀承洪反手一抓，已把金鏢扣在手中，只見鏢柄上連着一張小帖，原來是支帖鏢。

幽靈谷會。江一天拜上。

賀承洪兩眼睜得溜圓：「江一天！好小子！」

「這江一天是誰？」謝天甫忙問。

「此人乃朝中四庫全書總裁兼議政大臣江毅的兒子。」賀承洪道：「他新近才入太和殿當內侍。盡管年輕，可武功絕不在八大內侍高手之下，你等遇見，一定要多加小心。」

「此人長相如何？」問話的是沙浩然。

「長得粉臉紅顏，一副女兒之相……」

「啊！」幾乎所有在場的人都叫出聲來，他們都不約而同地想起了那個青年美公子，那個曾被廖天含曹如認出來的內侍高手！

賀承洪皺了皺眉，他深知肩上的擔子有多麼沉重，八大內侍親自護珠，後起之秀江一天也已經出馬，說不定內侍總管舒彤雪還會親自來接應。義和團正在重建階段，本不應過早行動；再說，如今各武林門派也都集了精英在此，這些人本身就是民族武術的寶貴的財富，與千佛珠一樣價不可估，如果一旦落入絕境，自己對不起義和團的弟兄，也對不起武林各流派的師尊……然而，刀出鞘，箭上弦，出發的時候到了，前面是刀山火海，而武林英雄秉義赴險，爲民族之魂所召喚，當萬死而不辭！

當秋陽西斜的時候，壯士們飽餐一頓，辭別了血流遍地的黃金寺，辭別了屍橫遍野的紫竹林，向着綿亘無盡的大巴山，向着晴空萬里的藍天深處邁進。

等待着他們的，是血與火……

* * *

雄奇詭譎的巫山，雲霧在峽谷間翻滾，蒼鷹在崖壁上盤旋，幽靈谷絕壁千尋，林深苔滑，不時響起虎嘯猿啼之聲，在峽谷中久久回蕩，令人毛骨悚然。

賀承洪與駝子廖天含走在一起，他五十開外，身高六尺，虎背熊腰，形紅的臉，漆黑的眉，唇上兩撇燕尾鬍微微翹起，有股不怒而威的氣勢，對比之下，他身邊的駝子簡直是相形見絀了。但是賀承洪十分看重這個半殘人，一路上與他交談，凡事請教，兩人幾乎是形影不離，弄得謝天甫心裡很不是個滋味。冷血神醫心想：「死駝子鬼，要不是看在國寶千佛珠的份上，賀大哥豈可與你同日而語？」

這時，只聽廖天含對賀承洪道：「轉過左道，走不多遠便是『通天口』了。」賀承洪忙回頭吩咐陸青：「通知各弟兄，注意埋伏！」

盧狠叫道：「埋伏？怕他個鳥！老子放把火，看他埋伏個屁！」

馬虎笑道：「盧兄休要高聲，小心彈子擊落門牙，你的鐵嘴就廢了。」

盧兇見馬虎取笑其弟，惱道：「當心八大侍衛把你那吃飯的傢伙也給收拾了去。」

馬虎按住受傷的手臂勃然變色，馬龍忙勸道：「算了罷，都是自家兄弟，何必傷了和氣？」

賀承洪與謝天甫的擔心並非多餘，昨日下午在黃金寺商議的結果，料定八大侍衛既將千佛珠搶到了手，必然急於趕回西安覆旨，路途上多躭擱一天便多一重危險，鑽巫山幽靈谷通天口，走大巴山小路，然後登上陝西直達西安的官道，是一條捷徑，這條路雖然十分艱難險峻，但八大侍衛仗着武功卓著，輕功了得，必走此道無疑。為了阻擋羣雄的追擊，在「通天口」設有伏兵這是完全可能的。

峽谷盡處，一道絕壁兀然橫在面前，半壁上有一石洞，脚下的石徑盤盤疊疊繞崖而上，游蛇般探入洞中，這就是巫山有名的「通天口」了。

衆人走到崖下抬頭一望，不由得暗吃一驚。原來，洞前青石板上擺着一副小小桃木桌，桌上擱着一壺酒。少年公子江一天正坐在桌旁自斟自飲，一邊用象牙筷子往碟子上挾着甚麼下酒菜，一把烏鞘長劍斜倚在桌子旁。

眼前的情景實出意外，大家不覺都停下步來。賀承洪示意弟兄們多加小心，廖天含發現徐慧卿忽然臉色蒼白，便輕囑蔣化龍：「注意保護師妹。」蔣化龍會意地點點頭。

此時少年公子一手執筷，一手擎杯站起來，微微一笑，道：「江一天在此迎候多時，賀老英雄為何姍姍來遲？」

馬龍、馬虎拔出刀來就要衝上去，被賀承洪攔住了：「諸位稍待，讓我上前探探虛實再說。」話音未落，人已騰身躍上半崖，輕輕落在桃木桌前的石階下。

江一天將手中象牙筷筷頭朝前交叉放在桌面上：「久聞義和團坎字門大哥賀老英雄大名，今日大膽討教。」

賀承洪並不答話，挺胸閉氣諦聽洞內的動靜。江一天哈哈大笑道：「賀老英雄不必多心，洞中並無埋伏，八大侍衛早已過『通天口』多時了，要小弟在此迎候諸位。」

賀承洪確信並沒有伏兵，才略略放心。他微微一笑，登上幾級石階，立在桃木桌前，看見那雙交叉擺在桌上的筷子，已明白江一天的意圖，用不着多話，賀承洪二指拿起筷子，筷頭朝下，手腕輕輕一抖，突然二指運氣往下一壓，「噗！」一聲，筷子竟插入桌面，只露出兩點筷子頭。

「好功夫！賀老英雄的『二指禪功』果然名不虛傳」！江一天說罷，駢起二指擊在桌上，只聽一「嗤嗤」兩響，那雙象牙筷被功力震動，居然從桌上被反彈出來，激射賀承洪喉門！賀承洪急搖頭，二個「狂風擺柳」欲避開雙筷，怎奈那筷來勢甚急，「砰」！左肩早中了一筷，雖未傷着，卻已見敗。

賀承洪這才知道江一天使用象牙筷的用意，若用竹筷，即使功力能將桃木桌擊成對開，筷子也決不會反彈出來。好狡猾的賊子！不過這混帳小子怎麼如此精通坎字門的「二指禪功」呢？

「賀英雄承讓了。」江一天抱拳於懷，滿臉帶笑。

賀承洪是個謙和寬厚之人，無意和年輕人爭強鬥勝，雖遭暗算，卻也胸無芥蒂，只拱拱手道：「强者智取，弱者力敵。江侍衛果然心機不錯，這盤我認栽了。下一盤……」

話猶未了，一人已跳將上來，手中鐵棍往下一捺，大叫道：「追寶要緊，與他糾纏作甚？」賀承洪一看，原來是獨臂天僧曹如。

「大家一齊上！」馬龍、馬虎一聲吶喊，衆英雄嘩啦啦蜂湧而上。

「慢！」江一天厲聲喝道：「衆位都是武林高手，以多勝少，算甚麼本事？江一天若死在衆人聯手之下，死不瞑目！」

「好！」獨臂天僧曹如高叫：「衆位弟兄請先退一退，讓我一人來收拾這內侍賊子！」曹如單手舞起鐵棍直取江一天。江一天連忙閃開，「砰！」鐵棍打在桃木桌上，桌子被打得四分五裂，趁着江一天彎腰躲避，曹如的獨掌直向他背心襲來！江一天等對方獨掌快要擊到背心之際，忽然翻身以劍格掌，就在獨臂天僧抽手的同時，江一天左掌已出，擊中曹如背心。曹如口吐鮮血，敗下陣來。

「慚愧！」江一天躍上一塊巨石道：「江一天失手傷人，實非所願，這表明我功夫尚未到家，久聞神駝廖天含大名，今日倒想討教幾招。」

巴金娘睜着雙眼問道：「你一時要救廖老頭，一時要同他作對，端的為何？」

「大嫂問得有意思。」江一天明眸皓齒，對巴金娘一笑。

惹得她心裡罵道：「這遭天殺的長得好俊！」

只聽江一天接下去說：「以前大伙同他作對，所以我護着他，如今他伙同你們一塊與我作對，所以我要攔路。這又端的為何不明白？」江一天轉對衆人說：「若今日我栽在廖老英雄手中，我便在這塊青石板上自刎而亡，免得衆位多費手脚，若是勝了，你們就打馬回轉，從此莫再提搶寶奪珠之事如何？」

好狂的口氣！衆人不覺大怒。廖天含氣得「哇！」地一聲吼叫，騰空而起，緊跟着一個「神駒展足」，雙脚直朝江一天頂門踹來。

江一天十分沉着，他站着不動，待對方雙脚踹到頂門時，這才猛地一翻雙手，來個「判官捉蝶」直扣廖天含踝骨。這一招「兩敗俱傷」的拚命手法，使駝子暗暗吃驚，想抽脚已是來不及了；就在江一天雙手扣住廖天含左踝骨的同時，「蓬」地一響，駝子的右脚以千鈞之力踢中了江一天的左肩！江一天身子斜飛出去，跌落在巨石下。

「好，這小子自斷了！」衆人一陣喝彩，個個揚聲大笑起來。

江一天滾身爬起，嘴角滲出一縷鮮血，向大家苦笑，扭身鑽進洞中去了。

「狗東西！」「不要臉的傢伙！」「追上去了卻他！」豪傑們一齊擁進「通天口」，向前追去。徐慧卿臉白得像一張紙，進洞時險些跌倒，被蔣化龍挽住了。

洞外還留着廖天含和賀承洪。

「那小子往我鞋幫中塞了些東西。」廖天含伸手在鞋幫裡摸出張折疊的字條：「就為了這，小子吃了我一脚。」

「你這一脚可够他受的。」賀承洪接過紙條展開，那上邊寫着一行小字：

巫峽巴東官渡，武當鄖西漫川關山陽黑山藍田灞橋西安。

「哦？難道八大侍衛竟會捨近求遠，繞此道赴西安？」賀承洪沉吟道。

「不是無此可能。」廖天含分析道：「穿巫峽東下五十餘里便是官渡。由官渡北上，兩日可達武當，只要翻過武當山，就有官道可達西安。他們可能備了快馬在武當山北的天河鎮等着，只要千佛珠一到，便飛馬傳送西安……」

賀承洪道：「繞這條路比眼下捷徑遠了三分之一，而且走捷徑，只要從石寨河穿過平利鎮，即可從埧河、旬河及乾佑河河畔官道飛馬赴西安。慈禧急於獻珠求和，一日難捱一日，決不會同意捨近求遠。何況走官渡那條路還得經過武當山呢？」

廖天含道：「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我看兵分兩路，由你領大部分弟兄繼續沿直徑往前追。我領幾位怪人異客斜插竹山。要是眞如江一天所言，我們有可能在竹山截住珠子。」

賀承洪皺起了眉頭：「江一天是內侍賊子，他的話怎好相信？要是中了他們圈套，那又如何是好？」

廖天含笑道：「這就是我所以要選怪人異客的緣故了。怪異之人做怪異之事，到時自能將計就計，出奇制勝，賀大哥不必再猶豫，時間不等人！」

賀承洪道：「廖老英雄欲選哪些人同行呢？」

廖天含伸出半殘的手，扳着僵曲的手指一個一個數起來，數到最後，連賀承洪也忍不住哈哈大笑。

＊　＊　＊

你道廖天含點的是誰？原來是獨臂天僧曹如、鐵臂金剛余海、胖和尚尹四首、神彈子崔三魁，巫山門巴金娘以及江南雙惡盧狠、盧兇。他們當中有獨臂人、有矮子、有光頭和尚、有醜陋的小個子、有滿臉橫肉的惡叫化，還有既漂亮又粗俗的女俠客，再配上個駝子領隊，偏偏還插入如花似玉的徐慧卿和年輕英俊的蔣化龍……眞是五花八門，應有盡有，難怪連賀承洪也不禁笑出聲來。

廖天含並不理會，辭別賀承洪與衆兄弟，領着這古古怪怪的隊伍逕自往竹山挺進。

一行十人日夜兼程，不覺已到竹山鎮。廖天含怕招人耳目，便在鎮尾偏僻處找個小店歇了下來。

駝子師父派崔三魁與巴金娘出去「趟水」，然後招呼衆人坐在客店酒堂中喝酒閑聊。

這時門外走來一位客官，中等身材，白淨臉皮，只是長了一對綠豆眼，一雙「八」字眉，那人背個大包袱，頭上盤着分油大辮，眼珠滴溜溜亂轉，一看就知道不是善類。

尹四首對蔣化龍眨眨眼睛，蔣化龍會意地點點頭，等那傢伙從身邊走過時，尹四首佯裝酒醉，身子一歪，一招「庸醫下藥」，兩手直朝大包袱抓去。那客官身一沉，背上大包袱一搖一擺，居然讓尹四首抓了個空。此時蔣化龍的脚已經偷空從桌下伸出插到客官脚下，一招「黃鶯撩腿」，只聽「哎喲！」一聲，那人仰面跌倒在地，後背壓着大包袱，手脚亂劃像烏龜，惹得衆人大笑不已。

那人費頗大的勁從地上爬起來，對聞聲趕出廚房門的店小二咕嚕道：「你這地面太不平整，害得俺跌一大跤，快拿酒來壓壓驚，否則我與你沒完！」

店小二不敢怠慢，那人要了一壺白酒，一斤牛肉，呷一口酒，撕一塊肉，有滋有味地吃將起來，竟不把剛

發生的事放在眼裡。

蔣化龍嘴唇猶自發白，剛才暗中一脚根本沒撩着那人，反被那人裝着跌倒時在脚踝上狠狠踹了一下，只痛得眼冒金星，卻又作不得聲。

門外人影一晃，又進來兩個人，大家一看，原來是崔三魁和巴金娘。

崔三魁見店堂中有外人，走過來對廖天含等呶了呶嘴。尹四首首先站起身道：「店小二，會帳！」

「嗯，來了！」店小二忙趕出來。

尹四首往腰上一摸，不覺臉色一變，脹鼓鼓的腰包早已無影無踪。盧兇見他磨磨蹭蹭，還當他是捨不得銀子哩，桌子一拍，道：「痛快點嘛！不然，乾脆，你請客，我們掏銀。」說着往懷裡插進手去拿錢袋，但眼珠卻突然僵住了，原來懷裡也空空如也。蔣化龍豪爽地一笑：「還是算我的帳吧，我給銀。」可是一摸，他那包銀子也不翼而飛！蔣化龍想起剛才那場戲鬥，朝那客官一指：「就是他！」

尹四首左手一揚，一束彈子發了出去，九顆分襲九大穴位，只要中了一顆，那人便會動彈不得。那人跳將起來，一邊哎喲亂叫，一邊舞手劃脚，胡亂間竟把彈子全都閃避開去。

崔三魁、巴金娘被那客官的滑稽樣子逗得吃吃發笑。盧狠、盧兇只管埋頭吃喝，裝作沒看見。蔣化龍手按劍柄正要拔劍而起，卻被師父拉住：「莫動！你根本不是他的對手。」

「九行宮主葉業師可好？是他派你來的麼？眞是大膽！隨我來。」廖天含說完，逕自往內堂住房走去。那客官忙取出一錠銀子往桌上一放：「小二，所有的酒錢算我的，多餘的不用找啦！」邊說邊跟着廖天含往裡走。

那人跟着廖天含走進了房間，忽然噗通一跪，磕頭道：「小葉子叩見恩公！」

廖天含鐵青着臉道：「你還記得我？」

「恩公當年在響馬谷救小葉子一命，二十餘年來小葉子哪日敢忘！本想今生再難見恩公之面，只有來世結草銜環，當作牛馬之報，不料今日幸遇恩公，只因恩公已是面目全非，小葉子不敢貿然相認，想不到恩公好眼力，竟先認出我來。」

廖天含顫着雙手扶起小葉子：「師尊可好？」

小葉子眼圈一紅，垂下淚來：「師尊已於三年前去世了，師父死後，九行宮被官兵毀了，我便流落江湖，靠這下三門的功夫謀生……」

「啊，莫非客官正是江湖上人稱聖手神偸的葉旋風麼？」

小葉子聞聲回頭一看，剛才喝酒的那伙人不知何時已站在門口，說話的正是那位胖大和尚。

「在下就是。」葉旋風回身施禮：「剛才冒犯衆英雄，還乞多多恕罪。」

尹四首一掌打在葉旋風背上：「哈哈，聖手神偸果然名不虛……」一個「傳」字沒出口，他本能地縮回手去提褲頭：「啊呀，你連這褲腰帶子也要偸麼？」

葉旋風笑笑，忙將腰帶還給尹四首。尹四首接過去一看，腰帶脹鼓鼓地又變回了腰包，衆人哈哈大笑，笑聲中，葉旋風把盧兇和蔣化龍的銀子也歸還了。大家都搞不清葉旋風是怎麼樣在眨眼間同時偸去三個人的銀子的。

葉旋風將門掩上，回身對廖天含說：「我受蘇三星老英雄之命，來聽廖恩公差遣，這是他的信物。」

廖天含接過那塊小小溫白玉，心中大喜，多了一個葉旋風，要弄回千佛珠就好辦多了，這傢伙正用得着呢！

崔三魁與巴金娘見葉旋風不是外人，忙上前報告道：「廖老英雄神機妙算，八大侍衛果然在此，他們把鎭中的『三旗店』全包了，我已看見南魁星、侯士傑、蕭衛庭和古金華，其餘四人尚未發現。」

廖天含沉思着說：「說不定千佛珠就在南魁星身上，他是否同古金華住在一起？」

崔三魁：「正是。」

巴金娘補充說：「古金華住外廂，南魁星住裡廂，侯士傑同蕭衛庭住兩邊側屋。」

「那就是了。」廖天含道：「他們一準明晨動身，我們得趁早動手，今晚四更……」

* * *

夜幕四垂，星光燦爛，長空幾縷白雲，托起一鈎新月。「三旗店」後院一片寂靜，偶爾傳來一兩聲犬吠，更顯得殘夜的凄清。透過後院墻頭，可見廂房內殘燈尚明，燈光在窗格中搖曳，像幾點招魂的鬼火。

「梆！梆！梆」三更鼓響，後廂房的燈光終於熄了，一層烏雲遮住了月牙兒。

倏地，一條人影躍過墻頭，飄然落入院中，足尖剛點地，又是一連三躍，已潛身隱入後廂房墻角下，貼壁立在黑影中，這人正是葉旋風。葉旋風得了九行宮眞傳，這一着「燕子三掠水」已練至爐火純青，連躲在院中的廖天含也在心裡叫了一聲「好」！

葉旋風把耳朵貼近窗口凝神靜聽，裡面毫無動靜，再過一會，他伸出兩手扳住墻角，全身一游一蕩，攀上檐角，一個「檐裡藏身」，早已隱進窗格之上，用舌尖舔濕窗紙，再輕輕揭出個破洞，他往破洞裡窺視片刻，然後不慌不忙從腰間取出一個小方盒，小方盒蓋上有一小孔，打開孔塞，一縷白煙從孔中冒出，葉旋風將小方盒伸進破洞中，小方盒上剛好有個小鈎鈎住窗格的木框條……

原來葉旋風施放的是「五更返魂香」，此香用深山一種草藥製成，隨風

入室，幽香陣陣，人聞着便全身酥軟，漸漸轉入昏迷狀態，不過五更決不會醒來。

約莫過了兩袋煙工夫，葉旋風摸出塊小石頭扔進屋內，見毫無反應，知道裡面的人已經中道，便收了薰香，翻身上了屋脊，揭開一溜瓦鑽進了屋內。他從樑上落到地下，悄悄摸向南魁星睡覺的羅帳，但他沒有走出三步，便像一截草袋子無聲地倒了下去。

院子裡，崔三魁與尹四首求功心切，見葉旋風已經入屋，怕他奪了這一武林蓋世大功，未經廖天含同意，便一躍而出直撲後廂房，急急推門進去……

廖天含來不及制止崔、尹的冒失行動，只好領着蔣化龍跟上去接應，剛到門口，卻聽裡面發出「啊啊！」兩聲慘叫，分明是尹四首與崔三魁已遭不幸。巴金娘與徐慧卿從背後跑來，正要衝進門去，卻被廖天含用膀子撞開，「颼颼——」兩支暗箭從門內射出，險些射中了跟踵而至的盧狠、盧兇。

「哈哈……」一陣大笑，院子裡，南魁星、侯士傑、胡保聖和古金華手執兵器，領着衆青衣大漢已經形成一個扇形包圍圈。

「廖老頭眞是行家，居然找到這兒來了，只可惜又來遲了一步，如今貨物早已送走，要是跪下求饒，尚可免你等一死。」南魁星把手中鋼鞭掂一掂，哈哈大笑。

「江賊子！」廖天含暗罵一聲，牙關咬得鐵緊。他恨自己太輕信，居然上了江一天的大當。

「師父，拚了吧！」蔣化龍拔出雙劍，徐慧卿也拔劍在手。

「奶奶的，老娘今日豁出去了！」巴金娘衣襟一撩，六把飛刀已扣在手中。

盧狠、盧兇並不說話，從靴子裡刷地拔出尖刀，準備玩命。獨臂天僧曹如和鐵臂金剛余海卻不知去向。

院子裡，墻頭間，屋脊上，處處都是黑壓壓的敵人。暗箭上弦，飛刀在握，毒鏢待發，廖天含師徒、盧家兄弟和巴金娘面臨着生死考驗……

* * *

卻說賀承洪領着謝天甫、陸青、馬龍、馬虎、沙浩然、秦淮山、邢海燕、邢海鷗以及「太白四雄」白祖宗、白祖德、白祖勝、白祖雄等一行十二人闖過「通天口」，繼續沿捷徑往前追。他們進軍的路綫是：「巫山——大巴山——石寨河——平利——旬陽——青銅關——終南山——西安。」十二位高手都是上乘輕功，行走快捷，步履生風，不覺已越過巫山地界，進入了莽莽蒼蒼的大巴山。從巫山脚下的大寧集翻過大巴山到石寨河，只有一條曲曲折折的小路，沿途都是原始森林，只偶爾有個把荒村野店，也多是那些亡命之徒剪徑搶劫的巢穴，商賈農夫視之爲畏途。

謝天甫一邊走，一邊替賀大哥揑着一把汗。賀大哥是義和團各會門的副總頭領，是總頭領「乾」字拳劉義山最得力的助手，萬一有個三長兩短，將會給義和團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因此他與陸青一左一右緊隨賀承洪身後，時刻準備保護自己的頭領。

又走一程，看看天色將晚，「鐵筆判官」秦淮山趕上來道：「賀大哥，緊着些走，再行十里有個小小客棧，我們可以歇脚打尖。」

秦淮山是四川人，熟悉大巴山。聽他一說，大家都有了精神，馬龍叫道：「肚子餓得咕咕叫了，到那兒能宰隻野羊燒來吃才過癮。」

馬虎接口說：「沒有野羊，宰個把野人也能吃。」說得大家「哄」地笑了。

由於連日趕路，大家都十分疲乏，特別是紅白二女俠，原是富家小姐，侯門千金，儘管平日能飛檐走壁，爬山路卻感到吃力，幸得沙浩然、秦淮山等時時關照，倒也沒吃多少苦。

深山黑得早，待他們臨近那個小客棧時，早已是三星高挂，夜幕四合了。

小客棧座落在溪流邊一塊稍稍開闊的壩子上，背後三面環山，斜坡陡峭，前邊是小溪，一條獨木橋架過溪去，溪的對岸是密密芒叢，芒叢已經乾枯，山風吹過，芒葉索索作響，那條小路曲曲彎彎隱進芒叢深處。

衆人相跟着步下山坡，來到客棧前。

沒有人煙，沒有燈火，破敗不堪的杉皮屋已成傾斜之勢，眼看就要坍塌下來。

屋內空空如也，除了樑上的蛛網，只有滿地吃剩的骨頭和菜渣，一座土灶堆着燒剩的柴枝，賀承洪扒開柴枝，抓起一把木炭和灰察看一番，抬頭望着秦淮山：「此地離石寨河鎭還有多遠？」

秦淮山道：「約莫還有五十里。」

賀承洪道：「立即出發，趕到石寨河鎭。」

秦淮山想了一會，說：「我看還是先歇歇吧？我去弄點野味來燒着吃，大家都睡一覺，到二更天再行動。」

「快刀雙傑」首先嚷起來：「先塡飽肚子，睡一會兒再說！」大家也都一致贊成。

「只好這樣了。」賀承洪點點頭。

於是衆人動手抱來乾草舖床，另給邢氏姐妹在內間打了個地鋪，不少人放下武器，倒頭便睡。秦淮山對賀承洪道：「我去去就來。」

賀承洪道：「有把握嗎？」

秦淮山抛一抛手中飛鏢：「夜間獵獸是我的拿手戲，準備柴火吧，保證手到擒來。」

賀承洪意味深長地拍拍秦淮山肩膀：「那就辛苦你了。」

秦淮山笑笑，走出門去，消逝在黑暗中。

杉皮屋內昇起了一堆火，那是馬龍馬虎生的，他們在等着秦淮山的獵物呢！

暗夜堆積在山溝裡，月牙昇起在樹梢，連秋蟲也停止了鳴唱，一切都籠罩在濃重的夜夢之中。

忽然，杉皮寮裡濃煙昇騰，火焰竄起，與此同時，溪對岸的芒叢也起火了。緊接着一聲梆子響，山坡上擂木炮石滾滾而下……

火光照亮了鐵紅色的崖壁，照出崖頂上並排站立着的四個人，他們正是楊合成、魏長青、蕭衛庭和童立偉。

「走，向舒總管領賞去！」楊合成得意洋洋地一揮手，領着三位弟兄與衆青衣賊子揚長而去。

此刻，石寨河鎮蒲春客店內院深堂的一把鐵椅上，正襟危坐着太和殿內侍總管舒彤雪，此人有一張白慘慘的長臉，眉毛極深極濃，一雙細小的三角眼閃着冷森的青光，鷹勾鼻子，嘴唇抿得鐵緊。舒彤雪喜歡穿一身雪白長袍，繫一條血紅腰帶，無論何等激烈的搏鬥，只要身上濺上一星血點，染上半點泥污，便算是自己輸了。

舒彤雪的對面，站着畢恭畢敬，誠惶誠恐的秦淮山，原來，這傢伙用入朝保駕驅逐洋人爲借口，騙得師父同意當了朝廷鷹犬，最近新任御林軍副都統，只因他原是打穴專家李保山的愛徒，江湖上還不知道他已無恥投靠清廷，所以，舒彤雪派他打入豪俠隊中充當內奸，這一點，甚至連李保山也還蒙在鼓裡。

忽有兵丁來報：「稟老爺，南山坳上火光衝天，濃烟滾滾……」

「知道了，退下。」舒彤雪不耐煩地擺擺手，那兵丁躬身退了出去。

「老總！得手了……」秦淮山一陣狂喜，忍不住直起腰來：「老佛爺曾懸銀萬兩拿賀承洪首級，懸銀八千兩拿謝天甫腦袋……」

「你以爲就可以領賞了麼？嘿嘿……」舒彤雪從齒縫間擠出一串冷笑，「八國聯軍用洋槍炮，尚且沒能取得他們的首級。我們的秦副都統略施小計便立下了奇功！」

秦淮山惱羞成怒，卻又絲毫不敢表現出來。

「怎麼？不服氣是不是？」舒彤雪忽然從懷中掏出一物，令秦淮山大吃一驚，啊！那不正是千人搶、萬人奪的紅綾寶盒麼！

舒彤雪將寶盒放在掌中掂一掂：「那好，既然秦副都統已將追寶奪珠之人燒死，這寶盒就交你護送西安領賞去，你看怎樣？」

秦淮山嚇得噗通跪下：「小人該死！小人再不敢自以爲是了……」

「起來！」舒彤雪厲聲喝道：「你，騎上快馬，立即啓程，急奔西安！跑死一匹馬再換一匹，沿途自然有人接應，你要馬不停蹄，人不離鞍，務必於四天之內趕到西安覆旨，否則按軍法處治！」

秦淮山嚇出一聲冷汗：「小、小人不敢……」

「你敢違命！」舒彤雪往鐵椅扶手上拍了一掌，竟將那手腕粗的鐵扶手拍斷了。

秦淮山一屁股坐在地上：「小……小人就去，這……這就去……」

「好。」舒彤雪又恢復了那副正襟危坐的模樣，半閉上眼睛說：「馬已備在門外，馬上備有乾糧和水，秦副都統辛苦，去吧。」

秦淮山只得戰戰兢兢地接過寶盒，連看也不敢多看一眼便藏進懷中，躬身退出門外。

門外果然拴了一匹大白馬，馬鞍上掛着兩隻袋子，一袋是乾糧，另一袋是水，還有小小一個酒葫蘆。秦淮山不敢躭擱，翻身上馬，按一按懷中那寶物，兩腿一挾，大白馬默默地撒開四蹄，飛一般向前竄去。

與此同時，一條黑影從蒲春客店的瓦脊上飛閃而過，頃刻消逝在黑暗中。

不一會，鎮尾的客店裡竄出五騎，步着秦淮山後塵急追而去。他們是陸青、馬龍、馬虎、邢海燕和邢海鷗。

原來，賀承洪早就覺察了秦淮山的可疑行踪。在杉屋荒店中，秦淮山前脚剛走，賀承洪便派陸青後脚跟踪而去。越過獨木橋，來到芒叢小徑中，秦淮山輕輕擊了三下掌，芒叢即發出悉悉率率一陣響，走出四個人來。陸青運用「野貓眼」功放大瞳孔，認出那四人正是楊合成、魏長青、胡保聖和童立偉。

陸青咬牙切齒，趕緊溜回杉木荒店，把情況跟大家說了，大家一聽，簡直氣炸了肺，賀承洪當下領着弟兄假撤出杉木荒店，避過朝廷伏兵，悄悄尾隨秦淮山潛進了石寨河鎮。

陸青等一溜五騎放馬飛馳，眼睛盯着前頭那匹白馬的影子緊追不捨，轉眼來到一座山林前，秦淮山轉入林中石徑，刹時消失在黑黝黝的密林裡。陸青等只管朝前猛追，「嘩啦！」跑在前頭的馬氏兄弟喊聲不好，連人帶馬落進了陷阱裡。邢氏姐妹急勒繮繩，無奈快馬難收急蹄，也雙雙掉了進去。跑在最後的陸青右手把繮繩一扯，左手抓住馬鬃，駿馬一聲嘶鳴，前蹄奮起，後蹄直立，眼看着就要跌下陷阱，踏到邢氏姐妹身上……

＊　＊　＊

話分兩頭，卻說廖天含等好漢在三旗店被清兵團團困在核心，正準備以死相拚，豈料清兵背後一聲喧嘩，突然大亂起來。兩條人影逾墻而入，劍光閃處，青衣賊紛紛倒地。又兩條人影飛入院內，一個單手舞根鐵棍，一個雙臂搶開鐵門，直打得青衣賊子滾的滾爬的爬。四條漢子左衝右突，殺進重圍與廖天含等相會，然後又一齊殺將出去。他們撞破大門，轉出街巷，拐彎抹角回到了小客店，悄悄摸進店門，摸進房間，這才喘過一口氣來。那四人是誰呢？原來是獨臂天僧曹如，鐵臂金剛余海；還有兩個，正是武當山堂主伍雲龍的徒弟伍彪與伍豹。

當下，伍彪、伍豹上前拜會廖天含，廖天含得知他倆是奉武當堂主之命而來相助的，忙執了兩人之手，心中十分高興：「伍堂主如此深明大義，眞是可感可佩。」

伍彪道：「尊師也是接了江南怪叫化的求援信物和書信，方知有此一事。」

伍彪話音剛落，突然從樑上咚地掉下一個人來，把大家嚇一大跳。

衆人定睛一看，卻是「聖手神偷」葉旋風。

原來，葉旋風正要摸近羅帳去偷紅綾寶盒，沒提防踏中機關，中了南魁星用機關發射的五毒銀蛇鏢，南魁星從窗外看見葉旋風像截草袋子一樣栽倒在地，便轉身發出了進攻的信號。他萬萬沒有料到，葉旋風早將他南家五佛堂的解毒膏藥偷到了手。爲了痲痺對方，葉旋風裝死往地下一倒，趁機將膏藥貼在受傷處，就在院子裡南魁星哈哈大笑之時，葉旋風不但將寶盒偸到了手，還用解毒膏藥救了尹四首和崔三魁一命。

葉旋風邊說邊將紅綾寶盒雙手送給廖天含：「請恩公過目。」

廖天含猛地打個楞怔。

一時間，誰也沒有說話，誰也沒有動彈，這紅綾寶盒，多少人爲它出生入死，多少人爲它茶飯不思！可一旦它當眞擺在面前，大家又都惶惶然不敢伸出手來了！

盧兇見廖駝子遲遲疑疑不敢接盒，就伸手一把將寶盒搶了過去：「你不接我接。我倒要打開看看，這千佛珠到底是甚麼個鳥樣兒。」邊說，邊用兩隻黑爪子般的手去解包盒的紅綾，衆人想要制止也來不及了。

紅綾解開了，鐵盒顯露出來。盧兇想也沒想就去開盒。「叭察！」盒蓋開處，一支五毒銀蛇鏢突然射出，飛中盧兇左眼，盧兇哇哇怪叫，伸手將鏢一拔，沒想到那鏢尖有倒鈎，竟將盧兇一顆眼珠子扯了出來。盧兇大怒，竟左手捂住眼睛，右手將眼珠放入口中，一口吞了下去！

「賊東西！」盧狠朝葉旋風一指：「就是你！故意弄個鳥假盒回來害我兄弟！」邊說邊用他那銅頭向葉旋風當胸撞去。

葉旋風何等機敏之人，輕輕一閃，借力打力，反將盧狠推出老遠，狠狠地撞到壁角上。這一來，兩兄弟一齊跳起，拔出匕首就撲向葉旋風。葉旋風敏捷得像個猴，邊躲閃邊陪着笑臉說：「二位大哥息怒，我也實在不知這是個圈套……」

廖天含與衆人忙上前攔阻，「江南雙惡乞」哪裡攔得住！兩個惡乞發起火來，對準都是又撞又咬，弄得大家不知如何是好。倏地、盧兇仰臉倒下，口吐白沫，昏迷過去。盧狠一把抱住弟弟，放聲大哭。

廖天含勸盧狠道：「你兄弟是中了五毒銀蛇鏢，如今毒性發作了，不如讓葉旋風趕快搶救，或許還有希望也未可知。」

盧狠一聽，倏地站起身，指着葉旋風罵道：「兔崽子快救我兄弟！他若死了，我拿你抵命！」

葉旋風毫不見怪地笑笑，單足跪在盧兇身旁，從小包裡取出一塊五佛堂解毒膏敷在盧兇受傷的左眼上，再刮下另一張解毒膏上的藥，用酒調成一小杯，撬開盧兇的嘴巴灌了下去。不一會，盧兇醒來了，睜開獨眼一看，正好看見葉旋風向他的臉伸過一隻掌來。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撩手就是一拳！那一拳足有千斤之力，好在葉旋風抽手得快，否則那手腕一準斷了。

一拳落空，盧兇跳起身還要打，幸得衆人苦苦相勸，連盧狠也說：「兄弟，不是葉旋風救你，你就沒命了，快莫怪罪人家了罷！」盧兇這才住手，可嘴裡猶自恨恨連聲，直到葉旋風給他陪個不是，方才罷休。

風波平息，天色已亮，廖天含清點人數，發現尚有四人未歸：他們是尹四首、崔三魁、巴金娘和徐慧卿。廖天含心裡正在暗暗着急，猛聽得有人擂門。

「準是胖和尚他們。」蔣化龍說得很肯定，他對余海說：「余海兄，剛才進店時不是你用鐵門閂的門麼？」

余海點點頭忙跑過去，一把拉開了門閂。

「砰！」門被踢開了，呀，跳進來的是「閃電手」侯士傑！侯士傑破門而入，跟風一劍便刺向余海心窩。余海鐵門一揮格開來劍，另一閂朝侯士傑攔腰狠擊。侯士傑回劍攔擋，另一隻手同時伸出直扣余海脈門。余海右手一痲，鐵閂掉地，被侯士傑右手一挑，偸劍入圍，刺中余海腹部。余海以手捧腹倒下。侯士傑跟脚衝入，對着余海又是一脚踏下來。余海雙手一撈，一隻手捏住侯士傑脚踝拚着最後一點力氣用勁一扭，「喀叭！」侯士傑的脚骨斷了，一個觔斗跌到剛衝過來的曹如面前。曹如趁機用鐵棍劈頭就打，卻被跳進來的「陰陽扇」古金華用鐵扇撥開。

這時，青衣賊子潮水般湧進客店，可憐六合門鐵臂金剛余海竟被踐踏而死。

客店裡立時擠滿了青衣漢。廖天含一聲唿哨，撞破後窗，領着弟兄們

穿窗越墻而去。

剛轉出一條巷子，猛見巷口黑壓壓一團人，一幫青衣漢已擋住去路。為首一條大漢暴眼長鬚，手提一對流星槌，正是「大力金剛」胡保聖。胡保聖背後，「鐵面佛」南魁星手提鐵鞭嘿嘿冷笑。

廖天含等情不自禁地頓住脚步。背後，「陰陽扇」古金華又領着衆青衣漢跟脚追殺上來。

「一定出了叛徒！」廖天含心頭忽然掠過一片陰影。

徐慧卿是在混戰中被衝散的，本來，她與蔣化龍斷後，沒想到快出「三旗店」時，被衝過來的青衣賊子傷了左肩，一時手軟，便與蔣化龍隔開數步，以後越隔越遠，竟連師父師兄的影子也不能再看見，被青衣漢團團圍住了。

徐慧卿忍痛負傷力戰羣敵，漸漸手酸脚軟，渾身乏力，眼看就要倒在青衣賊子亂刀之下，卻見黑暗中飛來一條人影。那人身材頎長，頭蒙罩巾，長劍一抖，寒光閃射，青衣賊子紛紛倒地。蒙面人殺散兵丁，一把挾住搖搖欲倒的姑娘，一縱一落，人已逾出院墻之外，迅疾灑脫之極。

此時，徐慧卿已昏倒在蒙面人的懷抱中。

蒙面人運起夜行術，穿街越巷，轉眼已到竹山鎮外。過小橋，越石徑，頂着晨風秋露，悄然來到一座小楓林裡。

他把姑娘放在一塊平整的青石板上，摘下罩着的蒙面布，這人正是江一天，新近上任的太和殿內侍副總管。江一天今年二十二歲，六月間，慈禧在後花園舉行武試，想再招聘幾名年輕的內侍高手，年輕英俊的江一天，憑着奇絕的武功，居然將八大的內侍高手一一擊敗，慈禧一問，得知此人正是四庫總裁兼議政大臣江毅的公子，不禁面露喜色，當即傳旨收為太和殿內侍，兩月之後，又提江一天為內侍副總管，位置僅次於總管舒彤雪。為此，八大內侍心中老大不服，多次慫恿舒彤雪教訓那小子一下，舒彤雪卻一直不露聲色，對江一天保持着不親不疏的態度，令人莫測高深。

東方漸亮，一抹晨光透過林間空隙照在姑娘慘白的臉上。江一天猶豫了一陣，終於伸手將姑娘抱起，讓她斜躺在自己膝上，輕輕解開了她血染的衣領，白蓮般的項頸，脂玉似的肩背徐徐露出，左肩上一道刀痕有三寸來長，傷口發黑，淤血凝聚，江一天取出藥具為姑娘洗傷，他的手是那樣輕，神情是那樣專注，將淤血洗淨之後，他取出一包藥粉敷在傷口上，再取出幾粒朱丹塡進她的口中，漸漸地徐慧卿臉上紅潤起來，呼吸也變得均勻了。

晨光染上了霞彩，像透明紗巾覆蓋在姑娘身上，姑娘柳眉微蹙，杏眼緊閉，臉上是桃紅初濡，丹唇半啓，忽然，柳眉舒開了，皓齒顯出釉光，姑娘微微一動，臉上綻出兩朵笑靨來！

江一天看呆了，他抱着她，痴痴地望着她的臉，他與她同樣沉入了一個甜美的夢鄉，眼角卻湧出點點冷淚，滴滴落在她的腮間。

徐慧卿漸漸蘇醒過來，慢慢睜開了眼睛，猛地，她發覺自己正躺在一個男人懷中並赤裸着肩背……

一聲尖叫，徐慧卿跳將起來，揮手給了那男人一巴掌……

軍民大戰　珠落誰手

「你……」江一天捂住半邊臉站起身，倒退數步，張口結舌，臉紅到頸根。

徐慧卿也爬起身，掩住衣領，倒退數步。猛地，她終於認出了他……

「呀！」江一天突然發出一聲怪叫，「鏘」地拔出劍來。

「你……」徐慧卿驚詫地望着他，只覺得渾身一顫，心裡撲通亂跳起來。

「看劍！」江一天揮劍惡狠狠朝徐慧卿刺去。徐慧卿急忙一閃，肩上衣服已被挑了個口子，徐慧卿銀牙緊咬，柳眉倒豎，一股無名火直竄腦門，忍不住也抽劍在手。其時江一天第二劍當胸刺到，姑娘急仰身，但由於流血過多，只覺得眼前一黑，便仰身倒下，她就地一滾，滾出丈外。江一天搶身追來，挺劍又刺，忽然，他脚下被甚麼東西絆了一下，打個閃失，跌了一跤，劍插在離徐慧卿身旁不到一寸的地面。徐慧卿趁勢一甩頭，一顆吹針射入了江一天右臂「曲池穴」。江一天右臂一垂，握劍的手鬆開了，左手卻神不知鬼不覺地伸出去，偷走了徐慧卿的蛇形小金鏢。徐慧卿全然不覺，滾身而起，圓睜雙目，咬緊牙關，青鋒劍一送，直刺江一天……

倏地，樹影後一人躍出，「砰」地一聲，徐慧卿手腕炸痛，長劍脫手而飛，緊跟着背心一震，「哇」地一叫，身子憑空飛將出去，口中鮮血直噴，她跌跌撞撞，落荒而逃。

來人拍拍雙手，拂拂身上雪白的長袍，冷笑幾聲。

江一天從地上爬起，對來人深深一揖，道：「謝總管救命之恩。」

「免禮。」舒彤雪輕輕一揮手，道：「你到石寨河附近樂平莊走一趟，告訴賀承洪，就說我在大巴山脚赤石崗擺下一陣，千佛珠就置於陣中，三天後之卯時，我在赤石崗恭候大駕。」

「喳！」江一天又打一拱，舒舒右臂，拔出曲池穴上吹針，就勢撿起地上長劍。

「江公子為何被一區區女流弄得如此狼狽？」舒彤雪的目光冷箭般射向江一天的瞳孔深處。

「慚愧。」江一天解開衣領，露出心窩上青烏色的一團傷痕來：「我沒有料到廖駝子的腿功如此厲害。」

「廖……」舒彤雪只說一個字，就抿緊了下唇，他臉色極陰沉地望着東方，默然良久，才又緩緩開口道：「以後遇着那駝子，你少惹他就是了。那女子是誰？」

「駝子的徒弟，徐清宮之女。」

「哦……」

「我去宰了她！」

「不，留着她還有用，若眞要取其性命，恐怕也不宜江公子動手吧？」

江一天打了個寒噤，囁嚅道：「總管言之有理。」

舒彤雪冷笑一聲：「言為心聲，何謂有理無理？去吧。」說罷，眼睛直視着江一天，瞳孔閃出咄咄逼人的青光。

江一天哪裡還敢有片刻遲疑？他對舒彤雪雙手一拱，轉身而去。

江一天走進密林中，止不住淚水奪眶而出。他恨不得立即飛到慧卿身旁，把她抱在懷裡，抹去她嘴角的血水，治愈她心頭的創傷。可是他不能去，他知道背後有一雙鷹隼似的眼睛在監視着自己……

＊　＊　＊

樂平莊在石寨河左側的小山坡上，和赤石崗相距五里，站在樂平莊村口，可以看見巍然聳峙的大巴山。

這時候，村中一農戶的廳屋裡，賀承洪、謝天甫、沙浩然和「太白四雄」等人正在商量下一步的行動方案。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地爭論不休，賀承洪轉過頭問一直陰沉着臉一語不發的謝天甫：「你看呢？」

「我看不如散伙。」謝天甫悶聲悶氣地說。

一句話把大家給說懵了，屋裡突然靜了下來，散伙？千佛珠不要了？讓慈禧白白搶去送與洋人？這，難道是義和團冷血神醫說的話麼？

「不，不能散伙！」白祖勝首先抗議，儘管冷血神醫是他的救命恩人。

「散了也好。」白祖宗冷笑道：「反正老佛爺要的又不是我們的腦袋！」

「那你們就趕緊走嘛。」謝天甫冷冷地說：「我們丟我們的腦袋，也省得牽連你們受罪。」

「話可不能這麼說。」沙浩然激動得站起來：「當初在黃金寺我們已立下誓言，各路英雄同心協力，統歸義和團賀大哥指揮，誓死奪回少林佛寶，振我武林聲威，長我中華志氣，阻止慈禧賣國求榮！如今剛剛遇到一點困難，為何就說此喪氣之語？」

「喪氣總比負氣好。」

謝天甫一句話竟把大伙都噎住了。

「你是說……化整為零？」還是賀承洪熟悉自己的老部下，很快就猜到了謝天甫的意思。

「明搶不如暗偷。」謝天甫的語氣總是那樣乾巴巴的。

賀承洪陷入了沉思，他明白了謝天甫的想法：分散行動，暗中偵察，迅速查明千佛珠的下落，然後以智取暗奪為上。謝天甫的想法無疑有利於擺脫目前這種盲目追擊，被動挨打的窘境，可是時間緊迫，稍一拖延，千佛珠就很可能被飛送西安落入慈禧之手，到那時，後果將是不堪設想……

賀承洪正自沉吟，忽聽緊閂着的大門咚咚有聲！衆人一怔，沒來得及判斷甚麼，寸多厚的木門被齊扎扎地震成兩截。

門開處，一條修長的身影立在門前，正是新任內侍副總管江一天。

江一天神色倨傲，兩手微微一拱，朗聲道：「在下江一天奉太和殿內侍總管之命拜會義和團賀老英雄和衆豪傑。總管有話，明日卯時在赤石崗持千佛珠恭候列位駕臨！」說罷，轉身就走。

賀承洪正待答話，卻見一道寒光劃着半個弧圈向自己喉門射來。

賀承洪揮手一抓，原來是一支帖鏢。這是江一天第三次送來的暗信，信上只畫了一隻鈎鈎。

江一天輕足一點，如飛而去。

「趕快離開此地，一刻也不要停留。」賀承洪道：「走村背風水林，立即隱入密林中。」於是衆豪傑急急往山上撤。

一面走，賀承洪一面思考着江一天帶來的明信與暗信。明信，是舒彤雪送來的挑戰書。暗信，是江一天發出的危險信號，去不去好呢？看來人家是早就擺好圈套設下鈎的了。然而，據賀承洪的判斷，有舒彤雪在就很可能有千佛珠在。從廖天含等人一去而無消息，便可知他們也是在被內侍賊子牽着鼻子走。看來，派南魁星走另一條路，派秦淮山飛馬送寶等等，都是一種轉移視綫，搞亂目標的詭計。

江一天簡直是個謎，他為甚麼要送信給我們？他的信可靠麼？秦淮山尚且是打進來的內奸，江一天又怎麼能相信呢？

賀承洪頭腦中閃過一個又一個的疑問，但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千佛珠可能在哪裡出現，他們就會撲向哪裡。除此，別無選擇。

一行人在密林小徑中急急行走，忽聽「嘩啦」一聲，從小徑旁的灌木叢中跌出一個人來……

＊　＊　＊

那人是誰？原來竟是神拳太保陸青。昨天晚上他們追趕秦淮山中了圈套，「快刀雙傑」與「紅白女俠」雙雙落入陷阱，好在陸青總算勒穩馬頭沒有跟着掉進去。但他剛將駿馬引退數步，背後卻響起了秦淮山陰冷的笑聲：「哈哈，陸大哥，久違久違。」陸青撥轉馬頭，只見周圍佈滿清兵，秦淮山立馬於樹影下，兩支判官筆在斑駁的

月光下閃着幽光。

「奸賊！」陸青在齒縫中切出兩個字，右手一揚，兩顆「八卦冷鐵丸」同時擊出，像兩顆流星射向秦淮山要穴，秦淮山急伏鞍閃避，豈料冷鐵丸擊到樹身上反彈回來，一顆擊中馬頭，另一顆正中秦淮山背心。秦淮山大叫一聲，口吐鮮血，倒撞馬下。陸青一拍坐騎探手去取秦淮山身上的紅綾寶盒，卻猛覺得手腕一痳，已被人扣住，滾鞍落馬。陸青一看，來人正是秦淮山師父——打穴專家李保山！

青衣賊子見陸青已束手待擒，便挺刀舞劍逼上前來，李保山厲聲喝道：「退下！誰敢靠前，莫怪老夫手下無情！」幾名青衣漢不知厲害，兀自撲上來。李保山伸出指向他們一連幾戳，這幾個傢伙便噗通跪下，一個個口眼歪斜，嚇得其餘的青衣漢抱頭鼠竄。

陸青堆下一臉笑來：「李老英雄，恭喜恭喜。」

「喜從何來？」李保山的絡腮鬍在月光下銀光閃爍。

「李老英雄的高徒當上了御林軍副都統，可喜可賀。」

「你要取笑我麼？」

「豈敢！」陸青笑笑：「不過聞得李老英雄在開門收徒之時曾立下誓言，凡李氏門徒決不作朝廷鷹犬。」

李保山哈哈一笑：「不錯，老夫確曾立此門規，然而如今列强入侵，國家危難，洋人賊子陷我京城，逼聖駕駐蹕西安。老夫門徒入朝保駕，從軍殺敵，驅洋賊而振國威，此乃英雄大業，何罪之有？倒是一些武林豪傑空有一身本領，只知劫富濟貧，搶奪財寶。沒想到連你們也和他們一塊兒合伙打劫發國難財，眞正是鼠目寸光，天良泯滅。」

陸青收斂了笑容，正告李保山道：「李老英雄怎麼恁糊塗？您上當了。」

「老夫上甚麼當？」

「搶國寶的不是我們而是八大內侍和你的徒弟秦淮山。」

「不是你們麼？那你們爲何要追到這兒來？國寶入庫，理所應當，你們卻要追而奪之，這是爲何？」

「慈禧要搶去獻與洋人。」

「屁話！」李保山喝道：「凡人幹事，總有借口。你趕快到樂平莊告訴你賀大哥，我要與八大侍衛聯手護寶送西安。他要是知趣，就趁早領人回去，要是再趕着屁股糾纏不休，莫怪我李某不講交情！」說罷，手一送，竟把陸青推出兩丈開外……

賀承洪聽了陸青的叙述，心頭又添一層憂慮，眞想不到李保山竟會爲虎作倀，壞了一世英名。要命的是那老頭子一手點穴絕技十分可怕，如果千佛珠藏在他身上，將無人能夠接近他。

這時候，在離樂平莊不過十里的牛頭店中，兩張八仙桌上已是杯盤狼藉。二爺楊合成醉眼迷離，兩手捧着酒碗，搖搖晃晃站起來：「李英雄好……好酒量。再來一碗！」

李保山接碗一飲而盡。魏長青、蕭衛庭、童立偉和秦淮山暗暗咋舌……已經十八大碗了！李保山把酒碗放下，向四內侍拱手道：「既然總管命我作『鏢主』，那麼，諸位應盡力聯手，以早日將貨送往西安。」

「這個自然。」魏長青道：「李英雄親自出馬護寶，千佛珠就萬無一失了。」

李保山呼地挺身站起，大聲道：「李某既已出手，自當盡心竭力，誰想劫這趟鏢，叫他知我李某厲害。」說着二指一駢，閃電般在八個酒碗上輕輕一點，然後回手在桌面上輕掌一按，只聽得嗤嗤……一連八響，八個酒碗應聲裂成兩半。楊合成等人互相瞧瞧，驚訝不已。「諸位，時局緊迫，不能久留，楊賢弟，快將寶盒給我吧！」李保山向楊合成伸手出去。

楊合成隨即從懷中掏出紅綾寶盒雙手捧上。李保山雙手接住，道：「哦，久聞少林至寶千佛珠乃由九十九顆珠子組成，每顆有佛像無數，能否讓老夫開開眼界！」

楊合成道：「不是我等不肯賞臉，此盒就是舒總管也不敢啓開。您瞧。」楊合成解開紅綾布，露出一個雕有金龍圖案的小鐵盒：「當年徐家祖先奉先帝乾隆之旨，火燒少林十八寺，趁混亂之際暗中盜取了千佛珠。爲了永遠霸佔此寶，徐家買通掌印太監討來御封，將千佛珠封在御賜金龍鐵盒內，等數代之後，再詭稱是先帝賞賜之物。豈料聖上代代不忘查尋此寶。徐家不敢讓寶珠復出於世，因此便留下了這御封。既是御封，除非老佛爺和皇上，誰敢開啓呢？」

李保山定睛細看，果見盒上確係金龍御印雙封，千佛珠必在盒中無疑。於是倏地將寶盒往懷裡一藏，呵呵大笑：「諸位賢弟，承讓了。老佛爺想把千佛珠獻給洋人，哼，痴心妄想！我……」一語未了，只覺得腹部一痳，一束五毒銀蛇針從桌沿暗穴射入了他的丹田穴——原來童立偉撳動了安在台脚的機關，緊接着內侍賊子一起動手，幾把劍撲地插入李保山背心。李保山打穴全靠丹田運氣，丹田一中毒針，功夫自然被廢，背上鋼刀直透胸前，血流如噴。老英雄硬撐住桌沿沒有倒下，取出被鮮血染紅的寶盒往楞在一旁的秦淮山一拋：「徒兒快走……」說罷氣絕身亡。

秦淮山接住珠盒，眼珠骨碌碌一轉，冷笑一聲，正欲轉身出門，「刷——」風聲颯然，一人奪門而入，對準秦淮山就是一掌！秦淮山大駭，急低頭相避，但此人出掌迅捷無比，「蓬！」一掌擊中背心，秦淮山「哇」地吐出一大口鮮血，頓時命喪黃泉。來人拾起掉在地上的珠盒，雙手捧着擧至眉間：「江一天叩見舒總管。」

「免禮。」門簾一挑，從內屋走出總管舒彤雪。他兩手略略一拱，道：「江副總管少年英雄，幽靈谷阻衆俠客，小楓林鬥徐慧卿，樂平莊送信戲賀承洪，如今又斷了『鐵筆判官』性命，除了隱患，眞是機智勇武，我看，珠盒就放在你身上，我們一起護往西安。」

江一天退後兩步，以手加額：「晚生少不更事，武功有限，恐難勝任……」

「不必謙讓了。」舒彤雪擺擺手，道：「後天一早我們到赤石崗等候賀承洪。」

* * *

夜幕四垂，星光慘淡，山風吹得松濤呼嘯。廳堂中燭光閃閃，四口棺木並排擺在一起，棺內裝殮着一對英雄兄弟和英雄姐妹，他們是衡山派掌門馬開山的門徒「快刀雙傑」馬龍、馬虎，華山劍俠石開天的門徒「紅白女俠」邢海燕、邢海鷗。堂上香煙繚繞，氣氛庄嚴肅穆。賀承洪、陸青、謝天甫、沙浩然以及「太白四雄」一個個臉色鐵青，悲憤不已。馬龍、馬虎和邢海燕、邢海鷗是落進陷阱之後被清兵亂箭射死的，可憐他們年紀輕輕武功卓著，竟死在敵人陷阱之中。

山風送進來三聲呼哨，一長兩短。緊跟着一陣鑾鈴蹄聲，七八騎擁着一位大漢旋風般疾馳而至。

「坤字大哥胡香主到！」

賀承洪、陸青與謝天甫等忙迎出來。

胡文彪對賀承洪唱一個喏，道：「賀大哥辛苦，小弟接總頭領劉義山大哥之命前來助陣。」

賀承洪執住胡文彪雙手：「賢弟來得正是時候。我們兵力分散，犧牲慘重，連連受挫。」

「這些劉大哥都與我談過了。舒彤雪明日在赤石崗擺下『八卦陣』，大哥叫我領幾位弟兄，先打它一陣探探虛實。」

賀承洪道：「我看八大內侍並未到齊、南魁星、侯士傑、胡保聖和古金華一直未見踪影，想必他們走的是竹山那條道，要不然爲何廖天含等人還不回來？」

沙浩然道：「廖老英雄等毫無消息，一定兇多吉少，不如派個人去探探消息。」

賀承洪道：「說的是，誰願意前往？」

白祖德道：「小弟願往。」

此刻，廖天含他們究竟情況如何呢？

* * *

原來，廖天含等人在竹山鎮再次受困，多虧胖和尚尹四首、神彈子崔三魁和巫山巴金娘三位及時趕回，抄到「大力金剛」胡保聖隊伍的後面，他們躍上瓦脊，拾起瓦片往清兵隊中亂打，清兵頓時亂了陣脚。廖天含等才趁機殺出重圍，隱進黑暗的樹林裡，擺脫了敵人的追擊。

連日奔波激戰，大家都十分辛苦，當駝子宣佈歇一下的時候，一個個倒在草地上就沉入了夢鄉。

殘月西墜，星光燦然，羣山聳起嵯峨的剪影，幽幽樹梢上偶爾一聲鳥叫，更增加了夜的靜謐和深沉。

盧狠、盧兇背靠背睡着，蔣化龍躺在師父身邊，葉旋風則坐靠着樹幹睡覺，胖和尚尹四首頭枕石頭呼嚕喧天，只有崔三魁睡不着，因爲巴金娘仰面朝天躺在他的身邊，一隻白胖胖的手臂就伸壓在他的胸口上。

崔三魁三十歲了，只因相貌醜陋，性格猥瑣，故此一直沒人願意嫁給他。這一段他與巴金娘接觸較多，不由得就胡思亂想起來。

崔三魁盡力抬起頭欣賞那條壓在自己心窩上的玉臂，他不明白這雙白嫩的手如何能夠舞刀弄棍施放飛刀，他多麼渴望伸出兩根指頭去捏捏那誘人的肌膚啊！可是他不敢。她怎麼竟把手臂擱到他身上呢？難道說好看的巴金娘竟會有意地來挑逗醜八怪崔三魁嗎？

廖天含只打了一個盹就醒來了，他坐起身，聳聳駝背，警惕地望望四周，內心的疑雲又昇騰起來，爲甚麼從隱賢莊到巫山，一路上都擺不脫八大侍衛的追踪？爲甚麼在黃金寺會受到清兵的突然包圍？爲甚麼在「三旗店」又會陷進南魁星的圈套？難道說我們內部有人泄漏消息？這個人是誰呢？

廖天含一一觀察橫七竪八躺在草地上的人：葉旋風、盧狠、盧兇、尹四首、崔三魁、巴金娘、蔣化龍、曹如……只有弟子徐慧卿下落不明……想到徐慧卿，廖天含心頭隱隱作痛。徐清宮好端端一個家，如今只剩下這麼個姑娘了，她若再遭不幸，我駝子怎麼對得起徐清宮，再說，徐慧卿身上帶着蛇形小金鏢，萬一她落在內侍賊子手裡……

廖天含越想心裡越急，忍不住喚醒大家，道：「我知道你們十分辛苦，但有一件事不得不再辛苦大家，諸位立即分頭行動，兩人一組，去尋找徐慧卿，不管能否找到，天亮前務必趕回此地集中，然後再商議下一步的對策。」

衆人道：「廖老英雄之命，我等照辦就是，只不知分組如何分法？」

廖天含便粗作了一下分工：他與蔣化龍一組，盧狠、盧兇一組，尹四首、崔三魁一組，曹如和巴金娘一組，葉旋風趕回竹山鎮探聽消息。

大家欣然領命，只有崔三魁吞吞吐吐，欲言又止。

「有話直說吧，別躭擱時間。」

「我、我要同……同巴……巴金娘在……在一組……」

尹四首哈哈地笑起來，道：「他們倆在一起也好，在一起……」

巴金娘大叫：「誰要同他在一組！這癩蝦蟆。」

崔三魁並不着惱，笑嘻嘻道：「我不缺胳膊不少腿，不成還比不上曹大哥？」

獨臂天僧曹如一聽大怒：「你敢辱我！」

崔三魁連忙賠禮：「豈敢豈敢，大哥息怒。」

尹四首一把拉住曹如：「老兄，咱倆一塊走吧，讓年輕人在一起……」說着，擠眉弄眼地朝崔三魁、巴金娘笑笑。曹如鼻孔哼了一聲，隨胖和尚走了。緊接着，「江南雙惡乞」也朝另一方向走了。葉旋風向廖天含略略一拱，向竹山鎮如飛而去。巴金娘賭氣不肯與崔三魁同行，廖天含只好耐着性子說服了她，兩人扭扭揑揑去了。蔣化龍不安地站在師父身邊東張西望，一副若有所待的模樣，他離開徐慧卿已經兩天一夜了。

「誰？」遠處傳來一聲喝叫，聽得出是曹如的聲音，頓時一片「乒乓」之聲，那邊分明交起手來了。

廖天含一驚，正欲過去看看情況，突然發現林中無數黑影颼颼竄來，頃刻便逼到了眼前，火把齊明，刀光閃閃，南魁星、侯士傑、胡保聖和古金華領着青衣賊子從四面包圍過來。蔣化龍一把拖住了師父的衣襟，顫顫地道：「師父！如何是好？」

「哈哈哈。」南魁星大笑道：「快叫你師父交出蛇形小金鏢，萬事皆休，否則只有死路一條！」

廖天含駝峯一聳，道：「鐵面佛你好沒道理，我哪裡有甚麼蛇形小金鏢？」

「那你就問問你的得意門徒吧！」古金華搖「陰陽扇」，陰陽怪氣地說。

廖天含突然回頭盯着蔣化龍。

蔣化龍打個寒噤，「我，我……」

「把徐慧卿押上來！」

「鐵面佛」南魁星一聲吆喝。人羣讓開一條道，兩名大漢推着徐慧卿走上前來。

廖天含心一沉，只見徐慧卿蓬頭垢面，渾身血跡斑斑，蒼白的臉上毫無血色。

「慧卿！」蔣化龍不顧一切地向徐慧卿撲去，被幾把鋼刀攔住了，蔣化龍變得勇猛起來，連刺數人，卻被南魁星一鞭蕩開雙劍，震得接連倒退了五六步。

「師父……」徐慧卿一見廖天含止不住熱淚盈眶，抽噎不止。她自被舒形雪打得吐血之後，走不多遠便暈倒了，醒來時發現自已已被關在一間小屋裡，奇怪的是身上並未被捆綁，她本能地往身上一摸，糟糕，蛇形小金鏢不見了！她想起那位身穿白袍的面目猙獰的老人，不由得暗暗叫苦，蛇形小金鏢一定是叫那人搜走了……可他們爲甚麼還要向師父要呢？

「呀——」廖天含倏地凌空躍起，兩腿以「金龍絞尾」之勢直剪南魁星脖頸。南魁星「獅子搖頭」避開對方雙脚，隨即鐵鞭跟風打去，「砰！」正中駝子的駝背。駝子被打得飛出老遠，落地連滾幾滾，搶到徐慧卿身旁，連環腿以勢不可擋之力踢向押着徐慧卿的兩名青衣大漢。兩名青衣漢未及拔出腰刀，早已心窩各中一脚，登時吐血而亡。

刷！白光一迸，廖天含右臂被「閃電手」侯士傑刺中一劍。駝子倒在地上縮成一團，侯士傑、胡保聖和古金華刀劍齊上……

正在危急關頭，忽聽一聲高喊：「葉旋風在此！看我法寶！」隨手一揚，兩團白色的東西正落下來。侯士傑、胡保聖等急用兵器去擋，「啪！」兩團白包散了，竟是摻了辣椒的石灰包！弄得他們紛紛拋了兵器去揉眼睛。廖天含趁機一連幾脚「窩中發炮」，踢得侯士傑、胡保聖和古金華滾到數丈之外，雙手捂住胯下嗷嗷怪叫。

廖天含叫道：「化龍，快割斷師妹臂上繩索！」蔣化龍這才如夢方醒，衝過來扶住慧卿，幫她割去繩索。廖天含「神駒展足」開路，蔣化龍挽住師妹往外走。葉旋風舞一條鐵鏈斷後，打得青衣賊子不敢近前。

南魁星眼見得一場偸襲又將告吹，哪裡肯就此罷手？他運用「獅子吼功」一聲悶吼，有如平地一聲雷，隨即雙手一揮，六把五毒銀蛇鏢分別襲向廖天含、葉旋風、蔣化龍和徐慧卿。廖天含和葉旋風接鏢在手，而蔣化龍與徐慧卿卻齊發一聲慘叫，雙雙倒了下去……

* * *

崔三魁跟着巴金娘，死皮賴臉地瞎胡纏。巴金娘怒道：「你再纏，我可不客氣啦！」

崔三魁哭喪着臉道：「你那麼不耐煩我，娘子，我有甚麼錯？」

巴金娘氣咻咻地道：「誰是你娘子？」

崔三魁忙堆下笑來：「哎喲算我一時性急說漏了嘴，你打我兩個嘴巴如何？」

巴金娘粗眉一豎：「誰跟你嘻皮笑臉？有本事來纏娘們，還不如去搶千佛珠，幹件把大事，也不枉爲男子漢一場！」

「誰說我不去搶啦？」崔三魁急扯白臉道：「我一定把千佛珠奪回來，立此蓋世奇功給你看看！」

「你？」巴金娘回頭望一眼矮小醜陋的崔三魁，忍不住哈哈大笑：「哈哈哈哈，你也想奪千佛珠？」

崔三魁跺脚：「要是奪到了呢？賭甚麼？」

「你說賭甚麼？」

「賭你！」

「賭我？」

「嗯，」崔三魁斜眼地一笑：「我要是眞奪得了千佛珠，你就嫁給我如何？」

巴金娘想也沒想便衝口而出：「嫁給你就嫁給你！」

「一言爲定？」

「決不食言！」

「好，告辭！」崔三魁渾身漾起一股豪氣，轉身就走。

「哎哎！」巴金娘想喚住他，但他頭也不回地飛奔而去。巴金娘竟一時呆住了，她倒不是擔心自己眞會嫁給他，而是怕他爲一句戲言白白地枉送了性命。

巴金娘正想追上去攔阻崔三魁，卻見一人在山路上如飛而來，一抹晨光襯托出矯健的英姿與頎長的身影，近了，那人也發現了巴金娘。

「大嫂，原來是你呀？」

來人不正是那位俊得要挨千刀的江一天嗎？巴金娘沒好氣地道：「一清早就碰見你這背時鬼，算我倒霉。」

江一天笑道：「大嫂罵得有趣，背時鬼遇上倒霉蛋，可謂『否極泰來』也，看來你我都要交好運了。」

巴金娘說：「好個屁！就因了你那張鳥字條，害得我們連連上當吃了大虧，看你長得好模好樣，裡邊偏偏安了副壞心爛腸！」

江一天道：「大嫂罵得痛快！只因我傳信有誤，今日特來負荊請罪將功補過，請問廖老英雄今在何處？」

巴金娘兩手交叉抱在胸前：「老娘偏不告訴你，你又如何？」

「你不告訴我我也知道。」江一天用手一指：「你看，他們來了。」

巴金娘急回頭張望，卻甚麼也沒看見，待她重新回過頭來，江一天已沒有了踪影。

其實江一天和巴金娘對話時，便似乎聽到了遠處隱隱有喊殺聲，他隱進林中，朝響聲傳來的方向迅速潛去。

江一天潛近了，黎明的曙光中，看見廖天含正與南魁星拚死搏鬥，而蔣化龍與徐慧卿已倒在地上。

南魁星見駝子腿功實在厲害，而其餘三名弟兄眼睛受傷，青衣賊子又被葉旋風鐵鏈所阻，知道一時難以取勝，只好虛晃一鞭退出圈外，率領部下往後撤。

駝子等賊子走後，忙俯下身將兩位徒弟扶起。葉旋風急急取出五佛堂解毒膏給他倆敷上，果然是一物治一物，只過了半個時辰，蔣化龍和徐慧卿均睜開了眼睛。廖天含輕輕舒口氣，站起來走了幾步，忽然一綫陰風撲耳，急就手一抓，抓住一支飛鏢，伸開巴掌一看，不由得猛吃一驚——啊，這不正是徐慧卿丟失的蛇形小金鏢嗎？鏢上還有一張小帖，上寫八字：「原路挺進，鏢存盒存。」一看便知是江一天的字跡。廖天含隨即毀掉鏢帖，將蛇形小金鏢藏進貼心衣袋，四顧無人，知道江一天決不會輕易露臉，便走回蔣化龍、徐慧卿身邊，這時兩人身上的鏢毒已被膏藥吸盡，葉旋風再敷了些癒合傷口的藥，扶他們坐起來。廖天含取出兩粒藥丸給他們吞下，不一會，蔣化龍站起身，竟像沒事人一般了。只是徐慧卿吃了舒形雪輕輕一掌，內臟受了震傷，一時還未恢復過來。

這時盧狠盧兇急急奔回來了，報告他們發現了紅綾寶盒。那寶盒被一羣青衣漢子緊緊守護着，就放在茂隆客廳的一間小房裡。

尹四首和曹如也奔回來報告，說他們在兵房街的八仙客店裡也發現了紅綾寶盒的踪跡……

衆人正自猜疑不定，忽聽一聲高叫：「紅綾寶盒到！」神彈子崔三魁興沖沖地奔飛而來。

葉旋風笑道：「崔大哥莫非也偸了個假盒回來充數不成？」

「怎麼會是假的？你們看。」崔三魁解下背包，取出了紅綾寶盒，將寶盒上紅綾揭開，盒上果然有金龍御雙封！

「你是怎麼得到的？」廖天含疑惑地盯着崔三魁。

「這兒到武當有一條秘密小徑，我猜想南魁星可能明裡跟咱們鬥，暗中派人從這條小徑把千佛珠悄悄送走，我便運起輕功往那條路急奔，走不多久，果然看見前頭三個客商打扮的人背着包袱在趕路，我追上去一陣彈子將他們收拾了，搜查包袱，不由得喜出望外……」

很明顯，敵人是採用了分散視綫，瞞天過海的詭計，眞正的紅綾寶盒豈能輕易取得？可是廖天含並未點破，只是說：「先將它收起來吧，反正沒有蛇形小金鏢的鑰匙，即使眞是寶盒也開不了。」

巴金娘也回來了。崔三魁一見她就叫：「說話可作數？」

巴金娘一楞，道：「當然作數。」

崔三魁止不住喜上眉梢：「好好！讓我將寶盒打開看看！」

江一天並未走遠，他總是若即若離地跟着這班人，江一天在發現舒總管的一刹那，便作出了先偸走蛇形小金鏢的決定，但他決不能將蛇形小金鏢長期帶在身上，於是決定通過廖天含送還徐慧卿，他明白只要有廖天含在，就會有徐慧卿和蛇形小金鏢在，而只要他們掌握了開寶盒的金鑰匙，那麼，即使慈禧得到了紅綾寶盒，也不那麼容易開盒取珠。

他緊記父親的話，「決不能讓千佛珠落到洋人手上！」這是父親的囑咐。「阿彌陀佛，你此行務必配合你師叔取回少林佛寶。」這是金靈大師的叮嚀。十二歲時，江一天與徐慧卿匆匆一別，便被父親暗中送至雲南小滇池跟金靈學藝。十年來，金靈的十分武功已得着九分。無奈洋人入侵中華，侵我國土，侮我人民，搶我財富。瓦德西

向慈禧索取千佛珠，消息傳出，使少林受到極大震動，連遠避人間，與世無爭的金靈大師也激憤不已，決定派江一天提前出山，打入朝廷，配合廖天含奪回少林至寶，阻止慈禧和洋人議和。

江一天利用父親的關係和卓絕的武功，不但很快便當上了太和殿內侍，而且被提拔爲內侍副總管。然而，他也覺察出總管舒彤雪對他的監視和敵視，舒彤雪從來不輕易暴露自己的武功門派，那天用佛掌擊傷徐慧卿，使江一天大吃一驚，難道他也是少林正宗所傳？好在江一天在制服八大內侍高手的比武中，用的全是奇門怪招，使人無法看出破綻，可他還是覺得背後有一雙陰森的目光盯着自己，因此不能不特別小心，謹愼從事。

自從在隱賢莊第一次看見徐慧卿，他就認出了她。但當時八大內侍全部在場，哪敢貿然相認呢？他只有暗中出手，在極其穩妥的情況下保護她。舒彤雪那老奸賊事先做了許多假盒子，蓋上金龍御印雙封，以迷惑奪珠者的眼睛，連他身上的這個紅綾寶盒也分明是假的。江一天陷在兩面都不信任的窘迫境地中，他必須靠自己的忠誠與智慧，發揮他的特殊作用，昨天舒彤雪要點他做護寶鏢主，爲的是要置他於八大侍衛監視之中。江一天當場將珠盒打開，內裡竟是空的，他怒形於色，拂袖而走，弄得舒彤雪下不了台，只好仍讓他獨立行動。

幾天來，儘管心弦繃得緊緊，可徐慧卿的容顏仍時時在他眼前浮現，他喜歡她，也許從小在一塊玩「拜堂成親」，內心的柔情便已悄然生長。隨着一年年長大成人，江一天對徐慧卿的渴念也就日甚一日，他知道自己已不可能愛別人，自從師父命他出山，他就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與她相遇。如今，他們相遇了，卻弄到如此對立的地步，他決定抓住時機向徐慧卿表明心跡，消除誤會。

徐慧卿吃了師父兩次藥丸，覺得身子舒適多了，只是仍然虛弱，因此總是落在隊伍後邊。蔣化龍與她形影不離，時時照應着她，眼看着他們拉後了一截路，徐慧卿有點性急起來，硬撐着放快了腳步。轉過一個山彎，忽聞前面沙沙一響，竹林中跑出一個人來。徐慧卿、蔣化龍一看，不由得又驚又怒，一齊拔劍在手。

江一天微微一笑，迎風挺立在山間小路上。

* * *

時至今日，蔣化龍尚未與江一天交過手，因此不知厲害。他已隱隱猜到徐慧卿的心事，因而對徐慧卿道：「慧卿，你歇着，讓我來收拾他！」說罷，急舞雙劍衝上來。江一天連劍也沒抽出，雙掌一合，竟同時挾住了對方從上而下刺來的劍尖。

蔣化龍想抽回雙劍，江一天就勢一送，蔣化龍立足不穩朝後仰倒。江一天欺進一步，指尖在蔣化龍身上輕輕一點，蔣化龍便被封了全身血脈，頓時人事不省。

「慧卿阿妹……」江一天立起身，含着熱淚呼喚了一聲。

徐慧卿全身一震，但隨即一腔怒火又昇騰起來。她用劍尖朝江一天一指，罵道：「狗內侍賊子！誰是你阿妹？看劍！」說着挺劍就刺。

江一天並不閃避，看看劍尖已劈面刺到，便一駢二指挾住了對方劍尖：「慧卿阿妹，我有話要對你說……」

徐慧卿又羞又惱，鬆開握劍的手，對準江一天就是一拳。江一天不躲不閃，任她揮拳如雨打個够。徐慧卿打了十幾拳，不但傷不着對方，還把自己拳頭打疼了，索性轉過身子，捂着臉抽泣起來。

* * *

當晚，樂平莊大廳中，四支忽明忽暗的燭光映出二十幾張嚴肅的面孔。左邊一排，坐着衡山派掌門馬開山、華山劍客石開天、鷹爪派高手沙浩然、巫山派掌門巫四娘以及「太白四雄」等人；右邊一排，坐着義和團坎字大哥賀承洪、坤字大哥胡文彪香主、神拳太保陸青、冷血神醫謝天甫以及下午接到通知趕回來的廖天含一行人。

雄鷄高唱，鼓交三更，賀承洪霍地一聲站起來，對衆人打一拱，道：「武林各路英雄均已到齊，現八大侍衛退路被封，只有繞過樂平莊穿河谷鑽爛泥灘了，望諸位同心協力，剪除惡賊，奪回佛寶！」

馬開山挺胸而起：「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千佛珠豈容國賊獻與洋人？況且我徒兒馬龍、馬虎喪命在八大惡賊之手，馬某不敢逞能，爲徒兒報仇願打頭陣。」

巫四娘手按桌沿挺身而起，衣襟一撩，腰間一排柳葉飛刀在燭光下閃閃發亮，她對華山劍客石開天道：「石大哥，怪叫化蘇三星發帖約我們到齊，爲何他自己不來？」

石開天雙掌合什，慢悠悠道：「蘇三星乃一諾千金的好漢，逾約不到，恐怕是兇多吉少，我們要盡快出手才好，阿彌陀佛。」

「好，立即出發，奔赴赤石崗！」賀承洪噗地吹熄蠟燭，黑暗中人影幢幢躍出……

赤石崗一面依山，一面臨河，山崖上綠樹氤氳，猿啼鶴唳，臨河的山坡伸入河谷。河谷兩旁怪石嶙峋，怪石之間一片長滿青苔的爛泥灘。

陽光照在坡勢平緩的赤石崗上，崗頂一塊開闊的草坪，便是今日雙方交鋒的戰場。東方立着義和團頭領賀承洪、胡文彪及武林好漢，西面立着太和殿八大內侍高手和總管舒彤雪、副總管江一天。

舒彤雪冷視羣豪，鷹隼般的目光

在羣豪隊中掃來掃去，他在尋找義和團總頭領「乾」字大哥劉義山，但他有點失望，他只看見了賀承洪與胡文彪。他不露聲色，略略跨前一步，高聲道：「衆位英雄，今日賞臉前來赴會，眞是義薄雲天，舒某這廂有禮了。」說罷深深一揖。

賀承洪也跨出半步，朗聲道：「舒彤雪，少來這一套，你要知禮，便把搶走的千佛珠歸還徐慧卿姑娘！」

舒彤雪冷笑道：「千佛珠乃朝廷國寶，我等護送回朝，完璧歸趙，爲甚麼要歸還徐姑娘？」

賀承洪道：「甚麼完璧歸趙，這掩耳盜鈴的把戲騙得了誰？你們是要送去給洋人爲禮，好認洋人爲乾爹罷了！」

舒彤雪被戳到痛處，不由臉色一沉，喝道：「休要多言，千佛珠就在我陣中，你們要是能破陣，聽任拿去。」說着，從懷中取出紅綾寶盒往空中一拋，那寶盒劃出一道殷紅的弧綫，落在「八卦陣」正中的「太極眼」中。

「誰敢去打頭陣？」賀承洪回頭問道。

「馬某願往。」馬開山應聲而起。

「不，馬老英雄乃一山掌門，豈能輕易出手？」

賀承洪道：「該年輕人先上才是。」

「太白四雄」中的白祖宗搶先說道：「我上！」聲落人起，早已躍出丈外。

那邊接陣的是江一天，江一天立身不動，待白祖宗撲到身前，倏地躍起，左手二指直點白祖宗雙目，這一招後發先至，逼得白祖宗急收拳封門，連退二步，江一天趁勢欺身而進，右掌疾出，啪！正中前胸，白祖宗躍出數丈，口中噴出一股鮮血。

白祖德、白祖勝、白祖雄見哥哥被傷，心頭怒火中燒，一齊亮出鋼刀撲上去。

這邊，魏長青、蕭衛庭正要上，被舒彤雪制止了。

江一天以靜待動，他挺胸閉氣，等白祖德三兄弟近身了，這才「砰砰砰」連發三掌，這三掌幾乎同時擊出，快如疾風，掌掌擊中目標，白家兄弟頓覺背心雷擊般炸痛，鋼刀脫手，敗回陣中。

這一下激怒了「江南雙惡乞」盧狠、盧兇，他們脫下衣服，赤膊上陣，像兩隻猛虎撲向江一天，江一天不敢輕敵，沉着應戰，雙惡乞兄弟聯手，詭異奇招、陰門毒手齊出，掌風颯颯，掌影重重，江一天高縱低竄，防不勝防。不多久，江一天一個敗勢「狂風擺柳」上身一仰，往後便倒。盧狠、盧兇拳掌急出欲斃其命。忽然江一天伸出一雙「拐子腳」，正好勾中雙惡乞的腳踝，弟兄倆未及防備，竟被勾得雙雙跌倒。

這時衡山掌門馬開山瞠眥欲裂，縱步而出，「二鬼拍門」，雙掌直拍江一天要穴。馬開山此招存心要取江一天性命，出手迅捷兇悍，掌上運足十成功力，掌風淒厲，摧山壓石。江一天心中一驚，正打算拚着受傷硬接此招。忽然一對鐵掌猛插進來，與馬開山雙掌相抵，猛聽「啪」地一聲，馬開山連退數步，舒彤雪已立在江一天與馬開山之間。

舒彤雪出手迅猛異常，托掌之後，人未立穩，卻早已單掌一揚，力發千鈞，「順水推舟」直拍馬開山胸門。馬開山雙掌一合，「拒敵千里」，以硬拆硬，「啪！」兩人均被震得連退數步，誰知舒彤雪使的是「連綿掌」，左掌剛收，右掌又到，擊中馬開山右胸。馬開山立即胸氣閉塞，壓下喉嚨中那股又鹹又腥的東西，穩住腳步，納功運氣準備反擊。

此時華山劍客石開天撫掌大笑，踱步而出：「舒總管掌法精絕，功力純厚，眞不愧是鷹犬魔頭，老衲今日也棄劍用掌討教兩招如何？」

舒彤雪微微一笑：「在下豈是石神仙對手？不過勉力奉陪罷了。」說罷回頭朝陣中示意，八大侍衛嘩啦一聲，在草坪上擺成八卦陣式。

石開天心中一怔，他知道這「八卦陣」暗含有五行變化，精妙無窮，欲破此陣，非義和團八大首領全部到齊不可。可是爲了保護義和團的領導力量，他和馬開山等極力反對義和團首領全部來打陣，最後達成協議：劉義山領着其餘首領隱伏在赤石崗四周的村民當中，伺機接應衆豪傑，不到萬不得已時決不出手。

「石神化，在下討教了。」舒彤雪運足勁力一掌擊向石開天腦門，來勢兇猛，掌風凌厲。

「阿彌陀佛。」石開天雙掌合什舉過眉額，格開對方來掌，隨即一着「雷火轟林」直向舒彤雪襲去。舒彤雪身形一驟，轉身「力劈華山」與石開天對劈一掌。石開天招數未老，功隨心發，倏地化掌爲爪，「黑虎掏心」直搗「黃龍」。舒彤雪身手如風，「蝴蝶雙飛」雙掌撥開對方雙爪，緊接着反守爲攻，雙掌直拍石開天雙眉。石開天「金龍沉海」避開雙掌，矮身一個「夜叉探路」直踩對方足踝。舒彤雪挺胸縮腹，兩手急落，一個「判官翻簿」欲扣石開天手脈，石開天兩手一翻又化爪爲掌，一招「推山塡海」雙掌推出。舒彤雪氣轉明堂，逕至丹田，「浪薄江礁」雙掌一切，「砰！」掌碰掌，兩人一晃，各自被功力震退數步。

「上！」賀承洪見舒彤雪臉有倦容，知道馬開山和石開天已經挫了他的元氣，便一聲令下，領着衆豪傑一擁而上，想衝開舒彤雪鎮守的生門搶入八卦陣中。只聽得廖天含忽然高叫：「少林佛掌！當心！」話音未落，衝在前面的曹如和尹四首背上早已各中一掌，心肺俱裂，登時死於非命！衆豪

傑一齊撲上去圍攻舒彤雪，舒彤雪雙手合掌，掌中夾着兩截劍尖，雪白的衣衫上被血染紅了一片。他用「少林佛掌」連斃兩命，斷二劍，連石開天也手肘負傷。他死死守住八卦生門，令衆人大駭，一時停下步來……

* * *

「少林佛掌」又稱「少林殺手掌」，乃少林寺上乘功夫，居百功之首，非少林掌門人不得習練。舒彤雪今日使出此掌，衆武林英豪無不震驚。當年爲了奪取「少林佛掌」武功秘笈，他把大師兄慧憚騙到後山，冷不防一掌將其打墜懸崖。然後又酒中下藥制住二師兄廖天含，廢了他的雙手，奪得了「少林佛掌」秘笈。金靈大師已老，大師兄已死，二師兄手殘，舒彤雪再無顧忌，乾脆入朝廷當了內侍，很快便竊取了內侍總管的高位，成了慈禧的心腹打手。沒想到徐清宮府中突然冒出來個駝子武師，那人正是二師兄廖天含。爲此，舒彤雪總想殺死二師兄，以解除心腹之患。無奈二師兄深居簡出，雖雙手半殘，脚功卻練得十分厲害，使舒彤雪一時難以得手。後來駝子隨徐清宮回到隱賢莊，舒彤雪也沒有放棄自己的陰謀，總要伺機下手殺害二師兄，除去多年的心病。

「呀！」空中「蝴蝶穿花」飛來兩條人影——二師兄和「九行宮」葉旋風聯手出動了！舒彤雪不敢怠慢，左肩微沉，右手長劍突出，「撥草尋蛇」直挑廖天含胯襠。沒料到廖天含在落地之際，突然以脚代掌，居然也以「少林佛掌」的功勢挾住了長劍！舒彤雪悚然一驚，此刻葉旋風的「破碑腿」凌空而來直踩左肩。舒彤雪只得棄劍抖肩相迎。葉旋風被勁力反彈空中，逕直飛向陣中的江一天，江一天兩手「霸王擧鼎」向上一托，葉旋風又是凌空飛起，不偏不倚，正巧落到太極眼中。他滾身騰起，伸手將紅綾寶盒一把撈住。八大侍衛大驚失色，齊撲上來奪，「八卦陣」頓時亂了陣脚。

葉旋風在混亂中使出「九行宮步法」，搶了出去。剛剛竄上坡頂，眼前一亮，一道寒光直刺喉門。急忙將頭一偏，風聲颯然，劍尖從頸旁劃過，左耳竟被刺穿。葉旋風大駭，略一驚疑，右手腕一麻，珠盒已落回舒彤雪手中。「八卦聯手！」舒彤雪一聲厲喝，提醒了混戰中的八大侍衛，他們紛紛向舒彤雪靠近，很快又形成了新的「八卦陣」圖。

賀承洪一聲冷笑，擧起了牛角號。「嗚嘟嘟——」號角聲起，山鳴谷應，頓時，赤石崗後面的山上擧起數面旗幟，「義和團」三字迎風招展。總頭劉義山率領其餘五門拳首的隊伍殺下山來！

舒彤雪臉色灰白，原以爲義和團已所剩無幾，絕無能力與官兵對抗，今日引誘他們來打「八封陣」搶千佛珠，正是要他們陷入埋伏之中，好來一個「甕中捉鱉」，豈料他們還多如螞蟻，漫山遍野席捲而下，舒彤雪見狀，也以手指壓在唇間發出一聲呼哨。猛聽得呼啦啦一陣響，河谷亂石縫中，爛泥灘上突然站起一大片清兵來。他們滿面青苔，渾身汚泥，手揮鋼刀，殺向武林豪傑。

一場血戰在赤石崗下，河灘之間展開。

「八卦陣」在義和團八大首領的聯合攻打下迅速瓦解了。

舒彤雪在石開天、廖天含和葉旋風的聯手攻擊下節節敗退。可他仍想再堅持一會，等候大隊官兵的到來。無奈石開天等攻勢很急，葉旋風又總是抽空子竄上來搶寶盒，加上二師兄的連環腿實在可怕，他只好邊招架邊尋找退路。

三爺魏長青的「鐵砂掌」碰上了馬開山的「五雷掌」，交手十幾個回合，馬開山一個「五雷轟頂」打得魏長青腦漿迸射，倒地身亡。四爺「閃電手」侯士傑見三哥慘死，哇地一聲怪叫，揮劍閃電般直刺馬開山喉門。馬開山「一拍驚天」鋼刀出手橫削侯士傑，並就勢一刀「反劈昆侖」，侯士傑正要回劍格擋，「颼」地一聲，巫四娘一把飛刀打中他的「太陽穴」。侯士傑踉蹌了一下倒向華山劍客石開天，被石開天手起劍落斜肩劈作兩半。

舒彤雪大驚失色，正想傳令退兵，忽聽一聲炮響，通往石寨河的大道上塵土飛揚，金龍旗飄展，大隊官兵已到。

「哈哈！劉義山、賀承洪，你們的末日到了！」舒彤雪大喜，挺劍直取義和團總頭領劉義山。賀承洪、胡文彪、陸青等挺身護住總頭領。內侍隊中，大爺南魁星、二爺楊合成、五爺蕭衛庭、六爺胡保聖、七爺童立偉和八爺古金華拚死衝殺上來。舒彤雪大喝一聲：「全力以赴撲殺義和團！殺一個賞銀五千兩！」

急驟的馬蹄聲漸漸逼近，官兵鐵騎如狂飆落地，直撲過來。

巫四娘和巴金娘師徒倆一連放出十多柄柳葉飛刀，簡直是刀無虛發，使衝在最前面的十餘騎紛紛跌倒，可是官兵如決堤之水，哪裡攔擋得住！

猛然間，又是一陣吶喊響徹行雲。山林之中，田野之上，河邊小徑中，黑壓壓湧出烏雲似的人羣，全部是義和團拳丁打扮的農夫、漁民和工匠。他們聞說義和團在赤石崗與官兵再次開戰，便自動集合起來相助，手執鋼刀長槍鋤頭扁擔，漫山遍野蜂擁而來，官兵只好掉過頭去迎戰。

舒彤雪情知不妙，兩眼一眨，發出一聲長笑：「哈哈哈哈！義和團今日之勢仍不減當年京城之盛，劉大哥、賀大哥不愧是大將之材。不過，推開窗子說亮話吧，今日兩邊旗鼓相當，硬拚雙方均無便宜可佔。不如大家行個方便，衆位意下如何？」

分析眼前形勢，官兵大隊騎兵，且有火炮壓陣，鄉民村夫未經訓練，若眞與官兵交手，勢必犧牲慘重。爲了鄉親們的安全，自然還是雙方暫且退兵爲上。

於是劉義山道：「舒彤雪，你回去告訴西太后，千佛珠決不能用來媚獻洋人！否則，天下百姓決不答應！」

石開天合掌上前：「阿彌陀佛，赤石崗免殺生靈，今日暫且饒你一命。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你自有惡貫滿盈的報應之時！」

廖天含咬牙切齒：「舒彤雪！你賣國求榮，蒼天有眼，決不饒你！」

舒彤雪臉色鐵青，嘴唇緊閉。江一天立在他後面微微冷笑。南魁星等神色黯然。

賀承洪跨前一步道：「舒彤雪，你們站着莫動，待我大隊人馬退上後山，你再引兵退走。」

舒彤雪點頭應諾。

於是，賀承洪吹響牛角號，劉義山壓住陣脚緩緩往山上撤退，趕來助陣的鄉親百姓呼聲雷動：「驅逐洋妖！保衛山河！」

舒彤雪立在赤石崗上凝然不動。他望着義和團和武林豪傑的身影，咬牙暗道：「好！讓我在第二張網中等候你們！」

* * *

且說慈禧暫幸西安，不覺已近一年。雖行宮內一切佈置，略如北京，飲食衣服，都有陝西巡撫岑春煊供奉。可哪裡有北京行宮的豪華富麗！想起頤和園的亭台殿閣，愈感到此地荒涼逼窄，備極蕭條，不覺終日緊鎖雙眉，悶悶不樂。慶王奕劻和學士李鴻章在京議和又遲遲不見進展。前幾天接慶、李來電奏，說是洋人提出：第一要嚴懲罪魁，第二要兩宮回鑾，若蒙照允，方得開議，這使慈禧左右爲難。嚴懲罪魁，指的是義和團拳匪八大首領以及支持義和團「開釁友幫」的主戰大臣莊王載勛、怡王溥靜、端王載漪、刑部尙書趙舒翹、四庫全書總裁兼議政大臣江毅等人。義和團拳首至今未曾拿得一個，主戰大臣又大多是自己的親貴，一時如何懲治？懲治不成，議和也就只是一句空話。那麼，自己又怎能倉猝回京去自投羅網呢？李鴻章在電奏中力主將拳首正法並罷斥端王等，更使得慈禧對義和團恨得咬牙切齒。怪只怪拳匪構亂，開釁友邦，方導至京師紛亂，慈駕西巡，聖躬驚險，宗社阽危。如今兵荒馬亂，闤闠成墟，衣冠塡壑，盡皆拳匪之罪也！可恨此等亂世刁民，竟敢紅巾露刃，焚掠教堂，圍攻使館，惹得洋人大怒，致使八國聯軍攻佔京城，復遣兵西進，陷了保定，直取宣化……

爲了保住拉那氏的淸室江山，慈禧不得不先發電諭，重懲主戰大臣：賜載勛、趙舒翹自盡，毓賢正法，啓秀、徐承煜等斬首……然後，由奕、李轉致瓦德西議和，這才磋定了議和大綱十二章。

然而，慈禧看罷議和大綱，又皺起了眉頭。原來，那裡面第二條明明白白寫着：「肇禍諸人由各公使指出，嚴懲無貸。」第六條寫着：「中國允賠償各國公私損失，計四百五十兆兩銀……」議和大綱的副本上列着義和團八大首領的名字；另有一封慶王密信，說是聯軍統帥瓦德西再次私下指明要索取千佛珠，否則，一切和約將難以實施！

慈禧異常煩躁，對垂手立在一旁的李蓮英横了一眼，從齒縫裡擠出幾句話來：「傳旨舒彤雪和八內侍，務必盡快提拿拳匪八拳門首惡及搶回千佛珠！」

李蓮英隨即跪下：「啓稟老佛爺，內侍總管舒彤雪已在懿宮外候旨。」

「哦？」慈禧眉尖一挑：「召！」

「喳！」李蓮英磕了一下頭，退出去了。

不一會，身穿白衣，纖塵不染的舒彤雪便跪於慈禧太后的脚下。

「啓稟老佛爺，少林至寶千佛珠已經到手。」

「是嗎？」慈禧的語氣淡淡地，內心卻是一陣亢奮，臉上不覺鮮朗起來。她伸出一隻手掌，微微頷首道：「舒總管辛苦了，平身。」

「謝老佛爺。」舒彤雪立起，慘白的長臉上居然也有了些許紅光。

「驗過珠了麼？」

「稟老佛爺，珠盒上有先帝御封，微臣不敢擅自開啓。」

「知道了。」慈禧贊賞地看了舒彤雪一眼，轉對李蓮英：「傳我的話，文武官員正殿候旨，並請聖上一同上殿欣賞千佛珠。」說罷，起身轉入垂簾之後去了。

所謂正殿，就是原來陝甘總督府的大堂。難爲岑春煊的苦心，派人將四壁粉刷一新，換了幾根雕龍畫鳳的樑柱，倒也顯出幾分富麗堂煌景象。

慈禧太后頭戴金頂丹面鳳冠，上用金綫與珍珠織綴成五隻鳳凰；身穿杏黃緞袞龍袍，龍袍上九條金龍騰雲駕霧；脚踏綉鞋，鞋上綴滿五彩珍珠。她坐在大殿龍位之上，雖是到了這般地步，也不失體面威嚴。坐在她身邊的，是面帶愁容，無精打彩的光緒皇帝，他衣冠晦暗，神色淒惶，分明已是一個木偶。

金鐘齊鳴，鳳鼓輕敲，文臣武將俯伏在地行三跪九叩大禮，山呼「萬壽無疆」。禮畢，靜跪於地恭候慈禧開口。

「諸位愛卿，」慈禧微微俯下身子，緩緩地說：「今幸得列邦見諒，既定和局。慶、李二人在京與洋人訂立十二條和約，要索取義和拳匪首八顆頭顱及千佛珠。諸位愛卿須竭忠盡智，協助朝廷緝拿匪黨禍魁，解我肘腋之

患，保我大清帝國永固太平。」

話音剛落，總管太監李蓮英跪下奏道：「啓稟老佛爺，內侍總管舒彤雪率八侍衛護送江南隱賢莊徐清宮貢品進見聖母皇太后。」

李蓮英把搶來的千佛珠說成是徐清宮的貢品，使慈禧心裡一陣高興，她很喜歡李蓮英的機靈。她之所以要當着光緒與衆臣的面接受舒彤雪獻上來的千佛珠，正是要掩蓋那種殺人劫寶媚獻洋賊的血腥罪行。李蓮英心有靈犀一點通，輕輕兩句話，便把賣國求榮的卑劣行徑變成了獻寶救國，爲國分憂的慷慨之擧。這無異於爲她剛才說的一番話做了一個十分及時而又極其巧妙的安排。

一聲召諭，舒彤雪手捧珠寶盒步上殿來，雙膝一跪，兩手將綾珠寶盒擧過頭頂：「叩見老佛爺，江南隱賢莊徐清宮托小人獻上貢品少林至寶千佛珠。」

一陣春風掠過慈禧臉龐，她命貼身小太監取過千佛寶珠盒，親手解開包裹珠盒的紅綾，細細端詳起來。只見精光閃亮的小鐵盒上，印着先帝的雙龍御封。呵，這小小的鐵盒之內，便是那串價值連城、馳名中外的千佛珠麼？慈禧曾多次派人遍搜天下珠寶，甚麼奇珍異寶沒有見過？但像這樣的屢屢引得洋人垂涎欲滴的國寶，連她也還是見所未見呢！

慈禧不想壓抑自己的好奇心，她輕輕揭開先帝御封，看見御封貼過的地方有一個小小鎖孔。此時，滿朝文武、一宮上下，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慈禧手中的小鐵盒上，殿堂中一片寂靜，人們似乎連呼吸也屏住了。

舒彤雪擧起一雙手掌，掌中托着那支古金華「搶來」的蛇形小金鏢，奏道：「鑰匙就藏在這小金鏢內，請賜微臣替老佛爺開盒。」

慈禧這才將目光從鐵盒上移開，若有所思地看舒彤雪一眼，將鐵盒遞與貼身小太監，小太監又將小鐵盒捧到舒彤雪面前。

舒彤雪顫顫地接過寶盒，頓時覺得這盒子有千斤份量。彷彿社稷的安危、自身的榮辱，全裝在這盒子裡了。他的眼前幻化出慈禧太后賜他金盤御賞、雙眼花翎的情景……

此時，光緒皇帝立起身正欲開口說甚麼，卻被慈禧嚴厲的目光制住了。他輕嘆一聲，無可奈何地重新坐下。

舒彤雪將鑰匙插入鐵盒鎖孔輕輕一扭，只聽「卡察」一聲，盒蓋猛地被彈開，嗤嗤嗤……盒內迸出道道寒光向四周射去，其中一道寒光竟直射慈禧太后的臉門！

舒彤雪大駭，倏地躍起。說時遲那時快，只見他袍袖一拂，一股勁風抖袖而去，將射向慈禧的劇毒銀針逼開。

慈禧只聽耳旁「嗤！」地一聲，一束銀針從耳邊穿過，釘在後壁的垂簾上。

那珠盒猶自滴溜溜轉動着，突然，又是「嗤嗤」連聲，無數根纖細銀針再次向四面八方射出，不少人應聲而倒，殿中頓時大亂。慈禧哪裡見過這等陣勢？竟一時嚇呆了，直楞楞地望着哪魔匣。又一道白光劈面而來，幸得李蓮英不顧禮規體統，搶身上前將她按倒在龍案上……

舒彤雪早已臉如土色，他明白，這是武林黑道上的「九毒追魂盒」，盒內裝有九層機括。每層機括各扣着一種毒性不同的銀針，故稱九毒。機括觸動射出毒針時，帶着盒子不住地旋轉，時時改變射擊方向，使人難以閃避，故曰「追魂」。毒針如此厲害，舒彤雪不敢輕易扣盒，急得一頭冷汗，情急生智，他突地身形一驟搶到一名嚇傻了的小太監面前，一手扣住小太監肩頭，另一手往他背上一拍，小太監飛騰而起，正好撲倒在珠盒上。一束毒針射入腹內，小太監眼球鼓突，手脚亂劃，不一會便不動了。

這一場突如其來的變故，使得太后、聖上、一朝文武都呆若木鷄，甚麼權威森嚴、神聖體統，全被這小小鐵盒攪起的恐怖與驚悸鎮住了。

第一個清醒過來的是慈禧太后本人，她壓住心頭餘悸，冷森森的目光直射舒彤雪的臉。一股無名怒火突地竄上胸腔，慈禧一拍龍案，勃然變色：「大膽舒彤雪！竟敢白日行刺，圖謀不軌，左右給我拿下，推出轅門碎屍萬段！」

衛士如夢初醒，撲上來擒拿舒彤雪。舒彤雪「噗通」跪下，磕頭如搗蒜：「微臣罪該萬死，罪該萬死！只求老佛爺聽我一言，死而無怨……」

慈禧怒不可遏，拂袖而起，正欲退朝，卻忽聞殿外傳來衛士的厲聲喝斥：「何人大膽，敢闖金殿！」

* * *

你道闖金殿的是誰？原來正是內侍副總管江一天，只因江一天剛剛上任便奉旨南下搜珠去了，故此殿前衛士並不認識他。

當下江一天被衛士擋住，想到千佛珠就要落入慈禧之手，哪裡還顧得了甚麼！他使上「沾衣十八跌」的上乘功夫，只聽「噗噗」連聲，圍上來的衛士一個個被摔飛丈外，有一個竟跌進大堂，摔得頭破血流，立時斃命。

江一天直闖入殿，殿裡的狼藉情景盡入眼簾，只見慈禧臉色鐵青立在龍案前，光緒神色惶恐地坐在她下首，羣臣個個如木雕泥塑一般，一小太監趴壓着那小鐵盒已經死去，殿中還躺着幾具屍體。

「九毒追魂盒。」江一天迅速判明了目前情況，知道舒彤雪搶到的，也不過是一隻假盒而已，懸起的一顆心這才放了下來。

「微臣江一天叩見老佛爺。」江一

天趨前一步，跪下了。

「大膽！」慈禧陰沉地低喝一聲，重新就坐，那張長臉板得像一塊鐵。

「卑職大膽闖殿，實因情急所致。」

「情急甚麼？」

「卑職聽說舒總管要臨朝開盒驗珠，只恐珠盒有假，中人暗算，故此急急趕來提醒一句，沒想到不幸之事已經發生……」

「何不早說？」

「護送千佛珠，臣奉命斷後，故此剛剛趕回。」

慈禧看見江一天那風塵僕僕的模樣，緊繃着的臉這才稍稍鬆動了些。她似笑非笑地道：「哦，看來你比舒彤雪要有心機。那麼我問你，千佛珠到底落在誰人手上？」

* * *

天色將晚，終南山上空濃雲密佈，羣峯籠罩在沉沉暮色之中。

透過蒼茫暮靄，可見一座崢嶸軒峻的古剎，古剎門前老柏森森，後院堅挺着參天古木。

大雄寶殿中，羣豪默然相對，沉悶的氣氛壓抑着每一個人的心胸。

赤石崗大戰之後，爲了保存義和團的中堅力量，劉義山、胡文彪便在衆俠客的一再敦促下，領着其餘四拳門兄弟回去了，只留下了賀承洪、陸青和謝天甫。大家仍推賀承洪爲統領，繼續爲奪回千佛珠而戰鬥。

然而，由於內部出了叛徒，英雄們的行動計劃常常被泄漏出去，從而處處陷於被動挨打的境地。

赤石崗一場血戰，雙方各有死傷，乾佑河中了埋伏，白祖德、白祖雄喪生，盧兕身亡，神拳太保陸青、鷹爪派高手沙浩然也身負重傷。最後在終南山下受到三萬官兵的狙擊，賀承洪只得下令撤退，眼光光看着舒彤雪帶着紅綾寶盒越過終南山回西安覆旨去了。

這簡直是奇恥大辱！中華武林好漢，決不能允許象徵着中華武魂的少林至寶千佛珠，竟由少林敗類之手拱手獻給洋人！

然而西安城裡有重兵把守，敵我力量過於懸殊，要從皇宮裡奪回珠子又談何容易！

衆英雄左思右想，終是無計可施。

崔三魁和巴金娘把做好的晚飯端上來，有上等好酒，有雞鴨魚肉，而衆人竟食不甘味，連最好酒的人，也沒有沾杯。

晚飯之後，賀承洪又召集石開天、馬開山、廖天含、謝天甫等策劃搶劫寶珠方案。

正議着，忽見燭光一閃，從樑上掉下一個人來，却是「聖手神偷」葉旋風。

「好你個小葉子，總是這樣鬼鬼祟祟的。」賀承洪苦笑道：「快說說西安消息。」

葉旋風嘻嘻一笑，擧起一根指頭往唇邊一豎，道：「先給我口酒潤潤喉，將告訴大家一件趣聞。」

廖天含瞪了他一眼：「小葉子，逗樂也不看看時辰！」

葉旋風忙收住臉上的嘻笑，報告道：「諸位老前輩放心，千佛珠沒有落在慈禧手上。」

「哦？」大伙一齊睜大眼望着葉旋風。

葉旋風便把打聽到的消息繪聲繪色地描述了一番，說得大家哈哈大笑。

石開天雙手合什：「阿彌陀佛，蒼天有眼，我佛聖靈，千佛珠未曾落入慈禧之手，眞乃不幸之中的萬幸。」

廖天含沉思道：「既然舒彤雪他們搶到的也是一個假寶盒，那麼，千佛珠到底落在了誰的手上呢？」

一語提醒了諸位，大家不再言語，都低了頭苦苦思索起來。

謝天甫斜眼盯着廖天含：「死駝子鬼，徐清宮家裡到底有沒有千佛珠啊？」

廖天含突然生氣了，臉紅脖子粗地道：「我敢拿腦袋打賭！寂未交給慧卿小徒的就是千佛珠！」

憑什麼下此結論？」謝天甫冷言相詰。

「憑什麼？」廖天含壓下心頭的激動，語調低沉而顫抖：「憑我二十四年在徐府的保鏢生涯！憑我……」廖天含猛地頓住了，他記起了金靈大師的囑托，記起了爲尋找千佛珠而受盡武林英豪誤解乃至謾罵的屈辱歲月。

十四年前，被師弟舒彤雪害得雙手半殘的二師兄廖天含，奉金靈大師之命去尋訪少林佛寶千佛珠。廖天含以雲遊方僧的身份踏遍千山萬水，才到了朝廷戶部尚書徐清宮府上；於是在徐府住了下來，一面兼任徐府的保鏢拳師，一面暗中偵探千佛珠的確實下落。然而，由於徐清宮城府極深，一直守口如瓶，因而廖天含始終未能得手，後來徐清宮由於力主抗戰，支持義和團打擊洋人而被迫退隱，廖天含也隨之到了隱賢莊。

徐清宮爲官清正，剛直不阿，與其祖父徐風寒及父親徐昇山截然不同，因此頗得廖天含好感，兩人常在一起談古論今，研討武藝，於是交情日深，爲此受到武林豪傑的鄙視。廖天含爲了逐步感化徐清宮，使之主動供出千佛珠的下落或將佛珠主動交還少林，忍辱負重達十餘年之久。然而徐清宮自有徐清宮的心事，廖天含也有廖天含的苦衷。徐清宮沒有勇氣揭露自己家裡劫珠匿寶的罪惡，廖天含亦不敢違背師命而暴露自己少林弟子的身份，就這樣兩心相隔咫尺天涯，度過了一個寒暑又一個寒暑……

這一切，又怎樣對衆豪傑說呢？如今，剛剛捕到的線索斷了，少林佛

寶得而復失；千佛珠剛剛露了一臉，又不知落到了誰人手上……

　廖天含相信徐清宮的信，相信寂未大師交給徐慧卿的紅綾寶盒，相信那支蛇形小金鏢。因爲那一切都與自己十餘年的查訪、分析及判斷相吻合。千佛珠肯定是在黃金寺混戰之後丟失的，那麼，到底是在當時就給人掉了包呢，還是在內侍賊子護珠途中被人以假亂眞偷了去？

　此時，賀承洪也陷入緊張的思索中，劉大哥早派人傳來了北京簽訂賣國求榮和約十二條的消息，這和約將義和團首領與千佛珠連在一起，而義和團與千佛珠又和國家命運連在一起。萬一瓦德西得了千佛珠，和議得以實施，那麼，清廷必然會與八國聯軍勾結起來一塊兒對付義和團，給剛在重建之中的義和團以毀滅性的打擊……

　燭光搖曳，陰風颯颯。大雄寶殿內外，不管是已經躺下的還是仍坐着的，頭腦裡都在回旋着一句問話：

　千佛珠到底落在了誰人手上？

物歸原主　豈能强求

　要想弄清楚珠落誰手，不得不回憶一下黃金寺裡那場混亂的爭奪戰，回想一下那個神出鬼沒的江洋大盜古金志。

　原來這「陰陽巾」古金志，正是太和殿八內侍之一——「陰陽扇」古金華的胞弟，此人行踪詭秘藝高膽大，是綠林響馬、江湖盜賊人人敬而遠之的怪異之人。他對千佛珠早就垂涎三尺，曾與其兄古金華多方打探千佛珠的下落，然而十餘年却一直無處可查，只知道千佛珠是藏在一個蓋有雙龍御印的「九毒追魂盒」中。

　直到兩個月前慈禧再次發旨尋珠，古金華才得知這千佛珠原來是落在退隱大臣徐清宮之手，便密訊其弟暗中相遇，好瞧準時機混水摸魚。爲了到時好行使掉包之計，古金志預先按照猜想做好了一個「九毒追魂盒」，並模仿先帝封蓋上雙龍御印。

　關帝廟中看見徐清宮用蛇形小金鏢寫遺囑，便又仿製了兩支蛇形小金鏢，一支自己留着，另一支交給了古金華，將開盒鑰匙密藏其內。當徐慧卿從寂未大師手中接過寶盒之時，他正倒挂在寂未的禪房中注視着這一切。

　後來南魁星從徐慧卿手裡奪走寶盒躍向天窗縱到屋頂，那個把南魁星打跌在瓦面上的人，正是古金志。古金志搶到寶盒，一邊跑一邊解開盒上紅綾將假珠盒包了，將眞珠盒藏在懷中，他正是在這時才吃了南魁星那一着「雙掌開碑」的。當時，古金志被打得飛彈起來，口中鮮血亂噴，於是趁機將那假盒子向空中一拋，任由英雄豪傑們去你爭我奪，自己便於混亂之中溜之大吉。

　「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古金志弄到了朝思暮想的少林至寶，不覺欣喜欲狂，他連哥哥古金華也瞞了，只想再將蛇形小金鏢弄到手，便携着這千佛珠遠走高飛，到海外去坐享榮華富貴。

　但他畢竟高興得太早，就在他離開黃金寺後，一個幽靈便突然出現在他的面前。

　那「幽靈」不是別人，正是江南怪叫化蘇三星。

　蘇三星，江南乞丐幫的總舵主，爲了保住千佛珠，制止北京那場賣國求榮的談判，不得不四處發帖求武林各界的好漢們幫助，自己也急急趕到隱賢莊，可他遲到了一步，在隱賢莊只看見一片廢墟，於是便步着英雄們的後塵急急趕去，一路順便再向各地武林高手發帖求援。

　眞是蒼天有眼，蘇三星剛剛踏上巫山青石板路，就迎面遇上江洋大盜古金志。

　蘇三星身子微微一欠，兩手擺個虛托的架子，不動聲色地望着古金志：「呵！古金志，眞沒想到會在這巫山道上遇見你，那裡去來？」

　古金志一驚，下意識地用手捂了捂懷，搪塞道：「我……我……」

　「何事如此匆忙啊？」蘇三星笑道：「怕莫不是又偷了什麼寶貝急於脫手不成？」

　這一下眞是歪打正着，古金志背脊一陣森涼，哪裡還敢停留片刻？他仗着一身上等輕功，出其不意地向蘇三星一頭撞去，想撞一個趔趄便搶道而行。

　誰知蘇三星竟紋絲不動，一運內力，用腹勁將古金志反彈出五六步之外，使那小子跌了個四脚朝天。

　「哈哈，原來你這小子仍然劣性不改。」蘇三星哈哈一笑，隨即沉下臉來：「古金志，十年前在響馬谷你是怎樣向我起誓的？」

　古金志爬起來，單膝一跪，雙袖一捲，行上一個黑幫大禮，道：「當年響馬谷蘇大哥手下留情，留了小弟一命，古某發誓不再闖蕩江湖，十年來我可眞的是金盆洗手，歇馬封刀了，大哥不信，可以到江湖上各方問一問。」

　「哼，」蘇三星突然眸子一定，兩道精光直射向古金志那鼓起的胸懷：「懷中藏着什麼，從實招來！」

　古金志打個冷顫，只道秘密早被窺破，蘇三星是特地來截千佛珠的，便橫下一條心，跳起來，冷笑道：「你也想來截千佛珠？嘿嘿，告訴你，古金志已經不是十年前的小響馬啦！蘇老頭，你要知趣便趁早讓開，要不知趣，莫怪我出手無情！」說着猛地一竄，左手一掌直擊蘇三星胸門，右手五指一張，「夜叉試湯」直插蘇三星肚腹。這二招出手極快，又毒又狠，只要一招得手，今日便有脫身之望。

　十年不見，古金志果然身手不凡。蘇三星喝聲「來得好！」雙足一頓躍起丈餘，落到了古金志身後，人未立穩，古金志「玉蟒翻身」，雙掌已從背後襲來。蘇三星雙手一抄，「反手羅漢掌」往後一拍，一聲鈍響，四掌相擊，古金志又被彈開五六步外，仰面朝天跌倒在地。

　古金志不敢戀戰，爬起就跑，他運起飛行功，身輕如燕，快捷如風。蘇三星一個「白鶴衝天」往前一躍，靠着提氣的極快輕功飛騰而起，倏地落在古金志面前，張開兩臂攔住去路。

　古金志知道一時休想脫身，只好搓着雙手笑道：「我想試試大哥十年來功夫有否長進。這一試，果然十分厲害，小弟佩服，佩服。」

　蘇三星臉一沉：「我今日沒工夫跟你戲耍，將千佛珠交出來。」

　古金志獨眼一眨，笑嘻嘻道：「蘇大哥，我們還是十年前的老規矩：三十招內你若制服得了我，千佛珠當拱手相送，若勝不了我，咱們各行其便，你當你的怪叫化，我唸我的强盗經，如何？」

　蘇三星一聲冷笑，也不答話，只是身子斜出，倏地一掌向古金志脅下擊去，出手比閃電還快。古金志躲閃不及，「砰！」被擊個正着，再次躍出五六步外，仰面摔倒。蘇三星搶上一步，正欲再加一掌，那傢伙却倏地跳將起來，沒事人一般嘻嘻笑道：「一招了。」

　蘇三星一怔，剛才那一掌已用了五分力，一般武林中人即使肩上中此一掌，也會骨折筋斷，何況是擊中脅下要害呢？莫非古金志這小子練得了「鐵衫百練功」不成？

　「鐵衫百練功」是內氣功中一種上乘武功，練到家時，拳脚難傷，刀槍難入，欲破此功，非得找到練功人的氣穴門不可，否則決難得手。

　於是蘇三星收住樁步，正色道：「千佛珠乃少林至寶，事關民族存亡、國家安危。古金志，你如果也算是個黃炎子孫、血性男兒，就應該交出來，不要做千古罪人，惹萬代唾駡。」

　「嘿嘿嘿，」古金志陰陽怪氣地笑了：「蘇叫化說的比唱的還好聽，你是想哄我交給你，好讓你發一筆大財是麼？」

　「古金志！」蘇三星一聲斷喝，目光若炬：「你要是再利令智昏財迷心竅，我要廢你一身武功，使你終身殘疾，你當三思而行。」

　「姓蘇的，不必多言，進招吧。」

　古金志緊一緊腰上的「陰陽巾」。

　蘇三星雙掌一遞，「降龍十八掌」疊手而出，風聲颯颯，掌影重重，頓時將古金志困住。「砰！」一掌「章門穴」，不對；「砰！」又一掌，「天府穴」，仍不對；再一掌「丹田穴」，還是不對……　古金志每中一掌，便喊一聲：「十四招！」「十五招！」「十六招」……二十招過後，古金志漸漸得意起來，索性開穴門運氣接掌，還尋找機會回擊幾拳。

　蘇三星乃當今蓋世英雄，一路拳脚打遍大江南北，令江湖上各路强豪無不驚服。誰知今日却是鐵錘打在棉花包上，一掌一掌都失了效。但他並不焦躁，沉着冷靜地尋找着對方的氣穴門。「二十三招！」「二十五招！」古金志得意洋洋地挨着打。

　據說習練「鐵衫百練功」的人，每每要人痛打，越打越舒服，一天不打便一天不得過。難怪這傢伙什麼也不在乎。打到十七招，蘇三星突然挺胸閉氣，凝招不發了。

　古金志見狀，不覺嘻嘻一笑，雙掌齊出，「二鬼拍門」直擊蘇三星雙肩。蘇三星引身一退，吸引對方躍身撲上。古金志果然中計，左脚單腿連躍，右脚拖地而行，暴露出他的氣穴門練在右脚板的「湧泉」之上。蘇三星終於窺探到了古金志的要害，等他欺身上前，便驀然一矮身，右手「獵鷹啄蛇」斜探對方右脚踝。

　古金志大駭，雙手急急下沉去守護。蘇三星突地左掌迎上猛擊古金志胸門，打得他向後仰倒，隨即右手二指騈起，「蝎鉗噬骨」，早卡住了古金志右脚踝。眨眼之間，蘇三星抽回左手，運氣於指尖，一指正戳中對方「湧泉」穴，竟戳了個對穿！古金志一聲慘叫，昏死在地上。

　蘇三星跨上半步，伸手往古金志懷裡一掏，果然掏出了一個紅綾寶盒，他將寶盒托在手心掂一掂，抬頭望望四周巍峨的羣峯，兩滴熱淚不覺滾落下來。

　英雄有淚不輕彈，蘇三星擦了一下眼角，轉身大步離去。

＊　＊　＊

　正當賀承洪等衆英雄在終南山古刹中進退兩難的時候，蘇三星終於尋着踪跡找來了。

　大家一見蘇三星，有如盼到了救星一般，那高興眞是難以形容。他實際上是這場武林大戰的總導演與總後台。他的對立面，是清廷的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后。

　當晚，大雄寶殿裡大排筵席爲蘇三星洗塵。

　蘇三星上首居中。左首順序一排，坐着賀承洪、馬開山、陸青、伍彪、盧狠、葉旋風、白祖宗、白祖勝等；右首順序一排，坐着廖天含、石開山、巫四娘、沙浩然、伍豹、崔三魁、巴金娘、徐慧卿、蔣化龍等。

　酒過三巡，蘇三星忽然站起來，將酒杯高高舉起，朗聲道：「衆位英雄！你等秉義而來，共赴國難，爲保護千佛珠免落洋賊之手，歷盡艱難，流血出力，此等千古豪舉，可敬可佩。我代表江湖乞丐幫全體會友，敬大家一杯！」

「慚愧慚愧！」衆人齊聲高叫，站起來舉杯一飲而盡。

「不必言慚愧。」蘇三星向大家拱一拱手，道：「諸位浴血奮戰，犧牲兄弟，痛失愛徒，付出的代價，是喚起了庶民。我一路步諸位後塵而來，沿途百姓交口稱讚你等英雄豪舉，紛紛起而效之，習拳練武，焚燒教堂，誓與洋人決一死戰！」

一席話鏗鏘有力，擲地有聲，說得大家心頭滾燙燙的，原來的沉悶懊喪氣氛一掃而光。

蘇三星又舉起一杯酒，臉上不由泛起了紅光，「這第二杯是喜酒……」

「呔！」有人擊了一拳，吼道：「喜從何來？」

衆人一看，却是江南惡乞盧狠，不由哄地笑了。

「先莫問喜從何來。」蘇三星笑道：「大家若信得過我蘇三星，便滿飲此杯，我自有喜訊叫諸君大吃一驚。」

「蘇大哥乃一諾千金的好漢，誰敢不信？」賀承洪首先舉杯：「來呀！滿上！」

「滿上滿上！」衆豪舉杯痛飲，飲罷，一齊展眼望定了蘇三星，恭等下文。

蘇三星不慌不忙，輕輕放下酒杯，伸手從懷中取出一物……

只見紅光一閃，大家不約而同地喊了一聲：「紅綾寶盒！」

紅綾寶盒在蘇三星的手中紅光閃閃，那鮮亮的紅綾寶盒就像跳動的火苗，在每位英雄的胸中燃燒，使人熱血沸騰。

蘇三星將桌上酒菜挪開，指擦乾淨一塊桌面，將紅綾寶盒輕輕放下，轉臉對廖天含笑道：「天含，請將紅綾解開，你看仔細，是否眞是少林佛寶？」

廖天含使勁壓住心跳，可是那雙半殘的手依然顫抖着。他費了好大勁，才將紅綾解開，一隻特製的鐵盒呈現出來，鐵盒正中，是一副雙龍搶珠的先帝御封。

衆人屏聲斂氣，一齊盯那盒子，盒子彷彿在桌上躍動起來，閃呈出淡藍的光澤，好像千佛珠的光彩已經透盒而出了。

「嘻……」有人笑了一聲，竟嚇得衆豪傑一跳。

發笑的是葉旋風，他小眼一眨，道：「蘇大哥，你那盒子敢莫也是假的哩。」

崔三魁也叫起來，「小心上當！我這裡也有一個呢！可惜是冒牌貨。」說着，當眞從懷裡也掏出一個盒子來放在桌上，雖形狀不同，却同樣有御印雙封。原來，崔三魁一直捨不得丟掉這個假盒子，他留着它，爲的是以此爲依據要巴金娘答應嫁給他。

「慧卿徒兒，過來。」廖天含叫了一聲。

徐慧卿從座位上站起，心情也十分激動，她捏定了懷中的蛇形小金鏢，正要移步，却被蔣化龍暗暗拉了一下，示意她別過去。徐慧卿沒有理他，一步步走到師父身邊。

「各位弟兄，各位英雄，」廖天含一字一頓地道：「千佛珠既是佛寶，也是國寶；既屬少林，也屬武林。今晚，在此巍巍終南古刹之中，堂堂大雄寶殿之內；有乞丐幫總舵主在場，也有義和團副總頭領賀承洪在場，更有武林九流三十班大部份代表在場；我提議，由千佛珠保存者徐清宮之女徐慧卿當場開盒驗珠，以明眞僞，大伙好齊心協力護寶，使完璧歸趙，國寶歸宗。不知諸君以爲如何？」

「廖老英雄言之有理！」

「對，開盒驗珠，一飽眼福。」

「是要打開看看！再也不能上當了。」

廖天含的話得到一致擁護。

於是，徐慧卿出示蛇形小金鏢，輕輕揭開御印雙封，露出了一個圓形小鎖孔，她旋開蛇形小金鏢，取出了第一片鑰匙。

「注意，這是『九毒追魂』盒。」廖天含提醒道：「這已告知你開盒方法，務必要按口訣開盒。」

徐慧卿閉上雙目定了定神，努力壓住心跳，默唸着師父教她的口訣，直到心平了，氣順了，這才按着要領，用第一片鑰匙插進了鎖孔。

「達。」盒蓋彈開了。徐慧卿連忙壓住盒子，伸進一隻手去，又取出一個略小些的鐵盒來。

徐慧卿打開第二小盒，用同樣方法取出了第三個小盒。

第三個小盒異常光潔，渾身呈白色，像是銀片製成，却閃着各色幽光，像陽光照在雪片上，反射出七彩光環。

徐慧卿取出第三片鑰匙，心裡突地跳了一下，渾身熱血直往上湧，她臉色蒼白，呼吸急促，一雙手抖得厲害。

「鎮定。」廖天含往徐慧卿頭頂上輕輕拍了一下。

徐慧卿迅速冷靜下來，深深吸了一口氣，穩住神，又默唸一遍口訣，毅然將第三片鑰匙插入了鎖孔。

「達！」盒蓋開了。一道光華隨即噴射而出！那是令人眩目的五彩光華，刹那間殿宇生輝，神堂現彩，菩薩映出金身，羅漢綻開笑臉，觀音用一千隻手法遮擋耀眼的輝光。人們驚呆了，眼花了，血液凝住，心跳暫停，衆多頂天立地的英雄好漢，在這種奇光異彩面前氣斂神懾，爲祖國的瑰寶所鎮服。

「沙！」屋頂上發出一陣極輕微的響聲。

「有人！」蘇三星疾手一按，蓋上珠盒，以極迅捷的動作將珠盒復原藏進懷中。

颼颼颼……無數身影從樑上、窗口、門縫裡竄將過來。

陰風襲頂，一人倏地從頭上落下，騎在蘇三星肩頭，一雙鐵腕鉗住了蘇三星脖頸。另一條黑影竄上來，一頭撞向蘇三星丹田穴。還有一人從側面竄來，伸手就去奪蘇三星懷裡的寶盒。蘇三星並不慌張，運用上乘氣功，使撲上來賊子一個個跌將出去，被豪傑們踐踏而死。

燭光滅了，大雄寶殿一片漆黑，黑影繼續颼颼地竄進來，殿內頓時一片混亂。

沒有喊殺聲與吼叫聲，武林中往往到了雙方都不顧生死的打鬥時，才會出現這現象。

蘇三星一邊反擊撲上來的敵人，一邊放大瞳孔觀察殿內外情況，發現他們已處於重重包圍中。

沒有命令，沒有指揮，可是蘇三星發現，衆豪傑在格鬥中向自己步步靠攏，漸漸形成了一個圓圈，將自己護在核心之中。

此刻，古刹四周，敵兵如潮漫湧，漸漸形成了鐵壁合圍之勢。舒彤雪站在門前石獅子下，指揮青衣漢一批一批衝進殿去，他的身邊，立着南魁星、楊合成、蕭衞庭、胡保聖、童立偉和古金華。舒彤雪反正有的是人，他不惜交出一批又一批青衣漢的性命去消耗俠客們的元氣。

這一回，舒彤雪已經孤注一擲了，他決心不惜一切代價，那怕丟了自已腦袋，也要將千佛珠搶到手。

四周死一樣寂靜，今晚月朦朧，連松濤也斂住了氣息，只有古刹中傳出的拳腳兵器的碰撞之聲，陣陣闖擊心頭。

突然，古刹內響起悶雷也似一聲吼，如虎嘯空谷，嗡嗡回旋；令大地顫抖，羣山震蕩，屋檐上的瓦片也被震落下來！內侍高手連忙氣沉丹田，穩住脚跟，而那些功力稍差一點的青衣漢，頓時跌倒一片。

舒彤雪臉色鐵青，鏘地拔出青鋒長劍，對身邊的內侍高手低喝一聲：「上！」

* * *

原來古刹中傳出的，是蘇三星的「獅子吼功。」這「獅子吼功」與少林佛掌同屬武林一絕，乃受「空明拳法」的啟發，將上乘內外功揉合，氣發聲道，從而波動氣流，成一種摧山撼海的旋力，如龍捲風一般席捲一切。當時大凡武林高手，均羨慕此法，畢生追求。然而却無幾人能得其奧，這寥寥數人中，「鐵面佛」南魁星習得三成，舒彤雪習得五成，蘇三星習得九成。能得十成之功者，唯有少林掌門、雲南小滇池的金靈法師。

舒彤雪深知道「獅子吼功」的厲害，斷定殿內青衣侍衞已是全然跌倒，哪敢怠慢，便率領南魁星等內侍高手闖入大雄寶殿，要拚死奪回千佛珠。

然而，大雄寶殿却已全無一聲聲響，點燃蠟燭一看，滿殿只橫七豎八地躺着青衣侍衞，哪裡還有半個俠客們的身影。

「傳令封鎖一切下山的路！」舒彤雪聲嘶力竭地大吼一聲，從殿宇後窗躍了出去。

忽見一股濃煙衝天而起，頃刻間烈焰騰騰，熱風撲面，原來是羣豪突出重圍之後，趁勢放了一把火！用以阻擋追兵。

舒彤雪望着前面的火海放聲大罵：「狗賊子！不殺你們我死不瞑目。」

蘇三星、賀承洪領着羣豪急急奔下終南山，在一個小山莊裡暫歇，一面商量下一步如何阻擋官兵與衆侍衞的追擊，將千佛珠秘密送到雲南小滇池，由徐慧卿親手交還金靈大師，這樣，既遂了武林豪傑的愛國之志，又還了徐清宮的遺願。

當下決定由賀承洪領着石開天、馬開山、陸青、沙浩然、伍彪、伍豹、巴金娘、白祖宗、白祖勝、盧狠等人斷後，由蘇三星、謝天甫、巫四娘、蔣化龍、葉旋風、崔三魁等保護徐慧卿。羣豪一起送寶南中，哪怕是拚到最後一人，也要將千佛珠平安送到少林佛門聖地。廖天含單身一人先行踏道。

蘇三星神色冷峻，目光烱烱地盯視着羣豪：「衆位一定要齊心協力護送佛寶！誰要敢萌生二意，莫怪我蘇某無情！」說罷，握拳朝厚厚的石案上一砸，石案齊紮紮一斷兩截。

賀承洪道：「爲了擺脫內侍賊子的追擊，此行一定要隱秘，誰要是將我們的行踪泄漏出去，斬！」說罷一掌砍去石桌的一角，石粉飛揚。

羣豪挺身而起：「請蘇大哥賀大哥放心！」

廖天含將蔣化龍拉到一旁，輕囑道：「師父先行一步了，此次護珠路上風雲莫測，你就是捨命，也要好好看護師妹，絕不可有絲毫疏忽。」

「弟子謹記。」蔣化龍重重地點了下頭，「師父路上自己當心。」

廖天含又囑道：「依我分析，我們這支隊伍中一定出了叛賊。」

蔣化龍一驚：「啊？師父……你看……會是誰呢？」

廖天含深深看了蔣化龍一眼，道：「化龍，你十五歲跟我學藝，至今已有十年，你與師妹又是未婚夫妻，再者，此次爲了國寶千佛珠，你也歷盡了艱險……爲師已看出你的眞心，故此時特地提醒你一句，爲師去了。」

「師父……」蔣化龍趕上兩步，神色黯然道：「你……路上小心。」

廖天含微嘆道：「是呀！爲師此行兇多吉少，不過……請放心，你我師徒還將後會有期。」說罷，用手按了按胸間，雙足一點，人已躍出丈餘，轉眼消逝在綠蔭道上。

此時徐慧卿已經庄嚴地接過蘇三星遞來的紅綾寶盒，將它嚴嚴實實藏

在身上，準備動身。蔣化龍走到慧卿身邊，將師父的囑托如此這般說了一番，直說得慧卿眼圈兒紅紅的，想到這也許便是生離死別了，而師父臨行却招呼也沒與她說一聲，難道師父連她也見外了麼？

殺聲四起，火把齊明，一隊官兵將「三福客店」圍住，捉拿欽犯之聲此起彼落。

「狗娘養的，又咬上了！」巴金娘氣得直罵娘。

「害得老子連眼也還沒瞌上一夜，鬼魂似的，纏得老子心煩！」崔三魁隨聲附和。

馬開山蒼髯戟張，怒目圓睜，高聲罵道：「狗娘養的叛賊！查你出來，我要將你剁成肉泥。」

賀承洪抽出單鈎一揮：「弟兄們！隨我往外闖。」

陸青、沙浩然一馬當先，伍彪、伍豹、巴金娘、白祖宗等隨後一湧而出。

蘇三星與謝天甫護着徐慧卿居中，用極手暗器分射兩旁衝過來的官兵。石開天、馬開山與賀承洪斷後，三位武林大師久經戰陣，殺得敵人不敢靠前。

衆英雄殺出東川鎭，奔上了通往獅子溝的山蔭小道，經過大半夜的急行軍，總算暫時擺脫了追兵。但是大家又餓又困，不得不找個小山神廟歇下，埋灶做飯，稍事休息，許多人倒在地上就睡着了，夢中仍在喊打喊殺。

殘月西墜，淸輝嫩寒，秋風瑟瑟，涼意襲人，山神廟裡籠罩着陰暗沉悶的氣氛。從東川鎭衝殺出來以後，蘇三星突然失去了踪影，他的失踪，無疑等於給這支隊伍少了一個核心份子。加上隊伍中出了叛徒，更是弄得人心惶惶，略略睡了一會，極度的疲乏過去之後，那個令人不快的陰影，便漸漸湧上了許多人的心頭。

忽一人挺身躍起，一脚踢翻了石香爐，惡狠狠道：「哪一位敢在背後說俺盧狠壞話？有種的站出來。」

一時無人應答。

盧狠找不到出氣處，便指着葉旋風罵道：「你娘個葉小偸，前晚你說是巫四娘走漏的風聲，把她給氣走了，爲甚麼今晚在『三福客店』又受官兵偸襲？」

葉旋風知道自己寃枉了巫四娘，又知道盧狠的暴烈脾氣，不敢吱聲。

「哼，我看出賣大伙的正是你這個賊頭！」盧狠步步逼上來：「早在三旗店的時候，你就從內侍賊子手中弄了個假盒回來害人，可見你們是早就有勾搭的了。」

「我看有勾搭的正是你！」出人意料，答話的不是葉旋風，而是武當弟子伍豹。

「你……你血口噴人！」惡乞盧狠臉膛發紫，怒視着剛站起身來的伍豹。

伍豹雙手叉腰，指着盧狠鼻子責問道：「我倒問你，昨天下午到東川宿店後，你到那裡去了？」

盧狠頭一昂：「怎麼？你要盤問老子麼？老子做老子的買賣關你屁事。」

伍豹冷笑一聲：「嘿嘿，買賣做在這節骨眼上，怕是一宗骯髒交易罷？」

盧狠不聽猶可，一聽火冒三丈，衝地下吐唾沫，雙拳直搗伍豹。伍豹後退半步閃開來拳，長劍出鞘。盧狠彎腰自靴中拔出兩把短刀，兩人於是乒乒乓乓地打起來。賀承洪、馬開山等喝也喝不住。

盧狠惡戰伍豹，雖然他出的盡是奇門狠招，無奈伍豹的「柔雲劍」法精練純熟，以柔克剛，使盧狠討不了半點便宜。盧狠自覺臉上無光，又想到昨晚自個確實是出去搶了一些銀子，偏就碰上敵人來襲，眞是有口難辯，罷罷罷！「惡乞就此告辭！」話音未落，人已竄出門外，等衆人追出來喊時，那裡還有影子！

廟堂中忽而又響起一個聲音：「好！今晚要查就索性查個淸楚！」大家回頭一看，說話的是衡山掌門馬開山。

馬開山望了臉色發青的葉旋風一眼，正色道：「小葉子，爲何剛才不敢回盧狠的話？你心虛，對不對？我問你，睡覺前你上那兒去啦？」

「我……我解手……」葉旋風結結巴巴的，睡覺前，他總喜歡溜出去順手牽羊偸點甚麼，過過手癮，他是個慣偸，一天不偸便手癢難耐，今晚一到山神廟，他就忍不住出去轉了一圈，偸了附近小山村裡一戶人家的衣服，誰知却被馬開山看見，引起了老頭子的懷疑。

葉旋風一時不知如何解釋，見衆多懷疑的目光盯住自己，心裡一急，便轉移目標！「爲何只盯住我？崔三魁也出去了，不信問巴金娘。」

巴金娘立即證實道：「沒錯，崔三魁這一段夜裡常常溜出去，他一定是叛賊，叛賊就是他。」

崔三魁大怒，但揭發他的却是巴金娘，只好將一口惡氣往肚子裡咽，他也是個夜遊神，不管在何種情況下，總要半夜溜出去練彈子功……

蔣化龍扯扯慧卿衣袖，悄聲道：「慧卿，看來誰也靠不住啊！只能靠自己。」

徐慧卿臉色蒼白，心事重重地垂着頭，一語不發。

第二天，羣豪雖然繞山轉道，仍然在吳字塘中了埋伏，死了三個兄弟，不少人負了傷，好不容易才衝出重圍，下半夜擺脫追兵會齊在黑松林。

羣豪義憤塡膺，恨恨不已，又在一起猜疑誰是叛徒，這一回猜來猜去，竟疑到了衡山掌門馬開山頭上。馬開山大怒，雙掌擊斷碗口粗一棵松樹，忿然拂袖而去，賀承洪喊也喊不住……

* * *

天剛破曉，晨光熹微，金風峽的陡崖石徑上走來了一個背着大包袱的人，近了，原來是駝子。但見他邁步輕盈、落步穩健，一登一縱，如同行雲流水，剛邁到一個轉彎處，一條人影從石岩上飛身而下，兩腿微叉，阻住去路。

「哈哈，二師兄，怎麼此時方到？三弟已在此等候多時了。」

舒彤雪一改往日渾身雪白的打扮，今日是頭盤壯士巾，身穿黑色緊身紮靠，脚踏虎皮方頭靴，披風上金絲銀綉，光華璀璨。他背負寶劍，雙手合拱，兩眼斜睨着廖天含，臉上是一副陰毒的冷笑。

廖天含心中一震，這倒不是因爲舒彤雪的突然出現，而是因爲證實了他心頭的猜疑——他終於明白了誰是叛賊，不由得又急又惱又躁：急的是要趕快將此消息告訴賀承洪，立刻剪除叛徒；惱的是老叛賊擋住去路，使新叛賊仍在繼續作惡；躁的是新老叛賊均出在自家門下，一個是師弟，一個是徒兒……

「二師兄不和羣俠同道，卻走這金風峽，敢莫是要去尋我小佛堂麼？」

嚴重的後果，可怕的情景閃過廖天含腦際。得趕快離開這兒！

「呀——」廖天含凌空而起，雙腿一絞，「剪子腿」直踩舒彤雪頰車穴。

舒彤雪見師兄來勢甚猛，知他腿功厲害，急往旁側閃，左掌「撥霧見日」往外一磕，右臂往前一趨，右掌斜出直劈對方小腹。廖天含一驚，沒料到舒彤雪一開始便使出險招，瞬間，腹部寒風襲到，他雙腿一縮，一個「玉蟒翻身」，全身抱成一團，以駝峯抵擋來掌。

廖天含身飛丈外，口吐鮮血。舒彤雪搶身而上，身勢急轉，一個斜臥式，「觀音雙飛掌」直拍廖天含脊椎大穴，這一掌擊中，二師兄就永遠趴下了。驟然，廖天含駝背一抖，兩肘支地，兩腿向上一彈，直朝舒彤雪血海穴踢來。此乃廖天含的絕招「兔子彈腿」，只要踢中，便可叫人吐血而亡。舒彤雪急抽身撤步，手腕雙翻，一個「雙推窗」分格踢來雙腿——原來他早有防範。

雖如此，舒彤雪仍被蹬得倒退數步，雙臂分開，門戶洞露。若是此刻廖天含趁虛而入，用少林「穿堂掌」進擊，一掌便可置舒彤雪於死地。只可惜廖天含雙手已殘，竟不能展招出擊，白白放過了這個良機。

舒彤雪見二師兄沒出此招，心中暗喜，知他掌上功夫已廢，便雙掌一合，「達摩面壁」封住門戶，隨即欺身又到，「少林佛掌」殺手連出。「提手上式」，「銀瓶乍破」，「佛手金剛」，「推山塡海」……一招緊似一招，欲置師兄於死地。廖天含臉色鐵青，步步後退，眼見得已退到懸崖邊上。

「哼！」舒彤雪一聲冷笑，猛進一招，「野馬分鬃」撥開廖天含雙掌，倏地雙掌一插，「彎弓射虎」，一掌打在廖天含前胸上。廖天含「哇」地一聲鮮血亂噴仰倒在懸崖邊，他駝峯急轉就地一滾，又滾回來兩三步，只覺得一陣氣促，鮮血順着嘴角湧出。

「哈哈哈！二師兄，得罪了，多年未切磋武藝了，不知我這一路少林佛掌可有長進？可夠得上做少林掌門麼？」

廖天含雙眼冒出怒火，「呸！」一口血水直噴而出，正中舒彤雪眉心，糊住了那傢伙的雙眼，廖天含蜷身跪伏，突然騰身而起凌空向舒彤雪心窩踢來。舒彤雪視力模糊，只得聞風向後一仰，雙腿往上一蹬，正好四足相抵。原來舒彤雪爲了對付師兄的脚功，虎皮方頭靴上竟釘了尖刺，誰想到這一下歪打正着，倒生了奇效。

廖天含的氣穴門也正練在足底湧泉上，這一下穴門被傷，元氣大泄，不由得眼冒金星，跌在地下一晌也爬不起來。

舒彤雪擦去眼上血水，一見此狀，知道除掉二師兄的機會到了，便躍身而起，「手揮琵琶」，右掌直向廖天含太陽穴拍去。

眼見得廖天含就要腦漿迸濺命喪黃泉，說時遲那時快，岩頂上黑影一閃，一人飛身直落，兩脚向舒彤雪臉門踢來。

舒彤雪急退步閃避，抽出了背上長劍。

來人倏地跳到地上，橫劍於胸，挺身擋在廖天含面前。

「你……江一天！」舒彤雪長臉一沉，頰上肌肉一陣痙攣。

「江一天拜見總管。」江一天微微一笑，迎風挺立，那勃勃英姿，使舒彤雪微微一怔。

「你……這是甚麼意思？」舒彤雪因爲那「九毒追魂盒」的事惹得慈禧大發脾氣，他知道自己在慈禧心目中的位置已經岌岌可危，而眼前這位少年美公子又正好在那時取得了老佛爺的歡心，弄得不好，很可能取代自己的位置。因此他不敢過份得罪江一天，只有先把火氣忍住，待奪得了千佛珠再來收拾這小子。

「總管，願意賜教兩招麼？」江一天嘲弄地望着舒彤雪，用挑戰的口吻笑道。

「好哇，你，你想背叛朝廷，助紂爲虐……」

「哈哈哈……」江一天一串長笑，「舒總管，你眞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啊！你殺了廖駝子，上哪兒找少林隱殿小佛堂？」

一語提醒了舒彤雪，看啊，剛才憑着一時的性子，只想一掌結果了駝子老命，竟忘了此行最主要的目的了。

原來金靈大師先是隱居雲南小滇

池，重建了少林大佛堂。後為了躲避官兵相害，保住少林香頭，便又隱到一個誰也不知道的地方建起了小佛堂。目前，除了這個駝子，恐怕再也沒人能尋到小佛堂和金靈大師了，豈能圖一時痛快斷了這一條綫索？

舒彤雪於是趨前兩步，對廖天含一拱手，道：「二師兄，剛才只怪小弟一時失手，只要你肯說出小佛堂設在何方，金靈大師現在哪裡，我當救你性命，我們一起再去投奔大師，盡釋前嫌。」

「哼哼，」廖天含冷笑道：「盡釋前嫌？你背叛少林，賣身求榮，為虎作倀，罪惡滔天！這『前嫌』是那樣輕易『盡釋』得了的麼？拿你的腦髓來點燈，也難雪佛恥！我恨不能……」一陣咳嗽，廖天含又吐出一口血來。

江一天從懷中掏出幾粒藥丸遞過去：「駝子老兒，這是我家祖傳秘方，治跌打損傷，饒有奇效，請你服過之後，領總管去找小佛堂，只要立下此功，朝廷對你自有重賞。」

駝子接過藥丸一口吞下，喘了一會氣，說：「藥丸倒眞的不錯，只可惜小佛堂設在蒼天之上。蒼天有眼，你們總有惡貫滿盈之時！」

「總管，告辭了，願你成功。」江一天一拱手，揚長而去。這小子得了老佛爺的特別聖旨，可以單獨行動，舒總管也奈何他不得。

舒彤雪正要逼迫師兄供出小佛堂下落，忽聞背後哈哈連聲，猛回頭，卻是華山劍客石開天和「聖手神偸」葉旋風，舒彤雪暗暗吃驚，打起精神準備迎戰。

卻說賀承洪一行人，由於叛賊泄密，處處挨打，內部又相互猜疑，擾得人心渙散，戰鬥力銳減。蘇三星的失踪，馬開山、盧狠及巫四娘的出走，更是使得羣豪十分沮喪。今天一早，又不見了華山劍客石開天和「聖手神偸」葉旋風，一時間人心惶惶，這支隊伍看得就要分散瓦解。

一向說冷言冷語的冷血神醫謝天甫對賀承洪道：「大哥，要散，乾脆讓他們都散了去。將千佛珠砸個粉碎，甚麼鳥事也沒得了。」

巴金娘叫道：「要散你們散去！就剩了老娘一人，老娘也要陪着徐慧卿把千佛珠送到小滇池！」

崔三魁隨聲附和：「我生死不離開千佛珠！」

伍彪笑道：「恐怕老兄是生死不離開巴金娘吧？」

崔三魁臉一紅，怒道：「就是離不開，你又怎樣？」

巴金娘啐道：「誰要你！滾一邊去，醜鬼！」

衆人忍不住笑了，沉悶的氣氛略略被衝淡。

沙浩然兀地站起來，朗聲道：「大家萬萬不可忘了黃金寺裡立下的誓言！」

蔣化龍也一拍桌子：「我們要與千佛珠共存亡！」

賀承洪卻不露聲色，微微一笑道：「我看這樣罷，願留的留下，願去的自去，我等本是自然而來，誰要想走，我賀某決不阻攔。」

賀承洪等了一會，見衆人都默默無聲，便說：「既然如此，立即出發，下一站趕到火燒坪桃花莊歇脚。」

羣豪正要整裝待發，忽聽三聲呼嘯傳來，四周出現了無數青衣漢的影子，「鐵面佛」南魁星的「獅子吼功」震天抖地：「衝上去！這下他們跑不了啦！哈哈！」

＊　＊　＊

羣豪背對背圍成一個圓圈，刷地亮出傢伙，將徐慧卿護在當中，嚴陣以待。

青衣侍衛起碼有上千人，黑壓壓佈滿四周，在南魁星、楊合成、蕭衛庭、胡保聖、童立偉和古金華的率領下步步進逼，一點一點地縮小着包圍圈。

賀承洪低聲道：「衆位聽着，待他們迫近了，便分散突圍，突出重圍後，仍趕到桃花莊集中！」

雙方逼近了，激戰一觸即發。

南魁星單鞭一指：「千佛珠在那位徐姑娘身上，誰搶到賞銀萬兩！」

青衣漢一聽，如狠似虎蜂擁而上。

「注意保護徐姑娘，衝出去！」賀承洪單鈎一挺，直取南魁星。南魁星舞動單鞭來迎，兩人刹時纏鬥在一起。

這邊，沙浩然一雙「螳螂爪」敵住蕭衛庭的「五虎斷門刀」。伍彪、伍豹一對「柔雲劍」纏住童立偉。白祖宗、白祖勝兩把鬼頭刀惡鬥「大力金剛」胡保聖的流星槌。謝天甫一把鐵尺陰陽莫測，正好對付古金華的「陰陽扇」。暗器能手陸青、崔三魁和巴金娘便掩護徐慧卿往外突圍。蔣化龍與徐慧卿雙劍合璧對付撲上來搶珠的青衣漢。

蔣化龍邊打邊輕聲對徐慧卿說：「師妹，我說了，看來誰也靠不住呵！咱倆突出重圍便找師父去。」

徐慧卿生氣道：「甚麼時候了，你居然還三心二意的，要走你一個人走！」

羣豪與南魁星等纏鬥在一塊。他們奮力擋住衆侍衛的進攻，步步後撤，漸漸退到了漢水河邊的沔峽峽谷中。

沔峽峽谷狹窄險峻，兩邊是摩天擊雲的峭壁，中間是一條狹長的沙灘地，衆侍衛人多擺不開，卻正好是英雄們用武的好戰場。

羣豪邊打邊退，不覺退到一個逼窄的石門前。賀承洪大喜，喝令道：「伍彪、謝天甫和徐姑娘先走一步。其餘兄弟隨我守住石門，沒有命令決不許再退半步！」於是，衆英雄結成一堵人墻堵住石門。

「大力金剛」胡保聖當先衝到，右手一揚，「天雷錐」挾股勁風猛擊過來。

「當心！」白祖宗推開立在前面的沙浩然，自己卻被「天雷錐」擊中腦門，登時顱骨粉碎，倒地身亡。白祖勝喊一聲「哥……」抱住白祖宗屍體嚎啕大哭。

沙浩然大怒，騰地躍起丈餘飛向胡保聖。胡保聖雙手齊出，一對流星槌擊向飛撲下來的沙浩然。沙浩然魔爪突出，避過流星槌抓住了槌繩，就着胡保聖的回扯之力落到對方頭頂，順手一爪，把胡保聖的頭髮抓了個精光！胡保聖痛得哇哇叫，不覺棄了雙槌去抱腦袋。沙浩然一招「黑虎掏心」，把胡保聖的腸子抓了出來！

「沙弟，快回來！」賀承洪見南魁星等五內侍衛圍向沙浩然，急得大喊。

沙浩然卻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亮出螳螂爪勇猛迎戰五位內侍高手，力量對比顯然過於懸殊。可是沙浩然的螳螂爪正合適於孤軍奮戰，伸爪如鷹擊長空，回爪如螳螂鋸葉，竟使五內侍一時無法近身。

賀承洪正欲命人出戰，白祖勝卻早已放下大哥，如離弦之箭猛撲過去。賀承洪一驚，低喝一聲：「上！」率領羣豪如狂猿突出，直撲衆侍衛，只有蔣化龍躲在石門裡。

忽然一聲梆子響，衆侍衛發聲喊，轉身就跑。沙浩然等追上幾步，卻被侍衛隊密集的箭雨逼了回來。

賀承洪抬頭一望，見崖頭上出現了青衣賊子的身影，不覺大吃一驚。然而遲了，兩崖箭如雨下，亂石滾滾。伍豹被石塊擊中背心，踉蹌欲倒，被賀承洪一把架住。

「快……」賀承洪話音未落，左臂上也中了一箭。

「大哥！」陸青見賀承洪受傷，捨命奔來，一塊大石從懸崖滾下落向陸青。

「小心！」沙浩然躍過兩步，一肘將陸青撞開，自己卻被大石塊砸中，頓時口中噴血，壯烈犧牲。

羣豪悲憤交加，冒着箭雨石雨退入石門，往漢水河邊急急撤退。然而，由於賀承洪、陸青、伍豹及巴金娘等都受了傷，白祖勝的右腿又被亂石擊中，大家互相攙扶，走得很慢，而後邊，南魁星率領衆內侍又氣勢洶洶地追了上來。

賀承洪咬咬牙，站住了，他將單鈎斜橫身前，兩眼射出咄咄精光。衆人知道，賀承洪已下了拚一死戰的決心，便也立住脚，挺身擋在賀承洪的前面。只有蔣化龍臉上露出一絲難以覺察的陰笑，這個無恥叛徒，青鋒長劍提在手上，隨時準備瞧住機會用賀承洪的頭顱去換取高官厚祿。

「賀大哥！」忽然後面傳來一聲喊。賀承洪猛回頭，叫聲「不好！」原來，謝天甫、伍彪和徐慧卿在峽谷的出口處看見河灘上佈有敵兵，只得退了回來。

背腹受敵！賀承洪頓覺背脊一陣森涼，他强行鎭定，對跑近來的徐慧卿道：「徐姑娘，把蛇形小金鏢給我。」

徐慧卿一楞，但轉念一想，覺得將鑰匙與寶盒分開保管會更妥當些，便伸手去掏蛇形小金鏢。蔣化龍想阻止，話到嘴邊又咽了回去。

賀承洪剛接過蛇形小金鏢藏好，南魁星領着衆侍衛已經衝到。

「賀承洪，你們已身陷絕境，只有獻珠投降，或可免去一死，倘若再負隅頑抗，恐怕只有腦袋搬家的份啦！」南魁星哈哈大笑。

情況確實是嚴重的，然而賀承洪早已鎭定下來，他成竹在胸，哪怕是死，也要死得從容不迫，正氣凜然，等南魁星笑完，賀承洪這才緩緩開口：「鐵面佛，即使你搶到了千佛珠，又能分到多少肉呢？慈禧將寶送與洋人，頂多扔塊把骨頭給你們這些狗舔一舔，這就值得如此笑岔了氣麼？」

一席話說得南魁星滿臉漲紫，他惱羞成怒，鋼鞭直指賀承洪：「誰敢取賀拳匪首級賞銀三千！」

「赤煞神」蕭衛庭應聲而出直取賀承洪，誰知剛邁出三步，「啊呀」一聲頓坐於地。原來是謝天甫對這個可惡之極的酒棍發出了一根「毒汁神針」，一針正中蕭衛庭外膝穴。蕭衛庭尚未明白是怎麼回事，丹田穴上又中一針。這兩針下去，蕭衛庭血脈已被封住，向後便倒。這時謝天甫第三根銀針已到，正中蕭衛庭下陰。蕭衛庭氣血兩斷，將在痛苦奇癢中熬上一年半載方死。冷血神醫實踐了自己在隱賢莊林子裡對陸青說的諾言：「我要讓那條酒棍死得夠苦的！」

蕭衛庭莫名其妙地癱倒在地，嚇得衆侍衛一時不敢貿然靠前。南魁星火了，怒喝一聲：「給我一齊上！」

楊合成、童立偉、古金華不敢怠慢，帶頭衝出，青衣侍衛一擁而上，峽谷中殺聲震蕩，刀光閃閃。

南魁星揮鞭直撲徐慧卿。古金華的「陰陽扇」也從後背向徐慧卿偸襲。徐慧卿哪裡抵得住兩名高手的進攻？忙亂中，古金華一着「夜叉揮海」直抓她胸部，竟從她懷中掏出紅綾寶盒。

羣豪一見寶盒被搶，這還得了！紛紛撲上來奪，刀劍齊下，直削古金華手腕。古金華只好將寶盒向南魁星一拋：「大哥接住了！」

南魁星盒在手，轉身就跑。羣豪奮起欲追，却被衆侍衛死死擋住。

南魁星舉起珠盒呵呵大笑：「千佛珠！千佛珠！你總算又落到了俺的手上！這一回……」話未說完，崖壁上驀地降下一人，「噹！」一聲響亮，南魁星左脅被擊中，一個趔趄倒退五六步，手中珠盒已被搶走。南魁星猛吃一

驚，舉鞭要打，却倒抽一口涼氣：

「江……江副總管？」

江一天劍眉高挑，星目朗朗。他一揚手中珠盒，發出一串長笑。

* * *

江一天這一串笑如晴天霹靂，落地狂飆，竟把激戰的雙方分開兩邊。衆侍衛與羣豪一齊收住兵器，睜眼望着他手中的紅綾寶盒。這個陰陽莫測的青年公子，既給羣豪多次暗中送信，又是慈禧欽命的內侍副總管，他到底是什麼人？

剛才還喧囂塵上的峽谷，突然寂靜得能聽見落葉墜地，能聽見漢水上傳來的隱隱的船工號子。

「衆侍衛聽着，我以內侍副總管的身份命令你們後退五步！」衆侍衛不敢違抗，只好後撤了五步。

「衆俠客聽着，我以朋友的身份懇求您們也後退五步，請照辦。」

賀承洪一揮手，他們也後撤了五步。

江一天放下舉起的手，將寶盒托於胸前，他向羣豪轉過臉，目光落在徐慧卿蒼白憔悴的臉上，臉部的表情變得柔和而傷感。

「慧卿……」一聲呼喚在心底的深處浮上來，帶着遙遠的童事情愫，透着十年的夢一般的相思。

這一聲呼喚啟開了徐慧卿回憶的閘門，往事如潮湧澎湃，滲透在血液裡的情愫沸騰了。它戰勝了羞怯與矜持，衝破了偏見與猜忌，使這位深閨裡衝出來的巾幗女豪，毅然在你死我活的戰場上，在虎視眈眈的監視中，勇敢地向着自己傾心愛慕的情人跨出了一步，又一步……

「慧卿……」背後響起另一種呼喊，那樣含混，那樣卑污，那是蔣化龍的聲音。

徐慧卿沒有回頭。她的眸子閃着異彩，兩束溫柔得叫人心碎的視線，傾注在那張令人如痴如醉的臉上，她向他走去，周圍的一切都不存在了。普天之下，只有她與他，她彷彿行走在一個長長的夢中，脚踏着無盡的綿綿的思緒，一直向着他走去，永遠向他靠攏而又永遠不能近身……

「小阿哥……」慧卿喃喃細語，以手撫胸。她回憶起：她與他躺在草地上望累了雲天，便側身過來，這樣喊他一聲。如今這一聲竟喊得纏綿悱惻，如泣如訴，全不似往日的純眞與甜脆了。

這一切只發生在瞬間，當江一天將紅綾寶盒交還給徐慧卿的一刹那，所有的人都從驚愕中驟然驚醒。

「啊！江一天，好小子，原來你……」

「我什麼！」江一天驀然回聲打斷南魁星的話，瞳仁裡寒光逼人：「我是堂堂內侍副總管！奉老佛爺之命保徐清宮之女徐慧卿送寶到西安。誰敢搗亂，莫怪我青鋒劍無情！」

「哼哼！」南魁星冷笑一聲：「好一個內侍副總管！」突然鋼鞭一揮：「抓住那奸細！」

「哈哈哈哈！」江一天仰天大笑。笑罷，倏地一按劍把，厲聲喝道：「南魁星！你才是奸細！我奉老佛爺欽命取你首級！」說着鏗然一聲長劍出手，一道青光挾股冷風去到南魁星喉門。這一招「鐵騎突出」迅捷無比，南魁星根本無法閃避，只有等死。然而江一天突然收回劍鋒，發出一陣嘲弄的笑聲，道：「讓你不戰而死，你也死不瞑目，拿出你的看家本領來罷！」

南魁星受此辱弄，已是顏面丟盡。他好歹也是內侍高手中的大爺，久經戰陣的沙場老將，哪裡甘心就此罷休？只見他鋼鞭斜挺，平地一聲吼，一着「鐵龍探首」直刺江一天眉心。江一天凜然不動，待對方鞭梢挨近了，倏地揮劍上格，一招「玄鳥劃沙」運足八成功力，竟打得對方鋼鞭脫手而出。

這時候，楊合成、童立偉和古金華不知如何是好，江一天是他們的副總管，南魁星是他們的大哥，雖然江一天將紅綾寶盒交給徐慧卿令人生疑，然而他的話也非同兒戲，萬一老佛爺眞有此意，他們一對江公子動手，那可眞是吃不了兜着走哩！

那裡，江一天用劍尖挑起地上鋼鞭往南魁星懷裡一拋：「接着！窩囊廢物。」

南魁星平生何曾受過此等侮辱！揮鞭猛撲上來，江一天知道「鐵面佛」要拚命了，不敢輕敵，沉着應戰。南魁星使出了「五佛堂」三十六路祭神鞭，鞭鞭出自「五佛堂」眞傳，直打得狂風颯颯，鞭影重重。江一天這一路劍却熔少林武當劍法於一爐，既隨招應變從心所欲，又劍劍有考究，招招不逾矩，嚴絲密扣而又險招疊出。幾十個回合下來，南魁星汗流浹背，氣短心虛，加上求勝心切方寸紊亂，丹田氣竟一時提不上來，他不敢再惡戰，虛晃一鞭抽身便走。

江一天冷笑一聲，也不追趕，他收劍入鞘，轉身對賀承洪低聲道：「賀老英雄還不快走，江邊的賊子已被我調開了。」

賀承洪這才如夢方醒，對羣豪低喝一聲：「撤！」衆豪傑聽令，轉身便走。

「卿妹……你也走吧！」江一天對楞在一旁的徐慧卿道：「後會有期……怪叫化在船上等你們……」

「注意暗器……」徐慧卿一聲驚叫。

江一天回手一抓，一支五毒銀蛇鏢扣在手裡。未及抬頭，又一陣陰風襲面，南魁星的祭神鞭竟凌空而來，江一天知道這極手神鞭的威力，不敢硬接，忙向後一仰，誰知那鋼鞭竟隨風跟下橫掃胸門。江一天於危急之中一拍劍柄，青鋒寶劍脫鞘而出，「噹」

鞭劍同時飛出，江一天大怒，滾身而起，用鷹爪絕招扣住了劍柄，對準南魁星狠勁一拋，劍光劃出一道青光星般射出，南魁星猝不及防，正被刺中胸口。

衆侍衛大驚失色，身不由己地向後倒退。

江一天躍上幾步，從南魁星身上拔出劍來，用賊子的衣袍擦去劍上血污，回頭對徐慧卿喊道：「還不快走！」

徐慧卿用模糊的淚眼深情地望了江一天最後一下，艱難地轉過身，隨着羣豪急急奔去。

他們轉出汚峽谷口，果見道口上已經停着一條船。船頭上站着一位長髯飄逸的襤衣老者，正是怪叫化蘇三星。

篷船駛過來，衆豪紛紛跳下船鑽進船艙，一個個歡叫起來。原來，走散了的馬開山、巫四娘、盧狠及葉旋風全在艙裡——他們曾負氣而走，却又一個個被蘇三星召了回來。千佛珠牽扯着每個豪傑的心，誰又能捨得當眞離開它呢！

當下扯起風帆，順水當風，篷船在漢水中飛流直下。

「蘇老英雄，我們到哪裡去呀？」徐慧卿問。

蘇三星也不回答，只是拈着長鬚呵呵大笑。

原來，這一切都是蘇三星、賀承洪與廖天含在終南山下村莊暗定的妙計。廖天含孤身走金風峽，既吸引開了舒彤雪，又進一步證實了蔣化龍的叛徒嘴臉，可謂一舉兩得。而當時，蘇三星交給徐慧卿的也不過是一個假盒子，自己則帶着眞寶盒半路潛走，只留下賀承洪率羣豪繼續吸引追兵。目前，千佛珠已經交給了廖天含和石開天，他們已先行坐船到了漢城。只等羣豪一到，便從漢城翻越米倉山趕到四川的南江，再由南江乘船直達巴縣，而少林寺小佛堂，正設在巴縣東南方的金佛山上。

那麼，爲什麼還要留下叛徒蔣化龍呢？那也是賀承洪的主意，他正需要帶着蔣化龍跑，好讓他不斷地送出假情報，吸引內侍賊子步步上鈎。這樣做雖然十分危險，但賀承洪寧可引火燒身，也要掩護廖天含等將千佛珠安全送到金佛山。

然而就在船到漢城之後，蔣化龍却忽然不見踪影。派人在漢城四處尋找，竟一無所獲。蘇三星、賀承洪與廖天含等一商議，覺得此地不可多留，便決定立即啟程奔赴巴縣。

衆豪爬山涉水，經過半個多月的輾轉奔波，終於安全抵到四川巴縣。

當晚，羣豪包了一個客店住下，蘇三星、賀承洪與廖天含、石開天、馬開山、巫四娘又躲進內間商量對策。

賀承洪道：「我看還是老辦法，分三批去：蘇大哥和廖大哥帶一個假盒前頭踏道探探虛實；我同馬掌門、巫掌門率羣豪斷後，由石掌門領徐姑娘化裝成香客走山蔭小道。」

蘇三星沉吟着說：「蔣化龍的突然失踪，我總覺得大有文章，那小賊子隨天含多年，未必猜不出小佛堂的下落。」

廖天含滿臉羞顏道：「都怪我有眼無珠，收了這樣的一個無恥之徒！以前我每年外出雲遊一次，其實是上佛堂，雖不曾帶過一個徒弟出門，却不敢擔保會無人暗中相隨。」

石天開道：「以老衲之見，此賊子不能不防。還有舒彤雪，本是少林弟子，那廝猜來猜去，也保不準會猜出個八九不離十。倒不如我與徐姑娘混進香客中走大路，你等走小道，萬一被他們發現，也好轉移目標，此叫『瞞天過海』。」

* * *

金佛山少林寺小佛堂，法名小天寺，只不過是一間非常不起眼的小廟宇。然而，也許是「廟小菩薩靈」吧，本地香客却絡繹不絕。金靈大師已經一百二十三歲，每日隱在一個岩洞中面壁而坐，除了首徒慧禪、二徒慧覺(即廖天含)、末徒摩然(即江一天)外，再無人知道他的下落。廖天含與蘇三星兩人運起飛行動，步履生風趕往金佛山，不覺已到了山脚。從山脚到小天寺只有兩條路，一條是碣石小路，稱聖道。一條是山陰小路，稱仙道。聖道雖然也崎嶇難行，但畢竟路面較寬，因此香客們大都走這條路。而仙道呢，幾乎全是盤在荊蓬峭壁之中，一般人簡直無法行走。

這時，晨光雖早，聖道上的香客已經不少了。廖天含與蘇三星轉入仙道，一頭鑽進了遮天蔽日的密林中。

二人一路上山，除了道路難行之外，倒也未出意外。廖天含暗暗慶幸，總算甩開了內侍賊子，只要見到了慧禪師兄，有他接應，那麼，即使舒彤雪聞風而來，千佛珠也就安然無恙了。大師兄已經得着金靈大師十成武功，爲了千佛珠，他一定會出手的。

一路想一路走，不覺到了金佛山的靈鷲峯。小天寺的飛檐疊翅已撲入眼簾。這座廟宇雖小，却憑借了險峻的山勢而顯得巍峨雄偉。廟宇建在峯頂上，四周都是陡峭的岩石，二面是懸岩，只有廟前一條鑿出來的石級小路，盤叠彎曲，「一夫當關，萬夫莫開」。

兩人拾級而上，來到廟宇前。奇怪，今日廟宇內竟無一點聲氣，兩人急急登上殿前石階，不覺圓睜了兩眼，殿宇內空無一人。

「快，回去接應徐姑娘……」蘇三星話音未落，暗箭如急雨飛蝗劈面而到。兩人轉身急下，朝着聖道飛奔而去……」

這時，聖道上一場力量懸殊的搏

門正在進行。華山劍客石開天與徐慧卿被幾十名青衣漢困在核心。楊合成、童立偉和古金華，還有新補充進來的內侍高手「鐵拐子」張慶，「霹靂雷」劉歸嵩等，一齊圍住石開天、徐慧卿斯殺。那邊，賀承洪與羣豪被舒彤雪率五百精兵攔住激戰，形勢已是危急萬分。

好在石開天的劍術乃幾十年修煉而成，凌厲無雙，使內侍賊子無法近身。狡猾的古金華見奈石開天不何，便揮動「陰陽扇」一個勁偷襲徐慧卿。

石開天急搶身來救，稍一分神，楊合成的「追魂鈎」跟風襲到，正中肩胛，頓時皮肉被勾去一大塊，血如泉湧。劉歸嵩的「霹靂雷」掌趁虛偷襲，一掌正中石開天前胸。石開天噴出一口鮮血，倒在徐慧卿身邊。衆侍衞大喜，刀劍齊下，誰知石開天突然跳起來，一招「神刄削石」，居然削斷五件兵器，攔腰橫砍三名賊子！

此時，石開天的心肺已被「霹靂雷」震裂，只是靠着內運氣功勉力支撐，等待着賀承洪等人的到來。

「老賊已經不行啦！」楊合成一聲嘶叫。話音未落，一團白光迎面飛來，腦袋早已骨碌碌掉到地上。原來是石開天使盡最後一口氣將長劍脫手拋出，取了這狗賊的性命。

石開天慢慢倒了下去，臨死前，老英雄已看見一條矯健的身影流星趕月如飛而來。

來人正是少林寺弟子江一天！沔峽大戰之後，江一天的身份已經暴露，便穿漢城，越嵐皋，翻過大巴山進入四川境內，抄近道及時趕到了金佛山。

江一天來得正是時候，他見石老英雄戰死，慧卿阿妹被困於刀劍叢中，不由眥睚欲裂。他大吼一聲，一拍劍柄，青鋒長劍抖手而去，早已力殺三人。

童立偉見江一天來勢兇猛，喝一聲「衆人聯手，剪殺奸細！」與古金華、張慶、劉歸嵩等一齊撲上。

江一天力戰羣賊，一把青鋒長劍舞出七團劍花，將自己與徐慧卿團團罩住。這一路少林正宗達摩劍，與少林佛掌、「獅子吼功」齊名，是威震武林的第一流上乘功夫，變化無窮神出鬼沒，不一會，周圍已是躺下了一圈屍體。

江一天覷個空子，左手一甩，袖中極門暗器機括啟動，一束「百毒芙蓉針」抖袖而出，射中童立偉的人中穴。童立偉哼都沒有哼一聲便仰面倒下，頓時毒汁封喉氣噎而亡。

「鐵拐子」張慶吃了一驚，略一遲疑，江一天的青鋒劍弧光閃到，將他斜肩砍爲兩截。然而江一天也在這同時背上吃了古金華一扇，一股鹹腥的東西湧上咽喉，他忙强行將它壓住，回劍封門，又一束毒針射出，正中劉歸嵩「合谷」穴，劉歸嵩苦練了幾十年

98-04-43-04
局號：　收據號碼：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
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担。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帳號：0013165-3
收款戶名：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貳仟叁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中心局郵戳
經辦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模)保管五年(瀛光)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帳號：0013165-3
收款戶名：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貳仟叁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
手續費　次　元
經辦局郵戳
主管：　經辦員：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一、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二、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塡寫但請勿撕開

的右手被廢了。

古金華見江一天面有倦容，知他元氣已損，便吃吃冷笑，步步逼進。

沒想到江一天突然收劍入鞘，竟以掌代扇，也翩翩起舞。古金華暗吃一驚——這小子怎麼亮出了「太極陰陽掌」，這「太極陰陽掌」，是古金華已故師父「無極眞人」的絕門功夫。只因古金華心懷邪念，故此難得眞傳。如今却見江一天使了出來，不由倒抽一口冷氣。

眞是一物治一物。江一天用慧禪師父傳授的「太極陰陽掌」，幾個回合便治了古金華的「陰陽扇」，直打得他七竅流血，一命嗚呼。

內侍賊子見頭領死的死傷的傷，發聲喊，逃之夭夭。

江一天收拾了古金華，轉過身來，正與徐慧卿面對着面，四目相視，一時竟默然無言。這一對青梅竹馬的兒時伙伴，如今都已是歷盡風霜的青年了。看到江一天臉色蒼白，身上血跡斑斑，眉宇上漾着一股黑氣，徐慧卿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一頭撲進「小阿哥」的懷裡，放聲痛哭。

江一天撫摸着「小阿妹」的秀髮，軟語溫存地說：「慧卿阿妹……現在……不是哭的時候。你趕快帶上寶盒和蛇形小金鏢上小天寺，半路上自然有人接應你……」

「我們便一塊走！」

「走」字剛出口，舒彤雪率領衆侍衛如飛而來。」

「快走，把這帶上……」江一天從左腕上摘下極門暗器，不由分說給徐慧卿戴上，急急地說：「這是『百毒芙蓉針』發射機，只要袖子一甩，毒針便會抖袖而出……」

「小阿哥！咱們生死在一塊……」

「快去！你重任在肩，一定要找到駝子師父！」說着把徐慧卿用力一推，徐慧卿脚底生風，一下子飛出兩三丈外，卻並未跌倒。

徐慧卿淚水縱橫，向江一天深深鞠了一躬，轉身離去。她多麼想喊一聲：「多保重，我等你啊」，然而淚水哽喉，甚麼也說不出。她只有按一按懷中寶盒，脚不停蹄地離開他，離開他……奔向她應該去的地方……

江一天目送徐慧卿消逝在碣石山道的拐彎處，這方回過頭來。

他看見了冷若冰霜按劍而立的舒彤雪。

再也用不着多言。

舒彤雪拔劍在手，江一天也拔劍在手。

兩人怒目而視，一步一步地接近，劍尖一寸一寸地抬高。

劍尖已對準了劍尖，同是少林達摩青鋒長劍，同是一脈相承釋家劍法。此時此刻，一切打鬥皆形同演練，除了浪費時間，已無任何意義。

他們比的是甚麼呢？是劍氣，誰能將功力運過劍尖，誰就能將內氣推向對方手腕，從而封死對方手腕，將對方擊倒。

舒彤雪功力雄厚，神定氣足；而江一天剛剛受過內傷，元氣大損。對比之下，誰處優勢，自然不說自明。

然而江一天心胸坦蕩，浩氣凜然，功發一注，絕無徬徨。舒彤雪卻急功近利，私欲薰心；千佛珠已被徐慧卿帶走，轉眼就會落入金靈之手，他怎能一心一意與江一天比劍呢？

兩個回合下來，舒彤雪稍一分神，竟被江一天的功力震傷了手脈，要不是他功底紮實，右手便被廢了。

第三個回合剛開始，江一天便覺肩胛一麻，原來是中了蔣化龍那叛賊的飛鏢。江一天手一軟，急忙抽劍，舒彤雪的劍尖卻鼓氣而來，猛地刺進了他的左胸……江一天忍痛向後一跌，拔出飛鏢順利一甩，颼地飛向躲在內侍中的蔣化龍。蔣化龍急閃避，仍被刺中肩胛，痛得嗷嗷直叫。

這裡，江一天在身負重傷的情況下，仍與舒彤雪硬拆了十餘招。最後終因流血過多，內傷發作而門戶洞開又被舒彤雪佛掌擊中。江一天踉蹌後退，背靠着岩壁穩了身子。他昂然抬起頭來，擦去嘴角湧出的鮮血，橫眉冷視羣賊，手中垂的劍，又一點一點抬了起來。

衆侍衛心驚肉跳。連舒彤雪也情不自禁地打了個冷戰。

突然，江一天挺起的長劍脫手飛出，一道青光直射，舒彤雪大駭，急退一步，那把劍落下來，顫索索地插在離他面前半尺的地上。

江一天望着臉如土色的舒彤雪放聲大笑……

* * *

徐慧卿一邊跑，一邊心頭突突狂跳，想到江一天在重傷之下獨戰羣賊，必定兇多吉少，脚步就禁不住慢了下來，加上山路陡峭，傷口疼痛，最後幾乎已經跑不動了。

背後喊聲驟起，舒彤雪領着青衣侍衛已經追了上來。

「小阿哥……」徐慧卿心頭格登一震，料到江一天已必死無疑，不由得雙脚一軟，跪倒在路上昏死過去……

「弟兄們，上啊！誰先奪到千佛珠，賞銀五千兩！」舒彤雪一聲喊，蔣化龍一馬當先，衆青衣爭先恐後，沒命地往上爬。蔣化龍爲了奪得這蓋世奇功，竟回身砍翻數人，嚇得侍衛連連後退。於是他捷足先登，一邊往上爬，一邊喊着：「慧卿！慧卿……」

矇矇矓矓之中，徐慧卿聽見有人在急切地呼喚着她的名字，那樣熟悉，又是那樣陌生。是誰呢？是「小阿哥」嗎？對，是他，一定是他。一股熱湧遍全身，姑娘精神一振，猛地睜開了雙眼。

然而映入她眼簾的，卻是一副卑污可憎的叛徒嘴臉。她看見蔣化龍氣喘吁吁、四脚着地的往上爬來。仇恨

與厭惡使姑娘渾身顫抖。驀地，她想起了江一天送給她的「百毒芙蓉針」。就在蔣化龍張開兩臂向她撲來的一刹那，她左袖一揚，一束毒針射入了蔣化龍的丹田穴。他身子一歪，栽倒在徐慧卿面前。姑娘就勢踹他一脚，這無恥叛徒，便像一段朽木似地滾下山去，撞倒一大片青衣賊子。

正在這時，蘇三星、廖天含趕到了。

兩名武林第一流高手的突然出現，使舒彤雪簡直陷入絕望之中，他歇斯底裡地大吼一聲：「調火槍隊！轟平小天寺！」

蘇三星、廖天含保護徐慧卿，退到了一座石山上。那是一座拔地而起的石山。三面是懸崖峭壁，當頂卻是一塊天然演武坪。那演武坪數丈見方，雲霧籠罩，好一塊仙家用武之地！

蘇三星把廖天含、徐慧卿往灌木叢中一推，自己運起袖功，一招「白鶴衝天」躍上山頂。舒彤雪當先趕到，也運起輕功躍上山頂。

「哈哈，怪叫化！舒某今日有機會領教，眞乃三生有幸！」

「哼哼！」蘇三星緊一緊腰帶，雙手抱於胸前：「舒彤雪，你已是惡貫滿盈了，請亮招。」

舒彤雪怪叫一聲，直抓蘇三星胸門。蘇三星旋身急轉，猛一招「卧虎回頭」，已是襲向舒彤雪背後。舒彤雪急回身斜翻左掌格開來拳，緊跟着右手「怪鳥搜林」駢起二指戳向蘇三星丹田穴。蘇三星往後微退，「斜持單鞭」右掌往下一沉，猛劈舒彤雪脈門。誰知舒彤雪左掌一翻向上狠托，砰！兩掌相交，各自震開半步。舒彤雪長腿掃堂，「柳樹盤根」佯攻下盤，待蘇三星落髆沉肘回封下路時！突然一招「潛龍出水」疾拍蘇三星左肩。蘇三星回封不及，砰！肩中一掌，連退三步。

蘇三星臉色鐵青，鼻孔輕輕一哼，雙掌疊起十八卦掌影，如急風暴雨襲向舒彤雪。「降龍十八掌！」舒彤雪暗暗吃驚，抖擻精神，連撥了兩掌，卻被第三掌當胸擊中，後退數步，險些跌倒。

「降龍十八掌」連綿而至。舒彤雪立脚未穩，索性坐下，挺胸收腹，深納一口氣，雙掌合什，如同坐禪。猛地，他一聲厲喝，雙掌「參拜北斗」，一連擊開蘇三星三掌。「少林佛掌……」蘇三星深知此掌厲害，不敢有絲毫鬆懈，一掌緊似一掌狠攻對方要穴。舒彤雪也使出平生本事，佛掌頻出。兩人身如飄風，掌如電掣，直打得陰風四起，掌影團團。

突然，颼！颼！颼……十多條身影竄將上來。廖天含、葉旋風、賀承洪、謝天成、馬開山、巫四娘、陸青、巴金娘、伍虎、伍豹、崔三魁、徐慧卿、白祖勝等趕到，殺退衆青衣，躍上了岩頂。

衡山掌門馬開山磨拳擦掌，袒胸露臂，嗷嗷大叫：「蘇大哥你歇歇，讓俺馬開山報赤石崗一掌之仇！」說罷，插進去就是一掌。馬開山原本擅長刀功，掌上之力怎能與舒彤雪相匹敵？但此刻舒彤雪已是汗流浹背，筋酸骨痛，加上右胸中了蘇三星一掌，手脈又爲江一天劍氣所傷，剛才全力以赴應付蘇三星，倒也不覺疲乏。如今與馬開山對陣，精神稍一鬆弛，竟被石開天打得連連後退。石開天頗爲得意，心想只要一掌斃了太和殿內侍總管，那麼，衡山派將大振聲威揚四海。一頭想着，一頭運足勁力，一着「順水推舟」，竟打得舒彤雪跌坐在地。馬開山哈哈一笑，躍前一步雙掌齊下，「雙峯截流」直砍舒彤雪靈蓋……

「小心佛掌……」

蘇三星話未說完，只見馬開山騰空而起，仰胸向自己跌倒。賀承洪連忙躍步上前，用「八卦掌」與舒彤雪交手。

本來，舒彤雪用「少林佛掌」對付賀承洪的「八卦掌」，正是棋逢對手，旗鼓相當。怎奈今日已是元氣大損，內傷隱痛，因此十個回合之後，便覺頭暈目眩，漸漸陷入掌影迷離的八卦迷宮之中。賀承洪趁他門戶一開，用「二指禪」戳進他的右眼。舒彤雪一聲慘叫，躺在地上渾身抽縮，索索顫抖。

賀承洪神掌一展，正要斃舒賊於死命，卻聽見一聲沉雷滾谷。「慢！」

羣豪一驚，驀然回首，只見一僧人飄然而來。此人八旬開外，仙風鶴骨，形容古怪，額頂凸起雞蛋大一個「仙堆」，身上袈裟五彩斑爛。

廖天含首先倒身下拜：「師弟慧覺拜見大師兄。」

羣豪一聽這就是少林寺掌門金靈大師的大弟子，不覺一齊倒身下拜：「參拜慧禪大師。」

慧禪呵呵大笑，連說：「免禮免禮，衆英雄護送少林至寶千辛萬苦流血犧牲，應該受我少林寺弟子拜謝才是。」說着，躬身唱了個大喏，慌得衆人不知如何是好。

忽而響起噎噎的喘氣聲。大家一看，頓時驚呆了——原來是江南惡乞盧狠背着江一天的屍體爬了上來。

盧狠把江一天放下，對着衆人罵道：「你們這些沒良心的傢伙！江一天捨命殺賊死了，你們竟丟下不管，只顧站在山頂上快活！」

徐慧卿一見，頓時如亂箭穿心，她始而氣噎心胸，呆然木立，繼而大放悲聲，撲倒在江一天身上。

慧禪望着自己心愛的師弟，兩滴熱淚也不覺流下眼角。他緩緩脫下身上的袈裟，緩緩覆蓋在江一天身上。

「我佛慈悲……」慧禪雙手合什，禱告蒼天：「我少林弟子摩然，爲救淨寶捨身赴難，願我佛爲其超度之靈，於西天極樂佛土侍奉我佛聖尊。南無阿彌陀佛……」

廖天含這才猛記起了千佛珠，忙問道：「師兄，金靈大師他……」

「大師早已遷移他處。他命我在此恭候佛寶。」慧禪緩緩問道：「千佛珠可在？」

徐慧卿强行壓下悲痛，雙足跪下，從懷裡掏出千佛珠和蛇形小金鏢，雙手捧於額頂：「在下徐慧卿奉先父遺命送還少林佛寶千佛珠，以贖先祖焚燒佛廟，殺人刼珠之罪……」

慧禪顫巍巍接過紅綾寶盒，將紅綾徐徐解開。他旋開蛇形小金鏢，取出了三片小小金鑰匙。他把金鑰匙插進鎖孔，逐一取出了兩個內盒……

衆人屏聲歛氣，雙雙眼睛盯住了那隻閃着幽光的銀色內盒。

最後一片鑰匙插進了鎖孔。

突然「銀當」一聲，把衆人嚇了一跳。循聲一望，只見徐慧卿已倒在江一天身邊。掉在地上的寶劍熱血殷紅。姑娘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便割斷了自己的咽喉，含笑長眠於戀人的身旁……

山風哀號，松濤悲鳴，雲霧湧上來，要用朦朧而透明的輕紗，擁裹這對痴情男女……

就在羣豪沉浸於悲痛氣氛之中的時侯，那具扭曲着的軀體開始蠕動。神奇的氣功使他獲得了困獸猶鬥的力量。他趁着雲霧的掩護，突然躍身而起，一隻卑汚的魔爪直探慧禪手中的珠盒！

慧禪早就發覺，待汚爪探到，便輕拈二指，捏住了腕上的要穴。

老僧慢慢回過頭來，溫和地，輕聲細語地道：「慧悟，休得胡來。」

舒彤雪聞聲一看，頓時魂飛九霄！他做夢也沒有想到，封住他全身血脈的，原來是當年被他一掌打下懸崖的慧禪大師兄！

「你以爲我先你而去了麼？」慧禪微微一笑：「出家之人向與白雲松濤爲友。懸崖上老松伸出臂膀將我托住，還讓我再活一段時間，好去掃蕩人間邪惡，清理我佛門庭。嘀嘀嘀……」慧禪開心地笑了，而舒彤雪卻背脊陣陣森涼。

「我佛慈悲，不鬥垂死之敵。我這裡有少林還陽丹一顆，你立即服下。十餘年沒有切磋武藝了，我們再來一試如何？」慧禪說着，取出一粒朱丹塞入舒彤雪口中，並隨即鬆開了手。

說也奇怪，朱丹落肚，舒彤雪腹中一陣響動，一股清爽之氣滲透全身，漸漸地，筋强骨健，竟如平日一般神定氣足，渾身是勁了。

舒彤雪仗十餘年精練的「少林佛掌秘笈」，又欺師兄年事已高骨瘦如柴，便道一聲：「師兄，恕我無禮了。」說罷，煞腰屈立，雙肩縮攏，合掌胸前，立了個「虔心拜佛」的門戶。

慧禪將珠盒往蘇三星手裡一遞，也是煞腰而立，雙手如抱弱嬰，合掌當胸，立個「達摩面壁」的招式，口中言道：「佛祖著『少林佛掌秘笈』之時，因恐日後落入歹徒之手而危害武林，故留下三招殺手掌未錄，口授暗傳少林掌門。今日我便用此掌，你可多加小心。」

舒彤雪冷笑道：「你別嚇唬我，『佛掌秘笈』已是應有盡有，何來笈外的甚麼『三招絕掌』？請！」

慧禪不再多言，暗運內氣，「呼」地一掌拍出——「推山壓石」凌風而來。舒彤雪運足功力，「野馬分鬃」以硬拆硬。「砰！」舒彤雪頓覺兩臂一麻，胸氣閉塞，周身氣血已被封住，正在驚恐之時，慧禪第二掌當胸擊倒，舒彤雪只覺一股熱流直奔咽喉，「哇」地一聲，口中血如噴泉，身子已飛空中。慧禪趨前數步，第三掌向上推出，正中空中跌下來的舒彤雪背穴。舒彤雪全身散架，筋骨皆碎，身子如騰雲駕霧飛向萬丈懸崖……

慧禪和尚盤漆而坐，雙眼微閉，將腿上的珠盒緩緩打開了。一時間毫光四射，五彩紛呈，珠光寶氣破盒而出，令人眼花目眩！

慧禪顫着手指伸進珠盒，抖顫地提出一串佛珠來。啊！這就是國寶千佛珠！

羣山肅穆，百鳥停飛，雲霧凝然不動，溪流也不再奔騰……九十九顆明珠，由大至小順序排列，在陽光下光彩奪目，璀璨瑰麗無比。瑰麗的光彩中，幻化出無數佛像，千姿百態，栩栩如生，神奇莫測，令人神往。這眞是千古奇觀，萬代佳寶，難怪歷代君王夢寐以求，令人垂涎三尺的千佛奇珠，終於物歸原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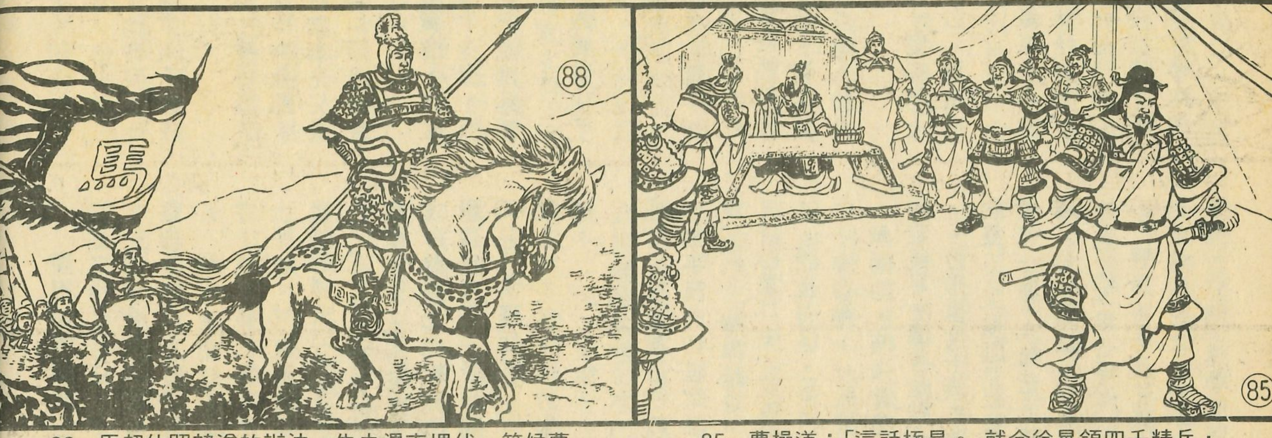
（全文完）

武俠世界　歷史悠久
譽滿香江　馳名海外
訂閱請電㊄四六六七九九內線廿七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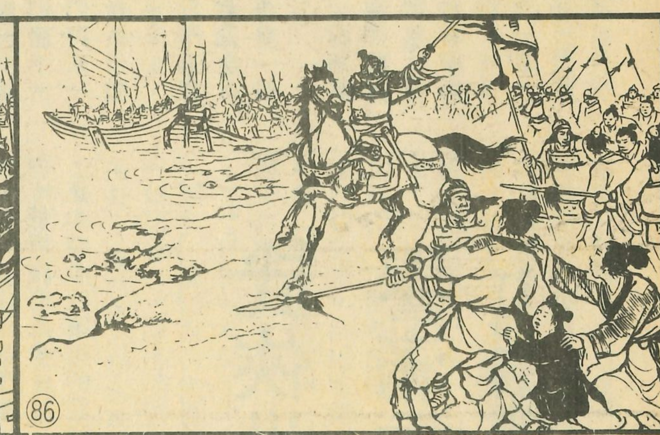
三國演義之廿六

反西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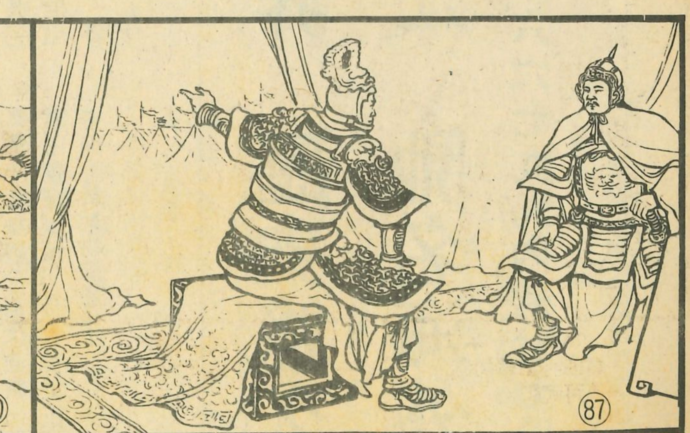
徐正・編繪



85　曹操道：「這話極是。」就令徐晃領四千精兵，先往河西埋伏；又令曹洪到蒲阪津安排船隻，準備大軍渡河。



86　徐晃領兵去了。曹洪就在蒲阪津拘集船隻，硬拉伕役，搞得當地雞犬不安。



87　早有哨馬報知馬超。馬超料想曹操要截他後路，打算先往北岸堵截。韓遂勸馬超不必如此，只要待曹兵渡過一半時，從南岸出擊，可擒曹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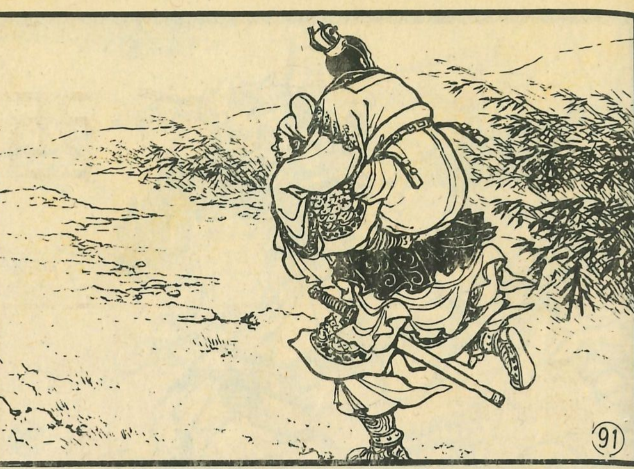
88　馬超依照韓遂的辦法，先去渭南埋伏，等候曹兵渡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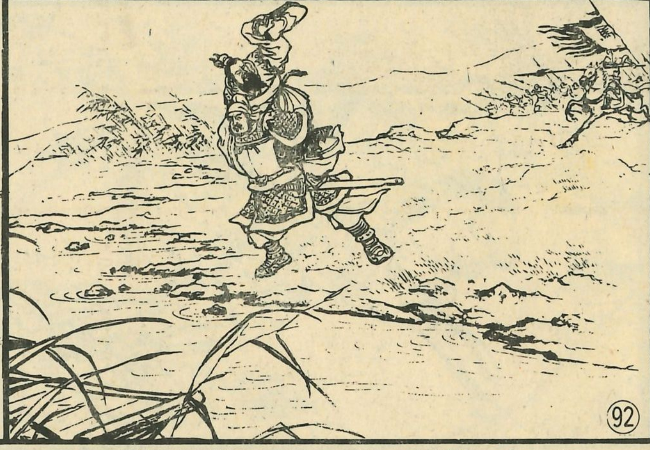
89　這天，曹操帶領一百名親兵，坐在河南，指揮衆兵渡河。忽然後面喊聲大起，探馬來報：「馬超殺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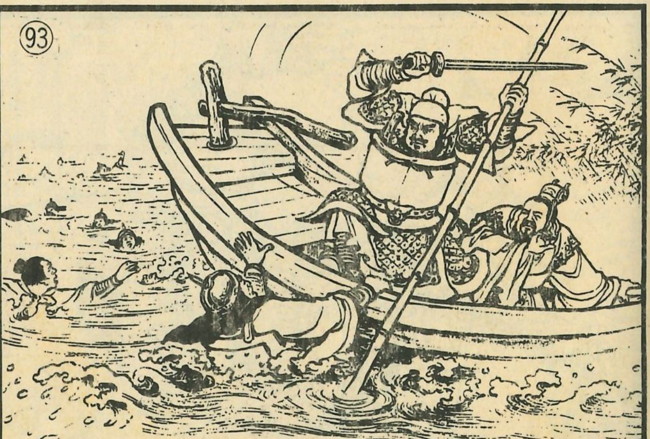
90　曹操假裝鎮靜，喝令左右不准亂動。忽聽得人喊馬嘶，回頭看時，馬超已經衝向前來，相離不過百步遠近。曹操手下親兵都一哄而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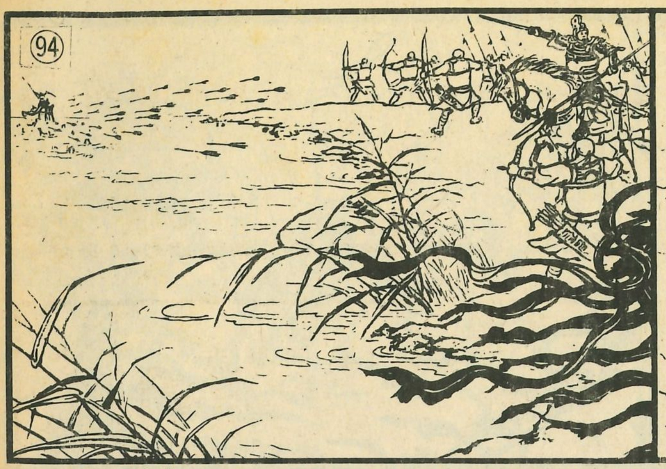
91　許褚眼見曹操危急，說了說：「請丞相下船！」背起曹操便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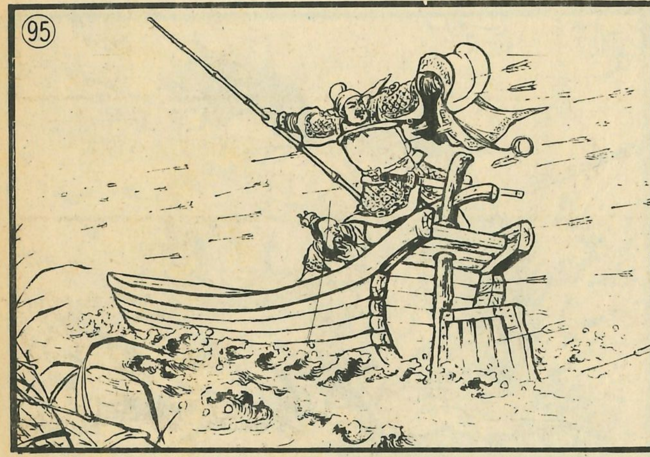
92　許褚奔到渡口一看，離岸一丈開外，有一條小船載着兵將正要開動。



93　許褚一躍上船。船一搖晃，兵將都落水了，他們想上船逃命，扳住船邊不放。許褚見船小將翻，連忙拔劍驅散，才能把船撐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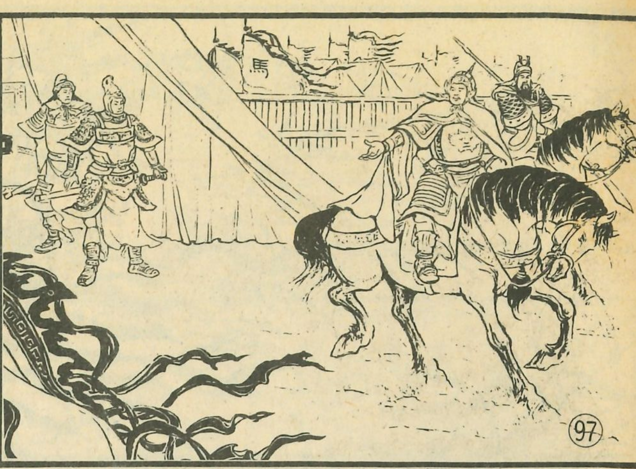
94　馬超趕到渡口，見曹操已經上船，就令衆兵放箭。一時箭如飛蝗，齊向船上射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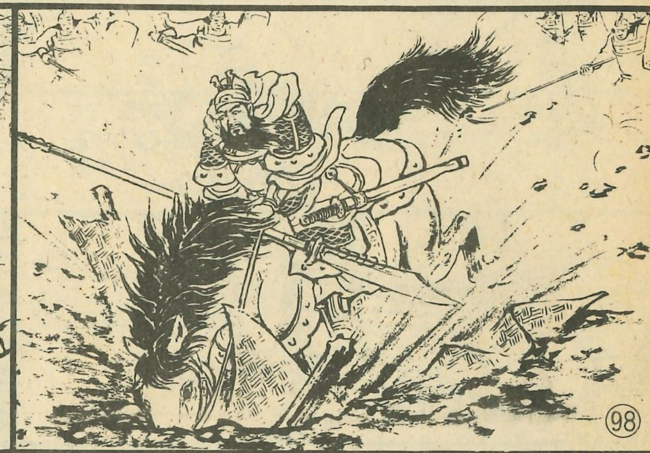
95　許褚怕曹操受傷，一手舉馬鞍遮護着他，一手使篙撑船，兩腿夾住船舵，向河心緩緩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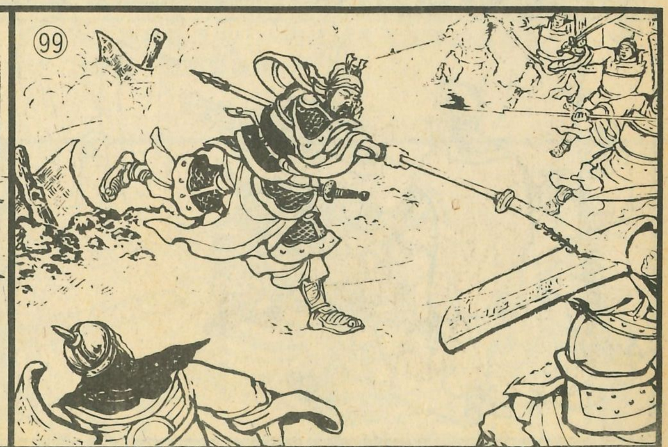
96　馬超沒有拿住曹操，心中懊恨，回寨告知韓遂。韓遂料想曹操是給許褚救去，叫馬超以後如遇許褚，不可輕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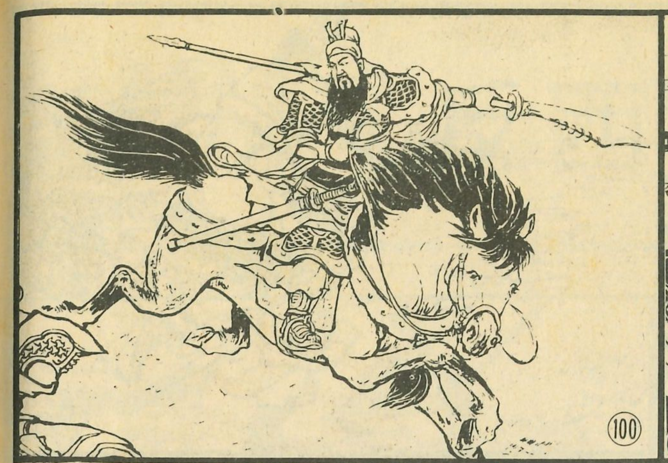
97 韓遂主張乘曹操未立寨柵以前，盡力攻打。馬超應允，派龐德爲先鋒，隨韓遂去攻渭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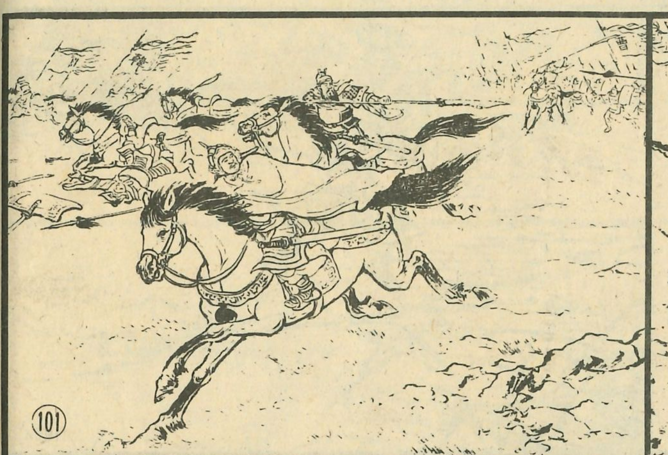
98 龐德當先衝近曹營。不料曹軍早有準備，一聲喊起，龐德連人帶馬，跌入陷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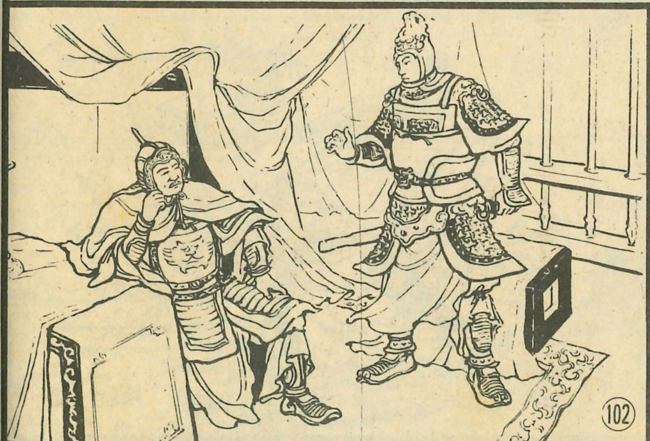
99 龐德縱身一躍，跳出土坑，揮刀一連劈死多人，步行衝出重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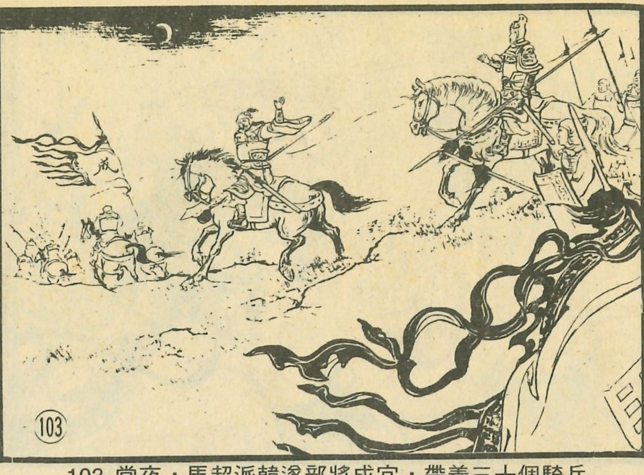
100 後來聽說韓遂陷在圍中，龐德回身殺進，正遇上曹仁部將曹承攔路。龐德一刀砍了曹承，就騎着曹承的馬，去救韓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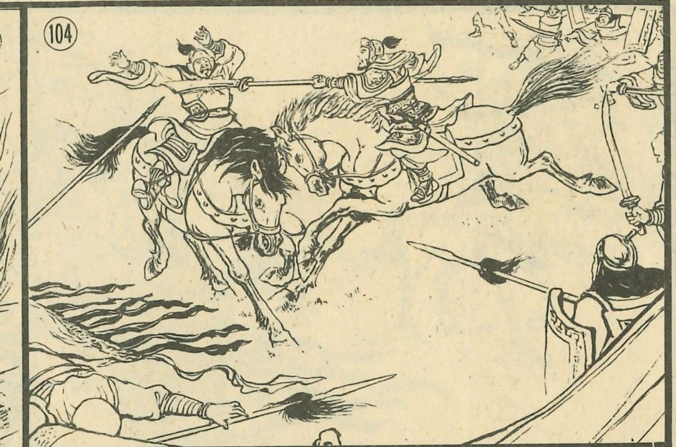
101 韓遂早已殺得筋疲力盡，幸得龐德尋到，殺開一條血路，保着韓遂，衝出重圍，向東南落荒而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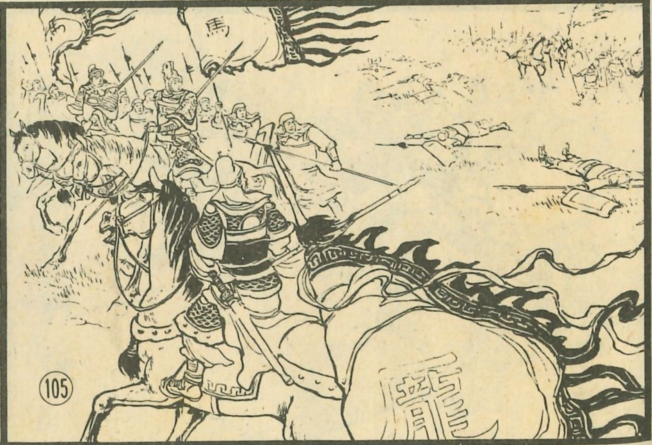
102 馬超親來接應韓遂回營。韓遂檢點人馬，傷亡很重，又折了部將程銀、張橫，心上憂悶。馬超却主張乘曹兵不備，再去劫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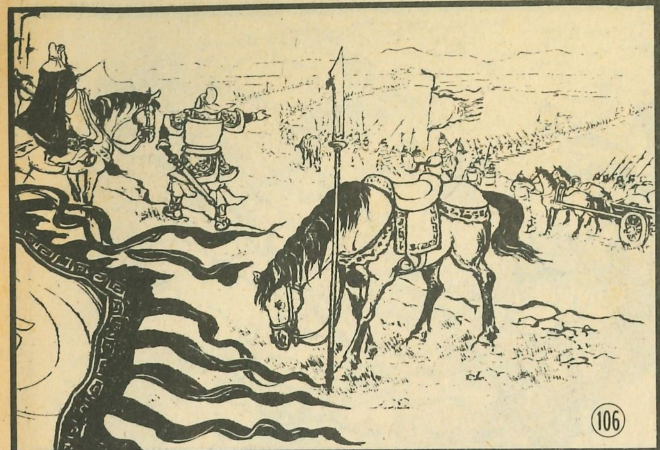
103 當夜，馬超派韓遂部將成宜，帶着三十個騎兵先往曹營哨探，自領鐵騎隨後進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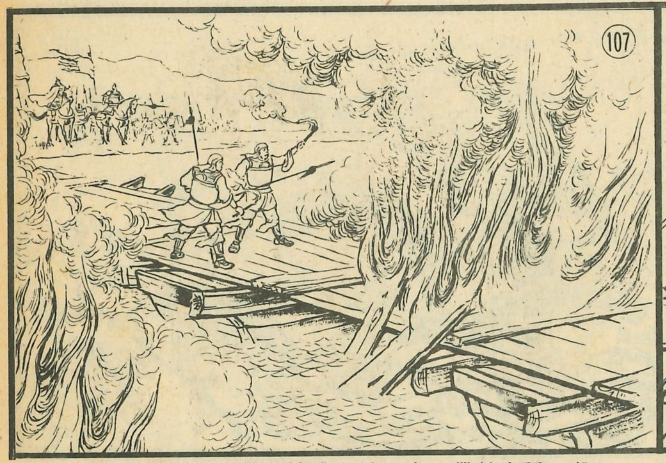
104 成宜走近曹營，夏侯淵帶領伏兵突出，一刀把成宜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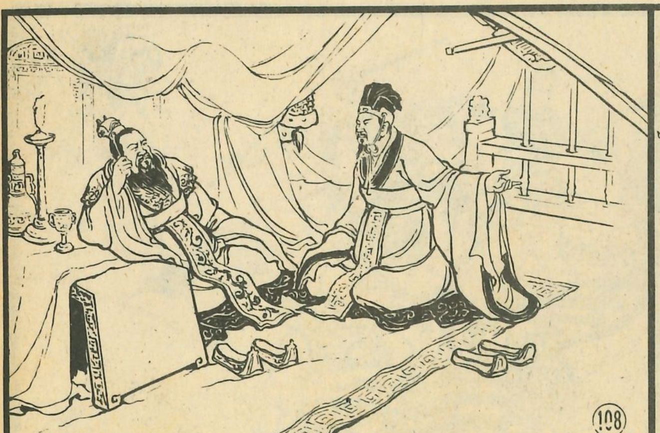
105 馬超却從曹軍背後掩殺過來，和曹軍混戰了一夜。直到天明，雙方各自收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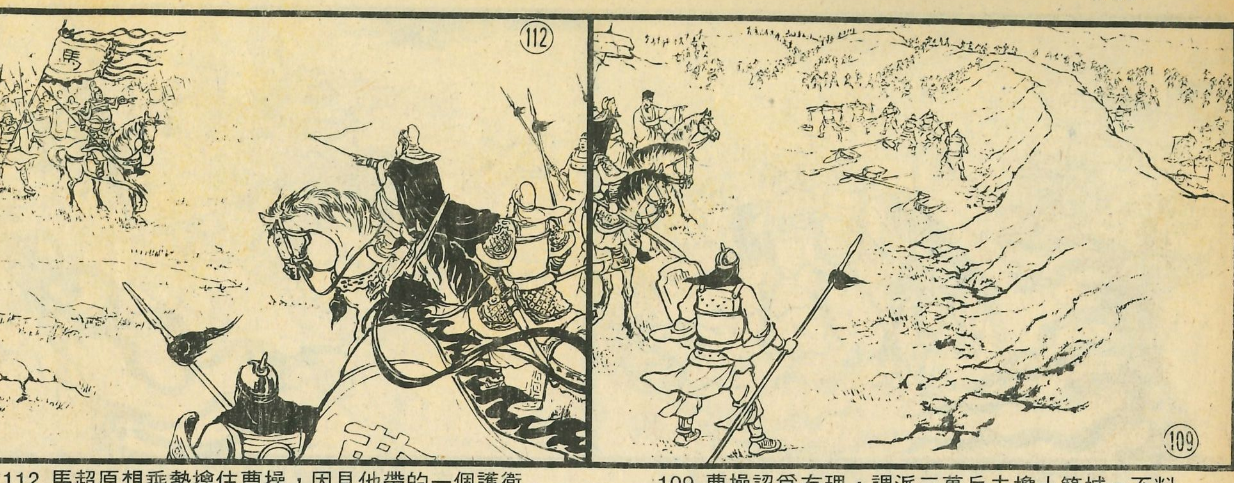
106 曹軍過了河，可是缺少糧食，要從渭南轉運，就用許多船隻，在渭河上架成三座浮橋。



107 馬超得訊，就和韓遂合兵一處，帶着火種，殺到橋頭，放上一把烈火，燒毀了浮橋。



108 曹操在渭北立不起營寨，就向謀士荀攸問計。荀攸道：「可取渭河旁邊泥土，築城堅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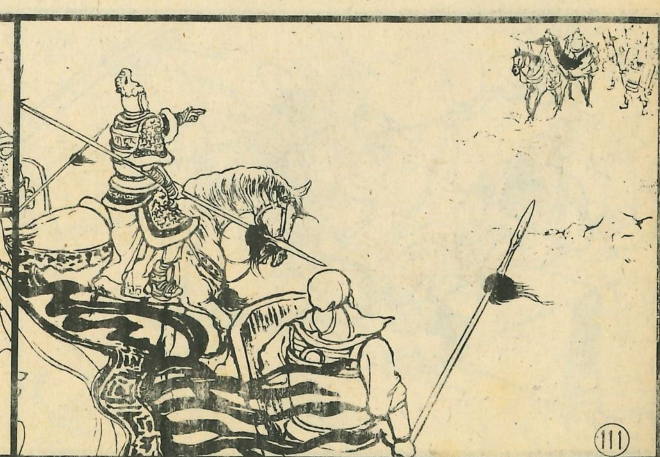


109 曹操認爲有理，調派三萬兵去擔土築城。不料這裡都是沙土，隨築隨倒，怎麼也築不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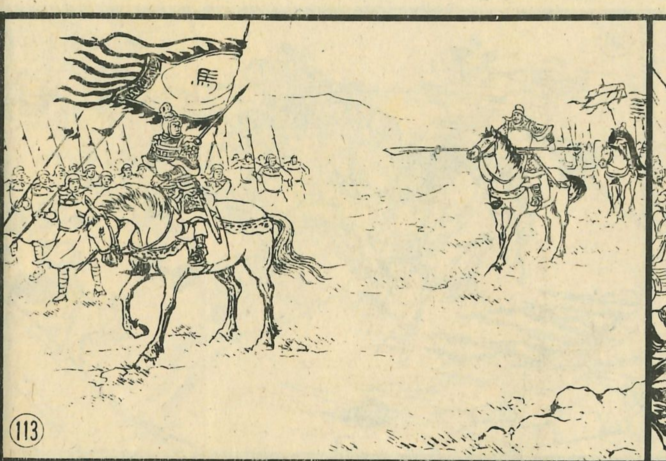
112 馬超原想乘勢擒住曹操，因見他帶的一個護衛，威武非常，疑心就是許褚，故意問道：「你軍有虎將許褚，現在哪裏？」



110 後來有人把辦法教給曹操。在一個天氣暴冷，河水即將冰凍的晚上，連夜取土興築，澆上河水，讓水土凍結一處，不再坍倒。不消一夜工夫，就築成了一座堅固的土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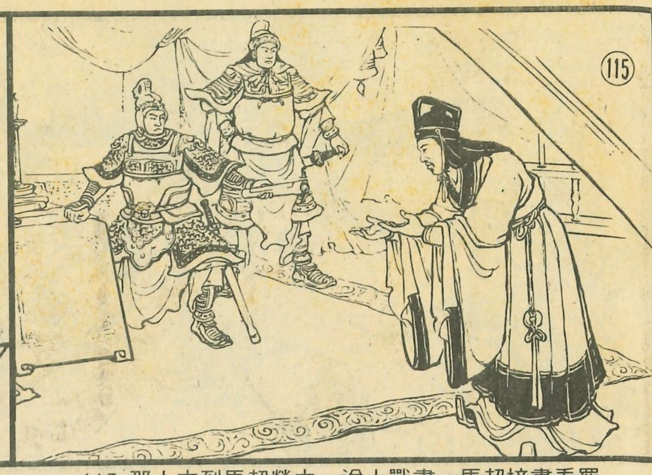
111 有人去報知馬超。馬超將信將疑，親到曹操營前察看。曹操帶着許褚出營，誇耀自己的軍威，叫馬超及早投降。



113 許褚聽說，抖擻精神，提刀催馬上前，高叫道：「譙郡許褚在此！」就要和馬超廝殺。馬超因爲時光不早，又知道許褚的勇力，也不敢輕敵，就收兵回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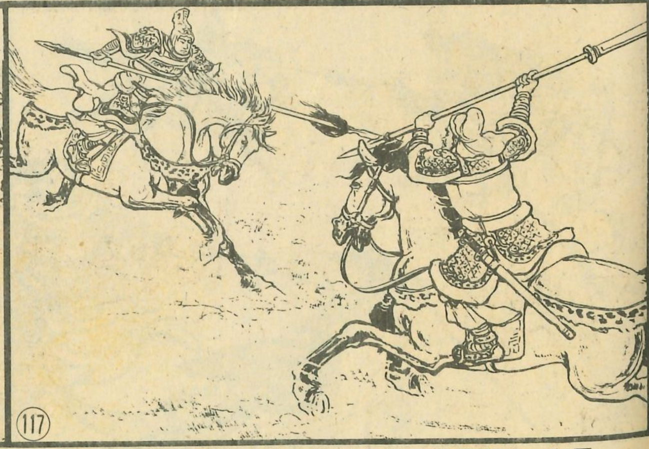
114 許褚回寨，便請曹操備下戰書，單挑馬超來決一勝負。曹操勸阻不住，答應給他派人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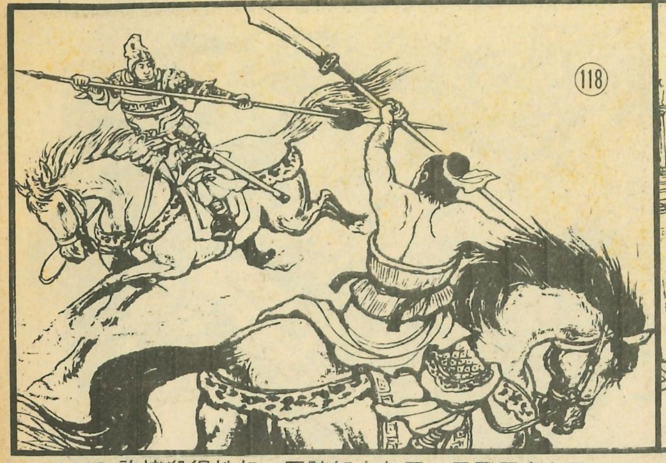

115 那人來到馬超營中，送上戰書。馬超接書看罷，臉色一沉，就在原書上批了一句「明天誓殺許褚」，仍交來人帶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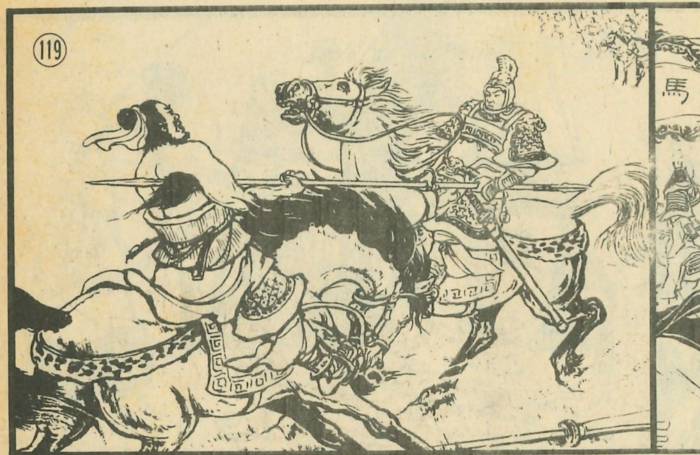
116 第二天，馬超飛馬出陣，高叫道：「許褚快出！」曹操要激勵許褚，故意嘆了口氣道：「馬超英勇，眞與呂布相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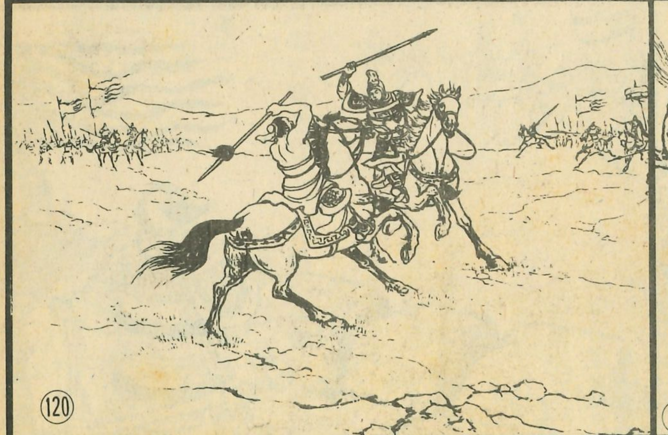
117 許褚給曹操一激，氣往上衝，奮勇出陣，和馬超廝殺。兩人一連鬥了二百餘合，不分勝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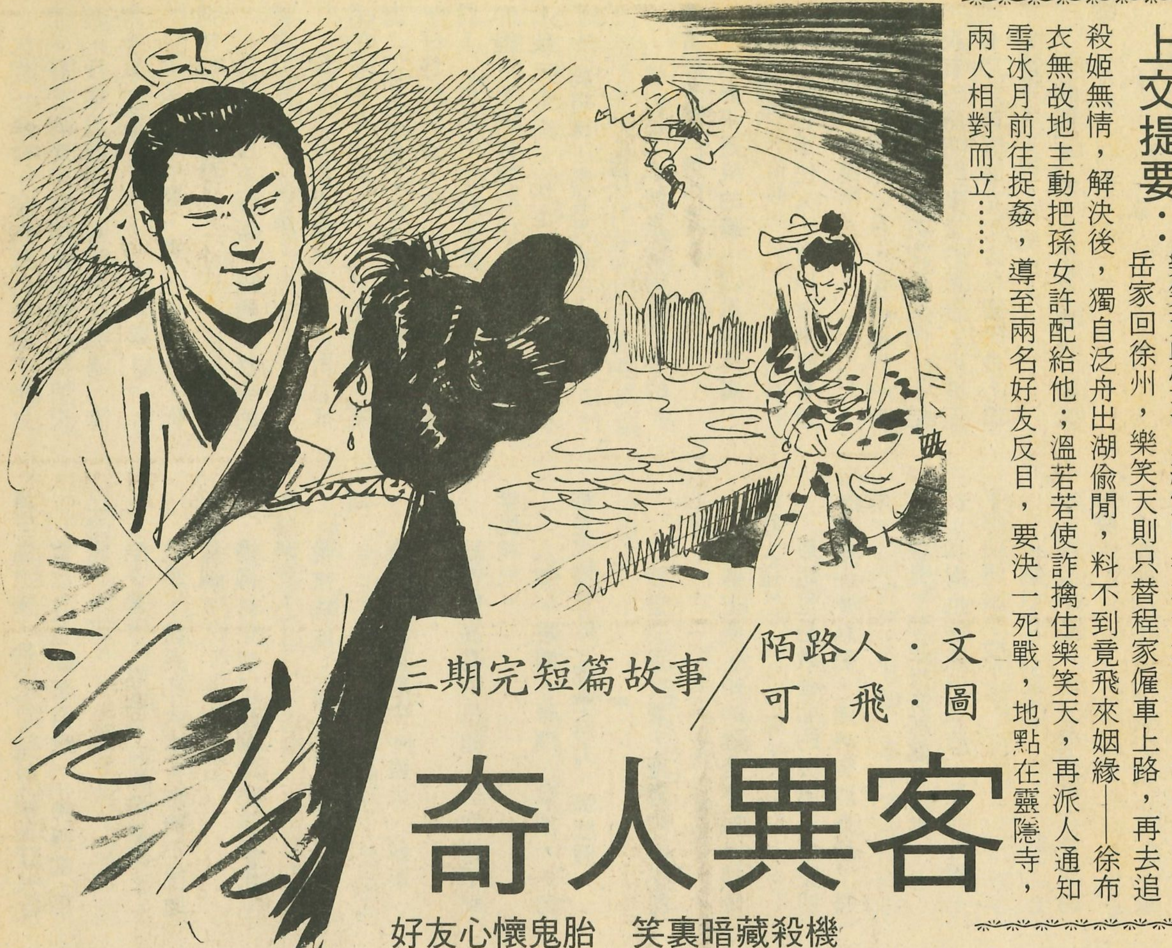
118 許褚殺得性起，回陣卸去盔甲，又飛馬來和馬超決戰。



119 兩人又連鬥了多時，許褚奮勇揮刀，向馬超兜頭砍下。馬超側身一閃，挺槍直刺許褚的心窩。許褚不及招架，急丟了大刀，用手臂挾住馬超的槍杆。



120 雙方在馬上用力奪槍，一聲响，把槍杆折成兩段，各拿着一段向對手亂打。曹操急令衆將齊出，夾攻馬超。



奇人異客

三期完短篇故事

陌路人·文
可飛·圖

好友心懷鬼胎　笑裏暗藏殺機

上文提要： 樂笑天與雪冰月約定明年相會地點後，雪冰月護送岳家回徐州，樂笑天則只替程家僱車上路，再去追殺姬無情，解決後，獨自泛舟出湖偷閒，料不到竟飛來姻緣——徐布衣無故地主動把孫女許配給他；溫若若使詐擒住樂笑天，再派人通知雪冰月前往捉姦，導至兩名好友反目，要決一死戰，地點在靈隱寺，兩人相對而立……

兩個人誰也沒有開口，誰的臉上也是沒有絲毫表情。良久，久而久之。

樂笑天突然嘆了一口氣，道：「雪冰月，你先！」

雪冰月道：「機會均等，誰先誰就多分勝算，那不公平。」

樂笑天道：「抛錢吧，聞聲動手。」

雪冰月點點頭，取出一枚銅錢。

他冷冷的盯着樂笑天道：「你不能藏私，要出全力，我不希望你死在虛僞的忍讓之下。」

樂笑天也冷冷的盯着雪冰月，笑笑。

雪冰月二指微彈，一道烏光閃過長空，銅錢已出手。

兩個人誰都沒有挪動，誰也沒有仰視，不是嗎？聽它落地的脆响已經足夠了，只有刹那之間。

這刹那就似是一百年那麼長！

一百年算不得長，它總會等到的，數到的。

等到了那一聲的脆响。

脆响如同追魂鈴响，是代表着生與死。

脆响傳來的當兒，兩個人竟然出乎彼此意外的全沒有動。

動了，兩聲長嘆同時傳出。

兩個人同時快過划空流星！

只是一次的接觸，快到無法形容，接着又是兩聲長嘆聲！

同樣的話，從他倆的口中吐出——你何苦！

兩個人似是根本沒有挪動過一樣，仍然是互距八尺。

不同的是，剛才站着，現在是坐着。

雪冰月的右肩頭一片腥紅，是血，他自己的血，他受了傷。

這種傷在他來說，是太輕太輕了，離死還老遠老遠的。

樂笑天也是右肩濺血，傷得幾乎和雪冰月一樣，自然也是死不了。

「何苦」，那同一時間同一樣的言語，已足代表了他們的心情和所發生的一切。

樂笑天先站了起來，看看雪冰月，便往外走去。

他步履十分沉重，從外表看來，像是傷勢極重。

不過雪冰月明白，樂笑天的傷和現在步履的沉重失穩，絕對是兩回事。

雪冰月生怕又弄錯了甚麼似的，突然沉聲道：「樂笑天，你眞的還能自己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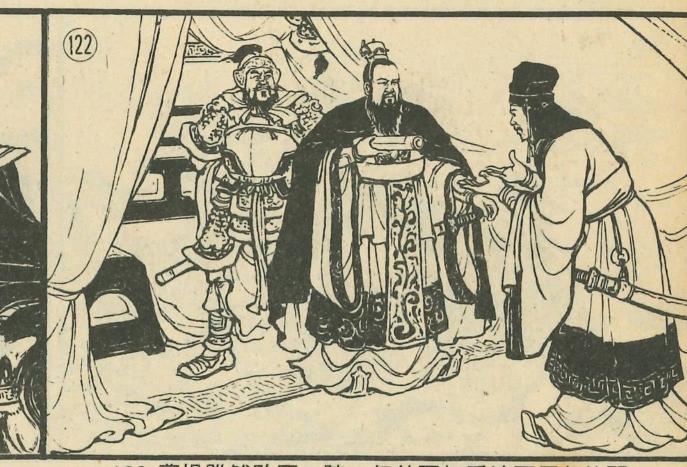
樂笑天聽到了這句話後，心情的舒暢和深懷的喜悅，只怕除了雪冰月以外，誰也想像不到的。

不過樂笑天表面上的神情，仍是那麼沉重，步履依然是有些不穩，道：「我能一直走到路的盡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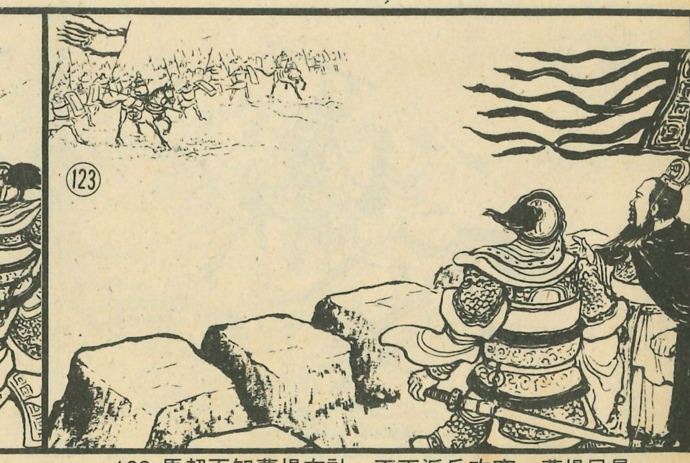
雪冰月面上凝結了寒霜似的道：「很好，你走好了，我曾對溫若若說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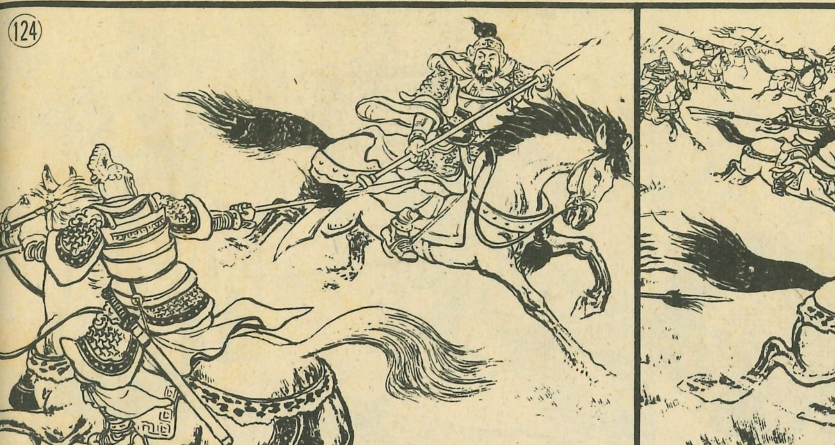
121 對陣上龐德、馬岱怕馬超有失，揮動鐵騎直衝過來。許褚身帶箭傷，拔馬先逃。曹軍慌亂，逃回本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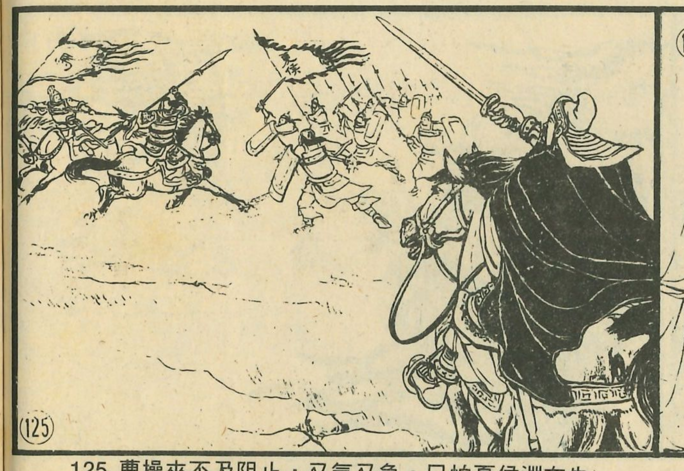
122 曹操雖然敗了一陣，但他更加看清了馬超的弱點，料定馬超有勇無謀，不難用計擊敗；暗地差人去通知徐晃，快從河西進兵夾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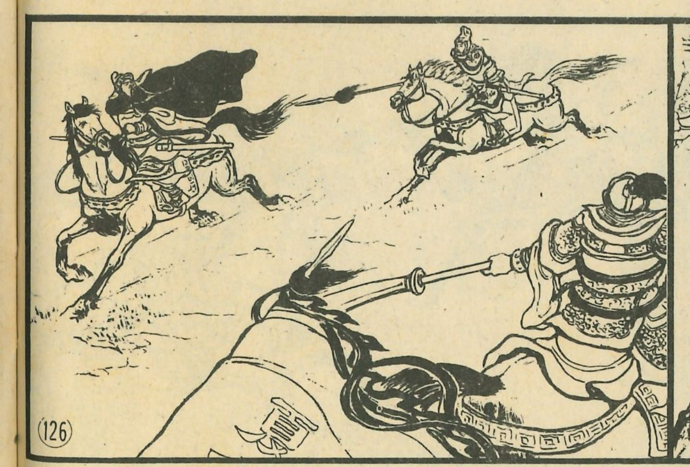
123 馬超不知曹操有計，天天派兵攻寨，曹操只是堅守不出。一天，曹操在土城上望見馬超兵強馬壯，來往如飛，嘆道：「馬超不死，我死無葬身之地了！」



124 夏侯淵聽了，心中氣憤，不等曹操許可，就領本部軍馬，衝出寨門，截住馬超厮殺。



125 曹操來不及阻止，又氣又急，只怕夏侯淵有失，慌忙上馬出寨，來接應夏侯淵。



126 馬超見是曹操親來，就撇下夏侯淵，直取曹操。曹操大吃一驚，慌忙撥馬而逃。(待續)

，欠你一條命，現在我們是兩不相欠了，好好的走，好好的活着，從明天起，我要追趕你，直到再次相遇，直到一生一死！」

樂笑天沒有動，道：「雪冰月，你還能站直身子嗎？」

雪冰月沒有回答，以矯捷無倫的旋身而起，作了答覆。

樂笑天背對着雪冰月，但對雪冰月的行動早已料到了，於是哈哈一笑道：「你也不錯，活着吧，你說我的話，好好的活着，我似乎是在別人的指罰下，似是欠你點甚麼，所以我走，你追，不過你要記住，我不希望你追上我，否則，我也不會再顧念甚麼了！」就這樣，樂笑天走了！

就這樣，雪冰月緩步回到房中。

「佛靜堂」本就是他借租下來的，他當然有權回房休息。

沒有不透風的牆，因爲牆再高，也高不過天。

紙是包不住火，所以從來沒有想過用紙包火。

樂笑天與雪冰月，在這幽靜的寺院中最爲悄靜的地方作生死鬥，不能不說有些避開好事者的意思，可惜仍然有個好事者隱在十分秘密的地方看了個清楚，也聽了個明白。

那是個「光頭」，沒有「戒火」的光頭。

* * *

樂笑天失踪了，自從和雪冰月一搏互傷之後，就沒有人再見過他了。

雪冰月也斷無消息，「佛靜堂」早已空置了下來。

酷炎暑天，點個火可以燒着天。

乾旱，盡長江大水，也掩不住地上的龜裂。

楊柳絲兒成了扁扁的枯籐樣子，太陽晒死人了！

晚來無風，樹垂頭，乾熱，蹩悶。

秦淮河上畫舫中，燈火、釵影、琴音、歌聲。

艙窗門高高的吊起，仍然迎不到半點風兒。

人懶、燈懶、琴懶、聲懶，一切都是那麼鬆散、那麼無力、那麼懶。

* * *

三艘畫舫連排着，穩穩的泊在河心。

這樣方便，走的雖是甲板，却像康莊大道。

最尾也是最裡面的那第三艘畫舫，本是一片烏黑，這時突然亮起了燈來。

燈光，都是沒有那個光頭亮。

和尚也偷登俏畫舫，莫非是愛上了那俏嬌娘不成？

俏嬌娘是溫若若。

誰說不是，溫若若正偎在禿頭的胸膛上。

光頭的不是和尚，頂上少了「戒火」。

光頭是個十分俊秀的美少年。

美少年伸手解下溫若若的汗巾，包起他那個光頭。

溫若若含情默默地、俏媚地，抛給少年一個誘人的媚眼，抿着嘴笑道：「聽說天竺人都是包着頭的，可是都用這種水桃紅色的女人的汗巾？」

美少年已包好了光頭，看上去越發俊秀，他緊摟着溫若若，一隻手伸進薄得像蟬翼般的雲裳中，探過了那湘綉「喜歡佛」的小兜肚裡。

溫若若呻吟出聲，那紅得熟透的櫻桃、微微有些上翹的小唇在戰抖着，張合着，泛出微潮。

那星眸眯縫着，顫動着，射出霧般迷濛的春意。

小肚右側上偏的地方，突然高聳起來，迅速無倫的滾動着！

溫若若的嬌軀軟了下來，整個身體都軟了下來……

美少年臉上早已洩盡了淫慾的顏色，歡娛至極，由心底下泛出來的淫笑。

他邊笑邊道：「小嫩肉兒，如果像妳說的，我們全用妳這水桃紅汗巾包頭的話，天竺那裡再去找到和尚？」

溫若若只能哼了一聲，哼得有點邪，哼得使人心頭上爬上了千千萬萬的小螞蟻。

小螞蟻在橫裡爬豎裡爬，爬得你癢到心底又癢到頭皮。

美少年突然又停下「五指魔手」的挑、拈、擦、摸。

溫若若這遭眞的是軟了。

只見她胸膛猛然的起伏，久久不止。

美少年突然吐出一口氣出來，那艙窗簾兒竟順着這口氣，嘩的一聲掩蓋，遮住了這滿船春色。

「不！」溫若若這一聲不，絕對沒有半點激動，而是冷靜到無比冷靜。

接着，艙窗簾兒又拉開了，是溫若若的柔美酥臂給拉開了。

美少年笑了笑道：「小嫩肉兒，我可不怕這光景外洩，只不過不太喜歡妳那身子光溜溜的隨便給人看，若是妳也好這個無遮調調兒，咱可是從心頭喜歡。」

溫若若媚到了頂點，道：「死鬼，饞相，誰像你這樣的饞相，恨不得有千千萬萬個人在旁看着。」

美少年正色的道：「妳這句話說得對極了，那才能引起至高的情趣來。」

說着話，他肩頭一抖，溫若若的一條腿，竟斜掛上了他的肩頭。

溫若若突然收回了她的玉腿，道：「先說好件事，再……」

美少年飛快的接口道：「咱全部答應下來就是。」

溫若若嬌媚地道：「你知道是甚麼事，就應承了？」

「不管甚麼事，妳說了，咱全答應啦，所以現在先辦要緊，然後妳可以一直說到大天光，咱全聽妳就是。」

「不！先說。」

「話多不多？」

「不多，一句問話。」

美少年道：「好！好，只有一句話，妳就先說吧！」

「聽清楚，我要樂笑天和雪冰月兩個人的頭，你甚麼時候拿來給我？」

「咱辦好了咱倆這檔子事以後，就去追人，追上宰了，咱就送來，然後再辦咱倆的這檔事。」

「不行！」

「不行？這還不行？要怎麼樣才行？」

「說個日子，一定的日子。」

「妳看妳，又不講理是不是？小嫩肉兒，那是兩個大活人，又是兩個厲害的大活人，妳又指不出現在他們在甚麼地方，妳說，咱又如何能給妳個準確的日子呢？」

「我看準地方給你，你怎麼樣說？」

「妳有準確地方，能一去就找到他倆的地方？」

「那當然啦。」

「妳說吧！是在甚麼地方？」

「你先說出個準日子來。」

美少年的手，從她的小肚兜內縮了出來。

美少年的臉色，現出肅穆、鄭重。

溫若若能在色慾火焰燃燒之當空，立刻冷靜下來談殺人的事，這女人是十分可怕的。

美少年剛才還是色滿心頭慾火萬丈，現在却能一瞬間色去慾消凝重思索，也是够厲害。

半晌，美少年打破寂寞，道：「妳知道的，咱曾親眼見過雪冰月和樂笑天的一招血搏！」

「知道又怎麼樣？」

「咱當時沒有動，事後才悄悄的來秦淮告訴妳。」

「這豈不是句廢話？」

「不，咱既然早就知道妳的心意，在他們血搏互傷的時候，如果能下手，焉有不下手而悄悄退走的道理？」

「對了，甚麼道理使你像小偷似的悄悄逃走？」

「妳的話很難聽。」

「實實在在的話從來是沒好聽的。」

「錯了，咱只是追了下去，而不是逃走。」

「這有甚麼分別？哼！」

美少年道：「妳不會懂的，他倆同是傷在左肩……」

溫若若道：「你說過了，廢話！」

美少年道：「他倆誰也沒有實實在在的接觸過對方的身體。」

「你這話究竟是想表示甚麼？」

「我說過妳不懂，他們殺人傷敵，已經不必要和仇敵對手的身體接觸了！」

「啊！」溫若若這時實實在在的驚呼了出來，黛眉緊皺道：「你是指他們二人都已練成了刀炁？」

美少年似是點頭又是搖頭，道：「不全對，雪冰月的確練成了刀炁，並且更進一步的將會要不再顯示出炁煞的勁氣，只是還沒能作到這個地步。」

「別說玄虛的話，別拿我當作頂尖高手看待，再解釋清楚。」

「簡單的說，刀炁能使對手早早的感覺到它，對手若是像我或樂笑天，能够化解將要臨體的致命一擊，如果練到炁煞不現於形，那致命的一擊，對手絕難感覺得出來，等有了感覺，已是有死難活！」

「樂笑天呢？」溫若若驚心動魄的問道。

「難說了。」美少年突然說出十分奇怪的三個字來。

又是很久的沉寂、沉默。

美少年竟然類似無奈的苦笑一聲，道：「樂笑天出手的當空，我沒有看清楚！」

「你的意思是指，樂笑天不論修爲、功力，都强過雪冰月，對嗎？」

「對，强過多少，却是很難判斷。」

溫若若臉上又恢復了嬌媚，道：「你知道我並不關心這些，我是關心你能不能把事情辦好？」

「這個問題我等會兒答覆，我說了這麼多的話，只是告訴妳，靈隱寺『佛靜堂』院落中的那一戰，雪冰月應該是必死，結果他僅僅是受了傷，必勝的樂笑天，却會傷在雪冰月刀炁之下，若若，妳不覺得這件事奇怪嗎？」

「他們本來就是好朋友。」溫若若平淡的回答道。

「既然本來就是好朋友，妳還認爲他們會打個你死我活嗎？」

「會，非打個你死我活不可，『湖峯樓』上的事，已經天下盡知，雪冰月除了和樂笑天作生死的血戰之外，就只有自殺那一條路可走，我知雪冰月絕對不會自殺。」

「樂笑天難道不會解釋？」

「解釋？」溫若若心頭一凜，作出不明其中理由的道：「解釋甚麼？」

美少年陰沉的一笑道：「若若，妳不會以爲我會相信樂笑天欺侮妳吧？」

溫若若嗔怒的拂袖起身道：「你這算是甚麼話，是我生得賤，喜歡替自己扣上個骯髒的帽子？」

美少年正色道：「若若，別拿我當小孩子，我反正已經說過，非要他兩個人的命不可，妳又何必和我還來這些假的？」

溫若若猛地轉身向艙外走，邊走邊道：「溫若若經營這座廟太小了，供奉不起閣下天竺神僧第一傳人這尊大佛，敬請移駕去找座大廟吧！」

美少年哈哈的笑了笑道：「別耍脾氣，那是沒有用的，坐下坐下，坐下來再聽我說。」

溫若若道：「不必啦，除非你說出

我要的『日子』！」

「若若，記得妳的諾言嗎？」

「沒有忘記。」

「好，妳說，咱到甚麼地方才能一定找到他們兩個呢？」

「春正前、冰雪連天的時候，他們一定會在嶗山腳下一座宅院裡會面！」

「沒有錯？」

「絕對沒有錯。」

「好，那麼春正初五，咱捧着他們兩個人頭前來。」

「看過人頭，我立刻跟你走。」

「若若珍重，春正初五再見！」

溫若若嗯了一聲，沒有轉身，亦沒有移動過身子。

背後傳來美少年的一聲別有感觸的嘆息聲。

溫若若仍然是沒有轉身或移動，臉上也沒有半點表情。

一縷微風，她那包裹在美少年當頭上的水桃紅汗巾，飄到面前。

她任那汗巾緩緩墜地，沒有拾起，也沒有動過。

背後也沒有任何聲響。

半晌，她忍不住了，霍地的回轉身。

身後那還有人在，光頭美少年早已悄然而去。

她詫楞着，懶散的闔閉上艙窗簾兒。

奇怪！

她星眸中不知何時流下兩行珠淚。

莫非她有甚麼感觸？

莫非她有甚麼苦衷？

* * *

「莫非她有甚麼苦衷？」樂笑天悄然划開自己的小船。

如今他是秦淮河上販賣鷄、鴨鹵味的小販。

他扮得眞像。

他賣的鹵味眞香。

所以他的生意好到不能再好。

所以他必須藏好兩副鴨頭、鴨腸和兩塊薰魚及一碟油炸花生米。

要不，夜半三更就有人不答應他。

其實，他要是不先留好半夜吃用的酒餚，自己也不答應自己。

他的眼，銳利過大麻鷹。

所以溫若若雖是在艙窗簾兒即將掩蓋的那一刹那，流下兩行珠淚，他依然看得清楚。

今夜，他還剩了一半鹵味。

今夜，他還有很大的一個地區沒有去販賣過。

可是他却輕划小舟歸去也。

今夜會有多少人因他挨駡，轉而駡他？

* * *

是小舟上，舟上一個小小的船艙裏。

人，兩個，兩個人影兒。

因爲沒有燈，再加上舟泊在樹蔭下，也沒有月光。

兩個人吃着，喝着，沒有說話。

兩聲金樽放在船板上的聲音後，左側一個黑影開了口道：「我還當你眞的信以爲實，非殺我不可，原來……」

「你該知道我的！」右側的黑影道：「何況剛開始，對方就露出了破綻。」

左側黑影道：「你想到了那個破綻，的確是有心人。」

「不算甚麼，我相信是你比我先想到的。」

「那是因爲中毒的是我。」

「不是我埋怨你不夠朋友，你的確有些不夠朋友，你不該立刻回頭告訴我嗎？」

笑聲傳出了小舟，是兩個人的笑聲。

接着，左側影兒說道：「眞不講理，我想通的時候，正在和死神掙扎。」

「事後呢？」

「事後我得先感恩圖報，馬不停蹄的去了濟南。」

「濟南事後呢？」

「那時我心情不同，反正事情過去了，我又沒有死。」

一聲長嘆，出自右側影兒，他嘆息過後說道：「別當我不懂，別以爲我不感激你那一份恩情，只是你錯得厲害，她既敢在洞房之夜，當着我兩人的面前下毒，還有甚麼她不敢作的？」

「朋友，見仁見智，咱們看法各有不同。」

「說來聽聽。」

「我中毒，而你沒有，我不能不相信那『一日夫妻百夜恩』的話，如果你們能相親相愛相敬相守，我又有甚麼理由不爲你高興呢？」

「可是，結果呢？」

「結果也許不是你所想的。」

右側黑影子說：「樂笑天，你這話難道也有理由？」

「當然有，不過現在說不出來。」

「我明白了，你先中毒沒有死，後被栽上個『淫人之妻』的罪名，覺得那很光榮對嗎？」

「屁話！」

「我不和你抬槓，只說今夜好了，這賤人我又怎能放過她去？」

「好朋友，不談這些，你說，你究竟欠不欠我姓樂的人情？」

「欠，你要我怎麼樣還？」

「容易，無條件聽我兩個命令。」

「一句話，你說。」

「第一，你現在靜悄悄的出艙，去後面，下水去，潛水十丈外登岸，靜靜的抖乾身上的水，繞向前面第七棵大柳樹，給我宰了柳樹幹後隱身的『小神僧』。」

「一句話，第二件呢？」

「第二件事，在我們舊約會嶗山新房的時間前，不准動溫若若！」

「你！」這是一聲近乎憤怒的暴喝。

「噓！從後面下水去吧！別叫那個早就該死一千次的『小神僧』跑掉了！」

右側影兒無可奈何的低吁着。

左側影兒是樂笑天，他早就準備好一個很像人影的被捲兒，右側影兒一滾出艙，被捲兒代替了人。

這個人，正是雪冰月。

艙裡沒有燈，也正是樂笑天的主意。

樂笑天早就知道在靈隱寺暗中窺探的是誰，因而跟着這個人到了秦淮。

樂笑天又故意的在今天傍晚時候，賣出兩隻燒鷄給溫若若畫舫的第一艘後，搖船去第三艘畫舫尾際，摘下竹笠當着扇子扇風去熱。

光頭美少年說來是個地道的和尙──天竺和尙，並且是瑜珈一門頂尖高手的第一門徒，也是在西藏被尊爲「眞天僧」的大魔頭。

別被他年輕的外表矇住，他已經是五十歲的人了。

他進出中原前後十二次，淫兇極惡無所不爲，他十分幸運，當樂笑天和雪冰月名震武林時，他已回西藏三四年了，所以他仍能保得頸上人頭。

不過樂笑天聽說過他之後，就下定了決心，除非這淫惡的光頭不再入中原，否則必定親自誅殺他。

靈隱寺「佛靜堂」院中，樂笑天錯當他是寺中的好事和尙，但是當他看到他離寺而去，並且內襯赤紅罩紗的時候，已經推斷「小神僧」可能是他了。

他法號「火魯奴」，自稱「天下第一風流魔」。

今夜，不久前，樂笑天親眼見到他和溫若若那夠久的調情，耳聽溫若若對他的稱呼，於是立刻打定主意，誅之而後快。

* * *

第七棵大柳樹，距離樂笑天泊舟處，有十八九丈遠。

火魯奴在深夜裡，無燈無月樹影艙船裡的人，他本領再大也看不到的，可是他聽到。

他以「瑜珈禪功」五分火候的「移神術」，偷聽船上人語。

他只有這種修爲，已無法再進一步，就這樣，三個月前的雪冰月，如果和他作生與死的搏鬥，只怕火魯奴重傷，雪冰月喪命。

火魯奴有不少無人知的本領，非到他不用不行的時候才用，用了必然是他活人死，所以直到現在，沒有人知道那是些甚麼功力或手法。

火魯奴絕不畏懼，但總不希望兩敗俱傷，他十分懼怕樂笑天和雪冰月同在一起而三方相會。

今夜，他十分畏懼。

若以單對單來說，火魯奴在中原只怕碰上徐家的人，所以他從來不往徐家人可能去的地方。

另外，他還怕和業已除名五年之久的「獨孤」一家爲敵，因爲他們有三種絕毒，他火魯奴碰碰頭就大。

今夜，他藏得極妙。

今夜，他發誓絕不出頭露面。

因爲雪冰月和樂笑天同在一起。

如果他不太好色，如果他二十年前多下五年功夫，他施展「移神術」就不會太損眞元，這樣的話，他一定不會每隔片刻就散去神術，調息刹那，如此他就會聽到樂笑天請雪冰月潛水先一步阻住他逃路的話。

誰說沒有因果，這就是因果報應。

* * *

小舟上傳來樂笑天的笑聲。

接着是話聲，道：「你好好的想想吧，我這個『樂天』暫時失陪一刹那，肚子不爭氣，要找個地方方便一下。」

再接着，人影一閃，樂笑天已站到岸上。

樂笑天東張西望，甚麼地方全不吉祥。

一直走，走，走。

第八棵大柳樹下，他停了步。

突然搖搖頭，往回走，走過第七棵大柳樹下，他連眼皮兒都沒有動一動，就過去了。

火魯奴可夠忙的，樂笑天剛剛走過第七棵大柳樹，到第八棵樹下時，他悄悄的圍着樹幹轉了半個圈。

這才能避開被樂笑天發現。

樂笑天沒有看中第八棵大柳樹的軟草地，又往回走，再次經過火魯奴藏身的大柳樹幹時，火魯奴心裡咒駡着，又圍着樹幹轉了半個圈，那是轉回原地。

於是，他仍然避開了樂笑天的視線。

他回到原地，側耳聽，沒有再聽到樂笑天的步行聲。

犯不着提聚神功施展「移神術」，他只好等，反正不論樂笑天選中甚麼地方，目的只有一個。

約隔有盞茶光景，火魯奴已忍耐不住了，他心裡着急。

又隔了刹那，火魯奴無法放落心虛下的「鬼胎」，慢慢的伏下身子，光頭和尺長軟草放在一處，暗暗的伸出頭臉的大半，轉向那大柳樹幹後。

幾乎就是鼻子碰上鼻子，他的鼻子碰上了樂笑天的鼻子。

任憑火魯奴這時有多沉着、多大本領、有多少經驗，現在他碰上的事，却是他破天荒第一遭碰到的。

猛地一楞，這是誰人碰上也是一樣。

不同的是，火魯奴在猛地一楞之下，幾乎和這一楞是同一時間，他已向對方攻出八掌一頭六腿。

樂笑天不能不佩服火魯奴，換上別人，一楞之後的應變，少說隔有一刹那或幾刹那，就這一刹那的間隔，已註定了生死。

火魯奴八掌僅僅七掌是攻，三腿

全是守勢，一頭更妙，是配合三腿用的。

因此，樂笑天在微搖輕擺自己頭頂，十分容易擺脫火魯奴七掌攻擊後，一掌印向火魯奴前胸上，火魯奴第八掌已實實在在的擊在大柳樹幹，而那一頭，正頂在樹幹下側老樹皮上。於是，火魯奴的身子，打着旋風滾得飛起半天高！

一聲裂帛刺耳，光頭火魯奴背後之衣裂散，十分明顯的露出一道帶血深槽。

他固然應變得又快又奇特，但是仍然沒有能力全部脫出樂笑天的「摘星一拈」！

當然這點傷不算甚麼。

算甚麼的是火魯奴的一顆心，他是驚悚到了頂點。

他施展了「蟹橫」、「螳刀」、「猿登」，和「犀牛頂」，外加「兎滾」、「鷹翻」來補救鼻子幾乎碰上鼻子的那一剎的微愣。

若果是別人，而不是樂笑天的話，「螳刀七鈎」，一定能迫退對方。

退了幾大步後，他自己也會安然無恙的脫身危厄之下。

現在，背後奇痛入骨，心中魂飛魄散膽碎，所以他那一張俊面，露出難以形容的猙獰和蒼白。

樂笑天笑嘻嘻的步向火魯奴。

火魯奴沒有移動，目光灼灼獰視不懈。

火魯奴恰正背對第八棵大柳樹，他左側七尺是秦淮河的水，他右側可供逃遁。

樂笑天一聲長笑，人已飛起下撲！

火魯奴仍然是一動也沒動！

樂笑天空中身形轉疾，竟電射斜下守在火魯奴左側，那是河岸。

火魯奴神色一動，他本打算從水道逃走的，不知道樂笑天憑着甚麼「鬼技」，會看破他的心意。

樂笑天仍然是笑着，拍拍手，向第八棵大柳樹後道：「使刀的出來吧！站遠些，只要能守住這位光頭仁兄的逃路，我感激這份情。」

火魯奴冷冷的道：「少來這一套，那使刀的人在船上。」

他背後這時傳來冷冷話聲：「人挪活，樹挪死，火魯奴，我要你的命！」

火魯奴全身猛地一抖，接着雙臂一旋，兩手各已掌握着一柄金光閃閃的「佛手指」。

樂笑天冷冷一笑道：「你不愧是西藏第一高手！」

火魯奴懂這讚譽，但是他心頭激動不安，不再作逃遁打算，而謀强生弱死的一搏。

雪冰月似有不服的冷哼一聲。

這聲冷哼，代表了火魯奴沒打算逃遁，是因已經明知逃不了的。

火魯奴沒有回望雪冰月的站立處，只對樂笑天道：「今夜咱奮勇一戰樂笑天和雪冰月，雖死何懼。」

「不必激將！」樂笑天道：「使刀的只是爲被你慘殺已難計其數的無辜者，守定逃路，下手摘你這顆死光頭的是我！」

「你一個人？」

「動手吧！沒有用的，少說。」

火魯奴一旋即到，是旋轉如螺輪般到的，其疾無比絕倫使人無法分出他的手脚部位。

「天羅倒懸！」樂笑天大喝這一聲後，火魯奴整個人影已旋撲上來，樂笑天突然頭下脚上而起，僅僅離地三尺，一道勁風，直劈而下。

一聲狂吼，兩截血屍。

樂笑天像是根本沒有動過一樣，仍然是站在原地。

火魯奴人已一分作二，倒在三丈外，另一截就在樂笑天脚下，三丈外的一截，是一大半，有兩條腿和一隻手臂，連着大半個身子。

另一半倒在樂笑天脚下的，是一條手臂，連着一小半肚腹，死了，不管是誰，被一劈爲二，像現在火魯奴這樣，全活不了。

雪冰月駭然的縱到了樂笑天身前，伸手要扶住樂笑天。

樂笑天身上看不出傷，但是臉色不好。

他沒有叫雪冰月挽扶，無力的一搖頭，緩緩的坐在地上。

雪冰月和他對面蓆地而坐，相隔三尺，他向不輕易示人，而也無人看過的刀，如今竟不惜出鞘，插在他與樂笑天中間。

樂笑天微閉雙目前，對雪冰月報以感激的一笑。

＊　＊　＊

「好機會，妳怎麼說？」

話聲是在溫若若三艘畫舫中，最後的那一艘中艙裡。

說話是個男人，聲音很低。

「送死的機會？哼！」

答話的是個女人，但絕對不是溫若若。

「我不懂！」男人心粗，果然不懂。

「聽着，火魯奴上來，就用他那萬千不失殺手，五門邪功並用，『天羅倒懸』天下無人能夠破解，你能？」

「妳明知道我不能，又何必呢？」

「哼！樂笑天不能？不但能，並且也用了一招，不但破了五大邪功，更把火魯奴一斬爲二，你看清楚沒有？」

「當然看得清楚。」

「呸！你若能看清火魯奴的身法，也不致於縮頭烏龜這麼多年了。」

「妳說話不會客氣點……」

「閉上你的臭咀！老娘家破人亡，飲恨七年，日夜苦研絕技，剛才沒有能夠看清楚火魯奴的身法，至於樂笑天倒懸空中，究竟是怎麼樣出手、是甚麼招式，我想極都想不出來，不用說看清楚明白，而你却說看得清楚明白，這不是你半夜三更看老娘二條腿，哼！」

「就算沒有看清楚明白，可是樂笑天已受了重傷，雪冰月爲他護法，妳能對付雪冰月，老子替你宰了樂笑天，這又那一點不行？」

「笨牛也比你這隻死豬聰明，你是不到黃河不死心，好！你仔細看。」

突然，一道火閃，在半空中炸開，化作萬千金銀五彩火星，火星刹那消失，很快。

很快，五名黑衣幪面漢包圍了雪冰月和樂笑天，兩名撲攻雪冰月，三名找上樂笑天。

只是一抹刀影，平添兩名冤魂，雪冰月連動也沒有動，另三名大漢更妙，剛剛縱起，樂笑天已經過他們足下，拉着雪冰月，對溫若若的畫舫一笑，兩個人已全隱入小舟中。

那三名大漢半點傷損也不見，只是轉身狂奔而去。

畫舫中那個女人這時道：「你說你能替我宰了樂笑天，我眞的感激你了，你去吧，死笨豬。」

豬自然不會說話，何況是頭已經死了的笨豬，所以那個男的沒有說話。

女的突然一聲微吁，道：「樂笑天已經看破我的計謀，可怕，就算現在我放棄復仇，他也容不得我了！」

笨豬般的男人接了話道：「不會吧！他又不是神仙，怎會識破妳的妙計？」

「哼，他不是你，他錯在拿我當成你這樣的死笨豬！」

「妳再豬長豬短的，把我比作豬，別怪我……」

「你要怎麼樣？」

「我會走，不再受妳這種氣……」

「別忘記，你那一身絕毒暗器和用毒的本領，我已學了三年之久……」

「對，所以我才變成笨死豬，所以我只有走這條路，哼！」

「別當我捨不得你走，獨孤孤。」

「我明白，如果妳再沒有別的話要說，我走了！」

「獨孤孤，你眞的要走？」

「是妳逼我非走不可！」

「你忘記『獨孤』一派滿門老少的仇恨了？」

「沒有忘記，當年若不是妳纏住我，我被老爺子除名，五年前那『黑心船』上早有我一份，五年我都等了，不在乎再等下去，等到有利的時日……」

「不用等了，老娘認爲你現在什麼都用不着等了。」

「妳……妳好狠，妳……」

最後是近乎瘋狂的哈哈大笑。

＊　＊　＊

雪冰月不懂樂笑天爲什麼不找上畫舫去。

雪冰月也不懂樂笑天爲什麼要回到小舟中。

雪冰月的臉色很難看，那是爲了樂笑天的一個行動，不過雪冰月忍耐着，直到樂笑天以神功自療內傷之後。

樂笑天額頭汗滴，自語道：「夠厲害，火魯奴的『瑜珈』木石功竟有七成火候。」

「但他還是死在你那『摘星天斬』之下。」

「不容易的，反震的力量，竟然傷了我兩個經脈。」

「我看不至於那麼嚴重。」

「使刀的，你是指我說謊嗎？」

「你還能提起輕功，還能避過那三個臭小子的攻擊，可見傷得並不重。」

「哦！原來使刀的你動了火氣。」

「不行嘛，換了你火不火？」

「別發火，別發火，聽聽下情如何？」

「你還有下情？這要非聽不可了。」

「我傷得很重，這是不假……」

「我知道不假，」雪冰月火氣仍大，接話道：「你根本可以不理他們，除非你對我這柄刀不放心，認爲我照顧不了你。」

「使刀的，你什麼都好，就是脾氣不好，我有下情，請你別插口，我傷得很重，才請你護法就地自療，另外還有個要試試畫舫上强敵的意思，對方果然是個高明的對手，雖讓手下來試我受傷的眞假，若是都叫你用刀打發了那五個人，一定不會再有活口，再者，對方必會看出我受傷是眞的，那時就一定會傾全力來打落水狗，幾名好手纏你，我就變成對手的刀下鬼，現在不然了，對手當我受傷是假，故意要誘他出面上當。所以我敢保證，不會再受任何打擾了。」

雪冰月明白了，皺皺眉道：「其實就算溫若若來了，我也足能打發她上路，再說，你放過那三個臭小子，豈不也是破綻？」

「並不，對方深知我從不輕易殺人，不會看破我不是不想殺那三個人，而是眞的無能殺人，至於對手是不是溫若若，使刀的，我正在懷疑。」

「懷疑？笑話！請問除了她之外，誰還能在我洞房花燭夜，給你下毒？」

「沒有別人能？」

「是呀，那夜只有咱們三個人，別無其他客人，你莫忘記！」

「忘不了！」

「你還對溫若若懷疑？」

「不錯！始終都是懷疑她。」

雪冰月霍地站起，幾乎把小舟踏翻，道：「早知你是這樣憐香惜玉，溫若若該嫁給你才是。」

這是雪冰月氣到頭髮梢上生烟，才會說出這樣的話來。

樂笑天反而一本正經的道：「使刀的，若若是個很難得的好女人，對我下毒是另一回事，對你却是百份百的賢惠妻子。」

「樂笑天，火魯奴是不是動過你的

狗頭，你才發昏的胡說八道？」

「並不，坐下，坐下，請聽我解釋。」

「沒有想到樂笑天還懂得這一套『鬼畫符』，好，反正快天亮了，閒着沒有事情，我就看看你要賣的什麼『膏藥』，靈不靈？」

「使刀的，這要從頭說起。」

「說嘛，我在聽。」

樂笑天眞的從頭說起，先提到是他中毒的事，他斷定，下毒的人的確只有一個人——溫若若。

雪冰月冷笑的聽着。

再說到他的被救，那是奇蹟，出乎幕後對頭人的意外奇蹟。

雪冰月依然是冷笑，冷笑的聽着。

樂笑天語鋒轉向雪冰月，他不認爲溫若若只有能毒死他一個人的「對時散功沙」。

如果說溫若若的名字是僞造，她應該姓「獨孤」才對，不論嫁夫何姓，他娘家必然姓的是「獨孤」，否則，溫若若沒有毒樂笑天的道理，再說，她也沒有那種獨門的毒沙。

另一個可能，是溫若若身受威脅，被迫作出她本心不願意作的事。

雪冰月還是冷笑着，沒有接上半句話。

溫若若並沒有同時下手毒害雪冰月。

由於五年前，把「獨孤」一派斬草除根的人，有他樂笑天，也有雪冰月，所以溫若若不論是化名的「獨孤」一家僅存的人，抑或是受了威脅，都沒有輕易放過雪冰月的道理。

雪冰月還是冷笑着，不同的是他接上半句話，說是沒有知道溫若若究竟是存了什麼心。

樂笑天在分解事理下，漸漸恢復了笑意、笑容，樂笑天叫雪冰月不要急，他會慢慢地推斷出其中內情，然後說到雪冰月夜訪「徐家廢園」。

那影子般的女人，就因爲溫若若當面，才沒有詳盡的說清楚樂笑天的解毒經過，只告訴雪冰月，樂笑天去了濟南的「風和老棧」。

雪冰月一生謹慎，向來小心，但當突然獲得好友消息之下，竟洩露出樂笑天的名字，於是郝唬人變成鬼，還多死了不少無辜者。

雪冰月忍不住說了句業已深深懊悔，但是那當空他着實沒有想到這麼多，如果樂笑天多少早透露半句話，一切必然會改變。

樂笑天笑着，勸雪冰月別死記在心裡，反正事情過去了，空自恨悔是無補於事的。

風和老棧的事，僅是插曲，不過樂笑天說他現在想來，是辦錯了，尤其是他已追上姬無情，已經應該那當空就揭開秘密的，可惜被誘向錯誤一方，眼看着吳雄一掌格斃姬無情而沒有發現有詐。

雪冰月冷冷的問，是不是姬無情沒有死？

樂笑天說姬無情的確死了，是半點不假，假的是吳雄技藝功力相差姬無情很多，怎麼可能一掌就打個正着，姬無情怎會躲不開？

雪冰月搖搖頭，表示他也不懂。

接下去，樂笑天說到人在西湖。

提到他和徐布衣相會，提到他輸得很慘，輸得今後有了「管主」徐布衣的孫女兒。

雪冰月的臉兒一連數變，最後他向樂笑天道賀，並有暗責樂笑天保密過份，不夠朋友的意思。樂笑天哈哈笑着，說他心中的想法和雪冰月不同，認爲這不算是什麼開心喜悅的事，所以懶得告訴最好的朋友雪冰月。

由於與徐家親結秦晉，樂笑天說，後來他不論大大小小的事，都必然三思，再三思，又三思後才能放心而行，這原因很簡單，他不能不爲名震天下的徐氏女，他不能再作出像中毒般的魯莽事，惹那還沒過門的聰明妻子恥笑，雪冰月挪動了，步向艙口，通往入艙的進口，邊走邊說着，他提醒樂笑天，他已經知道樂笑天是徐氏的東床快婿，得意事不必在失意人的面前提起。

樂笑天再三致歉，的確像他自己說，遇事要三思，包括道歉也是再三表示。

道過歉，話從頭說起接到雪冰月刀柬的事，樂笑天笑着搖頭，說他那對手太過聰明，柬是假的刀卻眞。幾乎騙過了他，以爲他知道蘇州金鏢葉葆，正在接待他平生所最崇敬的人，雪冰月如果有難，有人會伸手，如是好友相召，葉家必然也有附柬，所以……

雪冰月問及樂笑天，葉葆接見的是誰，樂笑天笑着回答，是他那岳祖徐布衣。

話轉到那兩名扛夫，樂笑天笑得開懷，他說從那個時候，已經從處處被打而漸漸改變爲步步佔先了。

試想那兩名扛夫有多大的膽，爲十兩銀子就扛個空棺材等人，難道連半點都沒有看出僱他們的人兇悍陰險。

試想，我樂笑天如果會跌翻在那二名扛夫之手中，誰能相信，其實雪冰月呀，好朋友，你還眞的別不信，我那對手就相信了。

相信了，才背我上了「湖峯樓」，試想，平日我不慣坐轎，現在能有人像揹爺爺似的揹你去，我何樂而不爲。

雪冰月聽不慣樂笑天那些過五關斬六將的光榮故事，說他十分討厭樂笑天那「試想」的口頭語。

樂笑天笑笑，聲明不再說「試想」這兩個字了。

雪冰月責問樂笑天，既然根本沒上扛夫的當，爲什麼不避免一些，非

和溫若若睡在一個被窩裡，還都是赤身露體，不替朋友想想？

樂笑天回答得極妙，第一，他要靜觀對方到底搞什麼鬼。第二，說句老實話，他在推斷絕對無害的情形下，睡着了。

雪冰月嘮叨着，說天下任何人也不可能脫掉樂笑天的衣褲，那怕樂笑天是在沉沉大睡。

樂笑天答了句謊話，說是「難得糊塗」。

「難得糊塗」說過以後，樂笑天神色轉爲肅穆，說他發現火魯奴突然出現，經過三思，幾乎就已經想出那歹毒陰狠的對手是誰……

「是誰？」雪冰月急問道。

樂笑天沒有回答，接着他繼續說他未完的，他突然看到了火魯奴離開畫舫，溫若若流下珠淚，越發堅定自己的想法，決定誅殺火魯奴，他說，現在講老實話，我並沒有受傷。

雪冰月沒有絲毫激動，又恢復了冷哼！

我那高明的對手，又有心的在畫舫上，安排一場「影子戲」，男女對話，「獨孤」家又多出了個「獨孤孤」……來。

雪冰月立刻代爲更正，說他曾仔細調查過，獨孤黑的確有個同父異母的幼弟叫「獨孤孤」。

樂笑天承認雪冰月的話，不對的只有一件事，獨孤孤是「歪歪婆婆」最心愛的弟子，而歪歪婆婆那九九八十一招「無跡刀」法，直到如今，絕對找不出高過她的人，所以說不久前畫舫中傳來的答對，和那男人的慘叫，全是戲——影子戲。戲是假的，當然死了的人也許還活得很好。

樂笑天突然聲音高了很多，他說由於各種的發現，和並非巧合的秘密，火魯奴每到中原，都是「獨孤」家的座上貴賓，這是其一。

其二，溫若若實有其人，但她並非「長白三聖」的女徒，而是奉命竊去三聖信物的女盜，三聖萬里追踪，是爲追回信物……

雪冰月問樂笑天有何証據。

樂笑天回答了句怪話，說他那還沒過門的妻子——徐家的鳳女，始終沒有離開過他的左右。

雪冰月冷笑着說，要看看人。

樂笑天一指河上三條聯着的畫舫，接着長嘯一聲。

畫舫上的燈光突然全都亮起來，光同白日。

艙窗、門都被打開，溫若若正欣慰的站在一位銀衣長髮披肩姑娘身旁。

燈火下，雪冰月看得清清楚楚。

那女門主、舫上的八名男女高手，一個都不少，全都被封住穴道，呆呆的木立。

最使雪冰月驚心的，是已死了多時的長白三聖，竟然也含笑站在艙中。

雪冰月突然感覺悲澀、哀傷，長長的嘆了口氣，樂笑天也長嘆了一聲道：「冰月，噢，獨孤孤，你何苦這樣？」

雪冰月如今的獨孤孤，搖搖頭道：「我要復仇，包括你和徐家的人。」

樂笑天道：「五年前的『黑心船』上，你何忍？」

獨孤孤道：「徐心毅和我不錯，無心中約我某個時間誅絕『獨孤氏』，我驚駭至極，當時答應下來，然後疾走前去通知家兄，不料你比徐家的人到早了半天，我沒有殺你這份功力，猶豫之間，徐家的人已經趕到……」

樂笑天道：「可是，並沒有見到人呀！」

獨孤孤苦笑道：「徐家的人言必守信，沒有現身，只因爲看到了你，你……」

獨孤孤咬牙切齒，恨恨的道：「於是，我狠着心，下絕情，我親自斬殺自己的骨肉，樂笑天，這都因爲你，你，你若遲到了刹那，至少獨孤家會留個傳宗接代的人，你太狠了，徐家的人更狠……」

「且慢，獨孤孤，你不就是現成的傳宗接代的人嗎？」

「我？」獨孤孤也會流淚，悲傷至極的眼淚！

他用袖子抹了一下雙眼，道：「爲了習成『無跡刀』，陰煞蝕體，我早已不能人道了。」

樂笑天突然站起，英雄眼流起了丈夫淚，彈珠，揮手，道：「冰月，你走！」

「我是獨孤孤，一心要你的命！」

寒芒閃起艙棚飛，刀煞幻影，小舟下沉。

一聲龍吟，一聲斷喝，一聲長嘯，一條人影，樂笑天走了，畫舫中也熄去了燈火。

下沉的小舟中，穩如樁般木立着雪冰月——獨孤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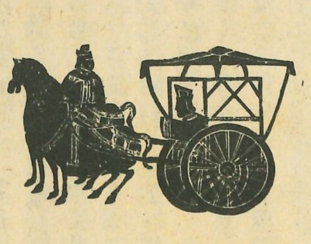
脚下，兩截斷刀。

刀隨人沉，人隨舟落。

樂笑天並沒忍心誅殺獨孤孤。

他生死是謎，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獨孤孤再也不會用刀了，就算他還活着。

樂笑天也不會再交朋友了，他怕再交上第二個雪冰月。（全文完）



上文提要： 江虹找到胡姬，已是很疲倦了。和尚、道士、書生、漁隱，倒在胡姬懷裡便睡熟城在酒樓遇丹鳳五傑以及未央宮相助脫險之事說一遍，衆人商議如何應付之策，南郭先生派文匡宋打聽外邊動靜，探到武侯祠附近，韃子藏有重兵，喬裝居民潛伏，和尚出去不久也回，面露懼色，原來是受了小妞的捉弄，小芙兒和妖眼都已來了……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伴霞樓主・文　可飛・圖

一代天嬌

艾芙脫胎換骨　妖眼鬼計多端

南郭先生出來，和尚與胡姬仍在鬥嘴，都在爭認是艾芙的師傅，也誇言不休，南郭先生呵呵笑道：「胡姬，你先前怎麼說來，岷江漁隱不爭，天下也莫能與之爭，我不與你們爭，因為天下人都知小芙兒是我的徒兒。」

說得三人都哈哈大笑，南郭先生從未見胡姬像今晚一樣，不但說過了這麼多話，笑得這麼多，也加倍快樂。

胡姬去轉了轉出來，和尚已叫道：「好香！好香！」

「可是香哩。」胡姬把手中的醉芙蓉揚了揚，道：「只不過這酒有些兒難喝。」

醉菩提已饞涎欲滴，道：「不難不難，喝在口中，吞入肚內，就會湧到臉上，遮去了羞顏，和尚就不怕一股腦兒，把今晚丟人現眼的經過說了出來。」

胡姬笑得彎了腰，不料一個疏神，手中一輕，酒壺竟已脫手飛出了。

南郭先生呵呵笑道：「眞箇，長安誰問倦旅，羞見衰顏借酒，和尚，喝了酒，可得快快從實招來。」

酒壺可不是到了和尚手中。

艾芙在三人心中，一般兒重，是三人的命根子，得此曠世奇緣，如何不興高彩烈，那還能睡得着，而且小小三間茅屋，也沒有他們睡覺之處，全都談說艾芙，道艾芙，聽艾芙，若是栽在別人手中，和尚的一生英名，自是盡喪，但是小芙兒麼，可又當別論，非但不羞於告人，而且恨不得天下人都知曉，倒只有誇大其詞的。

逗娃娃打或罵，只有心愛，而且愛極的人，才知其中樂，這三人不知道，明知和尚會誇大其說，誇大其詞，也愛聽，也會信以為眞。

正是：花開兩朵，另拆一枝，却說那日艾芙回轉地獄門，竟是隨同鳩盤婆，而不是隨同崆峒老人，連艾芙自己也驚訝，她不是巴巴兒的盼望得到老神仙的恩典麼？盼望到入崆峒老人的門墻。

妖眼所說不是騙她，全證實了，自那晚在鶴鳴山上相遇後，老神仙一直跟隨在她身後，暗中考察她，而且，更令艾芙喜得心花怒放的是，萬確千眞，老神仙眞是為她而下蜀山。

這是仙緣呀，別人求不到，連夢想也夢不到的仙緣，而今降臨到她身上了，老神仙亦已在面前了，她竟自願、心甘情願，隨同鳩盤婆，回轉地獄門。

她不明白，不明白她自己，怎會突然間改變了主意，不，她沒後悔改變了主意，但怎會改變了主意呢？那麼不由自己，自然而然地，主意就改變了。

已經改變了，不後悔，也不想後悔，同樣，也不由她迷惑的是：老神仙也不阻止。

老神仙不是為她而下蜀川，不是

一直跟隨着她，暗中考察她嗎？時機成熟了，老神仙若要收她為徒，豈是鳩盤婆能阻止、能爭奪的，却眼看鳩盤婆帶她回去地獄，豈僅不爭奪、不阻止，反倒撫髯而笑。

再見了，可恨而又可愛的妖眼，不是為了後悔，也不是戀戀不捨，但艾芙仍然回了頭的，回頭見到妖眼在跳脚，要她師傅阻止，不讓鳩盤婆帶走她，但崆峒却只是捋髯，莞爾，儘管是在一瞥之下，她也看出了，看到了老神仙眼中讚美的喜悅的光采，看到了那雪一般的長眉幾乎覆蓋了的眼兒，彎了起來，那可是從心裡發出的歡笑，才能造得成的。

若然艾芙也曾有過迷惑，但在鳩盤婆懷裡，那迷惑不過是一抹瞬即隨風飄散的浮雲，因為，鳩盤婆，她的祖師婆婆，是那麼興高彩烈，若然初見鳩盤婆，在華清宮初見之時，她也曾像見到鬼怪一般害怕過，現在，她却只感到祖師婆婆懷中的無比溫暖，尤其是，祖師婆婆不見了那麼令她膽顫心驚的、懾人心魄的凌芒。

她在鳩盤婆懷裡，鳩盤婆坐在錦榻上，呔！這是甚麼排場，若然是先前，她會這麼說、這麼想的，但現在她不了，那八個白衣的宮妝女子，分作二面，抬着那錦榻，行走如飛，錦榻上坐着鳩盤婆，而她在鳩盤婆懷裡，該有多重，但八個宮妝女子抬着行走如飛，而且像是輕如無物，分明已習以為常了。

顯然這就是鳩盤婆出入的排場，艾芙再不驚訝了，她曾見到兩個白衣宮女，分抓住那白蓮教漢子的屍體，那麼輕輕一拋，便拋入十數丈外的太液池中，那膂力之驚人，眞是罕見，那麼八個宮女，抬着錦榻，即使錦榻上坐着她與鳩盤婆，又怎會不輕如無物？

愛，戰勝了邪惡，愛的無比，無窮大的威力，化除了鳩盤婆的暴戾，不滅的靈光，終又大放光芒。

不僅鳩盤婆那骷髏的臉上，竟也出現了笑容，那八個白衣女的臉上，也出現了紅暈，眼裡也見了光彩。艾芙曾經聽到過她們的笑聲，但忍不住笑出聲來，莫不登時花容失色，但現在，她們敢笑了，尤其是面對她的時候，她見到的，總是燦然的笑臉。

是這緣故麼？她們奔走得像是更起勁，更輕快了，只見迎面壓來的樹木，迅速被身後的滾滾紅塵湮沒了。是啊，她們已飛馳在黃土高原的邊緣，即使她們能脚不沾塵，所經之處，身後也捲出一陣狂飈勁風，勁風捲起來的黃土，也就成了滾滾紅塵。

艾芙驀然發覺，她們是在追逐着落日。那麼，是西行了，她不知道的是，已是西涼地界，崆峒山已近在咫尺，不過轉過了南麓，其實已進入了六盤山脈。

艾芙聽妖眼描述過六盤山，知道那綿延的山嶺，便就是了，樹木擎天，却極疏落，忽然，林木濃密起來。

艾芙叫道：「黑水潭！祖師婆婆，這必是黑水潭了，那山峯，必也就是黑石峯了。」

鳩盤婆一怔，道：「乖徒孫，你敢是來過？」

艾芙說：「沒有啊！」

「那是聽你師傅說的？」

艾芙嫣然一笑，壓根兒她以往連胡姬的師門也不知道，何況胡姬是啞婆婆呀，啞婆婆又豈會開口說話，她怎敢說出知道啞婆婆是胡姬，還不過是月前的事，而開了口說話的啞婆婆，還不過是昨日晨早，在那山腹中匆匆見得一面，又豈會說及六盤山。

她道：「祖師婆婆，你惱了師傅，她不知有多傷心，又怎會提起傷心事？」忽然一聲歡呼，叫道：「地獄門，那一定就是地獄門了！」

「胡說！」

「哎呀！」艾芙撒嬌道：「祖師婆婆，你嚇了我，今後，不許你再這麼兇霸霸的。」

當眞是一物治一物，鳩盤婆眼中的凌芒消褪了。道：「我知道，是那個小妖眼說的。」只聽格的一聲，只不過那牙兒只咬得一下，便嚇怕了乖徒孫，忙又把聲調放柔和了。「嚼舌根的妖眼，把我這夏宮叫作地獄門，乖徒孫，你說祖師婆婆恨不恨得牙癢癢？」

「當眞可恨。」艾芙把鳩盤婆一陣搓揉，道：「祖師婆婆，你別惱，等你傳了我崆峒玄微，我去把妖眼揪來，咱們治她一治，只不過，婆婆有事徒孫服其勞，可不許你幫手。」

「婆婆不幫手，不幫手。」鳩盤婆道：「我還要教那老不死的瞧瞧，親眼瞧見我的徒孫治他的徒兒。乖徒孫，不出十日八日，以你天生異稟，你就能替婆婆出這口胸中惡氣。」

艾芙在她胸上揉呀揉，那知一掌就重重按在魔婆胸上。慌得艾芙叫道：「婆婆，我不是有意的。」

當然不是有意的，是因為被抬着飛走的錦榻陡然一落，落下塵埃。

是啊，塵埃，因為黃土地上的塵埃飛揚。

地獄門，當然不是，是鳩盤婆的夏宮到了。

名為夏宮，其實有樓閣，不過初具規模，極是簡陋，顧名思義，意在不忘西夏，即使是西夏黑石城，番邦宮殿，豈及得泱泱華夏的畫棟雕樑。

從那日起，艾芙就在那夏宮中，不，其實是在鳩盤婆的懷中，得傳崆峒玄微，當眞是道若可道，便非常道了，並非是鳩盤婆太寵愛乖徒孫，而是把艾芙的骨節兒逐根撫遍了，眞個是伐毛洗髓，鳩盤婆不過是走火入了魔，其實比起崆峒老人來，才眞是崆峒玄微的一脈眞傳。

只不過，鳩盤婆便已成了金剛不

壞身，眞氣也幾乎耗損殆盡了，是以一到日落，便要閉關恢復元眞，因是竟不知道，每當暮靄從黑水潭面昇起，夜幕才低垂，乖徒孫便無影無踪。

艾芙是在緊閉的室內失了踪跡，是以連那夏宮中奔走侍候她的宮女，竟也無人知曉，還道她是在閉室勤修眞元，一日復一日，眞元更圓團團、光灼灼，隨着東方之既白，閉關而出的鳩盤婆，必發現乖徒孫的眞元灼灼其華，渾然固凝，眞個是一日千里，是以更不生疑，絲毫也沒疑惑過，只道她玄傳妙運之功，不僅極喜，而且好生得意。

鳩盤婆眞喜極了，以爲是她自己功力精進之故，憑此看來，她在崆峒玄微上，更勝那老不死的陳摶了。啊！哈！入得衆玄之門，牝自能以靜勝牡。

「哎呀！祖師婆婆，你摟得我好痛喲！」

那骷髏無肉的臉上，必也就露出笑來，道：「胡說，婆婆即使臂逾金剛，也是摟不痛你的。」

那艾芙就格格一笑，滚入魔婆懷中，猱上身去，摟住了祖師婆婆的脖子，道：「但你，婆婆，你會寵壞了我。」

「還不放手？」鳩盤婆說：「倒是你摟痛了婆婆，你，可是我的乖徒孫。」

「而且是愛極了婆婆的乖徒孫啊。」

「不會像你那師傅一樣，背叛我。」

鬆開了手的艾芙，嘴兒高高地噘了起來，道：「不許你再這麼說，師傅也愛你，從沒有背叛你。」

再又把艾芙摟在懷中的鳩盤婆道：「那就好，你師傅背叛我，婆婆可不怕她反上天，但你，婆婆可再不能治你了。眞了不得，乖徒孫，你眞是生具異稟，眞……你們那書兒上是怎麼說的？」

「青出於藍而青於藍。」

「對了，就是那句書兒。而今你眞强爺勝祖，勝過婆婆了。」

「那麼，咱們可以把妖眼揪來，狠狠地治她一治了，是不是？」

「那老不死的也再不能禁錮我了。」

鳩盤婆的眼裡沒凌芒射出，却更光亮了，是柔和而又歡樂的亮光，把艾芙緊摟在懷中的手，竟也是那麼溫柔，那麼充滿了自信，却看不見咬緊了唇兒的小艾芙，在强忍住笑。

若是，若是祖師婆婆知道她夜夜失踪，夜夜都在崆峒老人眼前，傍邊還伴隨着該狠狠治一治的妖眼，祖師婆婆一定惱得了不得，也許就不再疼她了。

不，她沒有欺騙祖師婆婆呀，只不過沒說出來，不過沒說出來當然也不算欺騙。

這一日，呔！艾芙叫道：「當眞是天堂有路你不去，地獄無門你闖進來，妖眼，祖師婆婆和我正要狠狠地治一治你。」

妖眼才現身，就一滑步，叫道：「明知山有虎，我是偏向虎山行，慢來，慢來，魔婆，呸！你想以大欺小，以多爲勝，算得甚麼本事？」

艾芙也一橫身，攔在鳩盤婆身前，道：「祖師婆婆，殺鷄焉用牛刀，這壞透了的妖眼，作弄我，欺負我，今兒可要教她瞧瞧祖師婆婆徒孫兒的厲害，婆婆若出手，當眞成了以大欺小了，也不要你幫，否則被她笑話咱們以多爲勝。」

鳩盤婆竟會哈哈大笑，道：「乖孫，你只用一隻手兒就能揪住她，便那老不死的前來，也不能奈何你了，還用我來幫你麼？」

妖眼叫道：「你這人見人愛的小妖精，不知用甚麼法兒，蠱惑得這魔婆箱底功夫都傳給你了。不信十日不見，你就脫胎換了骨。」

艾芙扭轉頭來，叫道：「婆婆，她不信，啊呀！該死的妖眼。」

該死的妖眼趁她一轉頭，冷不防閃身撲前，又摟着艾芙親了個嘴去。艾芙惱得反手一掌，在秦娥屁股上狠狠拍了一掌，眞像是把妖眼直劈得飛出門外去了。

氣得艾芙掉頭就追，叫道：「今兒誰也不許幫我，幫我就顯不得我的本事，不然我是要惱的，替我備繩索，多找幾根鞭兒來。」

就是如此這般，一個在前面跑，一個在後面追，就出了地獄門，樂得嘻嘻哈哈，上氣不接下氣，不是爲了奔跑，而是歡笑之故。

兩個女娃娃一面奔跑，不停地回頭望，妖眼秦娥是怕魔婆追來，艾芙却另有緣故，說甚麼也有些依依不捨，那奔跑的脚步，自然也就緩慢了些。

秦娥停下來等候，喘吁吁，眉開眼也笑，而且眉兒揚了起來，說道：「小哥哥，啊！小妹子，我就知道，任魔婆把壓箱底的功夫也掏出來，傳授了你，你也是永不能追上我的。」

那知艾芙一塌腰，肩頭只一晃，秦娥已一聲啊唷！痛得她摸着屁股，跳了起來，叫道：「你是眞打呀！」

艾芙說：「先前那一掌，不過是助你一掌力，這番要不打痛你，你這妖眼也不知厲害，瞧你還敢不敢作弄我，欺負我。」

艾芙得意洋洋，那知她得意地頭一揚，啊呀！嘖的一聲響，不但又被秦娥親了一個嘴去，而且就勢在她臉蛋兒上咬了一口，好痛！痛得艾芙咬牙一跺脚，拔起脚來就追，就是這般如此，一個又在前面跑，一個又在後面追。

也就是如此這般，越過高山，飛渡過江河，不過才是第三天，那三百里柏路，就在她們嘻笑打鬧的脚下消

失了。那倒流的時光，也就把她們從秋帶到夏，因爲葉落草枯，北國秋早，而繁花似錦，綠樹蔭濃，沃野千里的西蜀，却夏來遲遲。

秦娥的脚下已有些緩慢了起來，艾芙當眞歸心似箭，她心更在箭之先，想到那柳綠兒舞婆娑，綠蔭之處將舟泊的爺爺，必日日在引頸盼望，怎不百倍精神。

不，當然不僅爺爺在呼喚，還有啞婆婆的胡姬，和她尙未拜謁的南郭先生，哈！心花兒在朵朵開，因爲想到殺千刀的和尙，就不由她不樂了，和尙寃得她多了，這番可要有寃報寃，有仇報仇。

艾芙回頭叫道：「妖眼呀，你告個饒兒，我就等你一等。」

秦娥的好勝心，登時被激起了來，艾芙嘻嘻一笑，倏地閃身再旋身，但她這一掌却拍了個空，因爲秦娥也撲了個空，脚下一踉蹌，雖未親着艾芙，倒把那一掌躲過了。

艾芙跳了開去，叫道：「老虎不發威，妖眼，你當我是病猫了。」

秦娥也叫道：「不是病猫，也不過是隻小雌虎兒。小妹妹，你逃不了。」

後追的脚步聲漸漸遠去，終於不聞了，但艾芙並不回頭，因爲已來到楊柳岸，府河彎。

一輪紅日已西沉，江上暮靄生，小舟橫柳蔭，在波平如鏡的府河彎上，漾出一圈圈漣漪。

晚風微微，小舟輕輕，不用近前，已知爺爺不在舟中，她自然知道何處去打聽。

秦娥並未追來，她也不等待，若是找不到她，也就不是妖眼了。

艾芙一口氣跑進城，跑到梧桐居，而今她扮成了野小子，不是來月殿的嫦娥，誰會對街頭奔跑的野小子多瞧一眼。

芙蓉城，鬧市燈如畫，她不知道韃子的兵騎早上才撤出城去，城中街頭，又復攘往熙來，在她看來，不過是我去時景象一般樣。

但到了梧桐居，艾芙不由一怔！竟閉戶關門，沒做買賣。

梧桐居，武林中人聚會出沒之所，韃子眼中之釘，莫非……有了事故？

現在的艾芙，不用轉到側巷，只一扭身軀，已越而入，她安心了。

有燈火，有人聲，如何不安心，且慢……

燈光在後堂，尙未走近，那人聲，一入耳，艾芙就怔住了。

妖眼！是詭詐百出，神出鬼沒的妖眼的聲音，只道把她抛在老遠了，竟走到她的前頭。

倒不驚奇妖眼怎會找到梧桐居來，一路之上，艾芙把在芙蓉城中的見聞，事無大小的經歷，都對妖眼說了個仔細，說不出口的，只有一個曾幾乎令她動情，生了情愫的賊霍爾何爲。

妖眼既然耳熟能詳，還會想不到艾芙會去梧桐居，還怕找不到梧桐居。

敢情秦娥不過是剛到，慢來，若是溜去窗下，豈能瞞得過她那一雙妖眼。

偏不讓妖眼得意，秦娥必以爲會嚇她一跳，偏不，偏不讓她得意。雖然艾芙急於知道，屋中有些甚麼人，她爺爺會在裡面嗎？

有了，吳桐君替她和江虹備下的客房，就在廳側，在裡面，聽得眞，要瞧，也不用躭心會被秦娥發覺，妙極。

她熟悉每一間房和通道，打後窗溜進房，廳中人的話語，一句也沒漏掉。

艾芙心花怒放，她聽到了爺爺的聲音。

岷江漁隱的聲音帶驚喜，說：「你就是……妖眼啊！秦姑娘。」

「妖眼。」秦娥說：「我不喜歡人家叫我秦姑娘，先是我的小哥哥，現在成了我的小妹子的鳳凰仙子，也是叫我妖眼的。」

「鳳凰仙子！」是吳桐君的聲音，說：「誰是鳳凰仙子啊？」

秦娥說：「夏王明玉珍、宋王韓山童，還有西夏王逍遙公子，册封爲皇后時，成了鳳凰仙子，但太白山逍遙宮掃穴犁庭時，却是鳳凰神仙，東北出秦川，就是跺跺脚，西蜀亂顫的火鳳凰！明白了麼？」

只聽無數個聲音，都啊了一聲，聲調中，有驚多於喜，也有喜多於驚的。

原來艾芙被册封爲后之事，那江虹與文匡宋都無暇說及，是以全不曉得。

秦娥必是瞪大了妖眼，只聽她說道：「怎麼！那個小嬌嬌江虹，不曾告訴過你們？」

艾芙却心中忽然一動！不錯，而今回到了芙蓉城，她又是火鳳凰了，她又爲何急忙忙，在三聖一元大會之前趕回來，因爲她是三聖的弟子，不用三聖出手，僅憑她這個三聖的弟子！就能降魔誅妖，那是當然，她就得以人人皆知，皆見過的火鳳凰，出現在天下武林之前。

即忙找出收藏的衣裳出來，忙忙換上，想到妖眼不曾嚇得她一跳，陡然間，嫦娥又來了月殿，仙姬又下了塵寰，準會倒把秦娥嚇一大跳，想到就樂了，何況爺爺就在廳中，爺爺親切的聲音，在她耳中。

只聽她爺爺呵呵笑，說：「秦姑……啊，妖眼，小虹兒說你和我那小芙兒是一根綫兒上的螞蚱，你既然來了，我那小芙兒現在何處？」

秦娥嘻嘻笑，說：「老爺爺，我知道你是誰，岷江漁隱，我那小哥哥的爺爺也是小妹子的爺爺。爺爺你要不

要看我變戲法兒，你們都把眼兒閉上了，我喊一聲開，我就還你們一個活生生的火鳳凰。」

「當眞？」異口同聲，艾芙聽到爺爺的哈哈聲更响了，她心裡哈哈聲，其實更要响，秦娥必算計她在窗外，這番可敎她丢臉了。

她聽着廳中，眼兒瞧着房門，妖眼最是詭詐蠱惑，倒眞得小心提防。

那料她爺爺的笑聲未落，陡然身後狂飈暴捲，身前的房門也被那狂飈捲得洞開了，因是冷不防，是以連沉一口丹田氣也來不及，身子已冉冉飛出了房門，落在廳上。

早聽秦娥一聲開，喝道：「美嫦娥來了月殿，俏仙姬已降落塵寰，還不睜開眼來，更待何時！」

廳中衆人睜開眼來，可不是火鳳凰已活生生，也俏生生站在面前，只不過有若泥塑木雕，鵝黃披肩紫衣裳，却仍在飄飛，可不眞像嫦娥才步下月殿，仙姬從天降，飄落塵寰！

艾芙眞如泥塑木雕，沒嚇壞，却驚呆了，因爲秦娥仍坐在桌邊，衝着她笑嘻嘻。

秦娥嘻嘻笑，說：「別瞧啦，你的師祖婆婆，我的師傅，小妹子哥哥，別躭心，都沒來。」

那麼，是秦娥！原來，是該死的妖眼！氣得艾芙叫道：「爺爺，替我順手給她一個嘴巴子。」

岷江漁隱樂得合不攏咀來，鬍梢上的酒星兒閃閃亮，搖搖欲落，因爲坐在他傍邊的秦娥，一把摟住了漁隱的胳膊，呢聲說：「爺爺捨不得打我的，是不是？」

正因岷江漁隱在她傍邊，也只有他才明白，因爲在座的人閉上眼睛，他閉着的眼睛却留下了一條縫兒，聽小虹兒和文匡宋說來，已知這妖眼是個最最淘氣的妞兒，何況盼艾芙，盼得他老眼欲穿了，如何捨得閉上眼睛，他來不及驚駭，就在身邊的妖眼竟突然失了踪跡，狂飈陡起，他才那麼一分神，那乍然失了踪的妖眼，竟已又好端端地坐在位兒上，簡直像是他眼花，妖眼壓根兒就沒動過。

但他知道他的老眼不花，只不過人家的身法太快了，眨眼間，已去而復返。

陡見小芙兒飛降桌前，早樂得連驚訝也來不及了，何況這麼神化莫測的妖眼，親親熱熱地叫他爺爺，更樂得連嘴也合不攏來，話也說不出來了。

秦娥笑嘻嘻，說：「小妹子哥哥，別惱，我挺大方的，爺爺那隻胳膊留給你啦。」

恨得艾芙跺脚道：「咱們是……」

「山不轉路轉。」秦娥接口道：「十年報仇，君子不晚。」

艾芙惱是眞惱，恨也眞恨，但已噗嗤一聲，說：「敢情江虹小妹還未敎會你呀，是君子報仇，十年不晚。」

秦娥兀自笑不停，說：「敢情小妹子哥哥忘啦，我不但妖眼千里，也有一雙千里耳。」

艾芙啐了一口，說：「你瞧，笑大人家的口了，怎麼小妹子又是哥哥。」

秦娥向桌上的人一瞧，可不是座中人都張大了口笑，只不過都忍住了，沒發出笑聲來，便瞪了眼，說：「有甚麼好笑的，她原本是我的小哥哥，而今又成了小妹子，不就是小妹子哥哥，我可酒醉飯飽啦，小妹子哥哥，我可會心疼的。」

一句話把吳桐君提醒，忙道：「瞧我，艾姑娘回來，可把我們喜壞了，竟忘了招呼，快請坐。」

慌忙吩咐添酒添菜，自是咄嗟間，夥計走奔忙，本已開門做買賣的梧桐居，未過午已關了門，備下而賣不去的酒菜，自是又多又現成，更何況火鳳凰從天降，如何不喜得那夥計們脚板子朝了天，走奔忙，撤下殘羹，咄嗟之間，滿桌又是美酒佳餚。

艾芙說：「老鷳兒呀，我那小妹子？」

岷江漁隱道：「小芙兒，休餓壞了，爺爺才和小虹兒分手，你邊吃，邊聽我說。」

岷江漁隱把今日之事一說，道：「我不過剛從浣花溪畔來。」

艾芙一聽說殺千刀的賊和尚又寃了小妹子，早跳了起來，道：「妖眼，你先去浣花溪草堂等我，我那啞婆婆胡姬師傅，你可是認得的。」

岷江漁隱呵呵大笑，說：「你們聽，這不是又來了一個，一個是小妹子哥哥，一個又是啞婆婆，又是胡姬，又是師傅。」

又那有吳桐君和金眼鷳插嘴的份兒，有份的只是張大了嘴笑，睜大了眼瞧，瞧妖眼，又瞧小艾芙，眞箇是：喜又驚，驚又喜，其實，壓根兒就分不出，是喜、還是驚。

艾芙才沒功夫去理會，早一扭身，頓失踪跡，岷江漁隱又樂又皺眉，道：「淘氣，這一番，瘋和尚可有苦頭吃了。」

陡即指點了方向，對秦娥道：「西南方，一彎流水繞疏籬，茅屋三間數，有燈火指引，姑娘妖眼千里，必易尋找。」

秦娥也跳起來，但未到門口已轉回身，抓了把乾果兒在手，說：「咱們是……」

「山不轉路轉……」岷江漁隱大笑。

秦娥格格一笑，也轉頭就跑，溜下來的何只三人，更多門傍窗外，圍着偸瞧的夥計。

有了方向，還能難得了妖眼麼？黑暗中，妖眼也能視物，一瞧小江虹躺在胡姬懷裡，沉沉甜睡，心中一動！當眞，胡姬的懷抱，竟會是魔懷不成？倒要試一試。

趁胡姬凝神聽外屋的人談話，施

展空空妙手，從胡姬懷中偸出江虹，縮身鑽入。

胡姬的溫暖的懷抱，可不是魔懷，原來愛的懷抱，眞有那麼無窮大的魔力，再加上秦娥千里奔走，力雖未竭，那會不精疲，一鑽入胡姬那溫暖的愛的懷抱，身心氣神一鬆弛，立即也沉沉地、甜甜地、死死地熟睡去了。

那艾芙却精神抖擻，爲何她北出秦川，不告而別，不就是惱和尚暗中妄作安排，妄想以她去籠絡賊霍爾王子，呸！這算甚麼菩薩心腸，海樣深的民族血海深仇，豈是化解得了的，若能化解時，精吉木太子娶得胡姬爲妻，這民族的血海深仇，便該消弭了，結果却是精吉木太子被廢。

她好惱，恨和尚，恨得牙癢癢，賊霍爾化身何爲，她差點兒被迷惑，幾乎墮入情網，中了和尚的詭計，想到何爲，她就不禁臉兒紅了，惱恨之中，便也加了幾分羞怒。

這就是她一聽說殺千刀的賊和尚又寃了小妹子，轉頭就跑之故。

還有比她更知道和尚的賊性麼，無事也鎮日碌碌忙忙，總是坐不住的，她爺爺先走一步，和尚必隨後跟來，是一口氣跑出城，其實，現下而今，半口氣也不用，守候在林子裡。

巧啦，正是和尚戲耍小江虹的林子，夜黑風也高，何況還下着毛毛細雨。

果然，不大工夫，來了，草堂那邊來路上，東歪西倒，踢踢躂躂，可不是來了和尚，還喝着酒哩，胡姬的美酒，何曾醉芙蓉，倒眞醉了菩提。

艾芙好生失望，她來時順手在一戶人家取了一根繩兒在手，心想：「把醉了的和尚吊起來。一椿椿，一件件，數着和尚的罪狀兒，抽他三五十鞭，可算得甚麼本事。」

來啦，歪歪倒倒，和尚進了林子，吠！該死的賊和尚還唱哩，只聽他唱道：人人都道醉菩提，醉裡菩提醉不迷。

三藏經書千萬卷，豈知醉裡有禪機。

乾坤醉裡自然大，歲月壺中醉裡長。

誰能認得醉般若，波羅蜜多拜菩提。

妙哇！敢情和尚醉不迷，艾芙悄沒聲轉到和尚身後，風蕭蕭，雨又瀟瀟，任他武林稱聖，是賊獪的醉菩提，秋風秋雨中，也聽不出艾芙已欺近身後，霍地向和尚腿彎裡一脚踢去，手中繩也同時拋出，倐地一送一帶，便纏住了和尚的上身，和尚腿兒一彎，可就跪下了。

簡直快得似同一瞬間，艾芙也繞了跪下的和尚一匝，把和尚捆了個結實，那還能動彈。

和尚潑口大罵，死小妞，殺千刀，殺萬萬刀的小妞，罵不絕口。

艾芙上當多了，學了精乖，本還不敢近身，但這是泥地呀，雖然毛毛細雨，僅能令泥土濕潤，未成稀泥，可也是不好受的，而且確確實實已把和尚捆得結實，任和尚掙扎，也動彈不得。

艾芙心花怒放，這是她第一遭施展崆峒的玄微功夫，表面看來，無招無式，平平無奇，却意到力隨，不但那一脚踢出，同時已閉了和尚腿上的脈道，那繩兒拋出，亦能意到力隨，而且眞力透達繩梢，把和尚的上身纏住，連同和尚的兩臂也立即扣緊了，那透達繩上的眞力，也透達了和尚的上身和兩臂，再也動彈不得，這還是和尚，也才能扭動。

艾芙拍拍手，和尚從小兒就喜歡逗她罵，她罵得越兇，和尚越樂，何況艾芙罵來罵去，就只識得那麼幾句罵人的話兒，除了瘋和尚，賊和尚，死和尚外，在她認爲，殺千刀自是最最惡毒的了，翻來覆去，罵來罵去，就只得這麼幾句罵人的話兒，和尚又如何不大樂。

哈！對了，和尚，罵啦，這番可輪到她來逗和尚罵了，件件椿椿，這可是報仇第一椿。

「罵啊！」艾芙更使勁把手兒拍多幾下，說：「和尚，你還沒罵賊小妞，瘋小妞。」

和尚怒道：「還不快放開我，這是甚麼時候，可不是你這小妞瘋啦。」

甚麼時候，不僅强敵當前，而且三聖一元大會召開在即，若被人見到三聖的和尚被人綑綁起來折辱，尊嚴何在，豈不失了天下武林的敬重。

「甚麼時候，」艾芙眼笑眉也開，說：「野曠無人，夜雨風高，瞧你還不敢欺負我，告個饒兒，和尚……」

「你就放了我，好，你這該死的，殺千千刀兒的小妞……」

「吠！」艾芙跺脚道：「這算那門子告饒，不算不算，而且，這不過是第一椿……」

「你！小妞，你還要做甚麼？」

做甚麼？艾芙霍地一騰身，拆下一根樹枝來，去了分枝和葉，說：「打你呀！不用我的鳳凰鞭兒，和尚，你放心，只不過打得你告饒，你戲耍我多啦，今兒可輪到我，這是第二椿。」

和尚急了，說：「小妞，你這瘋了的小妞，我和尚可從未打過你，瞧不見在臉蛋兒上擰一把，在……在臂兒上捏一下子，那倒是有的。」

艾芙啐了一口，說：「和尚，你滿臉油泥，髒兮兮的，要我也在你臉上擰一把，休想，我可是椿椿件件在心頭，你擰過我多少下，我也抽你多少鞭兒。」

和尚說：「妞兒呀！你是最乖的小妞，我告饒啦，行不行？」

「不行！」艾芙樂在心頭，却把小臉兒綳得緊緊的！

「你當眞要打？」

「眞而又眞。」艾芙一仰頭兒，手中樹枝也作勢舉了起來。

「果然要打？」

艾芙手起樹枝落，心下倒在想：作勢要兒，可不能當眞打他。

她倒是想高高舉起，輕輕打下，啊呀！一股涼風撲面，才那麼一怔，臉蛋兒上已被人摔了一下，而且重重的，氣得艾芙連揮帶打，竟然皆已落了空，再瞧地上，那還有和尚。

和尚的聲音已從遠處傳來，叫道：「和尚我三十六計，走爲上計，小妞，你可別追來。」

當眞，那醉菩提雖不是金剛不壞身，一時間，冷不防着了艾芙的道兒，一根普通的繩兒，豈能綁得牢他！他嘴裡在告饒，却早暗運無相禪功，禪功無相，縮身，霍地兩臂一振，那繩兒登時寸寸斷，也冷不防暴身掠前，在艾芙的臉上摔了一把，可也知道，小妞一別兩月，要刮目相看了，只不過腳尖一點地，早轉頭就跑，別跑，別嚷。

氣得艾芙跺腳就追，才知薑還是老的辣，和尚有名兒的賊猾，就因和尚移位換形，已達到了幻影造極的境界，再加和尚知道小艾芙已今非昔比，不敢輕視，是以艾芙雖然氣極，也只不過把距離縮短了些兒，而浣花溪畔的茅屋，已在眼前。

那胡姬的面紗在顫動，噗嗤一聲，道：「和尚，你這三十老娘，今晚可眞倒繃了孩兒。」

南郭先生竟會打起哈哈來，似這般有失斯文，倒是罕見，道：「若非你平日爲老不尊，今晚怎會吃這般苦頭。」

和尚瞪眼道：「笑啊，心愛的小芙兒得到了曠世奇緣，還有不夠你們樂的，教不嚴，師之過，你這師傅縱徒行兇，我和尚要醉菩提。這筆帳暫且留下，慢慢和你這窮酸算。」

胡姬道：「和尚，你樂在心裡，其實比誰都樂，咱們說正經，你遇到了小芙兒，即刻回頭，必有話說。」

和尚只不過沒笑在臉上，誰不樂呢，樂得忘了夜已深，也沒有他們睡覺的地方，不夜話待天明也不行了。

自從小艾芙不告而別，出走之後，誰都心情沉重，再加特穆爾派遣兵騎入川，把霍爾王子兵權搶奪了，無異被軟禁了起來，芙蓉城中的居民，誰不膽戰心驚，那不遠千里而來的天下武林中人，再也不像以前一樣，明目張膽地聚會，便是三三兩兩，也少在街上行走，還幸有個吳桐君的梧桐居，可供連絡，有金眼鵰周旋在天下武林中人之間，吳桐君更神閒氣定，岷江漁隱也不時傳達三聖旨意，也才能維繫得住人心，留有以待。

和尚道：「若不是有話說，我和尚倒來現眼丟人麼，不料小芙兒只來了個影兒，便嚇得鞭子兵騎龜縮起來，撤出城去，形勢大變了。」

南郭先生道：「你錯了，不是因爲小艾芙兒來了個影兒，甚至不是小艾芙兒眞來了之故，而是她一現身，他們便知三聖一元大會召開在即，而他們的天羅地網，也已佈置妥當，示我以無備，好教我們自去投入羅網，把我們連同天下來的武林中人，一網打盡。」

南郭先生隨把文匡宋探查得來的，詳細對和尚說了，直把個和尚驚得目瞪口呆。

要知任他們武功如何高強，可也敵不過，逃不出那串地雷。一旦發動，那埋藏在廢棄的房屋中的火藥，就會同時爆炸，任他們有多少人，都會血肉橫飛，甚至不是成爲肉泥肉醬，簡直神形俱滅。

「而且，」南郭先生道：「那叢叢修竹，屆時都會澆上火油，遍地落葉之下，皆撒滿了硫磺焰硝，而且……」

「還有而且！」

「早在半年前，早已撤退了左近的居民，全由蒙古軍中挑選出的漢軍改扮，每戶人家的屋頂之上，窗戶之內，尤其是那必經的交通要道兩傍，全暗藏了繩弓硬弩，就是僥倖有人逃得出地雷火海，也會變成刺猬。」

和尚直搖頭，道：「那吳桐君神通廣大，眞不信竟連吳桐君也瞞過了。」

南郭先生道：「是因爲主其事者，是特穆爾，並非霍爾王子，便連霍爾王子也瞞過了，軍政衙門中，也無人知曉，那特穆爾當眞遠謀深算，任我們和霍爾王子暗中有了協議，天下英雄聚會，只要不公然反元抗元，便任我們的大會也公然而順利舉行，便也教我們忽略他暗中進行的毒謀詭計。」

「但是，遷徙那居民，難道亦無人生疑？」

「嘿！這是特穆爾的深謀遠算，那漢軍改扮居民，並非同時進入，而是或先或後，分批而來，要知那武侯祠已近郊外，房屋是公開轉讓買賣，進駐的漢軍也照舊開門做買賣，誰又會生疑，更可怕，更殘酷的是，那賣了房屋的居民，隨即失了踪，說是遷往外地，其實是生死未卜。和尚，你且想想，便有人猜疑，又從何處去查究？」

和尚把牙兒咬得格格響，道：「這麼說，你是早已發現這歹毒惡計了。」

「要不，我也不會派文匡宋去查究了，吳桐君和他的手下，皆本地人氏，若由他們查探，倒會令韃子生疑，而且只怕尚未查訪出來，已先失了踪，死得不明不白。」

「當眞，無人識得文匡宋。」

「而且他儒雅，外地口音，表面看來，看不出他身有武功，倒更像是游學的學子，爲弔古人，探勝尋幽，便無人生疑了。」

和尚把手直搓，緊鎖了眉頭，那南郭先生反而莞爾笑了，道：「和尚，一切既已在我計算中，何用躭心，你

聽着了，休對任何人提及，不僅是前來聚會的武林中人，甚至連吳桐君，也休得洩漏。」

「免得引起驚惶，你山人自有妙計？」

「何用甚麼妙計。」南郭先生捋髯道：「只用兩個人就夠了，管教特穆爾詭計毒謀，一夜之間化爲烏有。」

「只用……兩個人？」

南郭先生一聲呵呵，說道：「今晚你既吃過小芙兒的苦頭，那麼，她可去得？」

「另一個又是誰？可是……」

「文公子雖已得巴鼻老道眞傳，可還沒那個能耐，而且已熟口熟面了。」

和尚一怔，胡姬道：「妖眼這個名兒，你不是沒聽說過吧？」隨對南郭先生道：「除了妖眼，只怕找不出第三個來。」

不料南郭先生道：「有，那一個就是你，你們別打岔，若是沒妖眼，妖眼沒來，那就是你了，但現在，用不着你出馬。」

和尚跳了起來，道：「妖眼！就是小虹兒說的妖眼，來了！」

胡姬忍不住笑了出來，道：「當眞是一朝遇蛇咬，就十載怕井繩了。和尚，你怕啦。」

南郭先生也笑道：「和尚，你也有今日，可眞是大難臨了頭，還不趕快多唸兩遍心經，請求這位觀世音菩薩打救，能打救你的，也只有她了，即使你對我叩幾個响頭，我也是無能爲力的。」

隨把今晚妖眼現身之事一說，和尚也不禁駭然，懷中人被偷換了，竟連胡姬也不知覺，和尚如何不驚駭！

和尚兀自直搓手，不過眼中有光彩，當眞，有了這兩個女娃娃，還怕甚麼特穆爾的地網天羅，雷山火海。

敢情搓手並非惶恐無計，也不僅表示焦急，興奮高興起來，也會不自覺搓起手來的，否則，和尚眼中，就不會現出光彩。

他道：「那妞兒在何處，我和尚是聞名不如眼見，我要會她一會。」

胡姬道：「不知你是怎生會她，敢是要施展你那神功無相，你可眞以爲在她跟前，你移位能換形？」

和尚一般正經，說道：「菩薩觀世音，你錯啦，一根綫兒上的螞蚱，來了小芙兒，自是少不了妖眼，我就往地上一躺，說啦，小芙兒乖乖，你不是要有冤報冤，有仇報仇嗎？那好辦，我和尚任你們打，任你們罵，可得打重些，若是只替我和尚搔搔癢兒，我和尚可是不依，不算數的，罵也罵狠些，不僅殺千刀，要罵殺萬刀，若是還了一下手兒，今兒後，你們就叫我癩和尚。」

胡姬樂得大笑，道：「和尚，你又錯啦，那一根線兒上，而今拴上了三隻螞蚱。」

「對！」和尚說：「還有小虹兒那小妞。」

胡姬對南郭先生道：「說來眞難信，兩月不見，連小江虹也判若兩人。」

和尚道：「那是你們健忘，你們忘了仙妙峯上的妙玄仙姑了，連我和尚也稱她仙姑，你們去想想吧，而今我才知道，大千世界，我等眼中的世界，實在太小，太渺少了。」

都肅然點了點頭，窗外，風仍蕭蕭，那瀟瀟夜雨，更大了些，簷前的滴水，不僅點滴在心頭，而且，在那乍暗還明的燭光下的三人聽來，宛若暮鼓晨鐘。

是啊！在大千世界之前，眼前的世界，何其渺小。

（未完・卅三）

環球出版社精選介紹

盟主——西門丁著

一個武功平凡，但機智狡猾的殺手用奇謀殺死「天翁門」掌門，但陰差陽錯他却要以掌門的身份出現主持「天翁門」，後來更被推舉爲武林盟主……

每本港幣十八元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萬寧、香港電視服務站及星島中心有售。

H.K.N.G.

上文提要：黃書郎路見不平，把強娶文彩姑娘的黑紅門少門主左少强之聘禮搶走，導至左少强派人前來追殺，身受重傷，幸躲在一名寡婦家中，才逃過大難；黃書郎跑回他居住的山洞，欲拿走他藏在那裡的聘禮，不料其拍檔的相好小白菜引來黑紅門三名大漢，黃書郎以一敵三，加上傷勢未癒，傷了三人中的一對半後，被其中一漢的鐵頭一撞，竟然飛跌下崖……

惡江湖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
可飛・圖

書郎登門懲誡　郎中詐取財物

黃書郎雖然逃得快，但他的心中很不甘，如果不是他背上有刀傷，他不會把洪上天三人放在眼裡，動刀玩命誰怕誰，只不過他傷得實在不算輕，如果不是田大叔與田大嬸急需銀子，他本打算在大叔身邊把傷養好的。

他相信沒有人能找到他藏的那包東西——小白菜在山洞中就不會發現甚麼。

只不過如今他更慘，抽冷子外，又被「鐵頭」向冲在後面狠狠的撞了一傢伙。

就算是一堵墻，向冲那一頭也會把墻撞塌。

而向冲撞的是人，幸而黃書郎早在心中提防着，當向冲撞上黃書郎的時候，一硬一軟，消去了向冲不少力道。

這就叫——硬碰硬力道猛，硬碰軟只一半。

黃書郎反而加快速度撞向對面的洪上天，跌翻在老籐上滑到了山下面。

他起身就往山林中竄，雖然挨得不太重，但傷口處已在流血，反手一摸，啊！一大片濕濕的，痛得他幾乎岔氣。

黃書郎奔在山林子裡不稍停，一路奔向八里莊。

這兒距離八里莊最近，上一回逃進鎮頭那個俏寡婦住的地方，眞窩囊，為了暫時躲一躲，自己甘願被泡在水中，光滑溜溜的寡婦把他壓在她的屁股下面，這一回……

黃鼠狼也好黃書郎也罷，只有再去打擾她一次了。

＊　＊　＊

火毒的太陽照下來，熱得路上一個人影也沒有，風不刮樹不搖，便鳥兒也躲到他娘的娃娃家去了。

幾棵大樹下坐了幾個老人小娃兒，只不過沒有一個動顫一下的——都閉上眼在打瞌睡。

黃書郎又來到了老地方——那個俏寡婦的房後面。

那年頭，寡婦的大門是深鎖的。那年頭，寡婦難得露個頭。

這時候天氣熱，便小街上也不見人。

黃書郎本想到小街上去找個郎中治治傷，但他又怕遇上黑紅門的人。這時候再被黑紅門的人堵上，他便眞的要完蛋了。

輕悄悄的推開窗，黃書郎斜着一眼往裡面看，不由得一陣心歡喜，他又輕輕的放下窗，小刀擧在右手上。

原來他看見那個俏得不能再俏的小寡婦挽着一雙褲管，一對白淨細肉的脚丫子，自自在在的放在水池裡，旁邊放着個長木櫈，她斜着身子閉着眼，眞舒坦，看得黃書郎心一動。

「呀！」

大窗推開了，小寡婦剛剛回過頭，黃書郎已噓着聲音，道：「別叫，我

不會打妳的乖，妳放二百二十個心，我不會打妳的主意……」

他在小寡婦張口未叫出聲的時候，又道：「妳是聰明人，千萬別出聲，我的身法相當快，快到超逾妳想像的程度，我保證在妳呼叫之前，便以此刀封住妳的口，也許令妳香消玉殞死得十分淒慘。」

他重重的噓了一口氣，又道：「我不想殺人，尤其是女人，妳也不想死，是嗎？」

小寡婦幾乎要掉淚，道：「你……為甚麼會再來？」

黃書郎無奈何的道：「我背上刀傷未癒，却又挨了一記重的，想着只有暫時在妳這兒躲個三兩天了。」

「三兩天？我是守節的寡婦，你不要壞了我的名節，那是逼我死呀！」

她的臉上青又白，一雙白淨的脚也不泡在水中了，這時候她又不敢大聲的叫。

黃書郎把語音放得低低的道：「姑奶奶，其實我對妳毫無侵犯之心，更不想傷害妳，我們之間無怨無仇，我為甚麼要害妳？老實說，我甚至還很同情妳，大好的青春，如此浪擲，多麼的不值得。」

小寡婦幽怨的低下了頭。

她的模樣是可憐的。

黃書郎的心就一動，他又冷冷的道：「小姑奶奶，我是在求妳，我還不想死，更不能死，我打算轟轟烈烈的大幹大拚一場，還不打算就此死在幾個灰孫子們的手上，妳放心，我會好好保護妳的名節。」

小寡婦幽幽的道：「我怎麼辦？」

黃書郎聞得小寡婦的話大有轉機，立刻走過去。

當然，他也把尖刀收起來了。

他說的話更溫柔，道：「姑奶奶……」

小寡婦忙叱道：「別叫我姑奶奶，我……」

黃書郎道：「那麼，妳的名字……」

小寡婦羞怯怯的低下了頭，她不開口。

黃書郎見她在拭着雙脚穿上鞋，一笑，道：「那麼，我就叫妳一聲姑娘吧！」

小寡婦白了黃書郎一眼，仍然不開口。

但黃書郎似乎從她的眼神中，發現了一股子怨氣。

黃書郎緩緩往小寡婦走去，却不料小寡婦忽然掠過他的身邊，便匆忙的把窗子關上。

黃書郎笑了。

這動作，正說明小寡婦不再將他趕走了。

＊　＊　＊

令黃書郎奇怪的，乃是小寡婦這裡有傷藥，小寡婦也似乎會治傷似的，為他清洗傷處，然後敷上藥。

就在這個小小的三合院裡，却只有小寡婦一個小女人住着，那大門閂像永遠沒有人動過。

小寡婦的小菜煮得很精緻，雖然沒有酒，但也擀得一手好麵條，肉絲榨醬和大蒜、小黃瓜刨絲加蔴醬，黃書郎一口氣吃了三大碗，吃得小寡婦咪着俏嘴笑。

黃書郎隔着桌子望過去，他發覺這個女人眞美。

「姑娘，妳不是寡婦相，這是怎麼一回事？」

小寡婦眨動美眸翹翹嘴，她好像要哭，道：「我命苦，我……我命太苦了。」

黃書郎道：「命是自己的，不要被人操縱。」

小寡婦道：「我只是個女人，我有甚麼力量來改變我自己的命運？」

黃書郎淡淡的道：「我這個人最愛管閒事，如今咱們碰上面，妳的事就是我的事，姑娘，且把妳的事放在我肩上，說一說妳的衷腸吧！」

小寡婦道：「我家就住在這小鎮上，我婆家也是這八里莊的大戶，我娘家就在九里灣。」

黃書郎道：「九里灣在甚麼地方？」

小寡婦道：「九里灣在西邊，一道小河繞過大山脚，山下一片老竹林，我家就住在那裡，九里灣也有個小市集，我是在那兒長大的。」

黃書郎覺得小寡婦說得眞仔細，反正在這兒養傷，靜靜的且聽她閒話一番。

小寡婦嘆口氣，又道：「八里莊附近有個惡人叫『喪門神』石不悔，姓石的早就打我的主意，只不過他也知道我已是有丈夫的人，我丈夫……就是劉英明，鎮上最大宅子就是我婆家。」

黃書郎道：「為甚麼妳不住在妳婆家？」

小寡婦又想哭，她咬咬唇，道：「我嫁來三天就死了丈夫，他們說我是尅星，把我趕在這三合院獨住，一個月來人送上些吃用，我很少看見別的人。」

黃書郎怔了一下，道：「怎麼，結婚才三天，妳的小丈夫就死了？」

小寡婦道：「是的，他被人約去山中打野雞，我丈夫也會武功。」

黃書郎大感興趣，道：「怎麼死的？」

小寡婦流淚了。

她雙肩抽動的道：「墮馬死的，他跌落山崖下……唉！死得好慘。」

黃書郎道：「當時有些甚麼人？」

小寡婦道：「我丈夫的幾個朋友，有一個是石不悔的人，他們一同入山打野雞，唉！」

黃書郎冷笑了。

他却又對小寡婦道：「妳打算永遠這樣？」

小寡婦道：「上次送東西來的姨娘

告訴我，過了今年，我可以再嫁人，只不過只能嫁一個人。」

黃書郎笑了，道：「妳不會嫁兩個人的。」

小寡婦道：「我是說我只能嫁給八里莊的石不悔。」

黃書郎一瞪眼，道：「我就知道是這麼一回事，姑娘，你告訴我妳叫……」

「我叫秀秀，我娘家姓梁。」

「梁秀秀，好名字。」

黃書郎仔細觀察着梁秀秀，又道：「妳願意嫁給石不悔嗎？」

梁秀秀嘆口氣，道：「我怎麼辦？不嫁就老死在這裡，我連個人說說話也不能。」

黃書郎道：「秀秀，妳的命並不苦，苦的是妳長得太美了。」

秀秀道：「我尅死我的丈夫。」

黃書郎道：「妳沒有尅死妳丈夫，秀秀，如果我猜得不錯，妳丈夫是被人害死的。」

秀秀吃驚的道：「我丈夫是落馬墮崖摔死的。」

黃書郎道：「妳別慌，這件事情我擔綱，等我的傷稍好些，我去八里莊找找那個石不悔。」

秀秀吃驚的道：「你要找石不悔？」

黃書郎道：「我要去問問他，爲甚麼一定要秀秀嫁給他，他算老幾……」

秀秀道：「你不能找他。」

黃書郎道：「怎麼說？」

秀秀道：「姓石的乃是地頭蛇，他有個姑丈在黑紅門當分堂堂主，惹上黑紅門，這人的命就不是自己的了。」

黃書郎聞言吃吃笑，道：「如此一說，我更要去找姓石的，秀秀，你知道人家叫我甚麼嗎？」

秀秀半低頭，道：「我怎麼會知道？」

黃書郎道：「我的外號叫『惡客』，秀秀，妳知道甚麼叫惡客嗎？」他吃吃一聲笑，又道：「最不受歡迎的人物就是我，也有人叫我黃鼠狠，妳想想我是幹甚麼的。」

秀秀看看黃書郎，道：「你的名字呢？」

黃書郎道：「我的名字就叫黃鼠狠。」

他說得一本正經，只不過秀秀掩口笑了。

黃書郎道：「我眞的叫黃書郎呀！」

秀秀笑道：「還有人名叫黃鼠狠的？」

黃書郎道：「妳弄錯了，我的名字叫書郎，讀書的書，楊六郎的郎，蠻書卷氣的。」

秀秀眨着眼睛，道：「嗯，你看來倒是斯文的，只不過你拿刀的時候就不像個斯文的人了。」

黃書郎道：「秀秀，我殺人的時候比一頭豹子還凶殘，但是我却是個很有禮貌的人。」

他伸手反摸着背上的傷處，道：「秀秀，妳這藥……」

秀秀道：「我丈夫會武功，他也備了些刀傷藥，只是不夠多，全用在你身上了。」

她好像很關心黃書郎，又道：「黃爺，你的傷口很大，好像又爛了，我怕無法幫你的忙了。」

黃書郎一笑，道：「妳不用爲我擔心，且容我在這兒睡一覺，天不亮我就上路，我去找個大夫醫治我的傷。」

秀秀道：「黃爺，我發覺你是個好漢，如果我還有藥，很歡迎你在我這兒住下來，把傷養好。」

黃書郎本來也有這個打算的，因爲這兒實在是個養傷的好地方，只不過他的傷非馬上醫治不可。

他起身，跟着秀秀走到正屋的臥室中，秀秀指着大床，道：「黃爺，你睡吧！」

黃書郎搖搖頭，道：「秀秀，我弄個長櫈就能睡，妳在大床睡吧！」

秀秀大方的扶着黃書郎，道：「黃爺，你還是躺下去吧，你受的傷極重，我替你打扇子。」

她取過一把扇子在手上，黃書郎倒有些不好意思的道：「這怎麼可以，我不熱。」

只不過他太累了，不由得倒在那張上面鋪着軟涼蓆的床上睡下了。

秀秀很溫柔，她坐在床沿上，那麼輕輕的搖着扇子，她的面孔有些紅暈，俏嘴閉得緊緊的不說話。

她心中在說話——如果床上睡的是丈夫，她就不會像現在這樣的孤零零獨自過着小寡婦的日子了。

她也仔細看着黃書郎，還有他身上的傢伙，秀秀以爲黃書郎一定是個俠客，否則，黃書郎就不會那麼安靜，也許早就對她動粗了。

* * *

也不知從甚麼地方傳來雞叫聲，那聲音聽起來好像很遠很遠，但這也足以令黃書郎睜大了眼睛。

他只把眼睛睜開，却不動一下身子。

他的習慣就是這樣，也是一項帶着警覺的動作。

於是，他微微的撐起上身，他覺得背上有些刺痛，那是傷口被向冲撞裂以後一直未稍減的痛。

黃書郎皺了一下眉，他發覺秀秀斜着身子爬匐在他的身邊沉睡着，那把扇子也落在地上了。

黃書郎帶着一些感激的移下床，他的小包袱仍然繫在腰帶上，他的兵刃就在床頭放着。

黃書郎解開包袱，輕輕的取出一隻鑲綠玉金簪子，他看了又看，然後輕輕的插在秀秀的髮髻上。

他笑了。

是的，美麗的女人應該有美麗的首飾來陪襯。

秀秀就是美女，金簪子更襯托出她的秀氣，她看來實在令人要爲她喝一聲采。

當黃書郎躍出後窗外的時候，他不由得又回頭看，他覺得這個小寡婦應該受到男人的大力保護，她實在不應該被人活囚在這個小院子裡，過着孤獨的生活。

黃書郎心中下了決定，他要找那個可惡的石不悔，也許他能從姓石的身上發覺些甚麼。

* * *

黃書郎匆匆的離開了八里莊，他爲了兩件事情，非要去找一個人不可。

他決心去找古大夫，除了要弄清楚古大夫是怎麼在病人身上刮銀子，更重要的是他自己的傷必須馬上治，如果背上爛個大洞，就算黑紅門不找他，怕是也活不成了。

* * *

三仙鎭距離「西山狂獅」田不來老夫妻二位住的大山，相去不過二十七里半。

「西山狂獅」田不來也正是黃書郎的田大叔，兩位老人住在水火洞已經幾十年了。

黃書郎就是聽了田大叔的話，方知道三仙鎭上住着一位名大夫，而這位大夫，却是個黑心的大夫。

當大夫的如果心發黑，比個殺人還可惡，只因爲他們有殺死人不償命的擋箭牌，如果他們醫死了人，隨便說個嚇唬人的名堂，就會一六二五。

如果這個大夫喜要錢，病家就更慘了，他管你的錢是從那裡求來的，誰叫你生病，認倒楣吧！病家還不能講價錢，要一兩，你得付二個五錢。

江湖上那麼多郎中，就很少有看病不要銀子的。

他在離開的時候，秀秀還在床邊沉睡，這時候她大概已經起來了。

當秀秀發覺黃書郎已經走了的時候，還不知是甚麼樣的表情。

黃書郎就是想到這裡才會發自內心的想笑。

現在——

黃書郎進了三仙鎭，已是午後一個多時辰了。

他緩緩的走到普濟藥鋪門口，抬頭看了一眼，鋪子裡面有個老者紅光滿面的正喝着甚麼。

那老者並不老，因爲嘴上的鬍子是黑的，頭上一根白髮也沒有，精神好得不得了，只不過他的樣子在充老。

那年頭與現在的人不一樣。

現在的人都怕老，八九十歲的人還是一頭烏黑的頭髮，全是染的，老花眼已經八百度，沒關係，弄個眼鏡照樣去看脫衣舞。

當年的人不一樣，年輕人喜歡裝老頭，那些老氣橫秋的老學究，你問他今年有多大，頂多二十六。

如今鋪子裡坐着個大夫，仔細看不過三十出頭，如果用刀子刮掉他的鬍子看，頂多也只有二十九，可是他那一手捧着茶盅，雙袖擺呀擺的文縐縐，動作上就如同七老八十的臭模樣。

現在，黃書郎來了。

黃書郎是來治傷的，當然，他也想在古大夫面前討教些甚麼。

黃書郎想討教的事當然會令古大夫大吃一驚，只不過黃書郎的心中也有打算，他的打算，就是爲了田大叔。

普濟藥鋪就在三仙鎭的街中央，這裡有三條大道互通，往北的一條通清河鎭，黃書郎就是在清河鎭上遇上文彩姑娘，他也攔下了文彩姑娘的麻煩——黑紅門少門主左少强打算以重禮娶回文彩姑娘，等到玩膩了，再一口咬定文彩姑娘非處子而把她推入老通城的白紅院，就算文彩姑娘娘家出面，又有誰不怕黑紅門的？

左少强以此手法坑了不少姑娘，這件事終於被黃書郎碰上了。

* * *

三仙鎭的左方也有一條大道，那是通往老通城的，另外就是往南方的八里莊。

黃書郎就是從八里莊來的。

這一路黃書郎很高興，因爲他只一想到小寡婦秀秀就想笑，因爲他那一支金簪插在秀秀的秀髮上眞好看。

* * *

「哎唷！」

黃書郎一臉痛苦的走進普濟藥鋪裡，只見有個切藥的伙計站起來，道：「怎麼啦？朋友。」

黃書郎道：「受傷了呀！」

伙計上前扶住黃書郎，他上下看了看，道：「你傷在甚麼地方呀？」

黃書郎道：「我傷在背後上。」

那伙計轉頭掀衣衫，他笑對坐在那裡不爲所動的大夫道：「古爺，傷得不輕吶。」

大夫重重的放下茶盅，他不站起來，招着手，道：「過來給我瞧瞧。」

伙計扶着黃書郎，一拐一拐的走到大夫面前。

大夫正要伸手掀起黃書郎的衣衫，不料黃書郎扭着身子，道：「我找古大夫看傷，我是慕名而來的。」

他已經知道那大夫就是他要找的人，却又故意的如此一問，有甚麼目的，大概只有他自己清楚。

那伙計一笑，道：「朋友，這位就是古大夫，醫道高超手術好，也是閻王老子最討厭的大夫。」

黃書郎道：「閻王老子爲何討厭古大夫？」

伙計哈哈笑道：「死人也能醫活呀，哈……」

黃書郎道：「這麼說，我還眞的來對了。」

古大夫緩緩的捋着鬍子，一副老

氣橫秋的摸摸黃書郎的傷處四週，道：「刀傷。」

只見那伙計忙用筆寫在一張紙上，伙計重覆着古大夫的話：「刀傷。」

「七寸七分長。」

伙計邊寫邊道：「七寸七分長。」

「開綻兩處化膿。」

伙計仍然照唸照寫。

古大夫還用鼻子在黃書郎的傷口聞了一陣子，又道：「化膿，有惡臭。」

伙計急揮筆，重覆道：「化膿，有惡臭。」

古大夫用手去把黃書郎的傷口用力分開來，痛得黃書郎一聲喊：「哦！」

古大夫却好像無動於衷的道：「刀口一寸三分深，爛肉深八分。」

伙計照樣唸着寫着。

黃書郎心中不舒服，他是來看傷的，當然他也想整整這姓古的，却不料姓古的如此折騰他。

只不過黃書郎的心中在冷笑——這才剛上手，好小子，看你有些甚麼門道使出來。

就這麼一陣折磨，黃書郎痛得齜牙咧嘴吸大氣，却不料古大夫又道：「流血了。」

伙計寫着：道：「流血了。」

黃書郎火大了，他猛的回過頭，吼道：「你用力扒開傷口，當然會流血。」

古大夫不看黃書郎，他搖搖頭道：「怕是要下最好的藥才能治得好。」

他接過伙計手上的紙箋，又接過伙計拿的筆，低頭就在紙上批着：

「刀口長七寸七分，合計銀子十七兩七錢，開綻兩寸，銀子二十兩，化膿加倍，這就是四十兩，有惡臭再加倍，四十兩就是八十兩，刀口深一寸三分，銀子十三兩，爛肉八分，銀子八兩，合計是……」

伙計及時把算盤送過來，古大夫打算盤有一手，三下五去二，五去五進一十的叮叮噹噹算出來，他搖搖頭，道：「眞不少……一共是一百一十八兩七錢銀子。」

黃書郎一瞪眼，還未開口，古大夫又道：「我的病人有超過一百兩的傷，就離死不遠了，朋友，你已超過一百多兩，能走到我這兒來醫治，倒是叫人難以相信。」

伙計接口道：「朋友，你的命眞大。」

黃書郎心中不是味道：「這他娘的算甚麼？」

古大夫捋鬍不開口，他閉上了眼睛。

黃書郎知道背後在流血，那是因爲古大夫扒開了他的傷口，而且還說有惡臭味。

他心中明白，古大夫先把傷口弄得嚴重些，然後這個病人就任他宰割了。

他心中駡——你娘的眞是缺德帶冒煙，認銀不認人，這種大夫眞混蛋，生個兒子沒屁眼，生個女兒準定是石頭的。

伙計伸着手，對黃書郎道：「朋友，你先付一半吧，另一半等你的傷好一半的時候再付清。」

黃書郎聞言哈哈笑了。

他笑得雙肩聳動，道：「我親愛的大夫，你只要說出你能不能醫好我的傷。」

古大夫不高興的道：「我若不能，你來找我做甚麼？」

這句話聽得黃書郎一楞，因爲這話的意思有學問——是自己找上門來的，又不是古大夫把你引誘來上當的，醫得好是幸運，醫不好你倒楣。

黃書郎也不是二百五，他從包袱裡摸，摸了半天手不伸出來。

他哈哈的笑了。

黃書郎應該哭，因爲古大夫在敲竹槓。

黃書郎當然不會哭，他笑問古大夫，道：「喜歡打賭嗎？」

古大夫道：「賭？」

「是的，賭。」

古大夫道：「我從來不去賭場。」

「咱們不去賭場，就在你這兒，就是現在。」

「你是個賭徒？」

「王八龜孫子才是賭徒，我也不下賭場。」

「那麼，你想賭甚麼？」

黃書郎哈哈一笑，道：「先說說我這傷，你能在幾天之內醫得好？」

古大夫道：「快則五天，少則十天，一定可以落痂，只不過……」

黃書郎道：「我想在三天之內落痂，你能嗎？」

古大夫道：「朋友，那要加倍銀子。」

黃書郎道：「好，你如果能在三天之內把我的傷醫治好，呶，這個便是你的了。」

他的手快得如變戲法似的，自包袱中伸手出來，掌中出現一顆夜明珠。

那光燦燦亮閃閃的極光，看得伙計也跳起來了。

古大夫沒有驚喜，只不過他的心在噗咚咚的響，但他用力裝做不在意。

黃書郎道：「三天之內醫好我的傷，這玩意便是你大夫的了，大夫，這可是難得一見的寶，時價總得萬兩銀子吧？你看看，這可不是假的吧？」

古大夫伸手接過來，迎着光線看了又看，道：「這件東西嘛……」

「你見過？」

「沒見過，但聽人傳說過，是夜明珠。」

「不錯，夜明珠，你幹不幹？」

「你是說賭不賭？」

「對，你賭不賭？」

「好，人生本是賭一場，最後總是光……」

他說得不錯，人生就是賭一場，最後沒有一個是贏家，清潔溜溜的，心平氣斷的躺進棺材。

黃書郎眞大方，他對古大夫道：「東西你收着，只不過要是三天之後你大夫醫治不好我的傷，又該怎麼樣？」

古大夫呵呵笑道：「就憑你這點傷，呵……」

他好像很得意的，十分有把握。

黃書郎在心中駡，我操你老親娘，三天之後老子整得你叫我老公爺。

一邊的伙計笑哈哈，道：「只不過你不能走開，這三天你就住在我們藥舖裡。」

黃書郎道：「也省了我的店飯錢。」

古大夫已對伙計吩咐，道：「快，快到客廂整一整，先熬上一鍋山藥湯。」

那伙計已往二門走去。

古大夫還在迎着光線看明珠吶！

黃書郎心中不住的冷笑，他打定主意，要整一整這姓古的大夫了。

* * *

古大夫關上了藥舖的大門，大門外掛了個木牌子，說明大夫不在家，有病的三天之後再上門。

古大夫是不管病人生甚麼病的，反正這三天不開門，他專心在裡面爲黃書郎治傷了。

頭一天動的是手術，眞嚇人，因爲古大夫二十四根銀針過穴，傷口四週好像圍了一圈銀光閃閃的籬笆似的，然後一把亮銀刀，他順着黃書郎的傷口挖爛肉。

他一邊挖，一邊自言自語的道：「你這傷幸運的遇上我，換是別人，怕是要殘廢。」

黃書郎接上一句，道：「娘的，眞有那麼重？」

「就快要爛到脊椎骨上了。」

黃書郎道：「那地方是個要緊之處，古大夫，你的刀子要小心。」

古大夫一瞪眼，叱道：「你有病找我醫，那就得聽我的，怎麼動刀是我的事，何用你插腔。」

黃書郎忙點頭，道：「對，對，對，我完全聽你大夫的，這條命全由你折騰了。」

這年頭，有幾個大夫拿病人當病人的，送上銀子說好話，躺上病床任他駡，好像教訓他兒子似的。

古大夫一邊動手術，一邊駡：「你們這些年輕人眞不愛惜羽毛，動刀動槍的，好像你們是銅頭鐵羅漢一般，看看你這傷，爛肉就有四兩多，我說你這渾小子，難道不知道每個人只有一條命？」

黃書郎心中不是味道，他却又不想這時候頂撞古大夫，因爲他發覺古大夫眞用勁，額頭上還冒汗珠子。

那伙計還用布巾爲古大夫拭着汗水……天熱嘛！

黃書郎很想說句讚美的話，他想了又想，只能對古大夫笑笑，道：「大夫，你動刀挖肉，好像不怎麼痛，只這一樣就令我佩服。」

古大夫鼻孔哼一聲，道：「你以爲我是唬人的大夫？等到三天之後，你就會知道你的這顆夜明珠花得很值得，很有價值。」

幾乎折騰了一個多時辰，忽聞得古大夫對那伙計道：「取鏡子來。」

伙計忙自帳房內取來兩片大鏡子，古大夫把一面鏡子放在黃書郎的面前，另一面鏡子照後面，立刻就發現鏡子裡反映出黃書郎的傷處。

那眞是嚇人一大跳，他奶奶的，傷口處紅嘟嘟的好大一片，只不過血並不多。

黃書郎知道那是四週銀針的關係。

古大夫指着傷口對黃書郎道：「你看看，這傷口在背上有多長多大，嗯？我如果不盡快把爛肉挖掉，你就是再治上半年也治不好的。」

古大夫又道：「你受了傷一定泡過水了，是不是？」

黃書郎再回應：「眞高明。」

古大夫叱道：「泡水也該泡乾淨的水，你泡的是污水。」

黃書郎想到秀秀洗澡，便道：「古大夫猜錯了，我泡的是乾淨水。」

古大夫叱道：「別同我爭辯，這明明是污物之毒。」

他用刀在一堆爛肉上翻動，那當然是他切挖下來的爛肉，還眞有臭味。

但黃書郎却又道：「洗澡池的水還在流，我躺在水中怎會有污物？這一點你說得不太對。」

古大夫抖着鬍子翻眼珠，道：「我不會看錯的，這種附在肉上的污物屬陰性毒，多半是由女人身上流出來的污物，你小子……啊……哈哈……莫非……哈……」

黃書郎驚道：「古大夫，你笑甚麼？」

古大夫道：「小子，你是不是同女人洗鴛鴦澡去了？」

黃書郎嘆口氣，他不開口了。

是的，當時他逃到秀秀住的地方，也就是姓劉的那個小寡婦家中，他躲在水池中，而秀秀爲了掩護他，却正好坐在黃書郎的背面上，那時候黃書郎只顧得躲避敵人，他咬着牙苦撐着，想不到女人下面的污物沾上他的傷處了。

古大夫見黃書郎不開口，他開口。

他哈哈笑道：「怎麼樣，我說對了吧？年輕人嘛，找女人樂一樂也是無可非議的，只不過你身上如此的重傷，怎麼會樂到水裡面去了，哈……」

黃書郎嘆口氣，他心中也想的多。

你猜對了，只不過我當時可並非在尋樂。

一邊的伙計也對黃書郎道：「朋友，你可是看清楚你傷得有多重，那麼大的刀口在背上爛，這全是我們大夫的手藝高救了你，三天後你會知道你老弟多幸運。」

黃書郎點點頭，道：「我打心眼裡感激。」

他心眼裡想的却是另一回事，他清楚得很，他們把傷口故意擴大，先嚇一嚇他這帶傷的人，然後才能叫他這傷的人口服心服甘願捧上那顆夜明珠。

* * *

刀開好了，古大夫取出刀傷藥。

他下藥一共分三層，刀口最裡面是白色的藥粉，然後再把紅藥粉撒在上面，加上一塊細紗白布，白布上塗的是一種香噴噴的油質藥。

他只一包紮好，拔掉二十四根銀針，拍拍黃書郎的臂，呵呵笑道：「夜明珠是我的了。」

黃書郎眞輕鬆，他覺得背上好像冷冰冰。

他一點痛苦也沒有了。

如果這時候敵人前來，他相信自己能與平時一模一樣的可以動傢伙。

古大夫對伙計吩咐：「三天之內不吃飯，內服藥兩個時辰吃一碗。」

伙計笑着去張羅，黃書郎緊皺眉，道：「大夫，你這三天不管飯？」

「你吃藥就夠了。」

「吃藥不擋飢呀，大夫。」

「我的藥中有營養，這三天你要清血，你豈不知五穀雜糧也有毒，要不然人拉的屎從那兒冒出來？」

黃書郎不開口了，但他還是覺得古大夫在唬人。

* * *

眞令人吃驚，因爲黃書郎只睡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他只睜開眼睛，便發覺古大夫就坐在他的床沿上。

「你睡得很香，我便放心了。」

「我一夜睡到天亮？」

「是的，這是我的藥靈光。」他頓了一下，又道：「如果你睡不着，我就難過了。」

黃書郎道：「我也不覺得餓，只不過……」

「渴，是也不是？」

「是的，很想喝點甚麼。」

「喝藥！」他雙掌一拍，只見伙計已端着一碗冒煙的藥碗走進來，他把藥碗放在桌上，笑道：「吃藥，吃藥，喝了吧！」

黃書郎吃着藥，忽然想起昨夜就應該去水火洞了，自己離開田大叔的時候，說明要回去的，如今要在這裡住上三天，那可怎麼辦？

他一邊想一邊喝，田大叔身邊的藥快沒有了，少了古大夫的藥，田大叔就會全身酸又痛，好像有人用刀子在刮他的骨頭一樣。

他放下碗不喝了。

古大夫怔了一下，道：「喝呀，怎不喝了？」

黃書郎忽然拔出尖刀，他的雙目露凶芒，嚇得古大夫猛一楞，道：「怎麼了？」

黃書郎咬着牙，道：「古大夫，我忽然想起我的大叔來了。」

古大夫道：「別想了，喝藥吧！」

黃書郎道：「我只一想起大叔，我就火大了，古大夫，你不知道，我大叔是個殘廢人，他……唉！」

他看看手上尖刀，又道：「我這刀殺了不知多少人，可也都是些我認爲該殺之徒。」

古大夫道：「你是幹甚麼的？」

黃書郎道：「我呀！我的外號叫惡客，你以爲我是幹甚麼的？」

那伙計看了古大夫一眼不開口。

古大夫也直不楞的不說話。

黃書郎却淡淡一笑，道：「這一陣子我很忙，大叔的事情沒有去辦，這一回我的傷好了，總得先去找那個蒙古大夫算算帳。」

古大夫道：「甚麼蒙古大夫？」

黃書郎道：「他騙了我大叔許多銀子，却不能把我大叔的病治好，娘的皮，我大叔過日子的銀子也花光了，可是這混帳的大夫就是不肯用眞本事，好像吃定我那殘廢的大叔了。」

古大夫道：「你找那位大夫幹甚麼？」

黃書郎道：「殺了他，如此而已。」

古大夫道：「你知道那位大夫在甚麼地方？」

黃書郎道：「三天後我就知道了，我的傷好了，便去看我的大叔，他老人家會告訴我那個黑心大夫住在那裡的。」

古大夫道：「我請問你大叔住那裡？」

黃書郎道：「不遠，就在山中的水火洞。」

古大夫幾乎瞪目結舌的道：「你是說……是說住在山中的火水洞一對年邁却很有錢的老夫妻二人？」

黃書郎道：「不錯，只不過二老並沒有甚麼錢。」

他忽然一瞪眼，道：「難道那個黑心的大夫就是你？」

古大夫看看黃書郎手中尖刀，那伙計的面上一片冷肅的不說話。

窒了一下，古大夫道：「好像聽人說過，只不過我並未爲他們治過甚麼病，你朋友可是知道我的醫術，只要我出手，甚麼病也會很快的好起來。」他頓了一下，又道：「你準備要去對付那位黑心肝大夫？你要殺他？」

黃書郎淡淡的道：「我已經殺過許多人了，再多一個也無所謂。」

古大夫輕點着頭，他忽然對伙計道：「該是換藥了，端水來。」

那伙計立刻往外走，很快的端來

一盆熱呼呼的水。

古大夫笑對黃書郎道：「只換這一次藥，你永遠也不必再換藥了，朋友，你爬下來吧！」

黃書郎還眞的依言爬在床上了。

古大夫匆忙的取來藥箱子，他把幾樣藥放在桌子上，只不過與昨日的藥有些不一樣。

古大夫斜目睨視黃書郎，嘴角往上撩，那模樣就好像他是個絕對的勝利者。

他的手上舉着一根亮銀針。

黃書郎以爲又要銀針過穴了，原是不在意，但當他看到那伙計的雙目閃着厲芒，他警覺了。

無數次的搏殺經驗，那種出自敵人眼中的凶焰，黃書郎是不會陌生的。

就在古大夫正自以食指輕悄悄的揉他的背後命門穴之時，黃書郎突然旋個半身，便已取下古大夫的銀針。

他笑了笑，道：「大夫，不用下針了，你換藥吧！」

古大夫先是一怔，面皮一緊，道：「你是病人我是大夫，躺在我這兒就得聽我的，你怎麼奪去我的針？」

黃書郎淡淡的道：「不痛了，何需再用針戳？大夫，你還是換藥吧！」

古大夫道：「不用針封穴，會大量出血的。」

黃書郎道：「出血沒關係，命掉了才划不來。」

古大夫叱道：「甚麼意思？」

黃書郎道：「大夫，你不是要換藥嗎？」

古大夫暗中一咬牙，道：「也好，你如果痛，就得忍着點，我換藥了。」

黃書郎已有警覺，他不動，但眼珠子在動，他把床頭上的鏡子稍稍露了個頭，那足以看見古大夫的動作了。

古大夫一手按着黃書郎，他不先用熱水，却取了一把尖尖的刀，那眞是一把十分鋒利的尖刀，刀身上泛着藍——藍汪汪的就好像西邊天上的星芒一樣。

古大夫的臉上有了冷笑，他的刀不是順勢平拿，而是刀尖向下反手握，那刀尖對準着黃書郎的背扎下去了。

那絕不是在清除傷口，更不是用刀去切開藥布。

那是在殺人。

黃書郎在這時候才忽然想起一個人，那個人在江湖上已銷聲五年多了。

江湖上有個「惡郎中」古班，難道……」

他已不能多想了。

他的右腿彎猛然回收，脚後踢出，「咚」的一聲撞在古大夫的握刀手腕上。

黃書郎的身子眞夠快，他在古大夫上身一挺間，已站在地上了。

便在這時候，他發覺那伙計的手上拿了一根生鐵棍，那模樣好像要吃人。

黃書郎嘆口氣，道：「大夫，你好像要取我的命吶。」

古大夫厲叱道：「胡說！我只救人命。」

黃書郎道：「我聽說惡郎中也殺過不少人，古大夫，你大概就是古班吧！」

古大夫面上是冷厲的，但却慢慢的有了笑容。

笑是冷笑，話鋒好像帶着刀，他重重的道：「好小子，你可眞的眼睛亮，不錯，古班就是我，我叫古班，至於想取你的命，那也是聽了你的話以後的事。」

黃書郎「嘖嘖」兩聲，道：「大夫殺人不用刀，古大夫，你却用刀。」

「老子本來是不用刀的，剛才只要銀針過穴，你小子早就沒命了。」

黃書郎道：「這麼說來，我還眞夠幸運了。」

「不錯，你走狗運！」

「我走運，怕是你要倒楣了。」

「你想對我動手？」

「我不會放過你的，因爲我就是爲了找你才順道而來，我田大叔不能叫你永無止境的敲竹槓，他是個殘廢人。」

古班面色一緊，嘿嘿冷笑，道：「自從你提到田老狗之後，使我產生殺了你之意，小子呀！你可知當年與田老狗一起燒了我涼城的藥鋪嗎？唔，那已是多年以前的事的了，我不會忘記這件事的。」

黃書郎道：「我大叔燒了你的藥鋪？」

「不錯，還有個紅鼻子老傢伙，兩個人以爲我好欺，上舖門來就砸東西，那時候我才二十歲，他們以爲我年輕，嘿，嘿……」

他捋着鬍子又道：「尤其是那個紅鼻子臭老頭，他打了我一掌，嘿，他以爲我死在水溝裡了，可是他忘了我是個大夫，我知道怎樣救自己，而你……」

黃書郎道：「你說的紅鼻子老頭，那是我乾爹，好個惡郎中，原來你是有心之人呀！」

他看看伙計，那伙計已擺出個打架的姿勢。

黃書郎只一看就知道伙計也是會家子。

他冷笑一聲，道：「你請來的伙計也會打架，古大夫，你也是行家會殺人，但你爲甚麼不殺了田大叔？」

吃吃怪笑着，古大夫道：「殺了你的田大叔，那多沒有意思，我留他的活命，叫他死不死活不活，弄來的銀子全都給我花用，這世上有甚麼比叫仇人送上大把銀子而又令這個仇人痛苦不堪還高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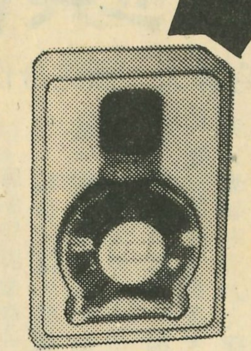
黃書郎咬咬牙，道：「好個惡郎中

速效 戒煙靈

戒煙者福音：
只需一星期
百年煙癮即戒掉

經中國遼寧省戒煙協會鑒定，
有效率達98%以上。







提防假冒，購買時請認明
龍牌商標，方爲正貨。

本品採用三十多種珍貴中藥提煉，性味溫和，只需吸聞，使用方便，對人體無毒、無害，安全可靠。經遼寧省衛生廳批准，已正式生產出口發售。

功能：戒煙速效，預防感冒，對舒緩喉部不適等有顯效。

經銷商：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3811　傳眞：5—597762

，你比虎狠還可惡，今天黃某我找上門，嘿，今天就叫你活不成。」

古大夫一聲厲哼，道：「那得交過手之後才知道，好小子，我就不信你經得起我二人合擊。」

那伙計一直不開口，他已緩緩舉起鐵棍了。

黃書郎咬咬牙，忽然橫肩斜步，尖刀已指向古大夫。

他的出招並非眞的在取古大夫的性命，他的目的是誘敵，誘那伙計先出手。

果然，當古大夫甩肩斜掠的同時，那伙計的鐵棍已劈頭暴打過來。

伙計口中發出「嗨」的一聲叫，却不料黃書郎忽然一個半旋身，人已欺到伙計的右後方，他手中的鋼棒便也狠狠的敲在那伙計的後腦勺。

「砰！」

伙計發出吭吆一聲叫，翻着兩眼倒下了。

古大夫救援不及，尖刀猛往黃書郎的懷中扎過來。

他口中發出厲吼：「吃我一刀。」

鋼棒回擋，黃書郎的尖刀眞狠，「咻」的一聲切過古大夫的握刀手腕。

「哦！」

古大夫左手托着快要斷的手腕，他往桌子另一邊閃，他怕黃書郎眞的要了他的命。

鮮血往地上流，古大夫沒有機會爲自己的手腕上藥，事實上他擔心自己的手腕要完蛋，因爲五條小筋斷三根，怕是神仙也難醫。

果然，黃書郎未追殺。

他在一招之間連傷二人，便足以叫古大夫吃驚了。

黃書郎眞自在，拉張椅子坐了下來，他冲着古大夫咧咧嘴，笑嘻嘻的道：「很痛，是嗎？」

古大夫忿怒的道：「當然痛，一隻手快掉了，當然是痛得難以忍受。」

黃書郎道：「那還不快上藥，包紮，可不能變成殘廢呀，我的古大夫。」

古大夫吼道：「我……我忽然想起來了。」

黃書郎大感興趣的道：「哦，你忽然想起甚麼來了？」

古大夫道：「這幾年江湖上傳言出了一個混帳殺手，鬧得江湖不太平，就有人叫他『惡客』，好小子，大概就是你了吧？」

黃書郎吃吃笑道：「你總算猜對了，我可愛可敬的古大夫，坐下來，快些把傷止血呀，要不要我助你一把？」

古大夫道：「你不會趁我上藥的時候對我出手吧？」

黃書郎立刻把尖刀插在後腰上，便右手的鋼棒也收起來了。

他笑得十分友善的道：「我是個永不乘人之危的人，古大夫，我的傢伙也收起來了。」

古大夫道：「你一定有條件，是不是？」

黃書郎一笑，道：「這倒是眞的，只不過你先爲自己治傷，完了咱們再論條件。」

古大夫緩緩的走到藥箱邊，他的動作很快，取藥，敷藥，然後包紮，一口氣便把傷處弄得不流血了。

黃書郎心中暗暗喝采，古大夫眞不簡單。

然而，黃書郎對於古大夫的那瓶藥更有興趣，他伸手便取過來，笑笑，道：「這瓶藥是我的了。」

古大夫頓足，道：「好小子，你原來在賺我的靈藥呀，我上當了。」

黃書郎道：「上當比喪命好多了。」

古大夫道：「你知道那瓶藥多麼的不容易弄到手，便是再多的銀子我也不會用在別人身上的。」

黃書郎冷笑道：「這藥你還可以配，古大夫，你說說，這藥的妙用在那裡？」

古大夫想哭，他咬咬牙，道：「此藥有接骨連筋之妙，生肌止血之功效，我的惡客，你留一半給我吧！」

黃書郎突然一伸手，道：「拿來。」

古大夫道：「拿甚麼？」

黃書郎道：「我的夜明珠呀，難道你忘了？」

古大夫長身而起，吼道：「惡客喲，你怎麼忘了，三天之後你的傷好了，這夜明珠就是我的了呀！」

黃書郎面皮一緊，道：「那是在我們雙方友好合作之下打的賭，是輸是贏大家君子，也就不會計較了，可是如今就不同了，我們雙方動了傢伙，而你二人又一心想要我的命，咱們還有他娘的狗屁友誼可言，當然也就不用打甚麼賭了。」

他又伸手，道：「拿來。」

古大夫苦兮兮的道：「惡客，我就是看到那顆夜明珠，這才關上門爲你醫治，咱們不能說了不算數。」

黃書郎冷冷道：「我看你是武大郎找西門慶——不想活了，不是？那好，老子今天開殺戒，我先弄死一個再說。」

他的話甫出，也不知他是如何拔出鋼棒的，只見冷芒一閃，便聽得「咚」的一聲響。

「吭吆！」

原來黃書郎發覺地上的伙計醒來了。

地上的伙計要起來，他的鋼棒又敲在伙計的頭頂上。

只不過這一傢伙太重了，伙計不但昏過去，而且頭上也在冒血。

古大夫吃驚的道：「你打死他了。」

黃書郎道：「下一個就是你。」

古大夫嘆口氣道：「果然惡客上門，娘的老皮，我古班今天認栽了。」

黃書郎伸手，道：「拿來吧，我不想從死人的身上搜東西。」（未完・二）

上文提要：唐郎等三人力拚金廷官兵，忽有一名幪面女子出現，協助他們脫困，不過女子沒有留下姓名便走了；唐郎等在大名府投店，竟又遭四名幪面漢襲擊，才知有人僱殺手殺他們，三人於是決定分頭行動，卜十二先走，唐郎剛欲更衣離去，竟發現衣上有毒，並有一漢子射至，唐郎不敵，幸被陸漫漫所救；唐郎往訪黃楊木，對方提起他的再婚問題，觸動唐郎心事，離開黃家……



新派湖海恩怨錄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太監頭陀劍

官府登寺尋人　頭陀身份敗露

黃楊木呼道：「喂喂，你答應過老夫，今夜陪我聊到天亮的……」可是唐郎已開門走了！他連失兩妻一子之痛苦，經過五年在廟宇內靜修，心情已漸漸平復，不料黃楊木突然提起，使他平靜之心湖又波濤洶湧。

夜風一陣緊過一陣，却吹不散唐郎心中之煩惱，這剎那，他腦海中倏地閃過陸漫漫的倩影！倩影一現即滅，代之的仍是痛苦和煩惱。

夜風也帶來了一陣衣袂聲，唐郎全身肌肉立即繃緊，一個風車大轉身，軟劍已握在手中，目光一及，只見一個黑衣漢子手握長劍，急射過來。

唐郎雙脚微微一頓，身子斜飛幾尺，右手一落，軟劍急劈對方後背，這一劍又快又猛，劍刄激得空氣發出怪响。

黑衣漢反手一劍，便將軟劍格開，雙脚落地一長身，再轉身甩臂，長劍又改刺唐郎之大腿！這幾劍乾淨俐落，動作蕭洒，一氣呵成，却又神妙無比。

唐郎叫了聲好，雙脚一直，軟劍直刺對方心窩，這一招也十分怪異，而且攻敵必救，黑衣漢的身子迅速後退，直至此刻，唐郎方認出他便是今早的那位刺客。

「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不料那厮也同時道：「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正到處找不到你，不料吃了宵夜便教我遇上你。」

「你我之間有仇？」

黑衣漢面無表情，分明仍戴着人皮面具，只見他搖搖頭：「我知道你是殺手唐十一郎就行了。」

「閣下貴姓大名？」

「待你臨死之前，在下必定告訴你。」

唐郎怒極反笑，而且也被他激起了雄心：「你來得正好，那天着了你的道兒，未能盡興，今夜非教你嚐嚐厲害不可！你再不報上名來，恐要當無名鬼了。」

黑衣漢勃然大怒：「別人怕你，周某可不害怕，我自出道至今，尚未遇過敵手！」言畢揮劍再攻，唐郎也不退讓，以快鬥快，他劍法本來就以快爲勝，此番着意進攻，速度就更快了。

兩人鬥了八十多招，仍是平分秋色之局，不過唐郎已逐漸控制了大局，因爲他的劍法勝在多變，只是黑衣漢的劍法氣勢磅礴，一浪高過一浪，要取得勝利，非二三百招過外不可。

「刷」地一聲，唐郎的軟劍過處，把黑衣漢之胸襟割裂，一縷血絲滲了出來。「如何？」

「彼此彼此，各中一劍，有何了不起。」

「哼，你好狂，莫忘記那天你是在我衣上下藥，否則唐爺又怎會吃你一劍！」唐郎軟劍越攻越快，黑衣漢的劍法雖然厲害，却攻不進去。

這時候，黑衣漢方知唐郎是有眞材實學的，絕非一般殺手般只擅長發射暗器、下毒！

「嗤！」軟劍過處，把黑衣漢之左臂傷了。黑衣漢長嘆一聲：「想不到我周搏浪竟會死在一位殺手手下！」他神色轉厲，高聲道：「但輸給你的，是人而不是劍法，『搏浪劍法』始終是武林第一劍法！」

「你是『搏浪劍』周搏浪？」唐郎輕咦一聲：「停！」

周搏浪收劍道：「你以爲周某會向你乞命？告訴你，你想殺我還不容易。」

唐郎冷笑道：「你放心，唐某已有九成把握將你殺死！我之所以呼停，乃因爲曾受人所託，要交一筆錢給你！」言畢自懷內掏出一張一百両白銀的銀票來。

周搏浪冷冷地道：「不明來歷的錢，周某不會要。」

「這是錢阿仙託我轉交給你的，她還希望你有空去看望她。」唐郎高聲道：「我已把話說清楚，動手吧！」

「慢！你認識我表妹？她如今在何處？」

「認識，她如今是金廷禮部郎中崔振中之八夫人。」唐郎眼光充滿殺機。「你知道就好，不必去找她！因爲我不會讓你活着離開。」

周搏浪滿臉怒羞，喝道：「那就得看你有沒有本事了！」他首先發動攻勢，唐郎怕他手下聞訊趕來，是以亦急於得手。

兩人均有心拚命，招式越來越凶險，周搏浪已知自己功力不如對方，常施兩敗俱傷之打法，激鬥之中，兩人長劍同時直刺，均取對方胸膛。

唐郎千鈞一髮之際，身子微偏，右臂暴長，讓過對方那一劍；周搏浪同時亦後退，唐郎軟劍一沉，「噹」地一聲輕响，軟劍砍斷周搏浪之腰帶，跌下一物來，跌落地上，又發出一聲响。

他一劍得手，再進前急攻一招，把對方迫退，踏前一步，倏地俯身，左手抓起地上之物，就月光看了一下，哈哈笑道：「原來周兄竟是金廷大內高手，眞是失敬之至。」

周搏浪暴露了身份，索性承認，「是又如何？」一句話未了，他身子已經倒飛而去，可是唐郎早已立志將他擊殺，對方一退，他立即進前。

軟劍一圈，又將周搏浪罩住！周搏浪之家傳劍法「搏浪劍法」的確有過人之處，三招才過，又將唐郎之軟劍迫開，身子再度倒飛。

唐郎一急之下，左手摸出一隻蟬鏢來，脫手拋出，同時人亦如大鵬般飛前，那蟬鏢果然厲害，在半空迴旋，使周搏浪心存顧忌，唐郎軟劍配合鏢勢，更佔上風。

周搏浪覷得眞切，長劍往蟬鏢上用力一敲，那鏢登時落下，但體內機括受震盪，四枝金針同時射出。

「嗤嗤」聲中，周搏浪大腿中了一根，身子不由自主地震了一震，這一震，脅下立即露出破綻，唐郎毫不客氣，軟劍立即送進其脅下，深入四寸。

劍刄仍留在周搏浪體內，唐郎便忍不住道：「我本來還不忍心殺你，但你既然成爲金廷走狗，我又何必仁慈。」軟劍一翻一抽，鮮血立即狂噴出來。

唐郎一劍得手不饒人，標前一步，軟劍已架在其脖子上，「你還有何話說？」

周搏浪道：「要殺便殺，毋須多言。」

「可惜阿仙對你還念念不忘，她若知道你已成爲金廷走狗，可能……」

「放屁，正所謂人各有志，你不能侮辱我，趙宋對你有甚麼好？瞧他那小朝廷，唯恐金國不與他和談，很出息麼？你作爲宋人，臉上有光麼？」周搏浪越說越激動。「再說是她先負我的，還敢怎樣？她自己不是金廷官員之妻妾，還不如周某哩。」

「她是被崔振中强行搶走的，可不能怪她。」

「那只好怪我自己了！唐郎，你也不必高興得太早，好戲還在後頭，你替宋國賣命，不會有好下場的……你不要妄想宋國朝廷會給你報酬，也不要冀望他們會允你甚麼官兒……」

「放屁！唐郎絕不替官府辦事，要殺你全是爲了百姓，金廷虐待我子民已久，你還要當幫兇，且至死仍冥頑不靈，該不該死！」唐郎言畢，軟劍用力一拖，周搏浪的鮮血立即染紅了肩衣，但他仍然大笑着。

唐郎道：「我眞後悔，實不該一劍結束你。」

「大內高手全都已出江湖要找你們算賬，唐郎啊唐郎，你不會有好日子過的！」周搏浪言畢，身子仰天摔倒地上，唐郎望了他幾眼，嘆息地搖搖頭，像周搏浪這樣的人材，眞是罕見，一劍殺了他，的確可惜。

唐郎四顧無人，拾起蟬鏢及那四根金針，轉身向華陀廟走去。

*　*　*

黃蜂殺手由於「如來佛」改轅易轍，專殺金廷漢奸及趙宋之貪官汚吏，江湖上之民憤稍止，但金宋兩廷却都想鏟除之。

經過這許多年，「如來佛」把一切雖做得十分隱秘，但始終漏出秘密，是以形勢逆轉，黃蜂殺手反成爲被暗殺之對象，而且暗殺可以振振有詞，說是爲武林除害，而用不着抬出官家之招牌。

這也是最狠辣的一招，唐郎返回華陀廟，一夜不寢。生死對他來說已無關重要，但在妻仇未報之前，他絕不能死！更何况他也想在今生做一兩件對民有益的大事，若能殺死金希凡

，便更加理想。

如來佛謂金希凡不在金京，他去了何處？是爲了黃蜂殺手而來的？前天與周搏浪在一起的那些蒙面漢子，是否都是來自金廷？是的話，則金希凡很可能與周搏浪一道南下。

一想至此，唐郎霍地坐起來，更無睡意，若金希凡在大名府，固然是個好機會，但同樣，也爲自己敲起了警鐘。

要不要通知「如來佛」？他是否已經知道？要不要知會卜十二和陸漫漫？但他倆也不知去向！換言之，是福是禍，全由他唐郎一人承受。

想起他如今孤軍作戰，唐郎心生寒意，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寒噤，今日能殺周搏浪實在僥倖，換言之，周搏浪不是死在他劍下，而是他死在自己太過自負，假如他帶着手下，今夜死的應該是唐郎。

唐郎一夜胡思亂想，直至天亮，雙眼根本未曾合過。心情未能平復，唐郎不敢到外面去，索性把自己關在禪房內，上午練鏢，下午練劍，晚上練功。

兩天很快便過去了，到第三天中午，唐郎剛練完了蟬鏢，拿了汗巾，準備出去打水洗個臉，好去吃午飯，不料一出走廊，便聽見一陣喧嘩之人聲。

唐郎心中奇怪，心想這華陀廟香火向來不大盛，只憑幾位善長仁翁奉供，方養得活廟內之三個和向，今日何來的這許多人？

忽見一位小和尚沙明跑了過來，喚道：「悟竹，你來得正好，外面來了許多香客，快出去招呼一下。」

唐郎道：「小弟佛學膚淺，要我去見人，只怕替貴廟丟臉。」

沙明道：「不打緊不打緊，不是要你唸經，只要你招呼一下，我得趕去沏茶。」

「還是由我去沏茶吧。」唐郎忍不住問道：「沙明師兄，到底外面來的是甚麼貴客？」

沙明壓低聲音道：「我也弄不清楚，看他們之氣勢，似甚有來頭，一出手便捐了三十兩銀子的香油錢。你若要去沏茶，請速速去辦。」

「小弟曉得！」唐郎把汗巾丟回房內，抓起了僧袍披上，便快步跑去後堂，水本已開了，他把茶餅輕輕搗碎，冲上開水，再用勺子攪撥，沏了兩壺茶，放上八個茶杯，托着盤子出去，心中亦很想知道，來的到底是甚麼大人物。

殿堂裡支着一張小桌子，桌子後坐着一位身材高大，皮膚白晰，白臉無鬚的中年漢子，兩旁坐着兩個斯斯文文的漢子，似管家模樣，四周站着八九個人。

唐郎只望了那白臉無鬚的漢子一眼，心頭便是一震，憑他的感覺，這些人都是練家子，而此人的武功更是高不可測。

住持一淨老和尚見他出來，合什道：「請施主們先喝杯茶。悟竹，快斟茶。」

唐郎小心翼翼地把茶盤放在桌子上，把八杯茶斟滿。他目光雖然對着茶杯，但却覺得那人一直瞪着自己的一雙手，他力持鎭定，茶湯一點都沒濺出來。

一淨又道：「悟竹，雙手奉茶給沙施主。」

唐郎只好硬着頭皮，雙手捧着茶杯遞前。那白臉無鬚的中年漢笑容可掬，可是唐郎却覺得他雙眼有如一對利刄般，在自己臉上掃來掃去。

唐郎微微垂下頭，臉不變色地道：「沙施主請茶。」

中年漢子伸手輕輕按在杯上，唐郎只覺得那茶杯重逾千斤，他自小練武，體內眞氣自然生出反應，中年漢正想開腔，唐郎體內眞氣已消失得無影無踪，茶杯撞落茶盤上全碎了，弄得一桌狼藉。

分坐兩旁的大漢霍地站了起來。

一淨罵道：「你這頭陀怎地如此不小心，還不趕快賠禮。」

唐郎忍住氣，稽首道：「請沙施主原諒，小僧再去換一壺茶……」言畢匆匆而退。

中年漢子長身道：「且慢，你給我站住，大師，這頭陀是貴廟的人？」

唐郎一聽這話，更認定這干人是來自官府的，聽此人的話音尖銳細小，極似自小淨身入宮之太監，心頭更驚，打量了一下形勢，快步向暗廊走去。

一淨剛說了半句話：「他最近才來掛單的……」

中年漢子便喝道：「給我拿下！」

兩個漢子立即往暗廊走去，伸手去攔。唐郎早已暗中運勁於臂，首先發難，一對鐵拳閃電般分左右擊去。

這兩拳又疾又猛，但聞「蓬蓬」兩聲，夾雜着骨折的響聲，那兩個大漢倉皇而退，手掌都按在脅下。

唐郎即如魚兒一般，自他倆中間竄過，直飛暗廊，向內急跑，他首先衝進客房，抓起包袱及軟劍，一掌震開窗櫺，疾躍而出。

當那兩名大漢被唐郎劈退，那姓沙的已道：「正點子就是他！追！」他自己閃身而出，至庭院，拔身而起，如鵬鳥般一個盤旋，落在屋頂。

他剛定下神來，即見一道人影穿窗而出，乃尖嘯一聲，急射而去，同時呼道：「你們守住四周，不可讓他逃脫。」

一淨三師徒幾曾見過這種場面？又不知發生甚麼事，站在殿內呆如木鷄。

唐郎聽到那姓沙的叫聲，暗吃一驚，脚尖急點，向前掠起，反手甩出一把小飛刀，他脚尖在院中一棵樹上一點，借力彈起，向牆頭上斜飛過去。

那姓沙的冷笑一聲：「米粒之珠也放光芒。」一袖拂掉飛刀，急追不捨！

唐郎眼看即將飛落牆頭，猛見牆角「呼」地一聲，躍出一個人來，揮刀躍起，向唐郎之小腹砍去。

唐郎眞氣將盡，見刀自下砍上，不驚反喜，軟劍一沉，刀劍相交，發出一道清脆之响聲，他一借力，足不沾墻，翻出廟外。

那姓沙的恰好趕至，罵道：「飯桶！」一躍上墻頭，迎面飛來了一團東西，他心生顧忌，翻落墻頭，讓過那些東西，背後傳來手下的聲音：「總管，是一把沙子。」

姓沙的再度躍上墻頭，擧目望去，只見一道灰影已在七八丈外，向民居奔去，他暴喝一聲：「快追！」率先射出去。

唐郎雖然脫險，但暗呼僥倖，他竄進一條胡同，見路便跑，當眞有如喪家之犬。

他拐進另一條胡同，見一扇木門虛掩着，心頭一動，輕輕推開竄了進去，屋內不見一個人，正在猶疑之際，門外已傳來步履聲，他只得走進廳內，廳內有兩間房，其一的門打開着，唐郎無可選擇，走進房內。

房內佈置十分簡單，却有股淡淡之香氣，料是婦人之閨房。步履聲又至房門外，若讓人撞見，勢將吵起來，更必會把强敵引來，唐郎毫不思索，一頭自側鑽進床底下。

那床頗高，床前横着踏几，床後是馬桶，一側靠墻，只有另一側可進出。

唐郎剛藏好身子，即見一對金蓮緩緩移至床後，他暗叫一聲霉氣，隨即聞馬桶傳來淙淙之水聲。那女子淨了手走至床前，輕輕哼着小調，起初不知她在作何事，後來見她提起一腿，方知在換羅裙。

就在此刻，外面傳來一陣急促的拍門聲，那女子低聲啐了一口。「那小寃家眞是色膽包天，光天化日也敢來找姑奶奶！」

見她匆匆出去，唐郎連忙鑽出床底，就在此刻，已聞一個木板碎裂的響聲，唐郎心頭一跳：「來得好快。」目光一瞥，有了計較，一掌將窗子推開，再躍高把承塵托高一點，然後重新鑽進床底下。

外面已傳來那女子的聲音：「官爺們，民婦是守道的人，家裡怎會暗藏甚麼男人。」

一個粗暴的聲音道：「閉嘴，那是欽犯，若讓咱們查到，派你一個死罪。」

那女子吃驚起來，顫聲道：「官爺們，民婦年輕守寡，你可不能冤枉我。」

「剛才有人見到一個頭陀鑽進你家，你還敢否認？」

另一個不耐煩地道：「老蘇，你別跟她磨菇，咱們分頭進房搜索，找到了不怕她不認。」緊接着，唐郎在踏几縫隙下，見到一對薄底快靴。又聞他高叫起來：「不好，那廝逃跑了。」

適才逗那寡婦說話的漢子跑了過來：「在那裡？」

「你看，窗子打開。」

「哼，別大驚小怪，屋內氣悶，打開窗子有何奇怪，先問問那小寡婦。」

「難怪總管老罵你飯桶，你抬頭看看承塵！」先前那個自作聰明地道：「一定是他先藏在承塵上，後來聽見聲音，知道咱們來了，因此穿窗逃逸！叫那寡婦過來。」

小寡婦進來，她在外面已聽見聲音，嚇得花容失色，明知故問地道：「官爺找民婦何事？」

「我且問你，這窗子是你開的？」

「民婦忘記了……不敢肯定……唷，一個大人誰會去留意這種小事？」

「好，我再問你，上面承塵板子，因何有縫，這個你不會忘記吧？」

「這個民婦倒不知道，十天前，民婦才上去打掃過，記得下來時，蓋得好好的。」

「那就不是你打開的了，老蘇，你上去看看，小弟出去查查。」

半晌，上面傳來聲音：「老田，上面無人影。」

老田的聲音自窗外傳來：「外面也不見有人，你且在此守住這小寡婦，小弟去報告總管，可別給寡婦迷暈了頭。」

老蘇罵道：「你別狗咬耗子，多管閑事，俺從來未誤過正事，你別老把總管兩個字掛在嘴上，小心被人聽去，惹火了頭兒，可不是小事。」隨又聽他笑嘻嘻地道：「小娘子，你貴姓芳名？嘻嘻，你別害怕，坐到床上去，只要你不是窩藏欽犯，俺老蘇包保你無事。」

「小妹也是姓蘇，因自小便生得可愛動人，是以家父一直稱我愛愛，蘇大哥啊，咱們五百年前可是一家呀，你看我嬌滴滴的，怎會窩藏欽犯，你可得替小妹說幾句公道話呀！」

「咱們不是一家，由祖上至今都沒有關係，嘻嘻，你果然很可愛！愛愛，你爲何不再嫁人？」

「年紀大了，沒人要，嫁給誰？」

「哈，俺老蘇死了老婆，也還未娶，如今正好配成對，五百年前是一家，五百年後更是一家子，你今年貴庚？」

「屬蛇的，二十七歲了。」

「俺三十二歲，屬鼠的，好好，年紀相當，咱們這頭婚事，就這樣說定了。」

唐郎無心聽他倆打情罵俏，心中忖道：「我若在此刻衝出去，相信可輕易將他殺死，這可是個良機，只是外面還有其他人麼？」

想至此，他不禁猶疑起來。「總管？姓沙的是甚麼總管？看他們之氣

派，必是達官貴人門中之人，是誰養了這許多高手？看那姓沙的武功，只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唔，莫非他是大內總管？不錯，那斯說話陰陽怪氣，分明是太監，哼哼，眞是寃家路狹，金希凡啊金希凡，我要進京殺你，想不到你倒來大名府找我。」

忽然另一個念頭又闖了上來：「他怎知道我？又認識我？又怎知我會匿在華陀廟內？白富和陸漫漫不會出賣我……」

他想來想去，洩漏秘密的，除了其他黃蜂殺手之外，最大的嫌疑便是卜十二和黃楊木。

但黃楊木若要出賣他，有太多的機會，且亦不會替他打造暗器，剩下來的，只有一個卜十二。

卜十二只需洩漏自己是要上金都殺金希凡，是頭陀的打扮，他們要找自己實在不太難，如此說來，他又恢復了以前之境況——身邊沒有一個可堪相信的朋友。

到底要不要殺老蘇，冒險離開？這問題尚未解決，外面又傳來一個尖細的聲音：「蘇廷，你這老病幾時才能改？哼，老夫有一日將會把你去勢，才能留在身邊。」

房內的一對男女登時跳下床，只聽老蘇惶恐地道：「總管……屬下在套小寡婦的口風，您老請明鑒。」

「問清楚了沒有？」

「她說她根本……甚麼也不知道……那斯若跑進她家，也與她無關。」

「飯桶，你給老夫滾開。」那總管踏步進房，房內立即充滿了殺氣，唐郎全身肌肉都繃緊，連忙閉住呼吸。

「蘇廷，屋子裡每一寸你都查過了？」

蘇廷硬着頭皮道：「啓稟總管，屬下不敢忘記你老的教導，拉着那婆娘，到處走過一遍，甚麼也不見，那斯大概已跑遠了。」

「這寡婦眞的沒問題？」

蘇廷戰戰兢兢地道：「請您老親自再審問一次。」

「飯桶，」總管往窗外呼問：「小李、小鄧，你們那邊可有踪跡？」俄頃，外面紛紛傳來找不到線索的回音。總管怒道：「難道唐十一郎會飛天遁地不成？傳我指令，要全城的官兵給我挨家挨戶，仔細搜查一遍！稍有懷疑，掘地三尺也得幹！走。」

一個男子問道：「總管，這婆娘……」

總管怫然道：「老夫不喜女色，既然問不出甚麼，還要她作甚？小婦人，若有陌生人來找你，你……」

小寡婦蘇愛愛快口道：「民婦必去通知您老。」

總管冷笑一聲：「你知道老夫在何處？放屁！只要有人上你的家，便逃不過老夫一對利眼，你放明白一點，走。」

剎那間，那些人走得幹幹淨淨，蘇愛愛呆呆地坐了一下，輕罵道：「眞是閉門家中坐，禍自天上來，也不知從那裡冒出來的瘟神，嚇死小寡婦了。」

片刻，又聽她唉唷一聲。「不好，今晚若胡生來找我，豈不是……豈不是白白送了他一條小命？」

床底下縫隙中只見一對金蓮，在房內來回地走着。「怎麼是好，我可不能去通知他……眞是造孽，偏生劉姑回娘家去了，連個報訊的人也沒有，胡生啊胡生，希望你今日頭痛脚酸，不會來找我……」

唐郎心煩意躁，恨不得她早點離開，誰知她索性坐在床上，喃喃自語，看來她對姘頭胡生十分鍾情。

也不知過了多久，猛又聽她叫了起來：「啊，天黑了，難怪姑奶奶肚子餓了。」接着見她回房去了，料是去煮飯。

唐郎心眼又活動起來：「金希凡臨走時那句話是眞的，還是恫嚇？他有可能把人都放在這附近？不可能，除非他認爲我是匿在這裡，但若如此，爲何他不動聲息，連看都不看一下？」

這一想，心裡又躍躍欲試，但回心一想，又打消了主意：「設若他下令全城官兵到處搜索，則大名府根本沒有安全之地，我又何必出去冒險？此處看似危險，實則比其他地方更加安全，除非我能離開大名府。」

主意打定，他索性躺在地上，悄悄運功，他中午至今滴水未進，肚子餓得咕咕作响，登時又想起令人煩惱的問題來——吃喝撒拉。

一想至此，他趕緊爬至床後，對着馬桶撒了一泡尿，忽聞蘇愛愛問道：「小寃家，你來了麼？」

唐郎吃了一驚，趕緊鑽進床底下。步履聲至房外又止住。「我眞是想暈了頭，小寃家若來了，我在灶房豈有看不見之理？胡生啊胡生，你眞是我命中的魔星，教我日夜相思，一顆心沒個放處，你今生若負我，教我做鬼也不放過你。」

唐郎在床底下聽得分明，覺得這女子十分痴情，想起自己之遭遇，對她突然生出同情之心，很想出去悄悄看她到底長得甚麼模樣。

「那姓胡的，一定是個多情種子，瀟洒風流，只是兩情若是相悅，爲何不結合，却要害那相思的病？」

忽然又想起陸漫漫來。「三十妹是個好女子，可惜我是除却巫山不是雲，有機會可得向她暗示一下，未免害她學這寡婦……」

天色漸晚，那蘇愛愛大概吃飽了飯，又端了一盆水進房，把門關上，脫衣洗澡，房內香氣撲來，春光無邊，唐郎心如止水，閉上雙眼，運功調息，不久已進入忘我境界。

也不知過了多久，唐郎醒過來，耳畔已聞一個均勻細長之呼吸，原來蘇愛愛已睡着了，料夜已深。

* * *

深夜，萬籟無聲。

唐郎運功靜聽了一陣，除了床上那均勻之呼吸聲外，不聞其他聲音，他肚餓難忍，悄悄鑽出床底，輕輕走至床前，但見帳子低垂，看不到裡面之情景，房門關着，唐郎輕輕將之拉開，閃身而出。

廳內黑黝黝的，但由天井中，却可望見夜空，天階夜色涼如水，漆黑的夜空，嵌着幾顆黯淡淡之星星，看來更添涼意。

唐郎目光一掠，肯定屋內沒有人，是以跳進天井，旁邊搭建了一棟小屋，一根烟卣在夜風中傲立，不問自知那是灶房，唐郎悄悄閃了進去。

灶房內十分簡陋，一張小桌子，上面蓋着竹紗罩子，下面肯定有食物，唐郎大喜，正想掀起取物食之，忽聞外面傳來一陣衣袂聲。

唐郎吃了一驚，見灶前放着一大堆乾柴及稻草，便撥開鑽了進去，尚未藏好身子，已聞一個男人的聲音輕輕喚道：「愛愛，愛愛。」

「莫非胡生來了？」唐郎暗道：「且看外面有沒有動靜再說。」他心中升起希望之火。

蘇愛愛睡着了，不會應他，那男人慢慢走了進來。「愛愛妹子，愚兄來了。」唐郎聽那步履聲逐漸向卧室那裡移去。

半晌，又聞愛愛驚喜的叫聲：「小寃家，你來啦？咦，外面沒有人麼？」

「妹子，我來遲了，今夜不知爲何有官兵到家搜查甚麼欽犯，愚兄等他們走後，才敢來看你！嗯，外面沒有人啊，你怕劉姑看見？不怕，她很同情咱們之遭遇。」

「誰擔心她，若非她穿針引線，小妹也不會對你日夜思念，外面無人就好，嚇死小妹了。」

「甚麼事嚇壞了你？」

「別提了，說來掃興，小寃鬼，我爲你準備了幾樣你最愛吃的小菜，只怕已涼啦，晚上又不好生火。」

「就這樣吃吧，愚兄還捎了一瓶酒。」

蘇愛愛喜道：「你且坐坐，待小妹去灶房把菜端來。」俄頃，她便到灶房，輕輕哼着小調，把菜端進房內去了。

唐郎見外面沒有動靜，大着膽子走出草堆，快步閃至大門口。那大門已倒了一半，唐郎貼耳在門板上偷聽，忽聞外面有人低語：「老石，那小子進去，咱們要否上報？」

另一個罵道：「眞是吃暈了頭，頭兒要的是欽犯，他會管人家通姦的事？你沒的自討苦吃，那姓胡的小子是府台之外甥，有事也用不着咱們擔當，你我只需守在這裡，不讓別人出入就是。」

唐郎心頭一涼，沉吟一下，走回灶房，忽然心頭一跳，暗道：「那胡生既是府台之外甥，我何不……」當下悄悄閃至卧室外面。

只聽蘇愛愛幽怨地道：「我日夜思念你，也不知你這寃家是否也惦着我。」

「誰說我不惦着你？不惦着你，會半夜來找你？」那胡生笑嘻嘻地道：「小親親，先讓我香一口。」

蘇愛愛幽怨地一嘆：「我眞後悔，若不一早把身子給你，便知道你對我是否眞心的了，如今你來找我，說不定只爲了要我的身子。」

「胡說，我要跟人親熱還不容易？家內又不是沒有妻子。」

「那又不一定……嗯，你說到底何時才會娶我過門？」

「看我這種人家，三妻四妾本無問題，只是家母頑固，一定要找名門淑女，我爹那裡倒好說話……」

「你爹怕你娘麼？」

「我舅父是府台大人，他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再說我胡家有今日，也全靠舅父當官！不過你放心，我娘身子不好，熬不了多久，她死後，我便娶你過門。」

「小寃家，要再等幾年，只怕你娘未死，我已先死了。」

胡生道：「愛愛，我問你一句話，你愛我是否貪我家財和勢力？」

蘇愛愛傷心地道：「聽你這話，眞教小妹傷心，只要能與你長相廝守，我不計名份，甚麼也不要，寧過粗茶淡飯的日子。」

「好，有你這句話，我胡鴻章便放心了，再問你一句，若我離家出走，另闖天地，你肯跟隨我麼？」

「跟！天涯海角，上刀山下油鍋，我也要跟你，但你離家出走，你爹娘那邊又如何？」

胡鴻章道：「我家內尚有兄弟，少我一個也不少，只有離開大名府，咱們方可立即在一起，不過若讓他們抓到，你可能會沒命……」

蘇愛愛道：「隨你安排。」

胡鴻章道：「我回家之後，把身邊值錢的東西悄悄帶上，明日正午，咱們在南城外十里亭相會，然後南下！」

蘇愛愛輕泣道：「小寃家，眞不枉我愛你一場，你肯拋棄一切爲我，日後，你要我爲你而死，我亦甘心。」

胡鴻章道：「我先回去，明早再見！」

蘇愛愛難捨地道：「你不再多坐一會兒？」

胡鴻章輕笑道：「日後機會還多，不急在一時，早點回去，免生意外，今夜你不要相送了。」

「寃家，路上要當心！」

胡鴻章道：「放心，你也收拾一下吧，明午再見！」蘇愛愛開門讓胡鴻章閃出來。「關門吧！」蘇愛愛剛將門關上，唐郎已一指封住了胡鴻章的暈穴，然後輕輕敲門。

（未完・七）

上文提要：張四姑乘敵方受挫之亂，決定佈置伏殺，直搗中樞，襲殺敵人首腦，首先，他們在馬龍的指點下，獵殺了十頭靈犬，使敵人暫時失去了他們的消息，接着，派出江楓及吟霜潛伏於敵人總部「蔡家祠堂」八十里外，監視對方的行動，兩人隱身泥沼中，只見祠外滿佈劍士守衞，祠內亦有不少人，兩人洗去身上泥沼，親身潛入祠堂內，只見一名全身黑袍的人坐在中堂，似是首腦……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臥龍生·文／可飛·圖

劍氣九重天

隱伏祠堂竊聽　駭聞敵勢强勁

看上去，六大樓主似乎少了兩個。

只聽那鬚眉皆白的老者說道：「總堂主，江楓的武功雖可能盡得三聖之長，但受年齡所限，未必能有傳言中的厲害，傳說嘛，總會增加幾分誇張。」

「院主，」一品刀梁魁接道：「申副堂主說得一點也不誇張，據老朽的看法，說得還有點保守，就老朽估算，我可能無法和他拚過五十招。」

「白院主，不要低估江楓！」說話的是金鳳凰申雪君，只聽她歎口氣，接道：「在長安洛陽居中，他一人獨抗八大劍士！」

但聞一個冷冷的聲音接道：「申副堂主如若肯和八大劍士聯手，也許早已除掉江楓，也用不着總堂主親率我等，趕來此地了。」

「司徒藝，你這話是甚麼意思？」申雪君忿怒的說：「跟我同去的八大劍士，都是總堂主親自調教出來的劍手，劍術精湛，他們……」

「他們聯手合擊，仍未能殺了江楓，是麼？但如申副堂主施展十鳳齊飛，配合他們，可能江楓屍骨早寒了，想是申副堂主仍未忘情於已死的金丹書生，移愛江楓，放了他一馬。」

江楓探頭望去，只見那說話之人，長髯飄胸，臉色紅潤，看去有如四五十歲的中年人。

但天馬行空司徒藝和武林三聖爲同一代中人物，就算他年輕一些，至少也該有六十以上了，看上去如四十許人，其內功的精深，似已達爐火純青境界，不知何故，他對申雪君啣恨極深，一口咬住不放。

「司徒藝，你胡說八道些甚麼？」申雪君道：「決戰在一座大廳之中，環境所限，別說十鳳齊飛了，就是五鳳也飛不起來，你如此陷誣我，究竟用心何在？爲甚麼這樣恨我？」

最後一句說得低微悽傷，一副泫然欲泣的樣子。

但最厲害的反擊，也在這最後一句話，配合上那副黯然神傷的表情，一下子就扳回了劣勢地位，給人一種司徒藝在公報私仇的感覺。

只聽那高據太師椅的黑衣人冷冷說道：「申副堂主說得不錯，長安歸來之後，她已向我報告過詳細情形，這件事已經過去，不許再提！」

「總堂主！」那鬚眉皆白的老者接道：「就白某聽到的消息，江楓百日之前，在開封府夜挫四大神通使者的東方使者，這才是教主下令由總堂主親自督陣，圍殺江楓的主要原因。」

寬大的圍巾，遮住了黑衣人眼睛以下的部份，看不清那黑衣人面目，但他一對火紅的眼睛，卻使人一見難忘。

江楓心中明白，那不是天生而成，而是一種邪惡武功登堂入室後的表徵，熟讀過傳眞記後，江楓對天下各

家武功，已有了一種明確的概念，黑衣人被稱爲總堂主，定然是夏天同了，但江楓想不通，在如此的環境中，他爲甚麼還要掩掩遮遮，故弄玄虛。

「白院主，」夏天同對那老者表現出相當的尊重，道：「你號稱陰陽秀才，精通術數星卜，你說說看，四大神通使者的武功，比你天化兄的武功如何？」

白天化沉吟了一陣，道：「四大神通使者，技藝詭秘陰柔，以小西天雷音寺的魔教武功爲主，要估算出他們有多少實力，並非易事，可惜老朽未見那夜一戰，如能目睹江楓和東方使者之戰，也許能找出一個計算的方法，衡量出他們的武功，作一定論。」

「我把諸位約集於此，是希望借重這裡的地理形勢，讓人無法接近竊聽，使我們能夠暢所欲言，把心中的塊壘，盡情吐露，」夏天同道：「我相信天馬堂中，早已有了潛伏的密探、奸細，但又不便放手清除，諸位是我夏天同的伙伴，也是天馬堂中的主力精銳，我們如何才能自保、如何才能適應當前大局，是我們今夜討論的重要事情，各位心中有話，儘管請說，說錯了也不要緊，我們再研商決定。」

江楓心中一動，忖道：「原來天馬堂是如此的一個處境，倒要仔細的聽聽這個神秘的組合，究竟是怎麼回事？希望吟霜能耐着性子，不要露出破綻才好。」

「總堂主也已發覺了我們處境的危機了，」白天化道：「這一次受命圍殺江楓，也正是教主的一石二鳥之計，要我們兩敗俱傷，因爲，江楓這一批人手已被確定爲中原武林之中，最後一股反抗的力量了。」

「對！消滅了江楓這一批人，中原武林中的力量，只有我們天馬堂這些人了，」夏天同道：「也將是對付我們的最好時機，」目光轉注到司徒藝的臉上，雙目中，閃起了一片艷麗的紅光，接道：「司徒副總堂主，你對此事有何高見？本堂主希望一聆雅教。」

話說得太客氣，潛隱着一股濃烈的火葯氣息。

司徒藝倒是神情平靜的笑一笑，道：「天后宮中弟子，多方侵犯本堂控制的地盤，似已存心引發爭執，總堂主均能隱忍不發，屬下也只有屈從上意，下令各地分舵百般迴避，逆來順受，教主和總堂主之間，究竟是否另有密約，屬下等並不清楚，也就不敢亂出主意了。我希望能眞正瞭解總堂主的心意，才能調整部署，修訂應變謀略。」

聽起來一片忠誠，唯命是從，但卻已反客爲主，倒逼總堂主明白的說出心中的策略計劃。

夏天同雙目中的紅光更見熾烈，緩緩說道：「司徒兄一年前曾蒙教主召見，留居西域三個月之久……」

「總堂主，」司徒藝臉色微變，接道：「屬下東返之後，已經向總堂主報告過全部經過，因爲屬下精通馴馬之術，留居西域數月，是學習指揮鷹、犬追踪的方法，那地方在天山一座峽口之中，除了和三個訓練鷹、犬的人接觸之外，並未見過教主。」

「當眞是難以讓人信服，」夏天同的目光轉注到白天化的身上，道：「白兄以爲如何呢？」

白天化沉吟了一陣，反問道：「總堂主見過教主了？」

「見過三次，但三次的人都不同。他們未經易容，也不蒙面！」夏天同道：「就是三個完全不同的人，當時，只是覺着奇怪，但事後想來，這等簡單的方法，卻叫人無從捉摸，三個人可能都不是教主，只是用不同的人傳達一個訊息，要我遵照辦理，羚羊掛角，不着痕跡，實在是越想越可怕。」

「司徒兄一向精細，而且有三個月的時間和三個訓練鷹、犬的人接觸，」白天化道：「可曾在三人身上發現甚麼？」

「我仔細的觀察過，那只是三個訓練鷹、犬的師傅，如論武功，三個人合起來，也接不我下十招，」司徒藝道：「他們除了傳我指揮鷹、犬的方法之外，很少和我說話，我也曾多方誘使他們開口，但他們都迴避不理，老實說，連施教鷹、犬的方法，他們也留了一手，只教我如何接受他們傳遞的訊息，但他們低估了我，馴馬練犬，大同小異，只要他們稍作指點，我已瞭然於心，我故意拖延學習的時間，就是希望從他們身上查出一些可疑形跡，拖延了兩個多月，仍是一無所獲，我心中有些火了，就冒險測驗一下他們的武功，三個人都被我推撞倒地，一個還受了不輕的傷，如不是心存顧忌，我早就施展手段逼供了，這些事都已向總堂主詳作報告……」話到此處，突然住口。

祠堂大廳中突然沉靜下來，良久之後，白天化才緩緩說道：「司徒兄，他們是不是中原人氏？」

「看不到差異，一口漢語，十分流俐！」司徒藝說。

「總堂主見過三個不同的教主替身，他們可有異徵？」

「沒有，都是漢人，」夏天同打斷白天化的話，接道：「瞧不出外族異徵，我心中懷疑，仔細的打量過最後一個教主的替身，也看不到他有甚麼精深武功成就，只是個普通的人。」

「這眞是精絕無比的策略，隨便找一個人，甚至不會武功，」白天化道：「我們就全無跡象可尋了。」

「可悲的是，我們被頤指氣使了十幾年，竟然不知道是誰，」夏天同道：「我不怕敵人有奸細潛伏，施展蝕心魔音，使他心智受制，就爲我所用，想不到卻因此自誤，反而無法查出潛伏的奸細，能抗拒我魔音控制的奸細，自會更加小心，潛隱更深了，有此一

悟，我才改變方法，宣佈閉關百日，下令不得和天王門、天后宮中弟子衝突，實則親自暗中查看，終於發覺了貴院中六大樓主中，有兩位和天后宮暗中勾結甚深。」

「總堂主可已處置了他們？」白天化接道：「我也查覺到他們兩個行動有異，只道是他們不安於室，出入江湖閑逛、遊蕩、找找樂子，福壽院畢竟只是個名位崇高，不問實務的所在，以安享餘年爲主，只要准時出席每年一次的研習武功大會，交出技藝心得，平常我也很少過問他們的生活情形。」

江楓心中一動，忖道：「這倒是一個可以讓各門武功流傳的好辦法，如有這樣一個組合，使奇藝絕技都能夠傳諸後世，而且更爲精進！只是江湖上門派分立，各存私心，這辦法，能否行得通呢？」

「我沒有處置他們，事實上，我已發覺了他們早有戒備，」夏天同道：「他們不會束手就縛，懲處他們，必須要放手一戰，那將會震動天馬堂，我還未來得及和白兄商量，司徒藝已轉上教主金印手書，要天馬堂盡出全力，圍殺江楓，指明由我統領出師，也說明了天王門、天后宮、由門主、宮主親率精銳接應，教主亦將於近日內親率四大使者、全體護法，趕來助陣！」

「飛鷹傳來訊息，天王門、天后宮確已由天王、宮主親統高手趕來，不過，」司徒藝說：「屬下遣出的偵騎密探，還未見回報！」

「如果我的推想不錯，」申雪君說：「我們的密探偵騎，恐也在飛鷹靈犬的監視之下了。」

司徒藝點點頭，道：「四十四度危天馬，都有日行四百里以上的脚程，巡行方圓五十里，不見回報，可能是天王、天后兩路人馬，都在飛鷹監巡傳訊中，有意規避！」

「也有可能被他們困陷、獵殺了！」夏天同道：「江楓等一批人的行踪呢？」

「仍然隱伏在虎嶺山一片草原之中！」司徒藝道：「目下情勢，已到了雙方對決的時刻，我們一旦進入草原，很有可能和江楓那批人接手惡戰，他們人數不多，顯然是準備利用深草荊叢，佈局伏殺，一接手，可能有很大傷亡，總堂主心中如何打算，必得早作決定了。」

原來，天馬行空司徒藝執掌着天馬堂兵符大權，手握實力，對總堂主夏天同敬而不畏。

夏天同吁口氣，道：「不錯，已到必須決定的關頭，司徒副總堂主的看法呢？」

「唯總堂主的馬首是瞻！」司徒藝道：「屬下一片忠誠，希望總堂主不要多疑，但得一聲令下，屬下當爲先鋒。」

夏天同點點頭，道：「司徒兄一言釋疑，使我心胸大寬！」轉望着白天化，道：「白兄素多計謀，不知有何高見？」

江楓心中忖道：「夏天同不肯獨斷專行，似在收攬人心。」

「這些年養尊處優，很少花費心思，梁樓主，你好像說過，」白天化道：「天虛子被酒肉和尚一拳就打死了？」

「不錯！」一品刀梁魁接道：「天虛子副總堂主雖然是有些輕敵大意，但酒肉和尚能一拳取命，武功之高，內力之深，也當得一位勁敵了，何況，他能施展五福照命環，似是已盡得無相大師的傳授了。」

「司徒老弟，天虛子的武功究竟如何呢？」白天化道：「怎麼會被人一拳就打死？」

「酒肉和尚法號七寶，常在江湖上走動！」司徒藝道：「他一向畏怯怕事，常受本堂中的護法、香主等欺侮，均能忍氣吞聲，想不到他竟是一個深藏不露、扮豬吃老虎的高人，我們如此走眼，說來十分慚愧！」長長吁一口氣，接道：「至於天虛子副總堂主，他以修習劍術爲主，劍法的精奇，今世劍手中，當可名列前矛。」

「這麼說來，對江楓一批人要重新估量了！」白天化道：「江楓一人能獨抗八大劍士，七寶和尚一拳打死了天虛子，但就老朽所知，易化手張四姑技藝的博雜，亦是很難對付的人物，五行遁術能借物潛形，殺人於不知不覺之中，技藝代代單傳，門下弟子最高限於七人，是一個極少在江湖上張揚的奇怪門戶，她如破例把奇技傳人，那就十分可怕了，我們如要抗拒教主的金印手書，絕不能背腹受敵……」

這時，緊傍白天化身側而坐的一個青袍老者，突然接口說道：「總堂主，院主，江楓是三聖的傳人，當年我們暗算三聖，又合力重創了金丹書生，聯手殺傷天狐夫人，這些仇恨，天高海深，江楓領導的一批人，恐都和三聖有所關連，絕不能留下禍害，一旦被他們立足得勢，江湖中各大門派景從附和，那就星火燎原，不可收拾了！」

夏天同微微頷首，道：「李樓主的意思呢？」

原來說話的人，是福壽院六大樓主的中朝陽樓主李靈風。

「老朽的意思是，兩害相權取其輕！」李靈風道：「先會合天王門、天后宮中人手，一舉剿滅江楓等一批人，再集中力量自保，對抗教主和四大神通使者，四使者既以小西天雷音寺魔教武功爲主，那位神秘莫測的教主，大約是小西天雷音寺中人了，數百年來，雷音寺中的魔技武功，常在中原江湖中出現，但眞正雷音寺的人物，却從未在中原現身過，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也許就是四大神通使者在故弄玄虛。重要的是對江楓那批

人對決之戰，要儘量保存下我們的實力，讓天王門、天后宮中人先打頭陣。」

白天化道：「辦法不錯，不知總堂主意下如何？」

「問題在天王門、天后宮中人，」夏天同說：「能不能爲我們所用，先行出手攻敵？」

「只怕很難，」司徒藝道：「他們不肯現身，遠躲在數十里外，已是存心逃避了。」

「司徒老弟，這就要用點心機了！」李靈風道：「移花接木，嫁禍江東，讓他們無法逃避，至於七星樓萬象樓，兩位樓主，只是被天后宮中女弟子的媚術所誘，才甘爲所用，只要他們神志清醒，我相信他們不會背棄天馬堂，事實上，如無法防止天后宮中女弟子的媚術攻勢，一旦擺明敵對態勢，天馬堂不知道會有多少人落入桃色陷阱之中，被天后宮中女弟子收作裙下之臣。」

「總堂主的蝕心魔音，能讓人神智受制，」白天化道：「但不知能不能抗拒媚術誘惑？」

「不知道，魔音蝕心，能讓他們爲我拚命殺敵，不計生死，」夏天同道：「但能否抗拒女人的媚術，則無法預料，食色之性，是一種天賦本能，在美女巧笑、嬌媚橫生的誘惑下，他們會有些甚麼反應，我全無把握，唉！我早該測試一下，看看結果才對。」

「現在測試，時尤未晚，司徒老弟，咱們來了多少人手？」白天化道：「能不能選出幾個人來，試試天后宮中女弟子的媚功？」

「這一次，算得上精銳盡出，除了貴院中七星、萬象二位樓主留守本堂之外，三位副總堂主全來了，三十六長老中，二死一傷，一個降了江楓，還有三十三人，來了三十個！」司徒藝道：「七十二位護法，來了六十二人，四十八名天馬度危鐵騎士，來了四十個人，這是天馬堂中的一級精銳，另外有二百位香主，每人帶了三名騎士，他們在一般江湖武師中，也算得上高手之稱。」

江楓吃了一驚，忖道：「二百位香主帶了六百名騎士，再加上長老、護法、度危鐵騎，豈不是有近千的人了？這些人中，有不少可列入江湖高手之林，還不計算夏天同等這些絕頂高手，放眼江湖，任何門派也無法聚集如此强大的實力。」

但聽白天化道：「四位樓主各有四至六個的從屬，武功應可列入長老等級，個個都是凌厲的殺手，老朽隨身四童，也都跟着來了。」

「還有一股很强大的力量，是總堂主親自調敎的劍手死士！」司徒藝道：「屬下就不知有多少位了。」

「四十八位劍士全部到齊，被江楓殺了的一個，我也已補上了！」夏天同道：「申副堂主的四位女弟子，是否全來了呢？」

「全數到齊，這可能是天馬總堂的關鍵之戰，雪君不敢藏私。」

「放眼江湖，如此强大的實力，再加上我們的私房本錢，就算四大神通使者，也未必能逃過這等陣勢的圍殺，」白天化道：「江楓那一批人也逃不過，就算武林三聖重生，也無所畏，問題是，我們先要確定誰是頭號敵人？先對那邊動手？」

「先由司徒副總堂主選派幾個高手，試試天后宮中女弟子的媚術，能不能征服在蝕心魔音控制下的人最爲重要，而且要儘快得到結果。至於對付江楓等一行，我們來個圍而不攻，靜觀其變，天王門、天后宮如不出動人手攻敵，咱們也按兵不動。」

夏天同作了最後的決定。

* * *

也許是這等陣仗，嚇住了小狐女吟霜，她沒有逞强妄動，却潛回到江楓的身側，兩個人悄然離去。

江楓退出兩丈後，遙發指力，冒險解開四個黑衣劍士的穴道，原想四人可能會傳出警訊，兩人於是以最快速的身法遁走到百丈以外。

但四個劍士却未作反應。

大概是夏天同御下太嚴，四人擔心說出內情，會遭到殺身之禍，既然未被發現，樂得隱忍不發了。

「江大哥！」吟霜吁了一口氣，道：「如若未練過傳眞記上的武功，我可能早被他們發現了！」

「不錯，我也一樣逃不過他們的耳目。」江楓道：「這些人都是武林中的巨惡大魔，眞正的頂尖高手啊！」

「回去吧！此事關係重大，得和張姨好好商量一下了。」

* * *

兩人回去得很及時，因爲張四姑已等得發急了，準備施放萬里飄香，召喚吟霜，歐陽吟雪已三度請命，要帶着梅花、青鳳出動去追尋兩人，大有拚死一戰，以身殉夫的打算，但都被張四姑攔住。

看兩人無恙歸來，張四姑暗暗捏了一把冷汗，鐵青着臉色，道：「說好了，絕不能超過十二個時辰，但你們去了多久？如果敵人大擧來犯，我們戰不能勝，走不能走，你們兩個說說看，該怎麼辦？」

「不要生氣嘛，張姨，」吟霜撒嬌道：「我們發現了夏天同，也帶回來驚天動地的大消息！」

眼看張四姑仍然寒着一張臉，吟霜知道張四姑眞的火了，江大哥低着頭默然不語，吟霜心中明白，自己必須挑起這個責任了，於是一下子跪了下去，道：「張姨，我知道臨敵違命，罪不可恕，但請張姨讓我說完所聞所見，張姨要怎樣懲罰我，霜兒絕無怨言！」

（未完．四十六）

上文提要：小高和小莊設計打探裴蒂的口風，才知她父親匿居在極樂寺，兩人以爲尋到線索，聯同柳倩來到小廟裡，反被人制肘，小莊中了劇毒，得塞外雙魔巫天寶的女兒巫素素救活，兩人來到了小鎭，發現高登和徐起打在一起，小高去追認父親，小莊上前認師叔，豈料徐起不相認，反臉無情下殺手，高登相救，又來了裴元度和高鴻，正在危急，幸青城五老解圍……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東門白・文
可飛・圖

狐步歲月

呷醋害人害己　二女各顯神通

這桌「梭哈」可能是枱面最大的。

兩小擠了上去，六個人賭，由小七開始，打半副牌。

發牌的人是個三十左右的漢子。枱面上銀票、金條一大堆，還有一隻上好的翠鐲。

兩小一上，有人退出。賭了兩把有贏有輸。

這次小莊發了一張10的明牌。

小高是一張Q，下面當然還有一張暗牌。

另外三家之一莊上是一張小８。

另外二家一家是K，另一家是J。

K講話，出了一千兩。

小莊和小高跟了。

莊上變爲一萬兩。

結果大家都跟了，無人打烊。

再發第三張，小莊是Q。

小高是9。

莊上是一張7。

另外兩家一家是A，另一家是Q。

A講話，他居然派司了。

最後一家出了五百兩。

小莊變爲五萬兩。

小高跟了。

莊上倒打五萬，變爲十萬。

結果最後兩家打了烊。

發了第四張牌。

小莊是一張K。

小高是１０。

莊上是一張７，已是７一對了。

小莊和小高看來都在補「順子」。

這在莊上來說，是絕對不許他們補上順子的。

小莊的明牌是１０QK，下面還有一張暗牌。

小高的明牌是Q９１０。

莊家是８７７。

也許莊家已不止一對，或者已經是兩對或是三條了?

莊家說話，一下子推出三十萬兩。

小莊稍稍觀望了一下就跟。

小高也跟了。

他是非跟不可，只有跟，才能作小莊的副手，才能在枱面上有所動作，如果打了烊，已與枱面無關，要有動作就難了。

小莊發了一張J。

小高是一張9，已是9一對。

他的牌是Q9109，已無順子的希望了。

莊上發了一張８，他的牌面是8778。

當然，莊上有「富爾豪士」的可能。

因爲他一路打下來，沒有頂頭8似乎不敢那麼打。

況且小8這牌很好，除了莊上，各家的明牌中沒爲小8這張牌。

眞正的行家，不一定重視大牌。

眞正好的牌就是枱面上未出現的牌。

當然，有時枱面上明牌中未出現

，往往在已打烊者所扣的暗牌，那就要憑敏銳的判斷力了。

小莊是兩頭順，10 J K Q，來張A是大順，來張九是個小順。

兩頭順是很唬人的，因爲機會很大，尤其賭到末了，公牌已不多，機率更大。

莊上打量着在考慮要不要「梭了」?

他的枱面上還有約四十萬兩，不能不考慮。

這工夫小高伸手攤攤小莊的牌，大聲道:「老兄，你還有同花的可能，你要聲明呀!」

小莊道:「對，我還有『同花』!」

這是個同花兩頭順。

莊上望望小莊的枱面，已不到四十萬，數一數，還有三十二萬兩，只好賭「奧賽」。

莊上「梭」了。

小莊望了立刻揭了牌。

小莊居然眞是「同花大順」。

雖然莊上也是貨眞價實的「富爾豪士」，還是要輸給同花順的。

同花大順可以贏「四條」，這牌是最大的牌。

小莊收了枱面，有很多人賭一輩子也未出現過一次「同花大順」。

莊上僅僅把「奧賽」的一小部份收了回去。

莊上退出，另一個麻面中年(接手)。

這次由小莊作莊，他的枱面是一百萬兩。

這第一把他居然小輸了十五萬兩。

第二把小贏二十萬左右。

這是第三把，小莊發了小高一張A。

另外兩家一家是7，一家是8。

麻子是K。

小莊是10。

小高的A說話，他出了一萬。

那兩家看來不過是小玩家，不管牌好不好，只要有人猛砸他們就打烊。

這種賭徒永遠不會大贏。

當然，他們也不會把褲子也輸掉。

他們打了烊，因爲他們不喜歡小7和小8。

麻子一下子變爲二十萬。

小莊照跟不誤。

小莊又發了小高一張7。

麻子是一張Q。

小莊爲自己發了一張J。

Q講話，麻子出了三十萬。

小高又跟了。

麻子道:「你的小7也要跟?」

小高道:「高興嘛!」

小莊當然也跟了。

第四張牌小高是A一對。

麻子是一張Q，已是Q一對了。

小莊是10，10一對，每一家都有一對。

枱面上沒有任何一家是補順子的。

A一對最大，小高說話，對麻子道:「反正我說多少你都會反打，讓你講吧!」

這也就等於派司了。

麻子道:「我也讓給這位老弟說話。」

小莊一噱，這是不是証明麻子也只有Q一對?

由於派司之後不能倒打，所以小莊不能出得太多，也不能出得太小。

太多太冒險，太小就被人家有穿了。

也有一種人有好牌却故意裝不好，派司讓別人猛砸，掉落他的陷阱之中，這要運用得當。

小莊出了二十萬。

麻子高興又跟了。

小莊發了最後那張牌。

小高是一張小8。

麻子是一張Q，他的明牌是KQQ。

小莊要了一張J，明牌是10 J 10 J。

論牌面自然是麻子三條最大，由他說話。

他沒有考慮，「梭了」。

一百萬全「梭」了。

這可以証明，並不是由于最後這張Q，而且在這張Q未來之前，他的牌已經很大了。

他是KQQQ，也許最後一張Q未來之前，他已經是K一對了吧。

要不，小莊是10J兩對，也有「福祿」的希望。

有些人簡稱「富爾豪士」爲「福祿」。

「梭了?」小莊打着「哈哈」道:「你只不過是三條Q而已，咋唬什麼呀?梭了?收回還來得及。」

麻子笑道:「小心被偸了機!」

小莊搔搔頭皮，道:「眞傷腦筋……」

他攤攤麻子的牌。

一會又去攤攤另外兩家的牌。

最後去攤小高的牌。

就在這時，小高身後有個女郎忽然抓起癢來，這女郎很美，衣著又時髦，當然也年輕。

更妙的，她搔癢的部位竟是大腿根處。

女郎抓這部位，似乎很癢，吸引了所有的目光。這時女郎才紅着臉收手道:「望什麼?有什麼好望?」

就在這時小莊道:「好，看了。」

結果小莊是「富爾豪士」。

麻子却只有三條Q。

小莊收了枱面。

「慢着!」麻子要扣小莊的脈門，小莊猛一收手，大聲道:「麻子，輸不起?想要賴皮是不是?」

麻子道:「你是三J兩條10對

不?」

「是啊!」

「你看這個……」他掀開早先打烊那兩家的底牌，居然暗牌都扣了一張J，等於五張J了。

這當然有人弄鬼，多出一張J來。

弄鬼的自然以小莊的可能性最大。

小莊道：「我的看法是這二人有一人弄鬼!」

「不……不……我們……」那兩家大聲喊冤。

小莊道：「別誤會，我說你們弄鬼，不是指你們自己弄鬼，是指這位痲子是替你們弄了鬼。」

痲子一字字地道：「你敢血口噴人?」

小莊大聲道：「各位!如果不是他弄鬼，他在未攤開這兩位的底牌之前，怎知他們的暗牌是J?這不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嗎?」

痲子盛怒，小莊道：「你要幹麽?」

痲子道：「我要教訓你這個小崽子。」

小高把枱面划過來把一大把銀票握在手中，道：「你們要打就打吧，我爲你們先保管妥當，只要讓我吃紅就成了。」

小莊和痲子出了手。

原來痲子是賭場的郎中。

他一出手，賭場抱枱脚的五六個也都上了。

小高趁機溜了，因爲他看出，痲子那兩手不怎麼高明，至于抱枱脚的更差，根本不堪一擊。

小高在郊外林中等候，一邊點銀票。

不一會，小莊就來了。

在此同時，那女郎也來了，竟是巫素素。

小高道：「巫姑娘，妳在那節骨眼上搔癢，眞幫了大忙，小莊攤我的牌時，妳吸引了他們的目光，小莊作手脚成功……」

小莊道：「成功是成功，却有點下三濫!」

巫素素大聲道：「你說什麼?」

小莊道：「謝了，只是不大高尚。」

「什麼叫高尚，你們詐賭就高尚?」

「我們詐賭可不是爲了圖利自己。」

「不是圖利自己是什麼?」

「我們是爲了賑災救人。」

小高道：「巫姑娘，的確如此。」

巫素素道：「既然如此，我也算是爲賑災作好事。」

小莊道：「但願以後不要在那場合上到處亂抓。」

巫素素狠聲道：「想不到好心反賺了個驢肝肺。」

「好意心領，容圖後報。」

巫素素跺跺脚，道：「我以後再也不理你了!」

掩面狂奔出林而去。

小高道：「小莊，你這就太過份了。」

「我總是有點對她倒胃口。」

「這不公平。」

「有什麼不公平?」

「我表姐主持一個『捉泥鰍』組織，那一行下不下流?你却和她打得火熱，一點也不以爲她下流。」

「她本來就不是下流。」

「你太偏心。」

「偏心就偏心吧。」

「像巫素素，來自那種家庭，還能守身如玉，這已經很難得了。」

「你怎知道她能守身如玉?」

「看也能看出來。」

「咱們打個賭如何?」

「打什麼賭?」

「她是處女，我算輸。」

「輸了如何?」

「由你說吧。」

「如果她是處女，你就娶她。」

「好，我們來証明這件事。」

二人捐出了大量銀票，去找「女扁鵲」花旗。

他們來到另一鎭上，忽見一家客棧中亂哄哄地多人聚集。

似乎發生了什麼事。

二人進入一問，說是出了人命。

掌柜的說，有位大俠昨夜一人來此投宿，好端端地，今天早上伙計去敲門，未開，還以爲客人要多睡一會，快到午時再去敲門還是沒有動靜，就開始懷疑了，自窗中望去，人在床上不動，好像死了。

「被人殺死的?」

「身上一點傷也沒有，而且……而且……」

小莊道：「而且什麼呀?」

掌櫃的道：「眞是怪事，人死怎麼臉上還有點笑容呢?」

兩人互視一眼，於是也到後面去看了一下。

的確，此人臉上有點興奮的表情，僵存在表情肌上。

當屍體邊無人時，小高扯下此人的褥子看了一下，他那東西上有粘粘的液體。

這工夫件作來驗屍。

兩人在暗中觀看，什麼地方都看了，就是沒有仔細看看他那「本錢」。

「眞馬虎。」小高道：「最重要之處却未看。」

小莊道：「你的看法是……」二人上了街。

「你呢?」

「我們一齊說如何?」

於是二人喊「一二三」，一齊低聲道：「『大洩身』!」

二人互視一眼，小莊道：「認不認識此人?」

小高道：「此人身邊有一柄杵，武林中用這杵的人只有一個——『門神』雷震岳是不是?」

小莊道：「對，他就是雷震岳。」

「是誰幹的?」

「很難說……」小莊手中捏了一枚珠花道：「這是在死者的左手中找到的，當時他握緊了手，一般人是扳不開的。」

小高一看失聲道：「這不是表姐手下『捉龍』的小翠頭上的珠花嗎?這東西我見她常常戴着的。」

小莊道：「由于『捉龍』而衝動，於是就來了眞刀實槍。」

小高道：「他的部下是賣藝不賣身的。」

「霸王硬上弓呢?」

「『門神』似乎不是那種人。」

小莊道：「這件事要見到倩姐一問就知道了。」

* * *

第二天他們就遇上了柳倩。

「倩姐，正好有事找妳。」

「什麼事啊?」

小高道：「不僅僅是爲了上床。」

柳倩道：「高興，別和表姐沒大沒小的。」

小莊道：「是一件凶殺案。」

「噢!是不是客棧死了的人?身上無傷痕?」

小高道：「對對!表姐似乎知道。」

「高興，這不可能胡扯呀!」

小莊道：「死者似乎是『門神』雷震岳。」

「對，是他!」

小莊道：「我們以爲，問問倩姐可能知道。」

柳倩肅言道：「這想法很不妙!」

「爲什麼?」

「試想，要是別人也這麼想有多糟。」

「別人?」

「是啊!你們看到這血案就會想到會不會是『捉龍』的少女和他上了床，然後發生了『脫陽』現象……」

兩小互視一眼。

他們二人想不到的，柳倩立刻就想到了，由此可見，這的確很可怕。

「倩姐，妳是說可能會有人嫁禍?」

「對，只要有人悄悄耳語，說是可能是『捉龍』的人幹的，試問，還有誰不信這個說法?」

兩小微微色變，於是小莊把珠花給她看了，她說不是小翠的。

小莊道：「倩姐怎知『門神』是『脫陽』而死?」

柳倩道：「我本想看看他的下體，但人很多，無法進屋，後來來了一個陌生中年人……」

「陌生，倩姊不識?」

「的確，他作了我想做的事。」

小高道：「此人當衆扯下了『門神』的褲子?」

「對!且當衆宣佈人是『脫陽』，也就是所謂『大洩身』死的，並請掌櫃的再把件作請來重驗。」

小莊道：「那個陌生人很可疑。」

小高道：「會不會是你三個師叔之一易容?」

小莊道：「爲什麼會是他們?」

「因爲他們都捉過龍，而且也被拆穿過，他們恨之入骨，他們怕秘密越洩越多，一定會設法除去『捉龍』的人。」

「對!」小莊道：「這叫做借刀殺人。」

「的確，像余大有及范禹二人，由于『捉龍』已被我們當衆揭開幾次，他們不也恨透了我們及『捉龍』之人?」

柳倩道：「不是他們二人易容的?」

小莊道：「這麼說很可能是我三個師叔之一易容化裝的。」

柳倩想了一會，道：「八成。」

這家客棧前面經營酒飯，小高去叫了酒菜，三人在偏院中吃喝起來。

小高道：「如果那三個幪面人確是小莊的師叔，『塞外二魔』已被殺，他們不現身回莊回堡，還要幹什麼?」

柳倩道：「可能還有陰謀。」

小高道：「什麼陰謀?」

「你問我，我問誰?」

小莊道：「我猜想他們第一步或許想……」就在這時衣袂聲傳來，從院中出現一人。

這人一看即知，正是高登。

這次高登沒戴面罩。

小高正要大叫「爹」時，另一條身影越墻而入，雖然幪了面，可以看出是徐起。

三人來到後院，擋住了徐起。

看來高登已受了傷。

小莊道：「徐師叔，你幪了面我也知道你是徐師叔。」

當然，他不會出聲。

「徐師叔，爲什麼一定要殺死高大俠?」

這工夫又有二人越墻而入。

其中一人幪面，看來是高鴻。

那個未幪面的，柳倩以爲很像凶殺案現場上宣佈「門神」雷震岳是「脫陽」而死的人。

這二人一到，說什麼也無用，雙方立刻動上手。

小莊接下這個在凶案現場上出現的人，不久就想起，此人可能是在極樂寺中躺在雲床上冒充裴元度的那個人。

對，此人正是「九幽秀士」司馬長鞭。

如果高登未受傷，這邊說不定會佔了上風。

如今高登的實戰能力減了一半。

柳倩對付徐起，高登對付高鴻顯然不成，小高助之。

高氏父子對付高鴻一人，可以支

持，久了也不成。

此刻小莊對付司馬長鞭也還罩得住。

只有柳倩絕對不是徐起的敵手。

未出二十招，柳倩就中了一掌。

小莊撇下司馬長鞭自徐起背後攻上。

總算救了柳倩一危，但司馬長鞭立刻已貼身上來。」

柳倩岌岌可危，那邊的小高有時也上來助她一臂。

只不過他也不敢撇下他的老爹一人獨撐。

現在很不妙了。

小莊又向徐起撲上，示意叫柳倩去對付司馬長鞭，二人交換一下，至少徐起比司馬長鞭高些。

這麼一來，小莊自也不是徐起的敵手。

不久，小莊也挨了一掌。

先倒下的是柳倩，接着的是小高。

繼而高登也不支倒地。最後是小莊，被徐起連續兩掌砸昏。這是他出道以來最慘的一次。

* * *

小莊醒來時，是躺在地毯上的。另有小高、高登及柳倩，都躺在地毯上。

旁邊坐了三個人。

現在三人都還幪面，當然是徐、高、裴三人。不一會，所有的人都清醒了過來。看來他們為這些人服了一種藥，暫時昏睡過去。

也許是怕他們看清路徑，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吧。

高鴻道：「高登，你的『狐步』是如何來的？」

高登看穿了，反正不大可能留他的活口道：「你們的『狐步』又是如何來的，據我所知，你們也不是創始人。」

徐起道：「不要衝動，高登，那沒有好處。」

高登道：「我就是不衝動，還有活路？」

徐起道：「當然，合作還有希望。」

高登道：「我永遠也不會和你們合作。」

「為什麼？」

「因為你們永遠也不會和一個階下囚合作，不過是利用我而已。這一點我都看不出來，我不是白混了？」

「絕對是公平地合作！」

「如果眞有誠意，先把他們年輕人的穴道解了。」

「先不急。」

「這一點都辦不到，還談合作？」

「高登，你要聰明點，你的生死全操在你自己的手中。」

高登不出聲。

裴元度道：「我們的大師兄眞的死了嗎？」

高登一楞，道：「你們的大師兄有未死來問我？」

「少廢話！回答問題。」

高登道：「笑話！你們以為我殺了令狐慈？」

徐起道：「不管是否你殺的，至少你知道他是否還活着。」

高登道：「假如令狐大俠眞的還活着，我眞要謝天謝地了。」

「快說，他到底死了沒有？」

高登道：「說死不死，說活不活。」

三人一怔，高鴻厲聲道：「是什麼意思。」

「半死不活。」

「他重傷未死？」

高登冷笑道：「令狐大俠有沒有死，你們三人不是比誰都清楚？」

「他在哪裡？」

「以前聽說在太行山中，以後又聽說在黃山中，近來也有人說他在長白山的……」

小莊深信高登在信口開河。

這三個大山，幾乎佔了三個極端的位置。

只不過他眞希望恩師還活着。

他今後才有報答恩師的機會。

徐起道：「誰信他的鬼話？」

高鴻道：「鬼才信！」

裴元度道：「小莊，你呢！也不知道你師父的下落？」

小莊冷冷地道：「不要說我根本不知道，就是知道我會告訴你們？」

高鴻道：「這麼年輕就不想活了。」

「我想活又如何？」

「合作。」

「如何合作？」

「說說你師父或你父親的下落來。」

「家父也和你們有關？」

三人互視一眼，徐起道：「順便問問而已。」

小莊知道，也許他們最想知道的是他父親的行踪，而不是師父的。

小莊道：「聽說家父在洞庭湖上失踪，我去找了好幾年一直沒有音訊。」

這當然也是胡扯。

高鴻道：「你娘呢？」

「又扯上我娘幹什麼？」

「你娘和你爹齊名，為什麼不該扯上她？如果你爹還活着，你娘會在他的身邊。」

小莊道：「但願如此。」

裴元度道：「說不說？」

小莊道：「如果三位知道家父的下落，務請告知……」

裴元度上前在他小腹上踩了一腳。正要再繼續，這時門外走進一人，道：「裴大叔，我來問也許有用！」

小莊一看竟是巫素素。

這下子可眞完了。

巫素素不記父仇，曾援手小莊數次，但小莊竟不領情。

至于巫素素為救小莊之事，這三人並不清楚。

在這三人心目中，巫、莊二人是勢不兩立的。

巫素素走近小莊身邊，道：「殺父仇人，終於落入我手，但為了大局，只要你說實話，我可以網開一面。」

小莊道：「不用網開一面，要殺要剮，妳看着辦！」

巫素素道：「令狐慈藏在何處？」

「不知道。」

「莊嚴又在何處？」

「不知道！」

高興道：「巫素素，如果妳能和他睡一覺，我保証他會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

巫素素走近小高身邊，在他下體上踩了一脚，但正要踩第二脚，又改變了主意，走回小莊身邊。

「好！」巫素素道：「如果他說的辦法能使你合作，我也可以考慮……」

小莊將要反唇譏之，他偏頭一看小高的眼色，忽然心中一動。

小高的表情代表什麼？

他是聰明人，自然是代表：要小莊答應。

也就是和她睡一覺再說出眞話來。

巫素素和這三人有什麼交情？

她要報父仇，可以立下毒手，大仇立刻可報。

她何必和他睡一覺換取他的秘密。

如果那三人授意她這麼作，他們之間還有什麼交情，豈不是彼此利用了？

小莊不能不接受小高的暗示。

反正到此情況，總是以自救逃生為優先。

小莊以貪婪的目光掃瞄了她的胴體一會，道：「妳願意陪我上床？」

巫素素怯怯地道：「三位大叔助我復仇，對我不薄，我就犧牲自己也是應該的。」

小莊道：「可是我要聲明，我玩的是處女。」

巫素素恨聲道：「當然是處女。」

「如果不是呢？」

「你可以白玩……」

小高道：「可以驗紅嘛，初次開道的女人，總是能分辨出來的。」

小莊道：「就這麼辦，玩了妳之後，也許他們還會殺我，只不過死也有了代價哩！」

巫素素道：「三位大叔意下如何？」

高鴻道：「巫姑娘能作此犧牲，我兄弟三人自然感佩，希望日後能有所補報的。」

巫素素道：「三位大叔實在客氣，我是自願的。」

徐起道：「就照姑娘的意思去做。」

裴元度道：「眞委曲姑娘了！」

巫素素道：「大叔把姪女當作外人了。」

「好好！咱們不客氣，反正以後是一家人了，一切都照妳的意思去做，可別讓他跑了。」

「不會的，我會解他某穴，只能辦事却不能跑。」

「對對！就是這樣。」

巫素素叫下人把高登父子押起來，然後提起小莊來到內院，這內院和押人處只一墻之隔。

巫素素把小莊丟在床上。

她知道，可能會有人暗中覬覦，她必須像眞的一樣。

小莊道：「那麼狠？」

「當然，殺父之仇，不共戴天。」

「那妳為什麼要陪我玩？妳不是『花痴』吧？」

「呸！」一口唾沫吐在小莊臉上。

「反正妳八成是有點思春了吧，想借此機會嚐嚐人的滋味，或者妳早就嚐過多少次了吧？」

「啪啪」兩聲，又砸了他兩個耳光。

小莊道：「不管怎麼樣，反正一會妳要陪我玩玩。」

「如果我抱着玩你的心情呢？」

「卜」地一聲，她吹熄了蠟燭。

房中很暗，只聽到脫衣之聲。

小莊耳際有細小的聲音道：「一定要眞做，他們會暗中監視的……」

小莊也以「蟻語傳音」道：「妳為什麼要這樣？」

「救你們。」

「妳眞能不記殺父之仇？」

「我父害令師在先，霸佔令師的產業在後，他的死我很悲傷，但不該記仇。當初你能放過我，我已很感激了。」

小莊頗為感動。

老實說，要是她插手，剛才他們可能在被逼供之下被砸成重傷。當然，他們不會馬上殺死他們。

巫素素又道：「下面有白手帕，希望事後你能驗紅，証明我是處女，這點對我很重要。」

「我信了。」

「信了也要驗一下，即使你玩完之後不要我，我也不會怪你的。」

房中雖暗，因有下弦月，總是隱隱可以視物。

兩個人是否玩眞的是能看出來的。

小莊用力過猛，她偶爾會發出呻吟。

初開道的女人十之八九會如此。

他們邊玩邊用「蟻語傳音」交談。

這談的當然是逃走的路綫及方法。

快要完事時，床上只有一個人，還在運動。

原來小莊匆匆穿衣服了，動的是巫素素一個人。

她在上面扮演男人的動作，因為他們蓋了被子。

正因爲如此，小莊下面穿衣屋外的人看不到。

臨走時，她在他的衣袋中塞入一塊手帕。

押在隔壁的高登父子並未被制住穴道。

只不過他們父子却躺在草上不動。

看來是像點了穴道，被制住一樣。

押他們時，巫素素解了他們的穴道，且以「蟻語傳音」告訴他們，現在還不能走，要和小莊演戲之後，一起走才有希望。

小莊在隔壁押人的小房頂上打量一陣。

下面只有二人看守。

這二人之一即是極樂寺的住持大寂和尚。

另一個必是此處的護院。

如何才能一擊成功而且一箭雙雕？

當下面二人交叉經過時，小莊「龍形一式」疾撲而下。

大寂雖是高手，但事出陡然。

「蓬啪」聲中，砸中二人各一掌。

但由于大寂畢竟非比等閒，閃了一下，傷得不重。

那護院傷得極重，倒地半天才爬起來。

其實他應該集中全力重擊大寂和尚。

只要打倒大寂，對付護院有兩招就辦到了。

大寂一嚷嚷，馬上就有人奔出來。

但就在這時，屋後閃出一人，自大寂背後砸了他一掌，這一下子就承受不了。

小莊一看身段就知道是柳倩，她永遠不會離開小莊太遠。

他打個手勢，叫她應付這二人及來援的人，他踢開牢門，高登父子一躍而起，三人向外疾竄。

小莊邊打招呼邊叫柳倩速走。

要是高鴻、徐起及裴元度等人趕來，他們只怕逃不出此宅，當然，還有個司馬長鞭。

小莊和高氏父子逃出了此宅，却未看到柳倩。

「高大叔，柳姐沒有出來。」

小高道：「小莊，表姐爲人機警，她不會有事的。」

高登道：「我們還要走遠點，柳倩也許出了該宅去了另一方向。」

其實柳倩並未出那大宅。

她稍遲了一步，眼見徐起趕來，急忙掠入隔壁院中，眼見一個少女把一個護院砸倒。

由此看來這少女也不是此宅中人。

多一個幫手總是好的，她道：「姑娘不是本宅中人？」

「不是。大姐是……」

「我叫柳倩。」

她們彼此都不認識，巫素素道：「柳姐有未看到莊少俠以及高登大叔父子等人？」

柳倩道：「他們逃出去了，我們快走。」

巫素素道：「快跟我來。」

由於巫素素對此處很熟，帶着柳倩逃出宅外，他們不敢久留，狂奔二三十里才在一較高的小林中停了下來。

在此她們可以眺望三五里內的景物。

二人坐在草地上喘息着。

柳倩道：「姑娘貴姓？」

「我叫巫素素。」

柳倩一怔，道：「巫天寶是……」

「家父。」

柳倩站了起來，巫素素道：「柳姐請放心，我雖是巫天寶之女，却明辨是非。」

「噢！佩服之至。」

「不敢，我想人總要講理對不？不能只記殺父之仇而不去研究父親爲什麼被人殺死對不？

「對對……」

「當然，我最初也恨他。」

「這麼說，妳和小莊很不錯了？」

「是的，柳姐，甚至……」

「甚至什麼？」柳倩目光一凝，注視着她。

巫素素道：「今夜是以那種方式救了他們的。」

「哪種方式？」

巫素素吶吶不便啓齒。

她越是不便說，柳倩就越是想知道。

「巫妹，有什麼話不能說，我和小莊及高氏父子都是熟人。」

巫素素終於說了出來。

當柳倩聽到她還是處女，今夜才開苞，且把驗紅手帕塞入小莊的衣袋中時，心頭大震。

男人共有一女的可能較大。

女人共有一男的機率較小。

所以公認女人的妒忌心較重，這也正是「女人把愛情當作第二生命」之說的証明。

柳倩和小莊已經打得火熱了。

尤其像柳倩這年紀，有所謂「狼虎之年」，那能把嘴中的肉讓給別人？

瞬間，她就把巫素素當作了深仇大敵。

就在這時，她們聽到了數人奔掠之聲。

不用問正是高鴻、徐起及裴元度等人追了來，柳倩舒指如電，趁巫素素正張望時點了她的穴道。

巫素素大驚。

柳倩竄起疾奔而去。

首先發現巫素素的是司馬長鞭。

他一嚷嚷，徐起趕了來，道：「巫素素，誰點了妳的穴道？」

「是小莊，想不到我陪他睡覺，事

畢還沒有問他有關令狐慈及莊嚴的下落，他反而制住了我的穴道，帶我逃走。」

「他自解了穴道？」

「大概是的，他能一邊作那事一邊解穴，眞想不到……」

徐起皺皺眉頭道：「他點了妳的穴道，還要把妳帶走？」

「他說他恨我爹及鄺雲，要帶走零碎收拾我，但帶到這兒聽到有人追來，他就跑了。」

巫素素的反應不慢。

她把點她穴道的責任推到小莊身上。

這在目前是死無對証的事。

她不知道柳倩爲何會下此毒手，而且居心險惡。

由於救走高登父子的是小莊及另一女子，重傷的大寂和尚和護院沒有提及巫素素，徐起信了七八成。

「徐叔，解了我穴道好不好？」

徐起考慮了一下，解了她的穴道。

然後跟他去追小莊等人。

追了大半夜沒有追上，由於天黑，巫素素也溜了，徐起知道巫素素原來是個內賊。

這眞正是陰溝裡翻船。

* * *

小莊和小高已在百里之外了。

他們也知道危機四伏，時時小心。

此刻，二人在酒樓上小酌，都易了容，居然有人認識他們，有個人坐在小莊的身邊，竟是柳倩。

「倩姐……」小莊道：「我們好躭心。」

柳倩道：「多謝！」

小高道：「我們以爲妳當時未能逃走。」

柳倩道：「逃是逃出來了，只是稍遲了一步。」

小莊道：「倩姐有沒看到一個少女逃出？」

「少女？」柳倩故作茫然。

只不過內心却在冷笑。

「是啊！一個姓巫的少女。」

柳倩道：「沒有看到啊。」

小莊道：「只怕是凶多吉少了。」

小高道：「那也不見得，巫素素能設計救咱們，她必有自救之道，說不定也在附近呢……」

「倩姐……」小莊舉杯道：「我敬你一杯。」

小高道：「我也敬表姐一杯，今夜，你們就可以小別勝新婚了。」

柳倩白了他一眼，道：「你就會討人厭。」

「不會的，表姐，吃了飯我就到街上去溜韃，讓地方給你們玩個痛快……」

小高眞的匆匆吃完就上了街。

這酒樓後面就是客棧。

兩人好久沒有在一起，熱情似火。

事畢不久，柳倩先下床去洗澡。

由於此刻是夜晚，她拿着蠟燭，進入浴室，正要閉門，「卜」地一聲蠟燭突然熄滅。

柳倩一驚，穴道已被人制住。

當然，她倒在來人的臂彎中。

接着就被人弄走了。

由於她被人制住的穴道都很不常見，她無法睜眼，可以說失去了知覺，因而不知是誰。

她醒來時，發現是赤裸地躺在地毯地上。

就和上次小莊及高氏父子躺的地毯地一樣。

紫色地毯，輕輕地很舒服，但在心情上，她却十分不自在了。

她相信是被人家弄到此宅門口，被此宅中人發現弄了進來。

她當然知道，這正是高鴻、徐起及裴元度的秘宅，也就是上次來此救小莊等人的宅子。

此刻本有人坐在一邊，又走進三人。

原來在此的是高鴻。

他一動不動地凝視着她。

此刻進入的三人是徐起、裴元度及司馬長鞭。

於是四人繞着柳倩兜圈子。

他們邊繞邊欣賞。

柳倩很美，但最美的是她的胴體。

這麼誘惑，眞叫人受不了。

司馬長鞭道：「她就是『捉龍』組織的頭子？」

徐起道：「正是。」

裴元度道：「要問問她，『捉龍』的目的何在？」

司馬長鞭道：「絕對不僅是謀生糊口而已。」

「當然。」高鴻道：「就看她們爲客戶『捉龍』却又在人前揚人的隱私，公佈一切就明白了。」

裴元度道：「柳倩，說吧！」

柳倩道：「會有什麼目的？」

司馬長鞭道：「至少是在刺探什麼，因爲妳們『捉龍』的對象，都是武林頂尖高手。」

「那是因爲頂尖高手不會討價還價，出手大方，而且由於年紀大了些，也不會向少女們毛手毛脚地……」

高鴻道：「不對，一定另有目的。」

柳倩當然不能說，道：「不信那也沒有辦法，我是一個卑微之人，以少女們的色相來換取衣食，我承認自己不是好人！」

徐起道：「恐怕還不僅僅是個壞人，妳要是不說點有用的，我們有新的辦法來整妳……」

柳倩道：「三位大俠的整人手法再兇，也不過是個『死』字而已。」

三人還在繞她而走。

（未完・六）

上文提要：顏如風、趙志英決定留在王府，準備替王桂武報仇，兩人日夜奔波，忙得團團轉，扮作僕役的金燈門中人眼看兩人情深義重，有些不忍，亦替他們安全擔心，於是暗中派人保護；酆都二鬼前來王府，勸顳顏如風不要插手王府之事，暫時離開王府，顏如風假裝答應，探出對方口風，知道正有大批人馬趕來濟南府，有所行動，二鬼還保證，如果顏如風合作，將會得到一份厚禮……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卧龍生・文　可飛・圖

四君子

償命息事寧人　畏懼官府追究

焦通道：「如是顏兄眞的肯退出濟南府，那份禮不會太輕，我想至少有五千兩銀子。」

顏如風道：「這麼說來，倒夠兄弟下半生的花用了。」

焦通道：「也許會更多一些。」

顏如風道：「焦兄能不能給兄弟一天的時間，讓我想一想？」

焦通一皺眉頭道：「顏兄，你可是要我們兄弟好看的麼？」

顏如風道：「焦兄不要多疑，兄弟要離開濟南府，也得安排一下。」

焦通道：「你答應了？」

顏如風道：「明日午時之前，兄弟才能決定。」

焦通臉色一變，冷冷說道：「顏如風，你好大的膽子。」

突然一上步，一把向顏如風的右腕抓去。

顏如風一閃避開，道：「焦老大，你……」

焦通道：「咱們在江湖上走動的人，講究的是一言爲定，你這麼變來變去，不覺得有失氣度麼？」

他口中說話，雙手攻勢却未停下，而且是愈來愈快。

顏如風揮動雙手，招架攻勢。

他採取的完全是穩紮穩打的路子，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一面閃避，一面封架。

他心中明白，酆都二鬼乃川東黑道上有名人物，武功造詣不凡，拖延時間，却對他們極爲不利。

有了上次的經驗，顏如風不得不小心謹慎一些，他要分出大部份精神，以防備對方突施殺手。

焦通連攻了廿餘招，始終沒有辦法取得制敵優勢，不禁有些急燥起來。

顏如風既不和他硬拚，也未全力施爲，只是採用遊鬥的方法。

焦通攻勢更急，一面大聲喝道：「老二，快些出手，咱們不能纏鬥下去。」

焦鵬早已躍躍欲試，但因一直未聽到焦通的招呼，不敢輕易出手。焦鵬聞聲飛起，右拳一揮，一式「乘風破浪」直搗過去。

忽然間，人影一閃，內室門一開，飛撲出一條人影。

蓬然一聲，接下了焦鵬一拳。

是趙志英。

他早已隱在大廳複室之中，冷眼觀察着廳內的搏鬥。

眼看焦鵬出手合攻顏如風，立時飛身而出，接下一拳。

這是硬碰硬的一招，兩人拳招接實之後，各自向後退了兩步。

趙志英右臂痲木，幾乎抬不起來，但他却暗中咬牙，未使痛苦形諸於外。

焦鵬也不好過，這對擊一拳，只撞得內腑中血翻氣湧。

所以，兩人硬拚了一招之後，就未再連續出手，彼此相對而立。

這等激烈的搏鬥，自然驚動了王府中人。

也驚動了金燈門中人。

十幾個健僕各執刀棒，湧到了大廳。

經過易容，穿僕從衣着的王舉人和方昭，也混在了僕從之中。

但他們並未出手，只是環立在大廳四週，以觀變化。

作賊心虛，焦氏兄弟雖然是橫行川東道上的梟雄人物，但此刻，也不禁有些心生畏懼。

顏如風、趙志英的武功，高强得出了兩人意料之外，王府中十幾個執刀的健僕，武功也許未放在他們心上，但這股氣勢，却使兩人有些驚心。

王桂武手提一根齊眉棍，怒目逼視着焦氏二鬼。

焦通也收拳而退，看看守在廳門的十幾個健僕，道：「顏如風，你要他們助拳呢？還是送死？」

顏如風笑一笑，道：「這些人都是王府中的忠心僕從，他們身受主人厚恩，有心以死相報。」

焦通怒道：「他們既是想找死，我焦老大就成全他們了。」

顏如風冷冷道：「顏某人已領教過高招，也不過如此罷了，念昔年一段香火情份，顏某適才手下留情，焦兄如再動手，那就別怪兄弟全力施爲了。」

焦通色厲內荏的喝道：「咱們兄弟既然來了，早已有完全準備，就憑你顏如風、趙志英和這王府中一干從僕，想留下咱們兄弟，只怕還沒有這麼容易。」

這時，王貴也匆匆奔來，手中提了一把長劍，道：「顏爺，小的已遣人報了案，衙門的人很快就會趕到，咱們只要擋住他們一陣就行了。」

有道是邪不能勝正，焦通、焦鵬聽到了官府中人就要趕來，也未免有些心生寒意。

兩個人對望一眼，突然一齊向廳外衝去。

但是一條齊眉棍却挾急勁的疾風，呼的一聲掃了過來。

酆都二鬼閱歷豐富，眼看這一棒來勢兇厲，力逾千斤，兩個人誰也無法赤手空拳接下這一擊之力。當下一吸丹田之氣，硬把向前奔衝的身子給穩了下來，人又退了回來。

這人正是王桂武，一棒逼退二鬼之後，擔心露出馬脚，一轉身，閃入人後。

王貴搖動着長劍，頂替了王桂武的位置，喝道：「濟南府是講王法的地方，兩位這等明目張膽，找到府來，勒索敲詐，形同搶劫，這就判你們個終身監禁了，如再出手傷人，那是死定了。」

焦通皺皺眉頭，低聲道：「老二，咱們栽了，這是個陷阱。」

焦鵬道：「不錯，這些僕從中隱了不少高人，剛才那小子擊出的一棒之威，決不在姓顏的和姓趙的之下，咱們今日只怕很難出得此地了。」

焦通道：「咱們來此之時把話說得太滿，只怕不會有接應趕援。」

焦鵬道：「就算有人趕來接應，只怕也來不及了。」

兩人談話的聲音不高不低，其中大部份對答之言，都被顏如風等聽到。

王貴只是虛張聲勢並未立刻攻向兩人。

堵在大廳門戶處的羣僕也未湧入廳中。

顏如風、趙志英，只是嚴密的戒備着，也未再對兩人出手。

事情又成了一個僵持相對之局。

焦氏兄弟被一棒逼回，已知王府中早已有備，破圍而出，似非易事。

這時，十幾個手執鐵尺、單刀、鐵索的公門中人，已到了廳外。

圍在王府中的僕從人等立時退開。

一個四十左右的中年漢子似是捕快領班，揮揮手，道：「兩位的膽子很大啊，大白天，竟敢侵入府第，給我拿下。」

兩個手執鍊子索的人突然一抖鐵索，向兩人頸間套去。

焦通、焦鵬一施眼色，兩人同時出手，左手接住鐵索，右手一揮，竟把兩個拿人的公差的腕脈擒住。

焦通將拿人的公差的腕脈擒住，用力一帶拉入懷中，鐵索一絞，反纏在兩人的頸上。

那中年大漢臉色一變，道：「好啊！你們竟敢拒捕。」

焦通又冷冷說道：「我們只要一收鐵索，你們兩個伙計非死不可。」

中年大漢抽出袖中的一對鐵尺，道：「殺人償命，你敢殺捕快……」

焦通接道：「我爲甚麼不敢？咱們保命要緊。」

焦鵬道：「領頭的，你貴姓啊？」

中年大漢道：「在下姓徐。」

焦通道：「徐班頭，咱們找上王府，一非欺詐，二非勒索，只是當年和王舉人有一點私人過節，如今王舉人既然死了，這件事也就算了，只要徐班頭網開一面，放了咱們兄弟，必有一報。」

徐班頭冷冷說道：「你們想得好！王舉人在濟南府是何等身份，豈容你們這等江湖人隨便來去？放了兩位捕快，你們不過是受幾年牢獄之刑，殺了兩人，你就非要償命不可。」

焦通哈哈一笑，道：「徐班頭，咱們兄弟闖蕩江湖，殺人過百，豈在乎多殺一兩個人，你不顧及兄弟的生死，咱們也只好拚了再說，就憑你們幾個人，也未必能留住咱們兄弟。」

徐班頭道：「兩位如是眞要殺官拒捕，那就別怪兄弟會轉請知府，調集

受騎營的兵馬，對付兩位了。」

焦通、焦鵬心裏還眞是有些害怕。

兩個人互相望了一眼，焦鵬開了口，道：「徐班頭，如是咱們放了你兩個手下兄弟，你怎樣對付咱們兄弟？」

徐班頭道：「放了人，也要跟我們到衙門裏走一趟，民不舉，官不究，只要王府裏不追究，在下可以放兩位一馬，如是王府中要追究，老實說，咱們也沒有法子，只好讓兩位吃官司了。」

焦通臉色一變，道：「如若咱們非要吃官司不可，那就只好弄一個明明白白了。」

徐班頭道：「這要看王府的態度了。」

一般的捕快捉拿汪洋大盜，那就像狗狠對咬，兩邊心裏都有些害怕，除非是情非得已，兩邊的人都不願拚命。

王貴早已得到指示，最好是能把大事化小，官府中人本是名正言順的捉拿强盜的，但是官府中人一出面，那就是雷聲大，雨點小，而且，事情辦不好，反而越辦越糟。

輕輕咳了一聲，王貴挺起胸膛，道：「徐班頭，在下剛才已得到老夫人的指點。」

徐班頭道：「老夫人怎麼說？」

王貴嘆口氣，道：「敝東主已經入土，生前的恩怨，老人家也不願再多追究，只要這兩位朋友說一句不再侵犯王府，老夫人也就不再追究這件事。」

徐班頭看看焦鵬，道：「兩位可都聽到了，老夫人已決定不再追究這件事，但兩位還得跟我們到衙門裏走一趟。」

焦鵬接道：「彼此之間事情已了，我們爲甚麼要跑一趟衙門？」

徐班頭道：「衙門裏沒有老虎，兩位走江湖多年，怎麼如此不夠膽子？我帶兩位進衙門，只要兩位具個結，立刻放人。」

焦通輕輕咳了一聲，道：「咱們相信你徐班頭一句話，兄弟放人。」

兩個人同時放開了被鐵鍊子絞在頸間的捕快。

這兩兄弟久年合作，一起爲盜，彼此之間早已經心靈相通了，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彼此間已胸有成竹。

焦通臉色變得很快，拱拱手，道：「徐班頭，王老夫人量大如海，你徐兄也一諾千金，咱們兄弟信得過。」

徐班頭接道：「這麼說來，兄弟就不客氣了，給我鎖了。」

焦鵬想出手反抗，但却被焦通示意阻止。

焦通、焦鵬就這樣被鎖住，帶離王府。

這時，天色近午，行人正多，兩個被鐵鍊子鎖住的人走在大街上，自然會引起萬衆注目。

不少人停足而觀。

焦通、焦鵬心中雖然是羞惱異常，但兩人都是久年積賊，壓制下心中怒火，沒有發作。

轉過兩條大街，圍觀的行人更多。焦鵬回顧了焦通一眼，突然停下了脚步，道：「徐班頭，這可是帶着我們兄弟遊街麼？」

鐵鍊鎖着人犯，青天白日下，走在大街上，大概是幹捕快的最神氣的時刻。

徐班頭笑一笑，道：「這是國家的王法，兩位既然戴上了，不進衙門，不落案，就沒有法子放下來，衙門離此已經不遠，兩位只好擔待一下了。」

焦鵬冷冷說：「人是一張臉，樹上一層皮，大丈夫可殺不可辱，你徐班頭昂首闊步的好神氣，却拿咱們兄弟的面皮往地上擦！」

焦通接道：「徐班頭，我兄弟說得不錯，這樣子，咱們受不了，我瞧，咱們不想去衙門了。」

兄弟倆說翻就翻，一伸手抓住了兩個牽着鐵鍊子的捕快，迅快的取下了頸鍊子，套在了兩個捕快的頸上，冷冷說道：「龜兒子，你們神氣了半天，格老子也該出出氣了。」

徐班頭抽出了袖中的鐵尺，冷冷說道：「焦通、焦鵬，你們要造反？」

焦鵬冷冷說道：「造反就造反，老子受夠了。」

徐班頭心中有點慌，他明白，憑自己和這幾個巡捕，決不是這兩人的敵手。

心中嘀咕，口中却大聲喝道：「姓焦的，朗朗乾坤，你們敢拒捕殺官。」

焦鵬哈哈一笑，道：「你龜兒子也知道怕死啊！你拿老子不當人，宰了你，老子才能出這口氣。」

徐班頭道：「焦老大，你怎麼說？」

焦通皮笑肉不笑的一咧嘴，道：「徐班頭，你這是給臉不要臉，咱們兄弟拿你當人看，你却拿咱們兄弟當猴子耍。」

徐班頭怒聲喝道：「你們兩兄弟聽着，當街殺官，可是死罪！」

焦鵬接道：「死罪？咱們瞧瞧那一個龜兒子先死……」

突然間身子一顫，倒了下去。

幾乎在同時，焦通也向地上倒去，口中叫道：「封喉！」

封喉甚麼？他已經沒有法子說出來。徐班頭呆住了，八個捕快也愣住了。

他們都已拔出腰刀鐵尺，準備圍攻兩人。

但他們也明白，眞要出手，可是雞蛋撞石頭，非砸不可。最好的法子，就是虛張聲勢一番把兩人嚇住，叫兩人改變心意。

但却未料這兩個綠林大盜會忽然倒下。

兩人的臉色，立刻變青。

徐班頭鎭靜了一下心神，道：「瞧瞧看，兩個人怎麼樣了？」

兩個捕快一探兩人鼻息：「翹啦。」

徐班頭道：「傷在何處？」

一個捕快應道：「兩把飛刀射入後心。」

伸手拔下了焦鵬背上的飛刀。

那是一種小型的飛刀，大約有三寸多長，一端用麞皮裹有半寸，作爲刀柄，刀上是一片藍汪汪的顏色。

徐班頭皺皺眉頭，道：「好厲害的毒刀，把兇刀和屍體帶回衙門。」

* * *

言小秋扮裝成一位中年販夫，混在人羣中，目睹了這場謀殺。

徐班頭認不出這飛刀的來源，但言小秋却認得出來。那是江湖上最兇毒的暗器之一——封喉飛刀。這刀上的奇毒，中人之後，見血封喉，立刻致命，不管是否中人要害，都使人無法留下一句遺言。

封喉飛刀出現濟南府，雖然殺的是川東二鬼，但給予言小秋的震動，當不在徐班頭之下。

這是道道地地的殺人滅口，兼具了殺雞儆猴的作用。

明顯的告訴了徐班頭，在大街口、白日下、衆目睽睽之中，要殺人，只不過是擧手之勞。

最妙的是，那麼多圍在四周看熱鬧的人，不下二百隻眼睛，竟然沒有人看到兇手是誰。

徐班頭和一衆捕快距兩人不過四、五尺的距離，竟然也是未瞧出。

言小秋看出了一點苗頭，但也只不過看到了一點影像，那是個穿着藍皮褲褂的人，街上都是這樣的裝束。言小秋看了那封喉飛刀一眼，再追出人羣時，已不見了那個人。

大街上沒有見人奔跑，兇手可能在緩緩的走着。但言小秋記不得那人的臉，也瞧不出他有甚麼特徵。兇手也有可能還在現場，繞了一個圈子，又混入了人羣之中。

這人不但飛刀惡毒，而且，他的武功、機智和鎭靜的工夫，都是一個勁敵。

選擇的殺人地點，也和別人不同。

言小秋也很冷靜，繞了個圈子，轉入了另一條街上，直到確定沒有被人跟踪時，才溜入王府之中。

王府的密室中，聚集了金燈門中所有的人。

王俊、于重、方昭、蕭飛燕和黃媚。

齊子川還留在大門口處，他職司重大，無暇參與會商。言小秋走入密室，看人人臉色凝重，就知道有了大事。

他本想帶回來一個使人震動的消息，但現在，他只好先忍下去，一抱拳，道：「掌燈大哥，發生了甚麼事？」

王俊吁一口氣，道：「四弟回來得正好，你瞧瞧那是甚麼？」

言小秋轉頭望去，只見木案上擺着一個三寸六分長短的人形暗器。那是白銀混入精鋼中打製而成的一個長形美人，尖厲的雙足，和頭上飄揚起的幾根尖銳的髮絲。

就外型看去，半顆美人像，打造得是那麼靈巧，但却是江湖上又一個兇厲無比的致命暗器。取入手端詳了一陣，言小秋又緩緩把它放在案上，道：「羅刹斷魂刺，又名美人奪命鏢，是江湖女魔羅刹女的獨門暗器，不知在何處取得？」

王俊道：「不知何時被人釘在了大門上，是齊老取下，交給了二弟。」

言小秋輕嘆口氣道：「封喉飛刀、美人奪命鏢都到了濟南府，而且都對準王家而來。」

于重聽得怔了一怔，道：「老四，你說甚麼？封喉刀也到了濟南府？」

言小秋道：「不錯，在大街上、萬目注視之下殺了川東的酆都二鬼焦氏兄弟，想不到，大門上又發現了羅刹女的美人奪命鏢。」

王俊道：「二弟，封喉刀很難對付麼？」

于重道：「何止難對付，江湖上四大最兇惡的暗器能手，竟有兩個人到了濟南。」

王俊道：「爲甚麼都衝着王家而來？」

蕭飛燕道：「也許衝着咱們來的。」

黃媚搖搖頭，道：「小妹相信，咱們的行動還很隱密，他們還不知道內情。」

言小秋道：「封喉刀很鎭靜，在我眼皮下殺人，我竟然沒有看清楚他的面貌。」

于重道：「有這種事？」

言小秋苦笑一下，道：「千眞萬確，我知道他沒有跑，但就是瞧不出他在何處！」

蕭飛燕道：「這麼說來，四哥栽了？」

言小秋道：「栽了，而且栽得很慘，他連殺兩人，我竟然找不出他隱身何處，那就說明了他不但手脚俐落，而且，還有一份殺人如拾芥的鎭靜工夫，這是江湖上第一流的殺手、第一流的高人。羅刹女更不會在他之下，這樣兩個人物都到了濟南府，究竟是爲了甚麼？」

方昭道：「決不會只是爲對付王學人。」

言小秋道：「至少和王府有些關係，他們爲了甚麼？王學人究竟是怎麼的一個人物？」

于重道：「叫人想不通的也就在此了，聽說兩人也兼當殺手，但每一次受僱殺人，至少要數千兩黃金的價錢，王學人不是江湖上的名人，老實說

，用不着偃請這等第一級的殺手來對付他！」

王俊道：「何況，王舉人已經死了，而且已下葬入土了！」

言小秋道：「也許他們來濟南是別有所為，感覺到王府中隱有高手，才發出美人奪命鏢向咱們示警，要咱們不可捲入漩渦。」

于重沉吟了一陣，道：「想一想，實在是奇怪得很。」

黃媚道：「四哥，近日之內，有沒有甚麼武林高人到此？」

言小秋道：「沒有聽說。」

黃媚道：「有沒有甚麼欽差大臣到此巡查？」

言小秋道：「也沒有。」

黃媚道：「王舉人如是一個武舉人，決不會有這樣高級的殺手來殺他，他可能還有一種神秘的身份。」

王俊道：「這個似乎是不太可能，他家世清白，交遊不多，而且從未離開過濟南府。」

黃媚道：「大哥，江湖上無奇不有。」

王俊沉吟了一陣，道：「六妹，我雖是金燈門掌燈大哥身份，但我對江湖中的事，知曉有限，我有很多不解之處，不知可否問你們？」

黃媚道：「大哥有事垂詢，只管請說。」

王俊道：「那酆都二鬼不是他們自己的人麼？」

黃媚道：「是！」

王俊道：「小兄想不通，既是自己人，為甚麼封喉刀要殺死他們？」

黃媚道：「因為他們這一次來濟南府，可能有大作為，酆都二鬼萬一被帶入官府，熬不住刑訊，說出了他們的內情，那豈不是一場大麻煩，萬一濟南府調動官兵圍剿，豈不是壞了他們大事？」

王俊道：「綠林中人，怎能夠如此不講義氣。」

于重道：「黑白不同之處，就在這一點了，白道中人，義氣為先，一語千金；黑道中人却是利害第一，只求目的，不擇手段。」

王俊搖搖頭，道：「盜亦有道，這些人眞是連强盜也不如了。」

言小秋道：「目下最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咱們要先找出他們的用心何在？」

忽然間，響起一陣卜卜的敲門聲。

方昭一皺眉頭，打開密室木門。

這地方，本是王府中極秘密之處，整座王府中只有兩個人知道——王舉人和總管王貴。

進門的是改扮成僕丁、易容改貌的王桂武。

方昭掩上木門，王舉人却一抱拳道：「打擾諸位了。」

王俊拱拱手道：「有甚麼重大之事麼？」

王桂武道：「如無重大之事，咱也不敢驚擾諸位了。」

方昭道：「怎麼說？」

王桂武道：「有兩個陌生人送進來一隻木箱，不知作用何在，顏、趙兩位鏢頭已把他們接入大廳，諸位是否要去查看一下內情？」

王俊點點頭，道：「好！我們去看看。」

幾個人由密室地道走了出來。

這時，顏如風、趙志英已把兩個穿着藍布褲褂的大漢帶入了大廳。

黃媚早已穿上了丫環的衣服，立刻捧着茶盤，獻上香茗，悄然退在顏如風的身後。

她目光銳利，一眼之下，已瞧出這兩個藍布褲褂的大漢戴有人皮面具。而且，他們盡量使自己的衣服穿着顯得十分平凡。

顏如風輕輕咳了聲，道：「兩位朋友，恕顏某人眼拙，不識兩位朋友的高姓大名。」

左面一人笑一笑道：「咱們兩個都是無名小卒，通上姓名，顏總鏢頭也不會認識咱們，如是顏總鏢頭一定要咱們報個稱呼，就叫在下馬老大吧！」

另一個藍衣人道：「我大哥叫老大，我自然是馬老二了。」

顏如風皺皺眉，道：「兩位馬兄，來此王府，不知用心何在？」

馬老大道：「顏總鏢頭對王府中事，能夠作得幾分主意？」

只聽一人高聲應道：「顏師父可作大半主張，另一小半麼？兄弟可以作主。」

王貴大步走了進來，身後帶着兩個長隨，正是方昭和言小秋扮裝的王府僕丁。

馬老大道：「閣下是……」

顏如風道：「這是王府的總管。」

王貴道：「敝東主不幸被人逼死，老夫人憂傷過度，養病山莊，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兄弟這總管的身份……」

馬老大道：「不管你閣下是甚麼身份，只要能作主就行。」

王貴道：「兩位有何見教，可以說了。」

馬老大道：「顏、趙兩位總鏢頭都是那日親身參與搏殺的人，想必還記得當日兇手的面目了？」

顏如風道：「記得。」

馬老大道：「好！顏總鏢頭，請打開木箱瞧瞧。」

顏如風略一沉吟，打開了木箱蓋子。

凝目望去，不禁一呆。

原來，木箱之中，放着四顆血淋淋的人頭，正是那日挑戰王桂武的四個人。

這是完全出人意外的事。

馬老大輕輕咳了一聲，道：「顏總鏢頭，瞧清楚了麼？」

顏如風道：「瞧清楚了。」

馬老大道：「好！瞧清楚了就行，他們不知天高地厚，為了一點小怨，逼死王武舉，我們以四個人頭，償還了王舉人一命，人死不能復生，也只有這個辦法了。」

顏如風皺皺眉頭，道：「人頭不錯，就是他們四個……」

馬老大接道：「酆都二鬼、焦氏兄弟來王府中鬧事，也被我們處決了，就算把他們送入官府，也不會判他們死罪的，這一點，顏總鏢頭肯相信吧？」

顏如風道：「焦氏兄弟犯的不是死罪。」

馬老大道：「但他們還是死了，死者寃仇已雪，活的氣息可平，咱們兄弟送上這四顆人頭，只求一事！」

顏如風道：「請說吧。」

馬老大道：「咱們已經替王舉人報了仇，殺人不過頭點地，諸位下手，也不過如此而已，所以，在下希望王家的人，不要再追究這件事了。」

顏如風沉吟了一陣，回顧了王貴一眼，道：「總管意下如何？」

王貴道：「就道理而言，不過如此了。」

馬老大哈哈一笑，道：「總管很明事理，咱們只等諸位一句話，立刻告辭。」

王貴輕輕吁一口氣，道：「顏兄，請問他們一聲，我們可以不再追究，但他們和王府中這筆仇恨，可也是從此化為烏有了？」

馬老大哈哈一笑，道：「總管但請放心，和王家有仇，和招惹你們王家的人都已除去了，王家和我們活着的人，自然是毫無仇恨可言，從此王家也可以過過太平的日子。」

王貴道：「王家萬貫家產，只此一脈，老夫人經此大變，痛不欲生。」

馬老大道：「總管，王舉人已經死了，縱然有天下第一靈丹，也無法使他復生，但加害於他的人，數命償他一命，最好的結果，也不過如此，王總管如能想出更好的辦法，在下倒希望聽聽高見。」

王貴道：「我沒有更好意見，顏總鏢頭既然認出了四位兇手，咱們也沒有好講的道理了，只是在下還得費一番說詞說服老夫人了。」

馬老大道：「那就麻煩總管了。」

王貴道：「那是在下應盡之份，談不上麻煩二字。」

馬老大道：「就此一言為定，王府不再追究這件事，更不能再報官府，彼此一了百了。」

王貴道：「好！甚麼人代我們誅殺了兇手，請馬兄代我們謝他一聲。」

馬老大道：「這個不敢當了，但咱們一定把總管的話帶到，希望王府不要把此事張揚出去，更不用再化銀兩偃請高手，踩訪仇踪，顏、趙兩位總鏢頭也可以再回鏢局任事了！」

王貴笑一笑，未再接言。

不提反對之見，自然是等於同意了馬老大的話。

馬老大笑笑，道：「這四顆人頭，希望總管在祭奠過王武舉之後，把它歸還，我們兄弟告辭了。」

說走就走，轉身大步而去。

王貴沒有阻攔，顏如風望着兩位的背影，看他們離去消失之後，才緩緩的道：「王總管，咱們可是眞的不追究了？」

王貴道：「元兇已經授首，咱們就算不同意，又能如何？」

顏如風道：「說的也是道理。」

趙志英突然說道：「顏兄，咱們要不要在這裏多住幾天？」

顏如風道：「為甚麼？」

趙志英道：「在下一直覺得，他們這求和方法太過吃虧，不通常情，所以，在下覺得這有些奇怪。」

顏如風道：「趙兄懷疑甚麼？」

趙志英道：「求證一事！」

顏如風道：「求證甚麼？」

趙志英又道：「他們究竟是甚麼人？」

顏如風苦笑一下，道：「這個，我無法說出他們的身份，不過，他們對此事的處理手法，已到了嚴厲無匹的境界，老實說，就算是要我們親自處理，也不會用這樣的手法，四個兇犯，一齊殺死，另外，還加上了酆都二鬼。」

趙志英道：「顏兄，這決非咱們兩個的力量。」

顏如風道：「這個我知道。」

趙志英道：「他們不怕咱們，為甚麼却給了咱們這麼大的面子？」

顏如風道：「我看，他們不是給咱們的面子。」

趙志英道：「啊？」

顏如風道：「但他們似乎是有些擔心官府中人。」

趙志英點頭道：「這話倒也有些道理。」

顏如風道：「桂武是有功名的人，如是一狀送進衙門，濟南府也要頭大如牛，全力以赴，緹騎營和府中捕快在全力搜查之下，必可發現他們落足之處，那時，如若調動大軍出來，他們武功雖高，也無法和大批官軍抗衡。」

趙志英道：「他怕王家追迫官府？」

顏如風點點頭。

趙志英道：「他們想在濟南府停下來，很隱密的停下來，這就是最重要的原因。」

顏如風道：「不錯，所以，他們不希望王家追究這件事，不惜殺了自己人，送來人頭，以消王家之氣。」

趙志英道：「餘下的事，應該是，他們為甚麼要留在濟南府了。」

顏如風見王貴一直沒有開口，忍不住問道：「王總管，你對此事看法如何？」

（未完・四）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東風傳奇

東方玉・文
可　飛・圖

喬裝易容谷少俠　施計對付通天教

上文提要：谷飛雲依約趕去山神廟，半路遇到辛七姑阻攔，勸他不要和她的四師兄相約，以免中計，谷飛雲此次赴約，準備一戰，見到孟時賢邀請藍公忌、鹿長庚助拳，廟外還有守山四老，他們是設陷阱捉拿谷飛雲，酣戰一展開，金母趕來，先將藍公忌打倒，四老反戈將孟時賢捉住。谷飛雲轉回隴山莊，以莊主身份出現，將陳康和等人救醒，追問他們被擒經過……

谷飛雲又道：「好了，現在已經沒事了，她們連神志都被迷失了，陸仙子就在山口的山神廟中，你立時領她們前去。」徐永錫應了聲「是」。

谷飛雲站起身道：「今晚的事，誰都不准洩漏出去，否則惟你是問。」

徐永錫連聲應是道：「莊主就是不吩咐，屬下也不會說的。」

谷飛雲走到門口，回身道：「你見了陸仙子，就留在那裡，聽候差遣。」

徐永錫又應了聲「是」。

谷飛雲眼看事情都已辦妥（金母以「傳音入密」和他說的），就回到第一進，從屏後進入地下室，一脚來至書房，他已知道莊主（孟時賢）是住在書房後面的卧室裡的。

就當他堪堪跨進書房門口，只見一名青衣使女迎着躬身道：「莊主回來了，小姐已經等了好一回了呢！」

谷飛雲聽得不由一怔，心中暗暗叫了聲：「糟糕！這使女不知叫甚麼名字？她口中的小姐更不知是誰！」一面故意用手摸了一下嘴上的八字鬍，口中唔了聲，目光抬處，才看到一張小圓桌旁，果然坐着一個一身淺藍衣裙的少女，這時已經盈盈站起，欠身叫道：「四師哥。」

這人竟然是辛七姑！

谷飛雲心中暗暗哦了一聲，孟時賢和她一同派往華山派去的，孟時賢在這裡當上莊主，她自然也會在這裡了，心念轉動，故意冷聲道：「妳來作甚？」

隨着話聲，走到上首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青衣使女立即送上一盞茶來。

辛七姑道：「小妹聽說四師哥約谷飛雲到山神廟去，不知他去了沒有？」

谷飛雲哼道：「妳就是爲了這件事來的？」

辛七姑道：「那倒不是，初更時分，剛接到大師哥的飛鴿傳書，小妹因四師哥沒有回來，只好在這裡等了。」

谷飛雲取起茶盞，喝了一口，問道：「大師兄怎麼說？」

辛七姑道：「他要你陪同藍、鹿二位供奉，去一趟華山，作爲後援，如果陸碧梧華山之行已經辦妥了，就不用和他們見面，直接趕去桐柏好了。」

谷飛雲心中暗道：「薑果然是老的辣，這一切，金母早就料到了。」一面頷首道：「好。」

辛七姑問道：「四師哥要如何回大師哥的話呢？」

谷飛雲心想：「原來辛七姑是負責連絡事宜的。」一面冷傲的道：「大師哥的話，就是命令，自然照他說的辦了。」

辛七姑望了他一眼，又道：「四師哥還沒告訴我山神廟的事如何呢？要不要跟大師哥說？」

谷飛雲故意氣憤的道：「說甚麼？姓谷的小子根本沒有去，我們平白無故等了兩個更次，妳說氣不氣人？」

人要進補　馬要操練

極品 蟲草水魚精 口服液

秋冬進補上佳珍品！

極品 蟲草水魚精 口服液
CHONG CAO SHUI YU JING
高級強壯滋補佳品

本品選用我國名貴地道藥材冬蟲夏草及珍貴鱉科動物水魚取其有效成份精製而成口服液。係高級滋補強壯劑。男女老少均可常服。

國貨公司、藥行有售

購買時請認明 商標

中國 廣東省微生物研究所研製
河南省漯河市第一製藥廠出品

總代理：香港正豐國產藥品有限公司

電話：5-754032
5-748413

辛七姑心裡笑了，他果然聽自己的勸告，沒去赴約，這就盈盈站起，說道：「時間不早，小妹告退。」

* * *

翌日早晨，谷飛雲剛盥洗完畢，青衣使女就在門口叫道：「啓稟莊主，陳總管來了。」

谷飛雲頷首道：「知道了。」

緩步跨出書房，只見陳康和已經站在那裡，看到谷飛雲，連忙趨上幾步，陪笑道：「莊主早。」

谷飛雲冷峻的道：「你來找我有事？」

陳康和聳着肩道：「屬下有事情來向莊主稟報的。」接着又以「傳音入密」說道：「谷兄，我是丁易呀！」

青衣使女走到書房門口，回身道：「陳總管大概還沒有用早點吧，要不要叫廚房多送一份來？」

谷飛雲聽說眼前的陳康和還是丁易扮的，就抬了下手道：「妳多送一份來就好。」

青衣使女答應一聲，陳康和連忙陪笑道：「多謝迎春姑娘。」

青衣使女說了聲：「不用謝。」就俏生生往外走去。

谷飛雲問道：「丁兄怎麼知道她叫迎春的？」

丁易笑道：「兄弟進來時，她自己說小婢迎春見過總管，她自然叫迎春了，再說，陳康和是通天教的老人，這裡的人他應該很熟了。」

谷飛雲道：「陳康和就在莊中，丁兄……」

「沒關係。」丁易洒脫一笑道：「谷兄放心，兄弟會運用自如的，再說，這裡也只有陳康和可以進來，兄弟奉金母之命，和谷兄之間擔任連絡，不扮他扮誰？」

谷飛雲問道：「昨晚家父和祝中堅兄妹去了之後，徐永錫領着青雯四人也趕去了，不知荊月姑等人如何了？」

丁易笑道：「事情很簡單，谷伯父改扮成金母的車把式，荊姑娘等四人只要戴上一張面具，仍可扮作金母的侍女，青雯她們服過歸心丹，仍撥在陸碧梧(席素儀)手下就好了。」

谷飛雲道：「對了，孟時賢、鹿長庚、藍公忌三人，不知金母如何處置了？」

丁易道：「孟時賢現在是伯父的助手，至於鹿、藍二人，他們還有用處，已由伯母給他們服了歸心丹。」

「這樣就好了。」谷飛雲就把昨晚辛七姑接到東無忌飛鴿傳書，要自己暗中跟在金母等人後面，前去華山，作為後援，所以最好要鹿、藍二人在山神廟等候自己。

丁易點點頭道：「由此可見通天教並不信任外人，後援也者，事實上是暗中監視了，好，這件事，兄弟回去就會稟報金母的。」

谷飛雲道：「迎春來了。」

過不一回，迎春果然提着食盒走入，放到小圓桌上，那是四碟小菜、一鍋稀飯和兩籠蒸餃，她放好兩副牙筷，裝了兩碗稀飯，才躬身道：「莊主、陳總管請用早點了。」

谷飛雲坐下之後，擺了下手道：「這裡不用妳伺候了。」

這是說，他和陳總管要談機密事了。迎春答應一聲，退了出去。

丁易跟着在橫頭落坐，湊過頭來，低聲說道：「還有一件事很傷腦筋。」

谷飛雲問道：「甚麼事？」

丁易道：「聽說金母的師妹金鸞，已被通天教敦聘去擔任副總護法，極可能也被他們迷失神志，宇文蘭、許蘭芬兩位姑娘急得懇求伯母(假扮陸碧梧)給她們幾顆解藥(陸碧梧身邊有迷失散和歸心丹的解藥)，就要趕去找她們師傅，但伯母勸她們暫時先忍一忍，且等到了桐柏，再作計較，兩位姑娘只怕要谷兄勸她們才肯聽呢！」

谷飛雲臉上一紅，攢攢眉道：「這……」

丁易笑道：「兄弟不過先告訴你一聲，等見了面，不妨勸勸她們。」他喝了一碗稀飯，就站起身道：「兄弟該走了，谷兄還有甚麼事嗎？」

谷飛雲道：「沒有甚麼事了，丁兄出去小心些！」

丁易笑了笑，聳聳肩，甩了下大袖，說道：「眞要遇上陳康和，如果有第三者在場的話，一定會說兄弟是眞的。」

丁易走後，谷飛雲信步走出書房，從迴廊經過西花廳，這裡雖是地底，但天花板上畫着藍天白雲，經走廊木柱上柔和燈光映照，倒也和露天一般，一片小院落中，種着不少花卉，也頗爲可觀。

再從花廳向北，有一座圓洞門，在地面上，從圓洞門出去，該是通向第二進的長廊了，但這裡跨出圓洞門後，却只有一條通道。

谷飛雲心中暗想：「這地下室的一切佈置雖和地面上完全一樣，但却只有一進而已，只不知這條通道通向何處？」

一面繼續朝前走去，這條通道，每隔一丈左右，壁間就有一盞油檠，也別無分岐，估計應該已經走到後園了，迎面果然有一道石級，拾級而登，盡頭處已無路可通。

谷飛雲凝目四顧，發現右首壁間有一個銅環，就伸手拉了一下，突聽頭頂響起一陣軋軋輕震，立時露出一個方形出口，舉步跨上，原來已在一處水榭之中，中間本來是一張石桌，現在已經向左移開，自己不知如何復原，只好用手去推，這一推果然應手推去，恢復原狀。心中暗道：「此處院莊，不知究竟是何人宅第？」

出了水榭，是一條九曲欄杆，通向一座堆砌得相當玲瓏的假山，石蘚青翠，山上有亭翼然，小徑盤曲可

登。

谷飛雲一時乘興，就循着小徑登上假山，走入亭中，只見假山對面是一片綠油油的草坪，一排五間樓宇，四周圍以半人高的冬青樹，當作牆垣，樓宇間的迴廊上，朱欄曲折，垂以湘簾，看去十分清幽，不知住的是甚麼人。

「哦，辛七姑並沒有住在地底石室，莫非就住在這幢樓宇之中？」心念轉動，不覺一手扶欄，朝樓中凝目望去。

就在此時，突覺身後微風颯然，似有人欺近，急忙回過身去，只見一個身穿紅衣的女孩已經到了差不多一丈左右，心中不由一愣，這女孩不過十三四歲，一身輕功倒是不在小師妹珠兒之下！

那紅衣女孩緊綳着一張蘋果臉，叱道：「這是甚麼地方，豈容你鬼鬼祟祟的覷伺？」

她不知道自己是這裡的莊主！

谷飛雲含笑問道：「這裡是甚麼地方？」

紅衣女孩哼道：「你不知道就快滚！」

谷飛雲笑道：「在下又沒礙着妳甚麼，小姑娘幹嗎這麼兇巴巴的？」

紅衣女孩被他看得臉上一紅，雙手叉腰，怒聲道：「看你就不像是好人，你再不滚，我可不客氣了。」

谷飛雲道：「妳知道我是甚麼人嗎？小姑娘說話，怎麼可以如此沒有禮貌？」

紅衣女孩氣道：「我要你滚，已經客氣了。」

谷飛雲見她蠻不講理，有意逗着她道：「那麼不客氣又如何呢？」

這句話果然逗得紅衣女孩氣紅了臉，冷笑道：「你果然不識好歹，那就由我教訓你了！」

話聲甫落，人已倏然欺近，揮手迎面拂來！

這一下不但來得十分快捷，而且拂出來的手五指舒展如蘭，一拂之中，居然包含了七八種手勢，手指幾乎籠罩了谷飛雲身前十幾處大穴。

這要是換了一個人，根本連看也未必看得清楚。

谷飛雲不期暗暗一怔，忖道：「這是甚麼手法？」

他當然不好和一個小女孩眞的動手，臉上依然含着笑容，說道：「妳這一手使得不錯啊！」

右手朝前一探，五指一攏，已一把抓住了對方手腕，但一攏之後，就放開了。

紅衣女孩被他一把抓住，心頭一急，左手一掌飛快的朝谷飛雲當胸切來。

谷飛雲沒想到她左手會來得如此快法，啪的一聲被她切個正着。

紅衣女孩手腕被抓，谷飛雲雖然很快放開了，但她從未被男子抓過手腕，一張小臉業已脹得通紅，忽然後退一步，惡狠狠的道：「好個惡賊，你眞該死，告訴你，方才你已中了我一記五陰掌，最多只有十二個時辰好活了，你走吧！」

谷飛雲練成「紫炁神功」，紅衣女孩這一掌只不過拍在他衣衫上，就算她擊實，也傷不了他，但聽紅衣女孩說出她使的是「五陰掌」，心頭不禁有了怒意！

他聽師傅(岳大先生)說過，魔教中有一種極厲害的陰功，練到五成，就可以傷人於無形，名之爲「五陰掌」，練到七成，爲「七陰掌」，中人無救，練到九成以上，爲「九陰掌」，可在數丈以外取人性命，因爲掌發無形，有時被人擊中了還一無所知。

這紅衣女孩莫非是魔教中人？小小年紀，竟然如此歹毒，自己和她無怨無仇，就驟下毒手，換了另一個人，豈不白白送命？

一念及此，不覺目射寒芒，說道：「小姑娘，我和妳無怨無仇，妳小小年紀，竟然出手如此歹毒，妄使五陰掌，今天如果不是我的話，豈不死得寃枉？妳師父是誰？難道沒有告誡妳，練成此武功，不可輕易傷人！」

紅衣女孩被他說得雙眼一紅，叫道：「因爲你該死，你是壞人，所以你非死不可！」

谷飛雲大笑道：「可惜妳的五陰掌還傷不了我。」

只聽一個野鴨般的老婦聲音說道：「甚麼人敢在這裡撒野？」

紅衣女孩聽到聲音，立即面有喜色，叫道：「任婆婆快來，這人壞死了！」

「老婆子來了。」

話聲甫落，一道人影已從亭子簷角飛落，那是一個花白頭髮，生成一張馬臉的老婦人，兩隻三角眼打量着谷飛雲，冷冷的道：「小子，你來做甚麼？」

谷飛雲聽她口氣，好像認識自己，一面拱拱手道：「在下只是……」

任婆婆不待他說完，就截着道：「你不知道這裡是玲瓏山館？」

紅衣女孩道：「任婆婆，他方才好兇，說我出手歹毒，妄使五陰掌，還說五陰掌也傷不了他……」

任婆婆的馬臉越拉越長，望着谷飛雲，冷聲道：「小子，這些話可是你說的？」

谷飛雲雖不知玲瓏山館是甚麼地方，但也可以聽出，住在玲瓏山館的一定不是尋常人物，自然想多瞭解一些，這時聽任婆婆一口一聲的叫着「小子」，這份盛氣凌人的口氣，心中不覺有氣，再也忍受不了，臉色微變，豁的一聲，打開摺扇，在胸前搖了兩搖，口中沉哼一聲道：「不錯，這些話是我說的，又是如何？小姑娘出手傷人，我不該說嗎？」

任婆婆厲笑道：「好小子，就是你

師父和老婆子說話，也從沒有這般橫法，你小子倒是嘴硬得很！」

谷飛雲雙目稜芒暴射，沉喝道：「任婆子，妳敢侮辱家師？」

這是借題發揮。

他這聲「任婆子」，也把任婆婆叫火了，呷呷怒笑道：「好小子，任婆子也是你叫的？好，老婆子今天就代你師父教訓教訓你。」

谷飛雲濃眉陡軒，摺扇當胸，冷然道：「教訓在下，妳還不配！」

任婆婆這下眞被激怒了，厲喝一聲：「好小子，你試試就知道了！」

揮手一掌，當胸拍來，她那隻蒲扇般手掌不但快逾閃電，而且手掌還在不住的轉動，印到胸口之際，至少已有七八隻幻影。

谷飛雲豈會被她幻影所惑，口中說了聲：「好！」忽然把手中摺扇交到左手，右手直豎，朝前推出。

這一記，雙方手勢都十分快速，但聽啪的一聲，雙掌交擊，兩人勢均力敵，誰也沒有被對方震退。

任婆婆白髮無風自動，睜大一雙三角眼，冷厲的道：「看來你師父果然把通天寶笈的武功全傳給你們了，嘿嘿，你小子還能接我老婆子幾掌？」

喝聲中，雙手向空連抓幾抓，突然欺身過來，掌指同施，忽掌忽指，忽劈忽抓，攻勢快捷如風，劃起一片寒風，煞是凌厲。

谷飛雲不願讓她看出自己的武功，心中突然一動，想起束無忌施展的身法，和自己劍遁身法頗相接近，當時曾留意細看，何況現在又練會「紫府迷踪」，自然更不在乎她攻勢如何凌厲，就憑當時記憶，身形轉側，隨意閃避，在亭子一角，前後不過三步，已可迴旋自如，同時扇交右手，乘隙發招，隨手敲點，居然接下了任婆婆的一輪快攻。

就在此時，只聽一個少女聲音叫道：「四師哥，快住手，你怎好和任婆婆動起手來？」

一聽聲音，就知來的是辛七姑了！

辛七姑還沒走上亭子，谷飛雲右手摺扇已經豁的打開，朝任婆婆身前推去，人已瀟洒的從旁閃出，迎着道：「愚兄自然認識任婆婆，只是她方才辱及師父，愚兄豈能不接她幾招？」

辛七姑一雙明亮的眸子，看了他一眼，一面朝任婆婆襝衽道：「任婆婆請息怒，四師哥就是脾氣拗了些……」

任婆婆一臉怒容，嘿然道：「教主門下，果然一個比一個了不起，那會把我老婆子放在眼裡？」

辛七姑陪笑道：「妳老總是前輩……」

話聲未落，只聽一個婦人聲音說道：「任婆，別和他們一般見識了，反正大師兄幾個門人，妳都看不入眼，只要他們不再擾到玲瓏山館來，讓他們去吧！」

她隨口說來，聲音柔順，人在屋中說話，却和對面說話一般！

谷飛雲聽得心中一怔，忖道：「聽她口氣，好像還是通天教教主的師妹。」

任婆婆拉長了臉，回過身去，拉起紅衣女孩的手，說道：「巧兒，咱們走！」

辛七姑低低的道：「四師哥，我們快走。」

兩人循着小徑走下假山，再從九曲石橋走到對岸，辛七姑道：「四師哥怎麼忘了師叔的禁忌，她老人家當日答應把隴山莊借給師父，說過不准任何人過橋去的。」

原來隴山莊是通天教教主向他師妹借的。

谷飛雲搖着摺扇，說道：「愚兄不是忘了，只是在地室住得悶氣，想上假山亭子透透氣而已，不料任婆婆竟然惡言相向，還辱及師尊，愚兄一時忍無可忍，才和她動手的。」

辛七姑道：「二師叔去世已有多年，他夫人因不忍睹莊中物事，才搬到玲瓏山館去居住的，任婆婆上次因和大師兄鬧得很不愉快，所以今天遇上你，就把氣出在你頭上了。」

谷飛雲心頭暗暗起了一絲警惕，她幹麼要和自己說這些呢？一面故意把話題岔了開去，偏頭問道：「愚兄趕去華山，不知妳去不去？」

辛七姑道：「小妹奉命配合四師哥行動，四師哥要去，小妹自然也要去了。」說到這裡，回首問道：「昨晚谷飛雲眞的沒有去？」

谷飛雲道：「愚兄沒有理由騙妳。」

辛七姑道：「小妹總覺得他沒有理由不去。」

谷飛雲道：「妳好像很關心昨晚山神廟的事。」

辛七姑道：「四師哥莫非忘了，小妹也是敗在谷飛雲手下的呀！」

兩人邊說邊走，不知不覺走近一處湖泊，垂柳掩映之間，有一座精緻的樓閣。辛七姑眨動一雙星星般的美眸，說道：「小妹住處到了，四哥可要上去坐一會嗎？」

谷飛雲道：「不用了，愚兄還有事。」

辛七姑嗤的笑出聲來，說道：「那麼小妹失陪了。」低頭疾行，朝垂柳濃蔭中走去。

谷飛雲聽她笑聲有異，心頭不期一怔，但辛七姑已經走遠，也就並不在意，出了花園，一直來至前進，走到陳康和的住所。

陳康和正在起居間裡喝茶，看到莊主走入，急忙站了起來，垂手道：「莊主可有甚麼吩咐嗎？」

谷飛雲一擺手道：「你坐下。」

陳康和依言坐下，但一雙眼睛還是望着谷飛雲，等候莊主有甚麼交代。

谷飛雲已在上首一張椅子坐了下來，抬目問道：「陳總管是莊上的老人，大師兄把你借調擔任西路總令主的外總管，是有意要你爲本教出力了。」

陳康和不知莊主這話的意思，只是神色恭敬的唯唯應「是」。

谷飛雲又道：「當時大師兄是奉師尊之命，借用隴山莊，只是爲了作爲西路總令的落脚之處，這裡有現成的房舍和人手，如今總令主已經出發，我明天也要趕去，等華山事了，就要直接到桐柏山去，因爲你是莊裡的老人，我要聽聽你的意見，願意留下來呢？還是跟我一起去？」

陳康和現在聽明白了，慌忙站起身，連連拱手道：「屬下在莊上躭了多年，難得有機會爲本教出力，自然要追隨四公子去了。」

谷飛雲一手摸着八字鬍子，沉吟道：「我是考慮這莊上還需要人。」

陳康和忙道：「其實這裡並沒有甚麼事可做，夫人只是要把莊院維持昔年原狀而已，莊丁們日常只做些洒掃清潔工作，有任婆婆在就足夠了。」

谷飛雲道：「任婆婆不是要伺候師叔嗎？」

陳康和道：「伺候夫人，是丫鬟的事，任婆婆名義上是內總管，其實就是莊上的總管，連屬下和徐永錫都在她管轄之下。」

谷飛雲道：「我來了這麼久，只有在初來時拜見過師叔一次，她老人家怎麼老把自己關在屋子裡，也不出來走動？」

陳康和道：「夫人自從老莊主去世之後，她伉儷情深，二十年來，一直住在玲瓏山館，從沒到前進來過，那是怕睹物傷情，所以在玲瓏山館中佈置了一座佛堂，終日唸經禮佛，不問塵事。」

谷飛雲點點頭道：「好，既然你願意跟我，我就派你一件任務，鹿長庚、藍公忌二人就由你招呼，他們現在山神廟中待命，你去把他們接回來，明日隨我同行。」

陳康和連聲應「是」，說道：「屬下馬上就去。」

* * *

又是初更時分，山口（地名）一條曲折的小徑上，兩旁松風如濤，月光掩映，自具詩情畫意，景物幽絕！

這時，在小徑南首，出現了一個苗條人影，款步行來，現在漸漸走近！那是一個身穿淺黃衣裙的少女，一張宜喜宜嗔的臉上，蛾眉如畫，配着一雙亮晶晶的眼睛，披肩秀髮上，束了一條淺黃的絲絛，臨風輕颺！

她正是和谷飛雲約好了今晚到這裡見面的辛七姑。

人約黃昏後，月上松枝頭。

約會，這是多麼美好的字眼，她臉上掩不住興奮和喜悅的笑容，但也帶着點少女的羞怯，這可以從她一路上微啃着朱唇和走得那麼緩慢瞧出來。

一個天不怕，地不怕的江湖英雌，今晚居然會和深處幽閨的千金小姐一般怯生生的模樣。

她還沒走到松林前面，忽然微風一颯，她面前多了一個青衫少年，口中叫道：「辛姑娘，在下已經等了好一會了。」

他自然是谷飛雲了，辛姑娘被他突如其來的飛身而下，雖明知是他，也不由得爲之一驚，嬌嗔道：「你……嚇了我一跳！」

谷飛雲目中閃着異樣光采，一霎不霎的看着她，含笑道：「妳今晚眞美！」

女爲悅己者容，今晚她當然經過刻意修飾而來，但經他這一說，她粉頰驀地飛起兩片紅暈，心頭甜甜的，含情問道：「你已經來了好一回了？」

谷飛雲伸過手去，輕輕握住她的柔荑，說道：「和妳約好了，自然要早些來，吃過晚餐，就趕來了，因爲妳還沒來，所以才到樹上眺望去。」

辛七姑嗤的笑道：「到樹上眺望，我就會早來了嗎？」

谷飛雲道：「至少可以老遠就看到妳了。」接着又道：「走，我們找個地方坐下來談。」他牽着她的手就走。

辛七姑身不由己的讓他牽着手走去，一面差怯的問道：「你……要去那裏？」

谷飛雲道：「離這裡最近的，自然是山神廟了，昨晚令師兄設下陷阱，今晚可沒有陷阱了。」

辛七姑道：「你怎麼知道今晚沒有陷阱呢？」

谷飛雲笑道：「設陷阱的目的，是爲了等候獵物，昨晚沒有獵到獵物，自然會把陷阱撤去了。」

辛七姑偏頭問道：「昨晚你眞的沒來？」

谷飛雲微微一笑道：「我自然來了，只是沒有自投陷阱，伏在廟外，看着他們守株待兔，孟時賢見我沒有赴約，直把我罵得狗血淋頭，後來，我就悄悄走了。」

辛七姑咭的笑出聲來，說道：「守山四老就在廟外，沒有發現你嗎？」

谷飛雲道：「憑守山四老，我就是從他們頭上飛過，只怕他們也未必看得清楚。」

辛七姑輕嗯一聲道：「你口氣好大。」

谷飛雲道：「昨晚不是妳一再叮嚀，叫我不要來，哼，藍煞君、鹿翻天，又能奈我何？」

辛七姑眨着一雙明亮的眼睛，看着意氣風發的情郎，心中也有些相信，因爲她已經聽說他是崑崙岳大先生的唯一傳人，已盡得崑崙絕藝。但她知道和教主作對的人，教主決不會輕易放過，一時又不覺翠眉微蹙，低低的道：「谷大哥，你武功再強，也敵不過人多，教中高手如雲，你和本教作

對，他們會一批接一批的來找你，不把你除去，是不會罷手的，所以我勸你不可再和教主作對了。」

說話之時，兩人已經走進山神廟，谷飛雲拉着她在石階上並肩坐下，雙手合着她玉掌，笑道：「妳勸我不可和通天教作對，這次他們劫持家母在先，接着又使用詭計，擒去我兩個師妹，妳說，這是我和他們作對，還是他們和我作對？」

辛七姑道：「這次的事，我聽說全是金母門下的陸碧梧出的主意，我眞慚愧，一點也幫不上你忙……」

谷飛雲道：「這不關妳的事，陸碧梧這賤婢，我不會放過她的。」

辛七姑吃驚的道：「目前陸碧梧手下有很多能人，你暫時不可去找她，至於伯母，我會慢慢設法的，你相信我，過些日子我一定會把伯母救出來的……」

「謝謝妳。」谷飛雲緩緩把她攬了過來，低下頭去，在她耳邊說道：「七妹，我很感激妳……」

他兩片熾熱的嘴唇一下覆蓋在她櫻唇之上，舌尖也跟着游了過去，她感到昏眩、窒息、從心頭升起甜蜜，甜意佈滿整個軀體，也起了輕微的顫抖，於是，環着他的雙手也抱得更緊。

谷飛雲臉頰如火，右手緩緩試探着伸進衣衫，游移到豐滿的雙峯之間……

她顫慄的、低低的叫了聲：「不！」輕輕的把他推開。

他驀然從貪婪恣意的境界中驚醒過來，脹紅了臉，赧然道：「對不起。」

辛七姑粉臉紅得像大紅緞子一般，柔聲道：「大哥，我……不是……」

不是甚麼？她羞澀得說不出口來，但她又緊緊的抱着他，滾燙的粉臉貼着他的臉頰，幽幽的道：「大哥，我心裡……早已是你的人了，但……但……不能……這樣……」

谷飛雲道：「七妹，我知道，妳不用說，我也知道……」他又吻住了她的嘴唇。

她沒有再把他推開，任由他溫存了一會，才理理秀髮，側臉問道：「大哥，我把心都交給你了，你有沒有甚麼事情瞞着我呢？」

谷飛雲認眞的道：「沒有，我怎麼會有事情瞞着妳呢？」

辛七姑道：「眞的沒有？」

谷飛雲道：「當然沒有，妳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呢？」

辛七姑低下頭道：「我也不知道，我只是這樣想想罷了。」她抬眼看了他一眼，站起身道：「時間不早了，我要回去了。」

谷飛雲跟着站起，說道：「我送你回去。」

辛七姑嫣然一笑道：「我又不是小孩，還要你送，給人瞧到了不好，我先走了。」說完，急步往廟外走去。

谷飛雲目送她去遠，才縱身掠起，一路施展雲龍身法，趕回隴山莊，他臉上已經變成紫臉濃眉、嘴上蓄着八字鬍的莊主，迅快來至地室，跨進書房，進入卧室，才從臉上揭下面具，回復了孟時賢的面貌，脫下藍袍，輕輕吁了口氣，就在床上坐下，正在行功之際，忽然聽到外面書房門呀然被人推開，接着，有人輕快的走近卧室門口。

谷飛雲耳朵何等靈敏，早已聽出此人步履輕快之中略帶細碎，分明是個女子，一時只作不知，沒有作聲。

那人到了房門口，忽然停住，用手指在門上輕輕叩了兩下，叫道：「四師哥，你睡了嗎？」

是辛七姑的聲音！谷飛雲心中突然一動，暗道：「她分明對自己起了懷疑，才會在這時候來找自己的。」一面微微一笑，就應聲道：「七師妹可有甚麼事嗎？」隨着話聲，起身下床，披上藍衫，（莊主穿的是藍袍，孟時賢平時都穿藍衫）一手打着火種，點起燈燭，才開門出去。

辛七姑歉然道：「這時候把四師哥吵起來，眞不好意思。」

谷飛雲道：「沒關係，師妹夤夜來找愚兄，一定有很重要的事了？」

他把辛七姑讓到書房中落座。

辛七姑低下頭，朝他鞋上看了一眼，抿抿嘴說道：「小妹接到大師哥的飛鴿傳書，他明天可以趕來，是師傅要他來主持西路總令主，同時要四師哥明天就回去。」

谷飛雲心頭暗暗一震，問道：「師傅要把愚兄調回去，這是爲甚麼呢？」

辛七姑遲疑的道：「因爲……」她故意不說下去。

谷飛雲看她吞吞吐吐的，好像已經知道甚麼，忍不住問道：「七師妹已經知道爲甚麼了？怎麼不告訴愚兄呢？」

辛七姑目光流動，站起身道：「這是很大的機密。」

谷飛雲道：「連愚兄也不能說嗎？」

辛七姑低聲道：「此事關係重大，這裡……還是到四師哥房裡去說吧。」

谷飛雲道：「有這麼嚴重？好吧，七師妹請。」

辛七姑跟着他走入房中，小心的掩上房門，才道：「師傅要大師哥來，是要把你押解回去。」

谷飛雲吃驚的道：「這爲甚麼？愚兄做錯了甚麼事？」

「因爲……」辛七姑又看了他一眼，說道：「四師哥自己心裡應該明白。」

谷飛雲搔搔頭皮，說道：「愚兄明白甚麼？」

辛七姑盯着他道：「到了這時候，你還不肯說實話？」

谷飛雲心中一動，故意急道：「妳

要愚兄說甚麼呢？」

辛七姑道：「因爲師傅懷疑你不是眞的四師哥。」

谷飛雲心頭一懍，笑道：「這是甚麼人在師傅面前造謠？愚兄不是四師哥，那會是甚麼人呢？」

「你還笑得出來？」辛七姑披披嘴道：「你是甚麼人，大師哥已經查得很清楚，谷飛雲精擅易容術，懷疑你是谷飛雲喬裝的。」

谷飛雲失笑道：「愚兄會是谷飛雲？」

辛七姑抿抿嘴道：「其實我也有此想法。」

谷飛雲道：「七師妹也懷疑我是谷飛雲嗎？」

辛七姑眨眨眼睛，俏皮的道：「師傅和大師哥只是懷疑而已，但我却和他們不一樣。」

谷飛雲道：「怎麼不一樣？」

辛七姑輕笑道：「因爲我有証據。」

谷飛雲道：「妳的証據在那裡？」

「多着呢！」辛七姑豎起一根纖纖玉指，說道：「第一，四師哥奉命來隴山莊，不應該不知道莊中的禁忌，闖去玲瓏山館……」

谷飛雲道：「那是愚兄……」

辛七姑道：「你讓我說下去咯，第二，小妹其實就住在東廂，後園那座烟雨樓，只是春秋佳日欣賞景色的樓閣，並不是住人的，但有人相信小妹住在那裡……」

這是她早上說的。

谷飛雲聽得爲之氣結，但只說了：「妳……」

辛七姑甜甜一笑道：「還有呢，方才……方才在山神廟，我故意用脚尖踩在你鞋幫上，你縱然臉上易過容，衣衫也換過了，但百密一疏，沒換鞋子，所以鞋幫上還留着我脚尖踩過的黃泥印，你說這三件証據夠不夠？」

谷飛雲笑了笑道：「夠了。」

辛七姑披披嘴道：「那你承認了？」

谷飛雲道：「碰上了女諸葛，我不承認行嗎？哦，妳是故意來戳穿我的，甚麼妳師傅要妳大師哥把我押回去，都是妳臨時編的了？」

辛七姑嫣然一笑道：「我不編個故事，你肯承認嗎？哼，眞要讓師傅起了懷疑，還有這麼太平？」

「妳好壞。」谷飛雲一把摟住她的香肩，低頭吻去。

辛七姑玉掌一豎，輕輕推開他湊過來的嘴唇，說道：「你把面具取下來，我不能讓四師哥親我。」

谷飛雲果然從臉上取下了一張面具，低聲道：「現在是眞正的我了吧？」

辛七姑一雙清盈的妙目凝視着他，口中嗯了一聲，自動把櫻唇送上去，四片嘴登時膠着在一起，兩個人兩顆心也同時溶化在一起。（未完・卅四）

環球出版社新書介紹

殺手血——西門丁著

每本港幣＄15.00

雙龍闖關——西門丁著



每本港幣＄15.00

天繭——馮嘉著



每本港幣＄15.00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萬寧、屈臣氏及星島中心有售。

H.K.N.G.

上文提要：徐不凡雖然知道是上官巧雲毀去她父親的罪證，亦求他不殺她父親，但結果徐不凡還是將上官嵩殺死，也要報師仇，寧願受巧雲刺殺，雖死不悔，幸得王石娘解圍。準備下一程路，豈料血轎被古月蟬擄去，原來火眼眞人和無根大師有過節，徐不凡是他的弟子，故先找弟子算帳，擄走血轎，徐不凡被劃地爲牢囚禁，目的是找無根算舊帳，但血轎被斷腸人搶走……

新派武俠長篇／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血劍屠龍

清舊賬救走徒弟　獻僞詔交換密函

古月蟬伸手一指，道：「姓徐的小子就在這兒，何不去問問他。」

鍾玉郎不禁大喜，跟着古月蟬走過去，古月蟬告訴他道：「注意，姓徐的現在被你師祖的符咒大法困住，他出不來，你也進不去，就在外面問好了。」

王石娘不待他開口，便搶先說道：「鍾玉郎，你是火眼眞人的徒孫，我是無根大師的徒弟，算起來你也應該叫我一聲師姑才對。」

鍾玉郎與張半仙不期而遇，是基於一種相互利用的心理才相認的，沒料到却惹來一肚子窩囊氣，心中怪不是味兒，將滿肚子的氣惱全部發洩在徐不凡身上。「徐不凡，那批書信、文件在那裡？」

徐不凡不假思索的道：「就在我身上，有本事歡迎你進來拿。」

「少說風涼話，你明明曉得我進不去。」

「既知無能爲力，你又何必多此一問。」

「徐不凡，我告訴你，我乾爹已傳下緊急追捕令，四衣衛遍佈山東全省，就算你能進出玄武觀，也絕對無法逃出山東，識相的將東西交出來，或可留個全屍。」

徐不凡故意從懷中取出一份文件，衝着鍾玉郎一晃，道：「文件在此，又何必捨近求遠。」

他的目的是想激怒鍾玉郎，去求火眼眞人解除禁制，這樣不但自己主僕脫困的機會大增，也免得師父在老道的逼迫下抛頭露面。

這辦法不錯，鍾玉郎眞的火了，道：「師姑，把他放出來算了，我就不信他能逃出玄武觀。」

古月蟬道：「不怕一萬，就怕萬一，血劍三絕招非同小可，他還有五個好幫手，萬一跑掉，痲煩就大了。」

「那就一不做二不休，乾脆先將他們斃在裡面，再解除禁制。」

行不通，你師祖已經答應他們，饒他們不死，以他老人家的身份地位，自然不可食言而肥，砸掉八百年的金招牌！」

鍾玉郎跺跺脚，無計可施，又回到張半仙身邊去。

夜色已經很深，依然不見無根大師的踪影，張半仙道：「師父，無根老禿驢居無定所，四處雲遊，何不將石頭或者木頭，放掉一個去報信？」

火眼眞人道：「不必，爲師的已經算過，老禿就在方圓三百里以內，明日天亮以後一定會到，咱們大家都去睡吧。」

一霎時，高樓前面廣場上的道士皆散去了，只有徐不凡主僕六人，依舊空着肚子，頂着山風，被囚禁在那個無形的小圈圈裡。

約莫過了半個時辰，天更黑了，還飄着毛毛細雨，一條嬌小的人影，越過圍牆，迅速的來到圈圈外面。

徐不凡一見是斷陽人，終於現出一線希望，道：「謝謝妳再一次仗義相助，救了八駿，但不知他們現在何處？」

斷陽人道：「他們七個人的情況都很好，正在一個安全的地方歇着，倒是你們六個人的情形很不妙。」

「我們的處境，姑娘已經知道了？」

「我來此已久，全知道。」

「姑娘可有破解符咒大法的妙計？」

「這種符咒大法，只有施法的人自己能破，別人皆無能爲力。」

「姑娘有何意見！」

「事已及此，只好照着老道的要求做。」

「妳是說，設法請家師他老人家來？」

「我去請，如果你們不反對的話。」

火眼眞人巧計設下符咒大法，目的就是誑無根大師來玄武觀，目的未達，自無破解的可能，徐不凡心念三轉，復與王石娘、高天木、丁威、毛奇商量一番，最後說道：「好吧，事情到了這個地步，也只好痲煩姑娘，去請家師來一趟玄武觀了。」

事情急如燃眉，斷陽人又是古道熱腸的人，一點時間也不肯躭擱，應諾一聲，當即化作一縷青煙而去。

天叟丁威望着斷陽人遠去的背影，道：「公子，我怎麼看也覺得她就是小琬姑娘，不相干的人不可能這麼熱心。」

徐不凡道：「我也是這樣想，但是她堅決不承認又有甚麼辦法。」

「老奴在想，找個機會，冷不防掀開她的蒙面巾不就知道了嗎？」

「不行，到現在爲止，我還不能確實肯定她就是小琬。」

「斷陽人會穿心指、綿陰掌，眇目神尼又只有一個女弟子，這還有甚麼可懷疑的？」

「老丁，你忘了，還有一個鍾雪娥。」

此話一出，大家又墜入五里雲霧中，這兩個神秘的女人，眞不知道她們在弄甚麼玄虛。

想不通的事情，最好是不想，心念一靜，靈台空明，大家相繼盤膝打坐，運氣行起功來。

日上三竿，無根大師還沒有來，火眼眞人至少已經親自出來看過三次。現在，他又出來了，就站在離徐不凡不遠的地方，昂首望天，朗聲道：「無根呀無根，你如果再不現身，當貧道失去耐性時，休怪我要拿你的徒弟開刀！」

也不知是碰巧，還是他的恫嚇發生作用，空際出現一隻白鶴，無根大師與斷陽人聯袂而來。

火眼眞人的臉上馬上現出欣慰之色，道：「老禿驢，幾十年不見，咱們又重逢了。」

無根大師跨下鶴背，道：「牛鼻子，老衲也很想你，但又不敢見你，怕的是一旦動手來，沒完沒了。」

「我就知道你想保持戰果，不願意作第一百回合的比試，故而才施出了綁架你徒兒的笨法子，逼你上鈎！」

無根大師朝徐不凡這邊望了一眼，道：「其實，百回大戰已經結束，而且勝負分明，咱們各勝五十場，就此扯平。」

火眼眞人一瞪，道：「老禿驢，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無根大師道：「你設下了符咒大法，貧僧無力破解，豈不勝負已分？」

「這不算，貧道要與你親自動手，贏得磊落，輸得坦蕩。」

「牛鼻子，我們都已是老掉八次牙的人了，求名求勝之心怎麼還是放不開？」

「這些話等我們扯平以後再說，我火眼眞人絕不能忍受，輸給你無根和尚一次的耻辱。」

「不必比了，老衲情願輸掉這一回合，何如？」

「老禿驢，你這是侮辱我！」

「那你到底要怎麼樣？」

「非比不可！」

火眼眞人堅決，毫無轉圜的餘地，無根大師宣了一聲：「阿彌陀佛」，道：「好吧，你一定要比就比吧，但你必須答應老衲一個先決條件。」

「甚麼先決條件？」

「解除禁制，恢復他們的自由，否則，老衲絕不接受敲詐，也絕不接受比試！」

無根大師言詞肯定，態度堅決，火眼眞人對這位「老友」的脾性所知甚深，知道他一旦下定決心，任何人任何事皆休想改變分毫，當下略作遲疑後，粗聲大氣的說道：「老禿驢，我答應你，但比試一定要全力進行，一定要分出勝負結果，如果讓貧道發現你佯敗詐輸，小心本教主不顧身份地位，要以最殘酷的手段對付你的門下弟子。」

解掉符咒大法，徐不凡主僕立即恢復自由身，一齊來到無根大師的身旁。

無根大師道：「牛鼻子，怎麼比你就劃個道吧，老衲遊興正濃，可不想在你玄武觀太久。」

「遠來是客，這一次由你決定。」

「過去九十九回合的決戰，不是刀兵相見，就是法力肉搏，既耗精神，又傷元氣，這一次咱們換一個方式，做三個小遊戲，三戰二勝，如何？」

「好啊，」火眼眞人爽快的答應下來。「但不知要做那三個小遊戲？」

無根和尚指着前面拱門上，「玄武觀」三個大金字，道：「咱們各自施展火眼神功，玄冰大法，誰先將一個半字以上冰封或火燒者爲贏。」

火眼眞人道了一聲：「好！」僧、

道二人就在樓前石階上坐下來，火眼眞人雙目一瞪，立有二道火紅的紅光射向玄、觀二字。

同一時間，無根大師食，中二指一指，一股白茫茫的冰柱如箭射出。

一紅一白，一冷一熱，相互剋制，彼此糾結，拱門之上立時冰飛火走，霧氣翻滾，蔚爲奇觀。

事關各人聲譽，互不相讓，冷熱相激，冰火相溶，整個拱門很快便陷入重重霧氣之中，徐不凡、古月蟬，乃至鍾玉郎等人，皆看不出一點勝敗的端倪。

無根大師，火眼眞人的額頭上已現出汗珠，一直持續了一袋煙的工夫，二人始將法力收回。

火眼眞人怒容滿面，心不甘情不願的道：「老禿驢你贏了！」

無根大師笑道：「阿彌陀佛，承讓，承讓！」

大家揚目望去，果見有一個半字以上被冰封，徐不凡、王石娘、高天木暗暗竊喜，爲師父賀。

火眼眞人好大火氣，迫不及待的說：「老禿驢別躭誤時間，第二個遊戲是甚麼，你倒是快說呀。」

無根大師的目光掃來掃去，發現十丈以外有一座七層寶塔，塔頂甚尖，僅可容一臀落坐，於是正容說道：「牛鼻子，小時候玩搶板凳的遊戲還記得吧？咱們現在搶塔尖，先坐上的爲贏。爲求公平起見，必須擊掌後才能行動。」

劈！劈！二人四掌相擊，化作兩股青煙，動作之快，無以復加，大家的眼皮子才眨了半下，火眼眞人的屁股已坐到塔尖上，無根大師以半臂之差敗北。

場中一陣鼓噪，鼓掌叫嚷之聲不絕，火眼眞人以英雄的姿態飛下塔尖，回到樓前，口急語快的道：「現在是一比一，平手，是勝是敗馬上可分曉，老禿驢，你就快點放屁吧！」

這種比武技的遊戲，並非處處可爲，事事可爲，必須愼加選擇，始合公平原則，無根大師正愁找不到適合的項目，忽聞空際雁聲吱呀，碰巧有一隊雁羣通過，靈機一動，主意立生，道：「火眼！咱們就抓幾隻雁來玩玩吧。」

劈！劈！再度擊掌出發，又見兩股青煙沖上了天。

二人的身手的確輕靈曼妙已極，也快速迅捷已極，尤其法力無邊，神通廣大，數百丈的高空彈指即到，雁羣隨那響起一陣哀鳴，大家翹首望天，只見到雁數在急速的減少，却看不清抓雁的人是誰。

好快，雁羣消失了，兩個黑點一瀉而下，僧、道又回到原來的地方。

火眼眞人雙手提回來六隻雁，是活的，仍在吱呀亂叫。

無根大師不多也不少，也是六隻，當即手一鬆，放生而去。

這下可麻煩，雙方再度扯平，以火眼眞人的性情，恐怕勢必會繼續纏鬥下去。徐不凡正自爲此焦慮，情勢已經發生變化，火眼眞人放走了六隻活雁，又從褲襠裡拿出一隻死雁來，最後結果是七比六。

毫無疑問，火眼眞人以勝的優勢，贏得第一百合。

至此，僧、道之間的大戰，各勝五十場，是個大平手。

這下，火眼眞人可樂了，手舞之，足蹈之，眉開眼笑，得意洋洋，整個火焰教皆感染到這種歡樂的氣氛，陷入無盡的狂歡喧囂中。

當火焰教的人從瘋狂中甦醒時，無根和尚師徒已走得無影無踪。

* * *

中午。

窮鄉僻壤。

前不着村，後不着店。

正因爲如此，這裡有一家規模不小的騾馬大店。

由於乾糧用完了，徐不凡只好領着二老八駿，連人帶轎一起進店來吃飯打尖。

剛剛覓好一副座頭，叫好吃食的東西，突然發現鄰座坐着一對年輕男女，正在低垂着頭竊竊私語，桌上的飯食吃了一半還不到。

換了旁人，徐不凡當然不會在意，偏偏，是兩個熟透的人，女的是上官巧雲，男的是鍾玉郎。

徐不凡呆了一呆，輕輕的叫了一聲：「巧雲。」

上官巧雲的髮上插着一朵白花，聞言猛抬頭，射來兩道寒芒，一聲冷哼，連半句話也沒有說。

兩個人本來離着有一尺多，徐不凡一出現，上官巧雲故意靠了過去，鍾玉郎手一伸，摟住她的脖子，一下子變得親熱起來。

有意無意間，鍾玉郎投來示威性的一瞥，徐不凡忍不住沉聲說道：「巧雲，不管妳聽不聽，也不管妳高不高興，基於朋友的道義，有幾句話，我不能不說，像鍾玉郎這種人，還是少接近爲妙。」

上官巧雲頭一甩，眼一瞪，潑辣辣的道：「我高興，你管不着。」

「我是管不着，是建議，希望妳不要吃虧上當。」

「哼，起碼他比你熱情。」

「熱情是危險的訊號。」

「那是我的事，與你無關。」

「我是關心妳，不是干涉妳。」

「鬼話，你如果眞關心我，就不會殺我爹。」

「上官堡主並不是我殺的，他是自殺。」

「可是，我爹是因你而死。」

「應該說是因他自己的行爲而死。」

「不管我爹是怎麼死的，這筆血債我要算在你頭上。」

「沒有關係，妳隨時可以找我算帳，但請務必聽我一句話，不要聽鍾玉郎的花言巧語。」

「你早已拒我於千里之外，沒有資格干涉我的感情生活，我高興跟誰來往就跟誰來往。」

「可是，鍾玉郎的情形太特殊，他根本就不是人。」

「他不是人？你能算人嗎？你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殺人的魔鬼。」

「巧雲，妳聽清楚，我說他不是人是有根據的，姓鍾的是一匹灰狼的化身。」

「就算是狼人，也比魔鬼要好些，哼！」

故意哼了一聲，往鍾玉郎肩膀上一趴，親熱到了極點。

鍾玉郎更得意了，摟得更緊，在上官巧雲的面頰親了一下，擺擺手，道：「徐不凡，你聽到沒有，巧妹已經和你一刀兩斷，別再死皮賴臉的瞎糾纏，滾到一邊去吃你的飯吧。」

徐不凡怒容滿面的道：「鍾玉郎，看在上官姑娘的份上，此時此地，我不想爲難你，但我要鄭重的警告你，離巧雲遠一點，絕對不可以傷害她，否則，小心我抽你的筋，剝你的皮！」

鍾玉郎呼地站了起來，道：「他媽的，你神氣甚麼，要不是顧及巧雲的情面，召來四衣衛，老子馬上就要你的好看。」

激怒了一旁的丁威、毛奇，同聲喝道：「公子，這小子太猖狂了，把他拿下斃了再說，也免得上官姑娘日後上他的惡當。」

一閃身，已雙雙撲出去，上官巧雲適時說道：「玉郎，這兒的氣氛太惡劣，咱們走。」

鍾玉郎孤單一人，早有開溜的意思，只是不好意思說出口來，聞言正中下懷，拉着上官巧雲就走。

二老拔腿欲追，徐不凡道：「算了，此時殺了鍾玉郎，跟上官堡的這一段仇就再也解不開了。」

天叟丁威道：「可是，上官姑娘涉世未深，萬一受了鍾玉郎的騙，在道義上我們還是有責任。」

「站在朋友的立場，該說的我們都說了，她不聽那也是無可奈何的事，但願上官姑娘能懸崖勒馬，及時回頭，別陷入泥淖就好了。」

上官巧雲早已去遠，叫的酒菜飯食已送來了，徐不凡命小二再準備大批乾糧，立與二老八駿開始進餐。

徐不凡第一個塞飽肚子，起身本想到外面去活動活動，不料寃家路窄，却在馬棚前與鍾雪娥狹路相逢。

鍾雪娥正在拴馬，全身風塵僕僕的樣子，連蒙面綠紗上都沾滿黃沙，顯然是經過一段長程馳騁到此的。

「咦，鍾雪娥，妳到此地來幹嘛？」

「找你。」

「找我？想做生意？探消息？還是偷東西？」

「都是，也都不是，請別拿有色的眼光看我，我是有緊急的消息要告訴你，或者說賣給你。」

「且慢，基於很多理由，對於妳的身份，我必須再重新認定。」

鍾雪娥抖掉滿身的黃砂，特別將綠紗上的塵土弄乾凈，眸光透過薄紗，凝注在徐不凡的臉上，以驚訝的口吻說：「我是鍾雪娥，四衣衛首領的乾女兒，一個旣貪圖小利，也想發大財的女人，難不成你又有新發現？」

「當然，沒有新發現，我又何必多此一舉。」

「快說，你到底發現甚麼了？」

「我想先請教，妳會穿心指，沒有錯吧？」

「這事大家有目共睹，賴也賴不掉。」

「也會綿陰掌，對不對？」

「不完全對。」

「此話怎講？」

「因爲我不完全會。」

「妳是說，令師沒有將綿陰掌全部傳授給妳？」

「應該說是我沒有將綿陰掌偷學全。」

「甚麼？妳是偷學的？不是神尼的高足？」

「這怎麼可能，神尼與我乾爹，是兩種極端不相容的人。」

「說，穿心指，綿陰掌妳是在那裡偷學的？」

「這我不能告訴你，因爲我還想繼續偷學下去。」

「如此說來，妳必然也否認妳就是常小琬？」

鍾雪娥發出一陣銀鈴似的笑聲，道：「你的揣測實在不高明，笨得像一頭驢，我如果是常小琬，你就是我的未婚夫，彼此的關係名正言順，我又何必不厭其煩的想要你嫁給我？」

這話的確有理，徐不凡一時語爲之塞，無詞以對。

鍾雪娥又道：「小徐，爲了找你，我還空着肚子呢，不請我進去吃一頓飯？」

徐不凡略作猶豫，領着她走進店去，鍾玉郎的杯盤早已撤走，就坐在那副座頭上，鍾雪娥親自點了飯食。

鍾雪娥還眞餓，在不到一頓飯的時間內，便吃完一頓飯。

徐不凡道：「鍾姑娘，現在，妳可以說明妳的來意了吧？」

鍾雪娥朝二老八駿這一桌望了一眼，道：「我找你的原因很多，首先是覺得時機似乎業已成熟，準備將有關四衣衛首腦的秘密賣給你，但我有一個附帶條件，必須先看一下褚鵬學的書信、文件，才能作最後決定。」

這是一則天大的喜訊，同時也是一個天大的難題，徐不凡愕然言道：「揭開老魔的秘密，爲何非要先看一看書信文件不可？」

「我要確定，這些資料是否可以使他百口莫辯，足以給他一個死罪？」

「我也要確定，一個出賣自己乾爹的人，究竟安的是甚麼心？」

「爲了你，爲了錢，也爲了朝廷江山，天下蒼生。」

「妳心目中還有朝廷江山，天下蒼生？」

「爲了表示我的誠意，願將僞詔獻上，作爲我信用的保証。」

果然取出僞詔，無條件的交給他，徐不凡略加審視，收入懷中，幾經考慮後，終於拿出一封具有代表性的書信來，鍾雪娥逐字逐句的看了一遍，突然堅定有力的說道：「成了，單憑這一封信，就可以問他一個死罪。」

徐不凡一點也不放鬆，收起書信後立即追問道：「妳乾爹，四衣衛的首腦，究竟是誰？」

「是太監總管褚艮。」

「褚艮？我知道朝中有三位太監權大勢大，力可左右朝網，以太監總管郝艮爲首，王振、喜寧爲副，從來沒聽說還有一個褚艮？」

「褚艮就是郝艮，郝艮就是褚艮，他另外還有一個名字叫鍾艮呢。」

「一個人怎麼會有這麼多名字？」

「這當然是有原因的，據說褚艮十二歲入宮淨身後，先皇認爲褚艮與除艮同音不雅，賜姓爲鍾，取忠艮之意，褚艮心懷叵測，偏不喜忠艮之鍾，先皇駕崩後，遂又擅自易鍾爲郝，隱指自己爲好艮。」

「哦，原來郝艮就是褚艮，此賊在朝中，上欺天子下壓臣，飛揚跋扈，稱得上是第一號的大奸臣，偏偏聖上又對他十分寵信，益發助長了他的氣焰，這就難怪，連杜伯元這種元老重臣也會被他驅使利用，但在這書信之中，或明或暗，在在顯示幕後似乎還有更厲害的人物，姑娘的看法如何？」

鍾雪娥道：「看書信的內容，幕後的確另有其人，但却想不出，滿朝文武誰有本事能指揮得動褚總管。」

徐不凡道：「以前我一直以爲，褚鵬擧是他的姑姨表姪兒，老賊一定姓鍾，所以始終未能理出一個頭緒來，如今看來，應該是他的親姪兒才對。」

「不錯，褚鵬擧、褚鵬飛、褚鵬傑，都是他大哥的親兒子。」

「還有一個褚鵬傑？」

「褚鵬傑是老三，現任山東兗州提督，據我從四衣衛得到的消息，當年褚鵬傑也是殺你全家的元兇之一。」

「可有証據？」

「很遺憾，一點証據也沒有，咸信他是喬裝成四衣衛，在暗中下手的。」

「褚艮的大哥又是誰？」

「是褚忠。」

「山東布政司兼總督，軍政大權一把抓，被人戲稱爲山東王的褚忠就是他大哥？」

鍾雪娥點點頭，道：「褚忠的確神通廣大，三道六府，所有的兵馬衙役，乃至武林各派全在他一人掌握之中。」

「哼，他的日子已經不多了，褚忠是通番禍國，殺害我全家的主謀之一，我手裡邊有充分的証物，來山東的最終目的，就是要他吃飯的傢伙。」

「不行，我來找你的另一個目的，恰恰與此相反，希望你們火速遠離齊魯。」

「爲甚麼？」

「那一批書信文件對褚艮太重要，四衣衛已傾巢而出，固不待言。褚總督這方面也採取配合行動，已通令三道六府，貼出緝拏佈告，不論死活，以十萬兩白銀的賞格通緝你。更可慮的還是火焰教。」

「火焰教怎麼了？」

「自從鍾玉郎與張半仙搭上線以後，褚艮就一直在打火焰教的主意，希望藉着鍾玉郎的關係，與火眼眞人聯合起來對付你們師徒。」

「嗯，以火眼老道的心性，很可能一拍即合，實在可慮。」

「目前最緊要的是，褚忠、褚艮正張網以待，在山東你必然寸步難行，憑你們主僕十一人，再加上王石娘、高天木，甚至斷腸人，也絕對無法自保，絕對無法與千萬計的兵馬、衙役、四衣衛抗衡。」

「妳的意思是要我退出山東，放過褚忠？」

「這是最明智的抉擇。」

「對不起，日程路綫早已安排妥當，恕我歉難接受。」

「你非接受不可，不然就會有生命的危險。」

「即使九死一生，也絕不輕言退讓。」

「你還是這麼固執，江湖的風險，一點也沒有改變你的性格，事實上你太低估褚家昆仲的實力了。」

徐不凡道：「我沒有低估，從一個太監總管的乾女兒，居然被人暱稱爲公主，就可知道老賊有多大的勢力了。」

「你好像一直對我心存芥蒂？不願意完全相信我的話？」

「不是我不願意全信，而是有很多事令我困惑不解。」

「說兩件出來聽聽。」

「斷魂橋一戰，妳如果不及時攙他一把，褚艮有可能掉下斷魂河。」

「可是，你不要忘記，在當時的那種情形下，我不攙他別人也會攙，褚艮對我已起了疑心，我不應該放棄這個表現的最佳機會。」

「第二件，妳到底是誰？」

「鍾雪娥呀。」

「我是問妳的眞名實姓。」

「隨便取一個名字，你肯信嗎？」

「你說的這些話都是機密大事，起碼我得弄清楚妳眞正的目的何在。」

「當然是爲了錢。」

「對了，妳還沒有開價？」

「薄利多銷，全部算你一萬兩黃金好了。」

「我只有金票，可沒有現金。」

「馬馬虎虎，金票就金票吧。」

收起金票，鍾雪娥起身就走，走出三四步後，忽又掉轉頭來說道：「小徐，聽我的話，即刻遠離山東，否則，你們主僕十三人很可能都會命喪異域，魂遊他鄉。」

話落，人已走出客棧，馬上便聽到一陣「的的」馬蹄聲，由近而遠。

徐不凡却陷入一片沉思中，他不是爲自己的行止猶豫，而是實在猜不透鍾雪娥眞正的身份來歷。

眇目神尼只有一個徒弟，穿心指與綿陰掌是她的獨門絕技，而會這種絕技的人，却有兩個人，而且，這兩個人都不承認自己是常小琬，事情撲朔迷離，簡直高深莫測。

二老八駿也是同樣的心意，議論紛紛，地叟毛奇道：「少主，我覺得鍾雪娥是小琬姑娘的可能性更大。」

「何以見得？」

「她說爲了錢是幌子，一個精於此道的人，應該先開價才對，甚至應該錢先到手再開口，才符合做一個情報販子的條件。」

「這話是有相當道理，但是鍾雪娥最後還是將金票拿走了，如果她是小琬，爲甚麼要這樣做？斷腸人又將作何解釋？」

「事情實在太玄太巧妙，正反兩面都可以提出相當的理由支持，二老八駿雖然費盡心思，却始終無人敢肯定誰是常小琬。

有一點可以肯定，官府已貼出佈告，正在懸賞捉拏徐不凡則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打從離開客棧起，從過往行旅異樣的眼光中，大家就可以感覺到，死神的脚步似乎正在接近，前途多艱，必然步步危機。

不久，來到一個小山村附近，村口有一座山神廟，廟門口正有一羣人圍觀一張佈告，有那眼尖的，發現血轎，立刻掀起一陣騷動。

「血轎！」

「血轎！」

血轎太搶眼，名頭也實在太大，山民如遇兇神惡煞，紛紛四散奔逃，一眨眼便全部跑光。

徐不凡命八駿停下轎子，下轎說道：「老丁，去將那張佈告撕下來瞧瞧。」

天叟丁威恭身應是，雙脚還沒有來得及動，神探刁鑽、神偷孟元忽然從小山村內奔出來，同聲說道：「不必撕了，我們這兒就有現成的。」

立從懷裡取出十幾張佈告，分給大家觀看。

佈告寫得十分仔細，連血轎、徐不凡主僕的形貌皆有清楚交代。賞格出奇的高，通風報信者白銀百兩，二老八駿各值五千兩，徐不凡的身價最高，不論死活，官府願賞銀十萬兩。

八駿中的老五口沫四濺的道：「他奶奶的，老子活了半輩子了，突然變成有身價的人了，那一天老子活得不耐煩，往濟南府一躺，不知道姓褚的老狗給不給錢。」

神偷孟元道：「老楊，別瞎胡扯，事情的確很嚴重，據我與刁兄探得的消息，三道六府的兵馬、捕快，以及山東境內的各派武林人物，幾乎已全部動員，到處都有緝捕告示，到處都有緝捕的人馬，可謂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在來此的途中，我們就至少碰上三撥子人。」

徐不凡道：「看來褚忠、褚艮是存心想在山東與我決一死戰，這樣也好，能夠將褚家昆仲斃在山東，剩下來的餘黨就好辦了。」

神偷刁鑽眉頭一皺，道：「公子，老夫以爲倒不如暫時避避風頭。」

徐不凡以堅定的語氣說道：「我明白你的意思，謝謝，先父生前曾一再教訓我，克服困難的惟一辦法，就是面對困難，逃避的結果，困難可能會更大。」

微頓又道：「可否請兩位前輩即刻跑一趟兗州府，我得到消息，褚鵬傑也是殺我全家的元兇，苦無証據，如能取得人証或物証，一擧將褚老三也解決掉，山東方面便可高枕無憂。」

孟元、刁鑽頷首稱善，向西奔去。徐不凡還沒有坐進轎子，山村口一陣喧嘩，適才觀看佈告的幾個年輕人，領着數名捕快，急匆匆的衝過來，敢情早已有人去通風報信。

報信的人緊跟在捕快身後，不停的指指點點，爲首的一名捕快大模大樣的說：「誰是徐不凡？」

徐不凡跨前一步，道：「是我。」

捕快拿出好幾條鍊子，準備鎖人，道：「你們全部被捕了。」

徐不凡道：「這位捕爺是從那裡來的？」

「兗州府。」

「爲何要逮捕我們主僕？」

「你們都是欽命要犯，殺人的魔王，聽說褚提督的兩位兄長就是死在你的手中。」

「論功夫，你比褚鵬擧如何？」

「差得遠。」

「既然是個草包，你憑甚麼逮捕我？」

「職責所在，只好盡力而爲。」

不知何時，血轎的旁邊停下三匹馬來，一匹紅馬的上面，坐着一位身穿一色雪白宮裝，年約十八九歲的少女，看上去有一種不怒自威的威嚴。另二匹馬上的兩名女子，身背寶劍，僕役打扮，想係白衣少女的婢僕無疑。

白衣少女聽了捕快的話，甚感不悅，插嘴說道：「我看你們是被十萬兩白花花的銀子沖昏頭了，憑你們這幾塊料，也想逮捕血轎主人，簡直是以

中國 肝寧 膠囊

中國某醫科大學、某鐵路醫院、某市醫院等多個單位於1978年開始研究，1982年經某省科委批准列入攻關項目，1984年研究成功，1986年榮獲中國有關部門

重大科技榮譽獎

根據傳統中國醫學對肝的理論——運用清熱解毒、健脾利濕、舒肝止痛、活血化瘀、恢復功能——結合多位著名老中醫的治療經驗，和同類藥物之不足。採用新的、科學的方法和手段，從道地的中藥材中提取其有效成份，進行藥物的合理配伍、成份之間的理想比例，花了長達六年的動物實驗和上萬人的臨床驗證。證實有效率＞90%近年投入批量生產，供應國內外需要。



購買時敬請注意

林海牌

詳情請閱說明書　歡迎來函索取（附回郵地址信封）

1. "林海牌" 商標 "優質中國肝寧膠囊"，優質標誌，信譽保證。
2. 本品採用橙紅和透明兩色膠囊，可直接看見棕褐色顆粒狀晶體，鋁泊版採用8粒V型排列，並凸字壓印有"林海牌"商標和"中國吉林肝寧"字樣。
3. 每盒均貼上"製品檢查證"（防偽劵），如有疑問可將完整"製品檢查證"寄回分銷處查核。


如服用其他藥物不理想，請速改用"優質中國肝寧膠囊"


吉林省醫藥保健品進出口公司經營出口

分銷處：永順行　香港干諾道西28號威勝商業大廈1909-1911室　TEL: 5-481280　FAX: 5-858247

卵擊石，自不量力，想活命趁早夾着尾巴滾吧。」

另二名捕快聞言勃然大怒道：「妳是甚麼人，竟敢在此胡言亂語？」

一齊拔出佩刀，衝上去就要大興問罪之師，猛聽二名婢女怒叱一聲：「放肆！」人已離開馬背，長劍挑飛了捕快的佩刀不算，還一人挨了一個耳光子。

身法、劍法、手法，都是第一流的水準。

徐不凡朝三女拱拱手，坐進轎子就走，早先發話的捕快想擋路，被毛奇一掌震了個四脚朝天。

山村不大，總共才五十來戶人家，血轎穿街而起，很快便到了村子北邊。二老走在前面，見山路上橫着兩棵大樹，顯然有人企圖阻路，回過頭來請示徐不凡。

徐不凡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不管它，移開大樹，咱們走咱們的。」

二老剛剛移走一棵大樹，眼前人影閃動，從三個不同的方向，一下子竄出六七十條漢子來。

擋在正前方的是三才會的天、地、人三位堂主。左面之人五十來歲，臉黑如炭，是個跛子，手裡拿着一根鐵手杖。右面爲首之人酷似西門豹，想來與西門堡必有淵源。

徐不凡下轎說道：「司馬彪，你的那一條左腿怎麼沒有接起來？」

三才會的天堂堂主司馬彪，斷腿之後懷恨極深，徐不凡這幾句話，正好觸動他的痛處，怒不可當的說道：「徐不凡，你小子的厚賜，老夫沒齒不忘，今天就是來討債的。」

徐不凡冷冷一笑，道：「好啊，徐某成天找人算帳，自然也不拒絕別人討債，問題是我欠不欠閣下？」

大敵當前，徐不凡仍鎭定如恒，不待司馬彪再開口，便將目光轉向那個跛子，道：「這位想必就是威震魯南的黑虎莊趙莊主了？」

跛子故意拿鐵杖在地上猛一敲，發出一陣嗡嗡之聲，藉以炫耀其內力精純，嘿嘿陰笑道：「知道本莊主的厲害，你就不應該來魯南。」

徐不凡想一想，道：「照徐某的日程安排，三天後才拜訪貴莊，你來早了。」

趙跛子的濃眉一挑，道：「在老夫來說，却是來晚了，本莊主原打算助上官嵩一臂力，將你毀在上官堡，上官老兒鬼迷心竅，偏偏要自尋死路，無形中讓你多活了好幾天。」

「趙莊主，五柳莊的大血案，你也是主角之一，對此可有甚麼辯解？」

「此事你小子早已調查清楚，又何必明知故問。」

「如此說趙莊主是默認了？」

「大丈夫敢做敢當，老子從來不曾否認過。」

「按照徐某的規矩，應該先送血旗、血帖……」

「他媽的，要幹就幹，那有那麼多嚕七八嗦的臭規矩。」

此人好剛烈的性子，鐵手杖掄得虎虎生風，「橫掃千軍」、「當頭棒喝」、「猛虎開山」，三招連成一氣，劈頭蓋面的攻上去。

趙跛子功力深厚，一出手就是壓箱底的硬功夫，必欲置徐不凡於死地而後已，天叟丁威迎上去，以牙還牙，硬從半途中擋回去。

徐不凡道：「趙莊主，生有時，死有地，想死也別太性急，有甚麼未了的恩仇債務，最好先交代清楚，也免得家裡的人措手不及。」

趙跛子氣得直跳脚，揮杖又要猛撲，被地叟毛奇堵住了。徐不凡望着右面之人，道：「這位朋友好生面善，不知西門豹是閣下的甚麼人？」

那人雙目怒視，吐字如刀：「老夫西門貂，西門豹是家兄。」

「啊，原來是西門堡的新堡主，雖說令兄咎由自取，我還是願意致以最誠摯的歉意。」

「閉上你的狗嘴，老子不吃這一套，今日此來，是爲先兄討命的。」

吆喝一聲，率衆衝上去七八步，三才會、黑虎莊的人也採取配合行動，包圍圈登時縮小，惡戰一觸即發。

相對地，二老八駿一陣游走，分據血轎四週，嚴陣以待。

（未完・十八）

武俠世界廣告價目表

彩色廣告（粉紙）	
封底全版	HK＄6,000
封面裏全版	HK＄5,000
封底裏全版	HK＄4,800
內頁全版	HK＄4,000
黑白廣告（報紙）	
內頁全版	HK＄2,000

中國科技大貢獻　拓展醫學新里程

中國一大醫學發明近年來受到世界各地的讚譽：
- 美國人讚譽："是一個好心腸的發明"。
- 瑞士畢列駒先生讚譽："開世界醫藥先河"。
- 《人民日報》讚譽："具有青春常駐的神奇作用"。
- 北京中央電視台新聞發佈中讚譽和肯定其功能和價值。

這是什麼呢？就是——天安851超級營養液。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是中國管理科學院集中多位著名專家教授，採用生物工程技術研製而成的一種營養液，故其功效神奇，廣受稱讚。本品由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批量生產，並榮獲中國協和醫科大學、中國醫學科學院、中國軍事醫科學院、中國科學院等通過臨床應用及成份試驗，證實具有最高水平。

天安851 超級營養液

為了保護消費者利益，請認清"天安851"防止仿冒與倒賣。

- 提高血清蛋白合成，改善蛋白營養。
- 具有認別不正常細胞的能力，可緩解疼痛。而對正常細胞則是一種營養品。
- 常服可青春常駐，延年益壽，自動調節人體機能，增强免疫能力，增强體質。

每瓶500毫升





德利貿易公司　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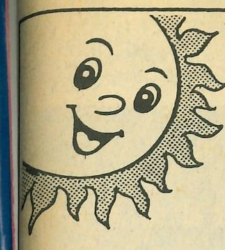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鄭重聲明

本品自銷售以來，因療效顯著，享譽中外。但是市面不斷發現仿假冒品拋售。我司除採取法律行動起訴外，為了保護消費者利益及鑒別眞假，由1989年1月20日起，每瓶盒蓋內蓋上印章及附加通知信一份，希鑒別上列印章，以免受騙。

備有詳細資料，歡迎索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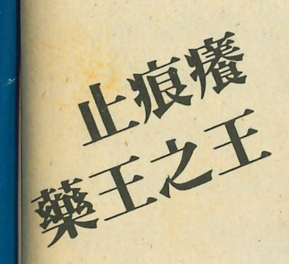
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
北京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出品

總經銷：
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35508　香港永樂街135號三樓
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3811　電掛：3516 H. K.
FAX：5-597762　TELEX：74483 STLKC HX
香港皇后大道西77號荷里活中心十九樓A座



中國保膚適專治一切痕癢、標本兼治、療效高、功效快。

如有痕癢請服用 **中國保膚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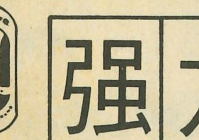
功能補氣血，理臟腑，清血毒、潔腸胃、去濕熱、解痕癢、消敏感



96粒裝
每瓶HK$120元

請認明佛山出品，帆船牌商標

總經銷：永康醫藥公司
電話：0-6056216
圖文傳真：0-6912119



天府牌 **强力固牙護齒丸**



功能：滋陰補腎・固齒壯腰・消除牙炎

主治：
- 牙齒發炎
- 嘴嚼無力
- 牙根鬆動
- 牙肉酸軟
- 牙根出血膿腫
- 牙週袋深
- 牙齒鬆脫

每天壓力，消聲匿迹？

無論是來自工作、家庭、朋友、個人……你每天到底要承受多少壓力？

一天辛勞完畢，壓力重逾千斤，怎樣才可以令這些壓力徹底消聲匿迹，令你可以抖擻精神，再次充滿朝氣活力去迎接新的一天？

尤其是在睡眠時，有人不停爲你輕輕按摩，令你舒服得整夜甜睡，直至黎明起床！況且還有人整夜在你不知不覺中全力承托，令你的脊骨徹夜平直，保最持正確舒適的睡眠姿勢！

加上整夜柔軟舒適的感覺，令你平靜安睡……任何壓力，也會消聲匿迹！歐化寶超硬健康床褥，爲你消除每天壓力，最少也有十五年！

Ulfenbo
歐化寶

